

A D I S C W O R L D N O V E L

碟形世界特警隊 4

# 放馬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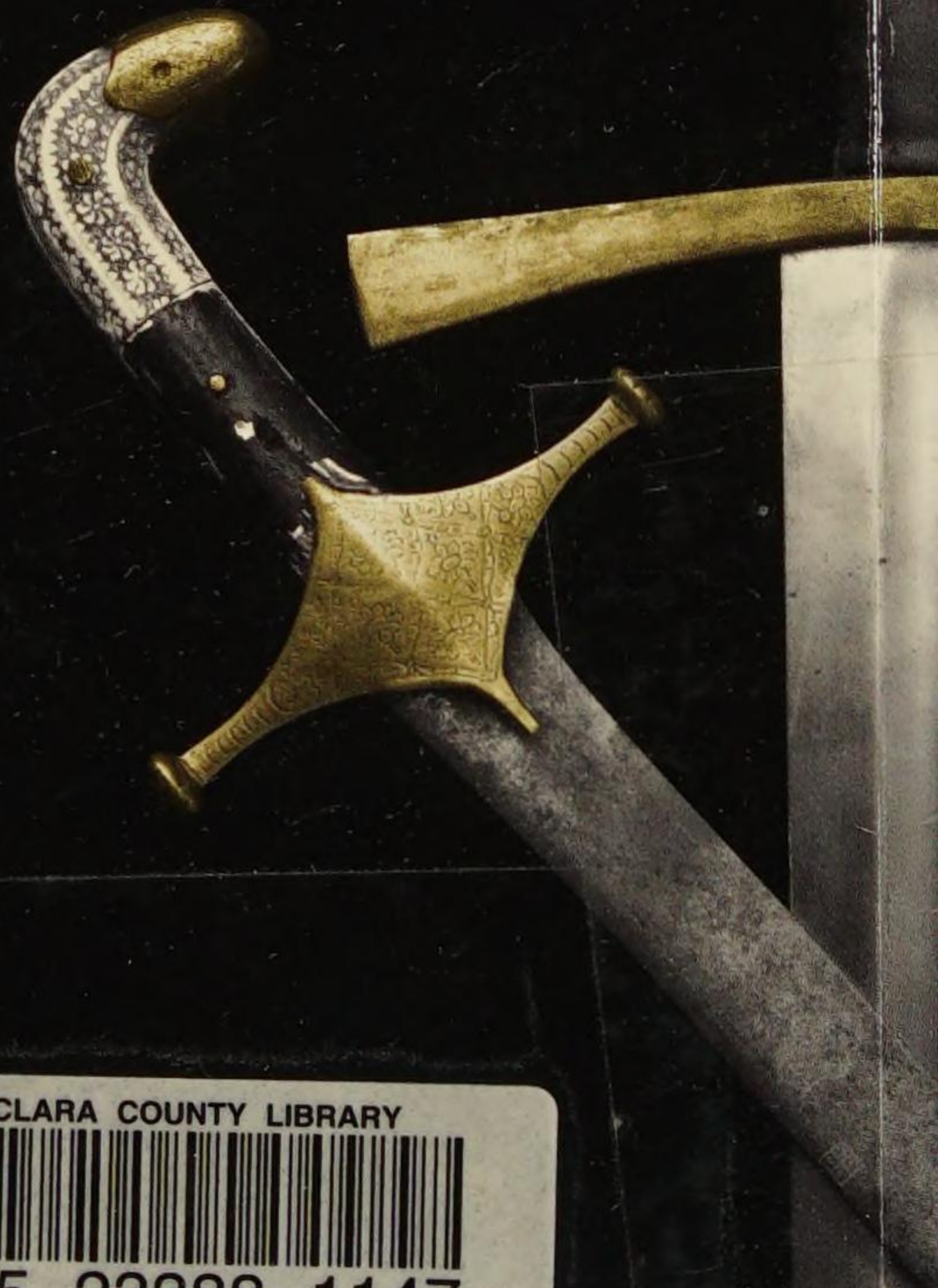
JINGO

你死我活的海島爭奪戰正式爆發，  
榮耀不屬於率先登上新大陸的探險家，  
而是——第一個活著回家的人！

泰瑞·普萊契爵士——著

Sir Terry Pratchett

章晉唯——譯



SANTA CLARA COUNTY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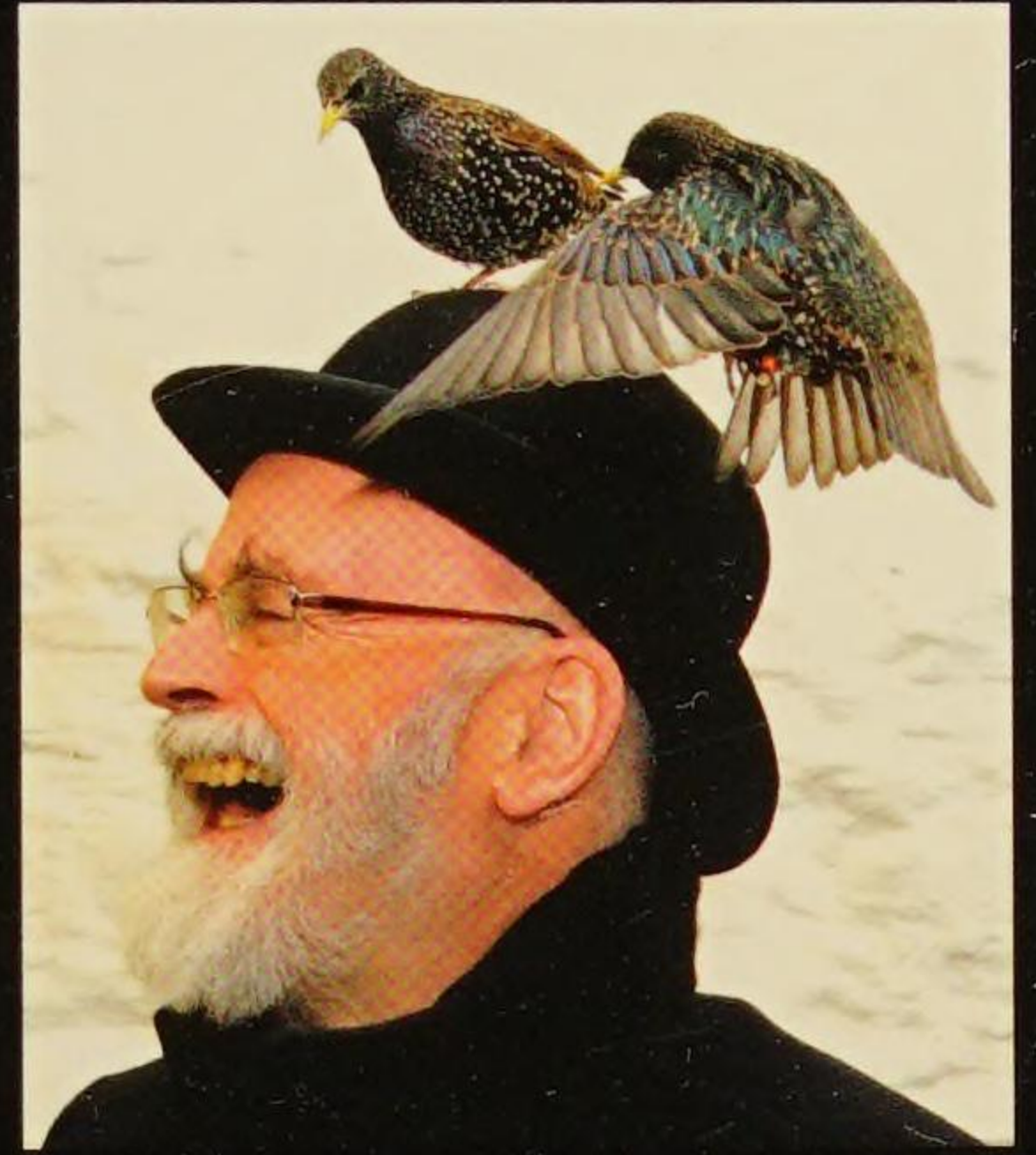
3 3305 23388 1147

# 泰瑞·普萊契爵士

Sir Terry Pratchett (1948-)

世界奇幻文學獎終生成就獎、美國圖書館協會終生成就獎得主

普萊契在 15 歲發表了第一篇故事，用稿費買了一部打字機，此後在新聞界任職多年，兼職寫作。1983 年，他出版了「碟形世界」系列的第一本小說 *The Color of Magic*，三年後成為英國 Gollancz 出版社首位簽下的奇幻小說作家，接著開始全職寫作，從此傾盡一生，都在為讀者打造充滿驚奇的故事。



© Chris Loughlin  
cloughlinphotoimage.com

碟形世界創作逾 30 年，已出版了 39 本，翻譯為近 40 國語文，全球銷售突破 7 千 5 百萬冊，是英國史上壽命最長、冊數最多的傳奇之作，年復一年被改編為電影、動畫、舞臺劇、電視劇、桌上遊戲和電玩等，激發了數也數不清的再創作。普萊契締造了英國書店史上的失竊率冠軍紀錄，被封為書店業績救世主，獲得英國書商協會頒發「書籍銷售終生貢獻獎」。2009 年，英國女王封他為大英帝國爵士，表彰他對文學的貢獻。

2003 年，在全英國讀者票選的「BBC 大閱讀」書單中，普萊契的作品在前百名占據 5 席名次，與大文豪狄更斯並列冠軍，而碟形世界共有 14 本入圍 200 強書單，居所有作家之冠。「碟形世界特警隊」是這套傳奇小說中最受推崇的子系列，目前共有 8 本，BBC 正著手改編為「魔法版 CSI」電視影集。台灣已出版《來人啊！》《神探登場》《另有隱情》《放馬過來》，後續 4 本將陸續發行。

近年，普萊契在個人網站親自宣布他罹患了一種罕見的阿茲海默症，此後持續推廣安樂死合法化，同時筆耕不輟，年復一年為碟形世界寫下嶄新的故事，這也讓現存的作品益顯珍貴。

譯者——章晉唯

生於台北，台大外文系畢，現就讀於師大翻譯所。喜愛文學、電影、街舞和咖啡館。出版譯作包括《不幫忙就閃開》《血紅帽》《錢途末路》《碟形世界特警隊 3：另有隱情》等書。

 **santa**  
county  
**library**

Renewals: (800) 4

www.sccl.o



DISCWORLD



夜巡特警隊正式升格為——

# 安卡·摩波城市警衛隊

【登場人物】

## ● 巨石屑中士

原本只是個身形厚壯的實習警員，憑一己之力成了警衛隊不可或缺的一員。巨石屑的談吐和動作有點笨拙，每次舉手敬禮都免不了要先把自己敲昏。他最擅長「問問題」，任何嫌疑犯被巨石屑盤問之後，10個有11個會認罪。

## ● 纜繩街秘密偵查組

威默斯司令說：這座城市一定要有秘密警察，以對抗秘密犯罪……

## ● 威默斯爵士之妻 西碧兒·藍姆金

飼龍專家，有著女戰士的氣質，體態高大如樓房，只有在小龍面前才顯得格外溫柔。



## ● 雷格·休伊警員

來自「活死界」的警衛隊最新成員，真實身分是殭屍，專長是隨處利用針線修補自己經常掉落的手臂。

## ● 城市警衛隊司令 山姆·威默斯爵士

一生下來就少了兩杯酒，因此總是比別人清醒，能進入一種「反醉」境界。為了避免反醉，只好成天把自己浸泡在酒精裡。和西碧兒結婚後，他積極戒酒，努力在警衛隊施展近乎固執的正義感。

## ● 維繫警員

警衛隊最新成員，全名「維繫異教徒就靠小冊子」。維繫是「全教教徒」，平日致力於向隊上的夥伴傳教、發送教義小冊，只可惜沒獲得太大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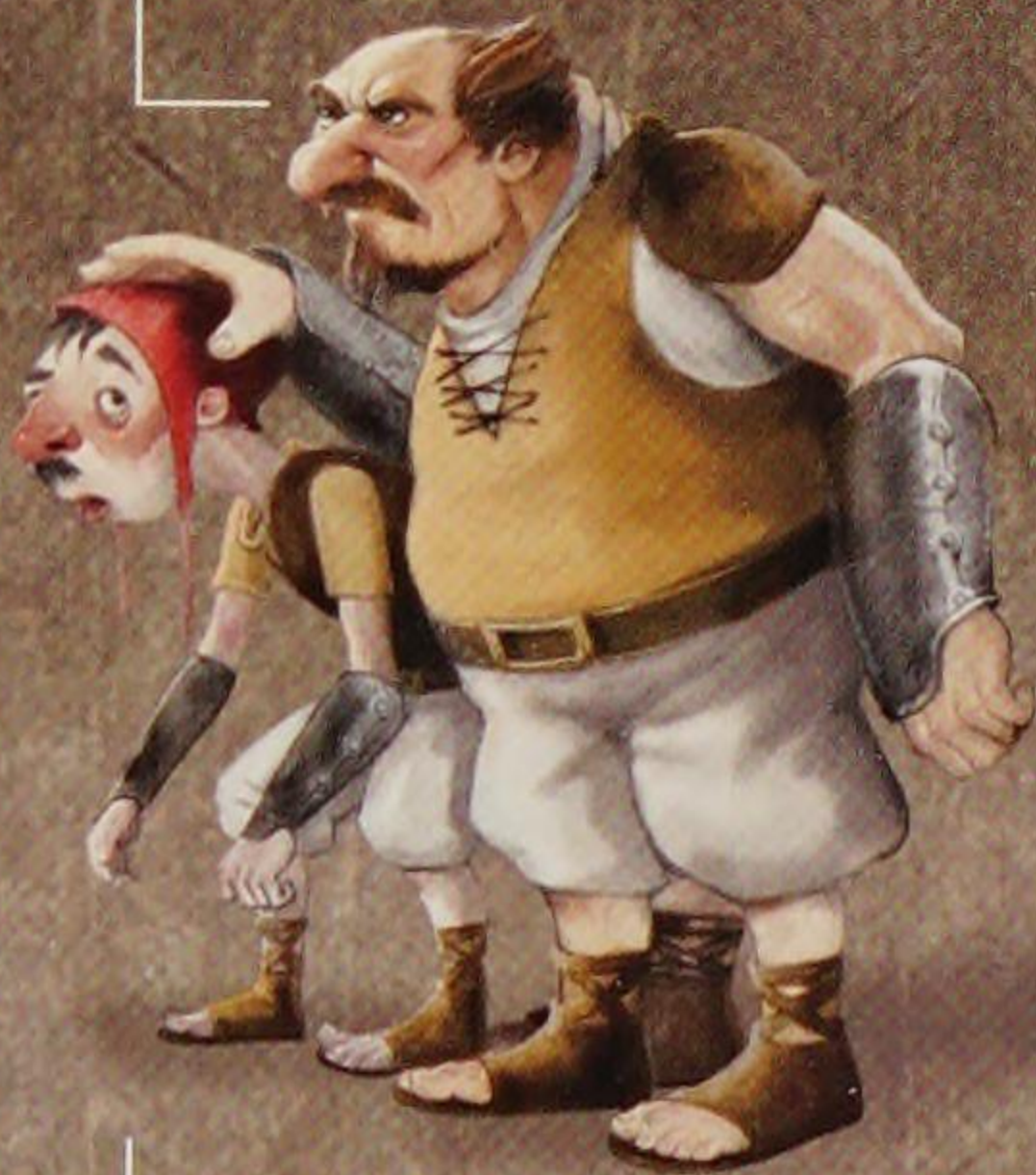
### ● 安谷娃下士

女狼人，來自遙遠的異國，和隊長羅波處於一種呃……難以形容的關係。警衛隊許多艱困的調查任務皆仰賴安谷娃變身後的狼族能力。



### ● 佛瑞德·科隆中士

警衛隊元老級成員，外表很適合去賣香腸。中士結婚30年，快樂婚姻都要歸功於太太白天工作，而他整晚工作。兩人靠紙條互通訊息，也養大了三個孩子，想必是靠非常有說服力的紙條所生下來的。



### ● 城市警衛隊隊長 羅波·鐵根生

身高198公分的熱血青年，體態似一根大蘿蔔。羅波天生擁有領袖氣質，表面上看似性情單純，但其實是一種「複雜到返璞歸真」的境界。



### ● 諾比下士

警衛隊元老級成員，根據對世界的尖酸與擔憂標準看來（等同於人格的碳年代鑑定），他大約有7,000歲。諾比經常側著走路，還帶點潛行的感覺，就像一隻螃蟹在跛行。

### ● 喜洋洋·小霹屁

警衛隊最新矮人成員，自我介紹時常羞於承認自己的名字。小霹屁將在警衛隊發揮法醫鑑識專長。

A D I S C W O R L D N O V E L

碟形世界特警隊 4

# 放馬過來

JINGO

泰瑞·普萊契爵士——著

Sir Terry Pratchett

章晉唯——譯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2 with funding from  
Kahle/Austin Foundation





重量級小說家、全球書迷、書店店員現身說法：

碟形世界是一股無法抵擋的閱讀狂潮！

「碟形世界」可能是地球上最高超的文學形式！說來慚愧，我居然這麼晚才認識泰瑞·普萊契。碟形世界是集結故事、幽默和哲學於大成之作，我從來不曾讀過這樣的書，一方面笑得樂不可支，一方面又逼得我不斷思考，而且，書中情節同時又引人入勝。

最接近普萊契作品的就是莎士比亞。對，我是認真的。

普萊契的作品不光是插科打諢，而是早已超脫此限，每看就往往令我廢寢。他最棒的故事敘述緊湊、引人入勝，更不時妙語如珠，還能以犀利的評論一腳踢醒你的大頭，讀來出乎意料，令人心曠神怡。他寫出了所有偉大作品能夠傳達的事，還能讓我們開懷大笑——這肯定就是小說的最高境界。

對我而言，普萊契的作品不只偉大，更是前所未見的。相信在五百年後，我們研究的不會是諾貝爾文學獎作品，而是這個傢伙。

謝謝你，泰瑞·普萊契爵士。

——《迷霧之子》天才奇幻作家布蘭登·山德森

寫下「碟形世界」的普萊契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史無前例地吸引更多開始讀書，因為他述說讀者想聽的故事、看了會開懷大笑的故事，而且文筆絕佳！這套書有著無與倫比的幽默、深

滑推理、原味笑料、濃醇奇幻——真是現代忙人書海中的難得上上品！

——忠實讀者兔子小PA

每次「碟形世界」舉辦系列最新一集的簽書會，書店外面保證塞爆，整個車陣動彈不得！爲因應書迷需求，作者最後簽了太多，如今市面上「沒有簽名」的書太過稀少，說不定比簽名書更有價值哩！

——英國忠實書迷現場見證

銷售數字證明，「碟形世界」永遠是緊迫在《哈利波特》之後的頭號對手，泰瑞·普萊契堪稱當今世上最能賣的作家！每逢系列新書出版，都是一卡車一卡車載到書店賣的，我們補貨都補到手軟！

——英國最大連鎖書店 Waterstones 書店物流倉庫員工

「碟形世界」真讓我們又愛又恨！書店架上永遠找不到這套小說，因爲一上架就會瞬間被買走（或順手牽羊）。遇到同時身兼「書店業績救世主」和「書店失竊率冠軍」的頂級作品，我們也只能束手無策了！

——英國慈善二手書店 Oxfam 店員

刻的人性洞察，還有栩栩如生的奇幻世界，層次豐富，非常耐讀！

——布克獎得主、重量級女作家A. S. 拜雅特

普萊契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他是歡樂的智者，是真正的文字魔法師。讀他的書，你可以發笑，也可以沉思。最驚人的是，這種感覺放諸四海皆準！

——俄國奇幻大師、《夜巡者》作者盧基揚年科

在普萊契面前，我就像在中世紀商會裡向大師級名匠學習的技工……他最大的問題就是寫得太完美了！

——當代奇才美國小說家尼爾·蓋曼

看完第一集，我心中只覺得糟糕了，值得追蹤的作家又多了一位啊！這部小說完全顛覆了我的想像，諸君，這是市面上極少數可以相信書腰和書評推薦的作品！某種程度來說，碟形世界是很「現實」的奇幻小說，但故事卻不會朝向我們都知道的走向發展，而是瘋狂地扭動，試圖擺脫既定的框架。當你對傳統史詩奇幻小說感到疲累，想換個口味，《碟形世界》絕對是最佳選擇！

——忠實讀者佛蘿葛

年紀越長時間越少，當乳溝擠更是吃力效果差。身為忙碌上班族，已沒有課本後偷夾推理小說的奢侈，被老師罰站無害，老闆熱炒魷魚絲可就難吞了。

下班想放鬆，飲冰室笑話集越飲越涼，盛夏省電但耗時；奇幻史詩又是大磚頭，書架上蓋高樓，要開動等退休再說。不如來個「碟形世界」三合一即溶包吧！由普萊契爺爺精心調製，香

無月之夜，對索利·傑克森而言，再好不過了。

他來捕好奇烏賊，好奇烏賊之所以叫好奇烏賊，是因為牠們不但是烏賊，而且很好奇。換句話說，牠們的好奇心就是令人好奇之處。

牠們會先對索利掛在船尾的燈籠感到好奇，再過不久，就開始好奇為什麼會有一大群烏賊忽然朝空中「嘩啦」一聲消失。

有些烏賊甚至對瞬速迎面逼近、附有尖銳倒鉤的玩意兒感到好奇（這種好奇心非常短暫）。好奇烏賊極為好奇。可惜，牠們不太會聯想。

來這裡的捕魚路途相當遙遠，但對索利來說，走一趟通常十分值得。好奇烏賊體形相當小，無攻擊性，不易找尋，行家認為牠們是世上所有生物中味道最糟的。但在某些特定餐廳，牠們反而頗受青睞，一貨難求，經由廚藝高超的主廚所精心料理的菜餚，連隻烏賊影都不會看到。

索利遇到了問題。今晚是產卵季的無月之夜，照理說此時烏賊對任何事都會感到特別好奇，結果，此處卻彷彿主廚親自來到海上烹調。

看不到任何一隻興致勃勃的烏賊眼，也沒有任何魚兒。通常會有一些魚被燈光吸引而來才對。當他總算看到了一條魚，牠卻一直線疾速劃過水面。

他放下三齒魚叉，走到船另一端，他兒子雷斯也專注凝望著火束照耀的海面。

「半小時以來什麼都沒有。」索利說。

「你確定我們來對地方了嗎，爸？」

索利眯眼望向地平線。天空微亮的彼岸是克拉奇首都阿爾卡里城。他轉身，看見另一邊地平線也發著光，安卡·摩波城的光。船在兩座城中間擺盪。

「當然沒錯。」索利話雖講得踏實，心卻越來越虛浮了。



「快划！」他父親大叫。

「拿槳！」另一艘船的人喊道。

「牠們到底算是誰的烏賊，爸？」雷斯問。

「我們的！」

「什麼？還沒捕到之前也是嗎？」

「閉嘴，划就對了！」

「船動不了，爸，我們卡到某個東西了！」

「這裡深一百疇，孩子！哪會卡到什麼？」

雷斯努力把槳從起泡的海中緩緩升起的东西裡抽出來。

「看起來像一隻……一隻雞，爸！」

海面下傳來一個聲音。聽起來像是鈴鐺或鑼，沉緩地響著。

「雞不會游泳！」

「是鐵做的，爸！」

索利連滾帶爬來到船尾。

的確是隻雞，鐵做的。上面覆滿海草和貝殼，雞朝星空升起，海水隨之滴下。

雞站在十字形的基座上，十字的四端似乎都有一個字母。

索利把火炬拿近。

「搞什——」

然後他把槳從中解開拉起，在兒子旁邊坐下。

「划得像火燒一樣快，雷斯！」

因爲，海上一片靜寂。事情看來不太對勁。船稍有晃動，但全是因爲他們的動作，而非波浪的力量。感覺彷彿有暴風將至。但天邊星星淡淡閃爍，晴朗無雲。

星星也在海面上閃爍。說來這才是不常見的景象。

「我覺得我們應該趕快離開。」索利說。

雷斯指著低垂的帆。「我們要拿什麼來當風，爸？」

就在這時，他們聽到划槳嘩啦嘩啦的聲響。

索利眯眼凝神看，依稀看出另一艘船的形狀朝他而來。他抓起船鉤。

「我知道是你，你這外國臭王八賊！」

划槳聲停止。海面傳來另一人的聲音。

「願你被一千隻惡魔吞噬，你這該下地獄之人！」

另一條船滑近。看起來是異國之船，船首畫了一雙眼睛。

「全給你捕光了，是不是？我這就拿我的三齒魚叉過去找你算帳，你這卑鄙的低級人渣。」

「看我拿彎刀架上你脖子，你這狗娘養的髒兒子。」

雷斯往船側看。海面上嘶嘶浮起小泡泡。

「爸？」他說。

「那艘船上的人就是油希·阿里夫！」他父親啐道。「你好好看看他！他來這裡好幾年了，

偷我們的烏賊，滿嘴邪惡謊言的小惡魔！」

「爸，那裡——」

「你拿槳，我來把他的黑牙齒全打下來！」

雷斯聽到另一艘船的聲音。「——看，我的兒子，那就是不光明磊落的偷魚賊——」



海水順著街道洶湧而去。左右兩邊，巨大而滿布海藻的建築緩慢從海面滾滾升起。船被海潮拖著走，父子兩人在船上努力控制方向。不過，因為划船這門技術的第一課就是叫你背對目的地划，所以他們沒看到另一艘船……

「你這瘋子！」

「愚蠢之人！」

「你敢碰那棟建築試試看！這地方屬於安卡·摩波！」

兩艘船一時困在渦流中打轉。

「我以阿爾卡里城的瑟里夫王之名聲明，這塊土地屬於我們！」

「是我們先看到的！雷斯，你跟他說我們先看到的！」

「我們在你先看到之前就先看到了！」

「雷斯，你看到了吧，他想用槳打我！」

「可是爸，是你揮舞著三齒魚叉——」

「阿克罕，看他攻擊我們的方式，多麼令人無法信賴啊！」另一艘船上的人喊道。

兩艘船的龍骨下傳出摩擦聲，船陷入海底軟泥而傾倒。

「看，父親，那裡有一座有趣的雕像——」

「他居然把腳放上了克拉奇的土地！烏賊賊！」

「安卡·摩波領土容不下你骯髒的拖鞋！」

「喔，爸——」

兩名漁夫不再向彼此大呼小叫，主要是因為自己都喘不過氣了。螃蟹匆忙躲避，海水在海草之間漸漸流乾，在灰淤泥中刻出一道道小河。

「發生什麼事了，爸？」

「閉嘴，划船！把我們划離那東西！」

「那是怪物嗎，爸？」

「兒子，那比怪物更糟！」索利大喊，手中的船槳劃過水面。

那東西此刻已升得相當高，站在某種尖塔上……

「那是什麼，爸！那到底是什麼？」

「那是天殺的風向雞！」

綜觀來說，令人興奮的地理活動並不多。陸地沉沒時，通常伴隨著火山爆發、地震，也會見到一艘艘小船組成的艦隊，船上的老人急著想找到新的土地，上去蓋幾座金字塔和神秘的石陣（因為在新大陸上，若擁有真正古老而神秘的智慧，也許可以吸引女孩子）。但這次所升起的新大陸，單純就物理層面而言，幾乎連道漣漪都沒造成。大陸悄悄升回海平面，像離家幾天的小貓，知道有人在擔心了。

在碟形世界圓環海的岸邊，一道大浪襲來，但打到他們面前時，浪僅剩一、兩公尺高，某些人見狀便多嘴了兩句。在某些非常低窪的沼澤地區，水淹沒了幾個村落，不過沒有人特別在意。純粹從地理觀點來看，沒發生什麼大事。

純粹從地理觀點來看。

「是一座城市，爸！你看，看得出來那些是窗戶還有——」

「我叫你閉嘴繼續划！」

安卡·摩波城的風向雞隨著風咿呀作響。

其實雞型的風向儀相當稀少。一般來說有龍、魚和各式各樣的動物，設計變化萬千。在刺客公會建築逆光的屋頂上，配戴披風和匕首的刺客咿呀轉向四方；乞丐公會的錫製乞丐伸手向風討著錢；屠夫公會上方的銅豬嗅著空中的氣味；盜賊公會上方，一個活生生、通常半死不活的無照盜賊微微轉向，這代表就算被綁在上面，只要努力掙扎，方向還是能轉的，不然起碼也說明了未持證照竊盜的下場。

隱視大學圖書館圓拱屋頂上的風向儀反應很慢，半小時未見轉向，但海的味道仍自然隨風飄過城市。

依照傳統，創始人廣場有一場臨時公開演說。「演說」的定義可以延伸到在講者說話空檔從群眾中傳出的話語，包括大聲嚷嚷、高談闊論和偶爾的含糊自語。而且，傳統上，大家都是扯著最大的嗓門，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據說貴族老大寬容看待此風俗，他確實有看、也有待，而且相當細心。可能還會派人記筆記。

警衛隊也是。

這不算監視，威默斯司令告訴自己。監視是你鬼鬼崇崇徘徊，偷看別人家窗口。當你還得往後站才不會耳聾的話，絕對不算是監視。

他的手心不在焉地伸了出去，在巨石屑中士身上劃火柴。

「是我，長官。」山怪埋怨。

「對不起，中士。」威默斯點燃雪茄說。

「沒關係。」

他們注意力回到講者身上。

「爸爸，看，那裡仍有彩色的瓷磚，就在——」

「我的！」

「我的！」

雷斯和阿克罕日光相交。眼神短短交會之際道盡無數話語，除了擁有如此父母所引發的無垠無盡的難為情，更隱含更多說不完的無奈。

「爸，我們不需要——」雷斯開口。

「你閉嘴！我是在替你的未來著想，孩子——」

「對，但誰在乎是誰先看到的呢，爸？我們兩邊都離家好幾百公里遠！我是說，又有誰會知道呢，爸？」

兩名烏賊漁夫瞪著彼此。

建築物滴著水，高聳立於一旁。有些洞穴可能是門，無玻璃的孔可能是窗，但裡頭全是漆黑一片。雷斯不時覺得自己聽到某種東西在滑行。

索利咳嗽。「孩子說得對。」他咕噥。「在這裡爭太蠢了。就只有我們四個。」

「沒錯。」油希·阿里夫說。

他們後退，小心地望著彼此。然後彷彿合唱一般幾乎異口同聲地大喊：「搬船！」

兩邊都疑惑了一會兒，接著才兩兩將船舉在頭上，半跑半滑過泥濘的街道。中途還不得不停下來，折回頭，嘴裡呼喊：「居然也搞起綁票了？」接著才換回自己的孩子。

任何一位學習探險的學子都知道，榮耀並非屬於首先踏上處女之地的探險家，而是雙腳第一個踏回家鄉的人。如果腳那時還連在腿上，那自然是賺到了。



「這個，是……我……」珍金斯開口。「呃……我……」

「我在乎。」威默斯冷靜地說。「要追回一船充滿魚內臟臭味的上等絲綢應該不是什麼難事。」笑聲四起。安卡·摩波人民總是喜歡街頭好戲有點新鮮變化。

威默斯朝巨石屑說話，目光卻緊緊鎖在珍金斯身上。「巨石屑，不如你就跟這位珍金斯船長走一趟，好嗎？他的船是米卡號，我想。他會把所有貨物帳單、載貨單和收據等資料讓你過目，然後我們很快就能替他解決問題。」

巨石屑的巨手舉到頭盔前「噹」了一聲。

「是的長官！」

「呃……呃……不行。」珍金斯趕忙說。「他們……呃……也把文件都偷走了……」

「真的？是爲了確保東西不滿意的話，還能拿回批發商那裡換貨嗎？」

「呃……總之，船出航了。對！出航了！要努力彌補我這次的損失，你知道的！」

「出航？船長不在船上就出航？」威默斯說。「所以船是史考列負責的嗎？你的大副？」

「對，對——」

「靠！」威默斯裝腔作勢彈了一下手指說。「昨天晚上有個叫這名字的人犯了『喝醉酒調皮搗蛋罪』，我們才剛把他關進監獄……看來這下還得告他偽造身分？真是的，又要跑更多該死的公文，事情就是一件又一件來……」

珍金斯船長想別開頭，但威默斯的目光不斷將他拉回。從他偶爾顫抖的雙唇看得出來，他正準備回嘴，但他也不致笨到沒發現，威默斯的笑容之古怪，彷彿某種疾速衝向溺水之人的生物。背上好像還直豎一片魚鱗。

珍金斯船長的決定相當明智，他走下台。「我會……呃……我會去解決……我最好去……那

是風，威默斯心想。風帶著新的事件而至……

通常講者的主題、內容各異，許多人站在理性的頂端，或是另一側和平的山谷間侃侃而談。但如今的講者一律都是瘋子。

「——是時候讓他們學到教訓了！」離他們最近的人尖叫道。「爲什麼我們所謂的官員不聽聽人民的聲音？安卡·摩波受夠這些大搖大擺的土匪了！他們偷走了我們的魚，偷走了我們的貿易，現在居然來偷我們的土地！」

要是眾人報以歡呼，就沒什麼好擔心了，威默斯心想。大家通常都對講者一視同仁，全力歡呼，煽動他們說下去。但此刻群眾似乎只是點頭贊同。他心想：他們還真的在思考他說的話……

「他們偷走了我的貨物！」他對面的講者大叫。「去他的海盜帝國！我就在船上！在安卡·摩波的領海上！」

眾人紛紛自以爲是地喃喃應和。

「他們偷了什麼，珍金斯船長？」群眾中有人問。

「一船上好的絲綢！」

眾人唏噓。

「啊？偷的不是死魚內臟和不合格肉品？我想你平常載的都是這些吧。」珍金斯船長引頸找尋說話的人。

「上好的絲綢！」他說。「而這座城市在乎嗎？一點也不！」

有人大叫：「羞恥啊！」

「事情有呈報給這座城市知道嗎？」有人問。

眾人伸長脖子，然後稍微退開。城市警衛隊司令威默斯從中現身。

「辣些人一直憋氣待在辣裡嗎？」

「不太可能。」

空氣中開始瀰漫更多氣息，比海中的鹽還過之而無不及，威默斯心想。還有其他浪潮正襲來，他感覺得到。忽然之間，克拉奇成了問題。

安卡·摩波一直與克拉奇和平共處，至少處於無戰爭的狀態，維持了幾乎一世紀。畢竟對方可是個鄰國。

鄰居啊……哈！可是那又代表什麼？警衛隊能告訴你一、兩件關於鄰居的事。律師也可以，尤其是真正富有的人，他們覺得「鄰居」代表有人會爲了五公分寬的花園整整告人二十年。人和人比鄰活了一輩子，每天上班都友善頷首招呼，然後發生了某件小事，有人就得想辦法把叉在耳朵上的耙子拔出來。

現在某個天殺的岩塊從海中冒出來，每個人反應之大，彷彿克拉奇人放任他們的狗吠了整晚一樣。

「啊嘎拉嘎啊咳。」巨石屑悲嘆道。

「你要吐痰直接吐沒關係，不要吐在我靴子上就好。」威默斯說。

「勒句話代表——」巨石屑的巨手揮一揮。「像是……勒些東西，有一就有二啊，有三就有……」他停頓了一下，數著自己的手指，嘴唇不住動著。「……四。啊嘎拉嘎啊咳。意思就是你看到辣些小石頭滾下來，就知道頭頂上發生了很嚴重的山崩，跑已經來不及了。辣個時候，就是啊嘎拉嘎啊咳。」

威默斯自己的嘴唇動了動。「惡兆？」

「就是勒個詞。」

個……」他說完便從看熱鬧的人之間擠出一條路。眾人在原地待了一會兒，想看看會不會發生有趣的事，然後又失望地離去，尋找其他娛樂。

「你希望我看一下他的船嗎？」巨石屑問。

「不用了，中士。那裡不會有任何絲綢，也不會有任何證明文件。那裡什麼都不會有，只會有一船揮不去的魚內臟臭味。」

「哇，辣些該死的克拉奇人把所有沒釘死的東西都偷光了，是嗎？」

威默斯搖搖頭，起步行走。「克拉奇那邊沒有山怪，對吧？」他問。

「沒有長官。我去克拉奇的話……」巨石屑說。他指節拖過鵝卵石地，發出小小的咚咚聲。

「我會真變笨。」

「巨石屑？」

「是的長官？」

「絕對不要去克拉奇。」

「不會的長官。」

另一位講者吸引了更大一群聽眾。他站在一面旗幟前，上面寫著：**油膩的異國之手遠離雷斯普。**

「雷斯普？」巨石屑說。「叫這名字的人我不想碰。」

「雷斯普是上星期從海底再次升起的陸地。」威默斯消沉地說。

講者口口聲聲說安卡·摩波有責任保護新大陸上的親朋好友。巨石屑聽得一臉迷糊。

「才剛從海底浮上來，辣裡怎麼有辣些親朋好友？」他問。

「好問題。」威默斯說。



訊頭盔」的設計一點也不成功，尤其風大的時候。然後喜洋洋·小霹屁下士指出，安卡·摩波的鴿子幾世紀以來受城中簷怪人口蹂躪，因此比一般鴿子要來得聰明許多，雖然威默斯覺得那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因為有些長在潮濕老麵包上的東西都比一般鴿子聰明不少。

他從口袋拿了一把玉米。鴿子順從嚴謹的訓練，停在肩膀上，接著又順從於體內的壓力，就地解放。

「你知道，我們一定要找到更好的方法。」威默斯打開訊息說。「每次我們傳訊息給下水管警員，他都會把鴿子吃掉。」

「是沒錯，但他畢竟是簷怪。」巨石屑說。「他覺得辣是送上門的餐點。」

「喔。」威默斯說。「爵爺大人要我移駕一趟。多麼榮幸啊。」

維提納利爵爺看起來十分專注，因為他向來覺得，熱情地聆聽別人說話總能使人卻步。

在這類會議中，城市中的各公會頭子一一向他提出建言時，他都會細心聆聽，因為大家所說的都是希望他聽到的話。因此，他其實更注意言外之音——那才是他們希望他不知道、不要發現的事。

目前正輪到刺客公會的道尼爵爺在長篇大論，敘述公會高規格的訓練以及對這座城市的貢獻，維提納利則留意著他沒提到的事。終於，在維提納利咄咄逼人的「聆聽」之下，道尼的聲音停了下來。

「謝謝你，道尼爵爺。」他說。「我相信知悉上述所有事情之後，我們都能睡得更不安穩。不過有個小地方……我相信『刺客』一詞是從克拉奇傳進來的？」

「嗯……確實……」

「這個詞是怎麼來的？」

巨石屑聳聳肩。「也許是人發出的聲音，就是一千噸石頭砸到身上的時候。」

「惡兆……」威默斯摸摸下巴。「對。是啊，我看過不少……」

山崩和雪崩，他心想。一片片綿綿雪花落在地上，輕得像羽毛一樣——突然之間，一整側的山移動起來……

巨石屑狡黠地望著他。「我知道每個人都說『巨石屑的頭，裝水都會漏』。」他說。「但我知道未來風會往哪吹。」

威默斯看著他的中士，對他完全改觀。

「你看得出來，真的？」

山怪的手指在頭盔點了兩下，胸有成竹。

「很明顯啊。」他說。「你看到屋頂上辣些小雞什麼的嗎？還有盜賊公會上面辣個可憐的王八蛋？只要看他們就知道了。他們知道風向。但我不懂他們為什麼能一直指對方向。」

威默斯小小鬆了一口氣。巨石屑的智商以山怪來說並不差，大約落在烏賊和排舞舞者之間，那顆腦袋絕對不至於會拖慢他身體的動作。

巨石屑眨了一下眼。「而且我覺得就像小時候辣次，大人要我找一根粗棍，去聽祖父說他小時候是怎麼把矮人痛扁一頓的。」他說。「有風聲，是不是？」

「呃……對……」威默斯說。

上方傳來撲翅聲。他嘆了一口氣。消息來了。

是飛鴿傳書。

但別的方式他們也全試過了，不是嗎？沼澤龍總會在空中爆炸，小惡魔會把訊息吃掉，「傳

「拜託？廢話。你說的是武器耶。」

「而且我推測，最近克拉奇的市場需求很大，賺了不少錢？」

「嗯，對……瑟里夫王需要武器平定偏遠地區……」

貴族老大舉起手。他的書記壯納遞給他一張紙。

「『偉大平等主義者』馬車載十槽式五百磅十字弓？」他說。「還有，我看看……『流星』自動擲星鏢器，目標在二十步內保證斬首，斬首不全則退費？」

「您聽過敵渣族嗎，大人？」勃雷說。「據說，要平定他們任何一人，唯一方法就是不斷用斧頭攻擊，把屍骸埋到石頭下。即使如此，還得特別挑重一點的石頭哪。」

貴族老大似乎盯著一張「惡魔」Mk三代尖刀繩流星錘的圖片。現場陷入一陣痛心的沉默。勃雷想找話說，但總是吐不出象牙。

「而且，我們提供了安卡·摩波城許多不可或缺的工作機會。」他低聲說。

「也就是將這些武器運輸出口到其他國家。」維提納利說完把紙遞回去，臉上友善的笑容直衝著勃雷。

「看到武器製造業蓬勃發展，我真是高興。」他繼續說。「我會特別將此謹記在心。」他小心地交疊雙手。「目前我們的處境危如累卵。」

「誰的卵？」勃雷先生說。

「什麼誰的卵？」

「什麼？喔……我在想別的事情，大人……」

「我說的是，我們有一群人民登上了這座荒蕪之島。同樣的，據我了解，有一群克拉奇人也  
是。」

「而且話說回來，我亦相信，你有許多徒弟都來自克拉奇與它的鄰國？」

「我們的教育品質無人能出其右……」

「誠然如此。你剛才所言，意思其實是他們的刺客歷史更爲悠久，熟知我們這座城市的每一條路，傳統的暗殺技巧經你鍛鍊之後也更爲精進？」

「呃……」

貴族老大轉身面對武器鑄造師公會頭子勃雷先生。

「我相信我們在武器方面占優勢，是吧，勃雷先生？」

「喔，沒錯。不管你對矮人有什麼意見，我們的工藝實在沒話說，最近還研發出一些非常棒的武器。」勃雷說。

「啊。至少這點令人安心不少。」

「對。」勃雷一副愁眉苦臉地說。「但是，武器製造這產業……關鍵就在於……」

「我相信你要說的是，武器製造業的關鍵在於，它是一種產業。」貴族老大說。

勃雷看起來彷彿頓時鬆了一口氣，但底下又哽著更大一口氣。

「呃……對。」

「事實上，武器是要拿來賣的。」

「呃……說得沒錯。」

「賣給任何想買的人。」

「呃……對。」

「不管這武器是要用在哪裡？」

武器製造商一臉受辱。

「我看不出其他紀錄適用於我國的情況。」司藍義正詞嚴地說。

「例如，克拉奇的紀錄？」威默斯從桌子遠端說。

「威默斯大人，克拉奇語甚至連『律師』這個詞都沒有。」司藍律師說。

「沒有嗎？」威默斯說。「真好。」

「這是我們的觀點。」司藍說著將椅子轉向，如此一來就不必看向威默斯。「新大陸是屬於我們的，不論從土地徵收權、治外法權和最重要的法律條文『*Acquiris Quodcumque Rapis*』來看，結果都是如此。據我所知，這次是我們的漁夫率先踏上這塊土地的。」

「我聽說克拉奇人聲稱是他們的漁夫先到的。」

桌子末端，威默斯嘴唇喃喃動了動。*Acquiris*……我看看，「意思是『先搶先贏』？」他大聲說。

「我們不會採信他們的說法，對吧？」司藍說話時刻意忽略威默斯。「不好意思，大人，但我不相信令人驕傲的安卡·摩波會甘受一群頭綁毛巾的克拉奇土匪擺布。」

「不會，當然不會！該是克拉奇鬼子吃我們教訓的時候了。」沙拉奇爵爺說。「記得去年高麗菜的生意嗎？整整十艘船貨，他們居然硬是不接受！」

「每個人都知道毛毛蟲提升了蔬菜的滋味。」威默斯或多或少是在喃喃自語。

貴族老大瞪了他一眼。

「說得沒錯！」沙拉奇說。「那可是富含優良純淨的蛋白質！而且你們記得珍金斯船長那一只船羊肉惹出的一大堆麻煩嗎？他們居然想把他關進監獄！關進克拉奇監獄！」

「這怎麼行？泛綠的肉最新鮮了。」威默斯說。

「加了那麼多咖哩，最好是嘗得出什麼不同。」勃雷說。「我有次在克拉奇大使館用晚餐，

「爲什麼我們的人會上那座島？」盜賊公會的「無聲腳」伯吉斯問。

「因爲他們擁有冒險犯難的積極精神，亟欲追尋財富和……新大陸上更多的財富。」貴族老大說。

「克拉奇人又爲何要上那座島？」道尼爵爺問。

「喔，因爲他們是一群毫無規矩可言的投機分子，隨時準備好要不勞而獲。」維提納利說。

「大人英明，一語道破，容我這麼說，大人。」勃雷先生說。看來他覺得自己必須彌補一些失言之處。

貴族老大又低頭看了看筆記。「喔，真是不好意思。」他說。「我那兩段話的順序似乎講反了……司藍律師，我相信你有一些意見？」

律師公會頭子清了清喉嚨，聲音聽起來像死亡之際的咳嗽聲。嚴格說來正是如此，因爲司藍當殭屍已經好幾百年了，不過歷史紀錄顯示，死亡對他造成的差別只有一點，就是工作中途再也不必用餐了。

「是的，沒有錯。」他打開一大本厚重的法律書說。「雷斯普和鄰國的歷史有點不清楚。據說，將近一千年前，雷斯普是在海面上的，不過根據記載，雷斯普當時被認定爲安卡·摩波帝國的一部分——」

「這些紀錄的背景爲何？從中看得出是由誰所認定的嗎？」貴族老大問。此時門打開，威默斯踏了進來。「啊，司令，請坐。請繼續，司藍律師。」

殭屍司藍不喜歡被人打斷。他又咳了咳。「這塊失落之地的記載可追溯至數百年前，大人。而且當然是出自我們的紀錄。」

「只有我們的嗎？」

生的，光看就看得出來。有些傢伙，雖然一臉寫滿了「駱駝」<sup>1</sup>，但只要一開口，安卡腔濃稠到幾乎連石頭都能浮在上面了。喔，大家的確會拿克拉奇那些可笑的食物和外國人開玩笑，但無庸置疑……

不怎麼好笑，仔細想想。

事態已經「砰」一聲爆發，就沒時間去研究當初那小小保險絲究竟嘶嘶燒了多久了。他回到老鼠房時，有人提高了嗓門。

「因為，沙拉奇爵爺，」貴族老大說。「現在可不比往昔。派一艘戰船去那裡，照你的說法，去告訴外國鬼子他的作法有問題，這種手段已經不能代表一種……善意。一來，打從四百年前瑪麗珍號沉沒之後，我們已沒有任何戰船了。何況時代變了，如今世界都在看。而且，爵爺，你再也不能隨口說『你看什麼看？』然後就打得別人貓熊眼。」他向後一靠。「奇美莉雅、坎里、艾菲比、特洛德，現在還有蒙他，以及全尼亞。其中有些國家國力強大，各位。許多國家不喜歡克拉奇當今擴張主義分子的觀點，但他們也不太喜歡我們。」

「爲什麼不喜歡？」沙拉奇爵爺問。

「嗯，因爲雖然我們沒有插手，但在歷史上，我們經常對他們發動戰爭。」維提納利說。「不知何故，屠殺成千上萬人的回憶似乎在他們腦中揮之不去。」

「噢，歷史啊。」沙拉奇說。「那全都是過去的事了！」

編譯註

1 在碟形世界的設定中，克拉奇這塊大陸的形象接近「圓形世界」（碟形世界居民眼中的地球）的中東，安卡·摩波的居民認為那裡是個遍地黃沙的不毛之地，人人頭綁毛巾布。

知道他們讓我吃什麼嗎？綿羊的——」

「不好意思，各位。」威默斯起身說。「我手邊有一些緊急事項得先去處理。」

他朝貴族老大點點頭，快步走出門。一關上身后的門，他便趕緊吸了一口新鮮空氣。然而就算他此刻身在曬獸皮廠，也同樣會開開心心地深吸一口氣。

小霹屁站起來殷殷看著他。她剛剛坐的位子旁放了一個盒子，裡面傳出平靜的咕咕聲。

「出事了。去一趟……我是說，送隻鴿子到偽城廣場。」威默斯說。

「是的，長官？」

「所有休假一律暫時取消，然後我要見到隊上每一個警衛，一個都不能少，所有人到偽城廣場集合，我們約，喔，六點的時候。」

「好，長官。這樣的話，除非我字夠小，不然可能要再找一隻鴿子了。」

小霹屁快步離去。

威默斯望向窗外。宮殿外向來都有一定的騷動，但今天那裡……說不上是聚集了群眾，只是比平時看到的人更多了。人群在附近徘徊，彷彿在等待什麼。

克拉奇！

每個人都心知肚明。

巨石屑說得對。危機正在醞釀，你聽得到小石頭彈跳的聲響。不只是幾個漁夫吵架而已，這是一百年來的……總之，就像兩個大塊頭擠在一個小房間，試著以禮相待，然而有一天，當其中一人不得不伸展一下身子，要不了多久，兩人就開始砸家具了。

但這種事不可能真的發生，對吧？就他聽說，克拉奇現任的瑟里夫王相當能幹，致力平定帝國邊境的騷亂。更何況有許多克拉奇人在安卡·摩波生活哪，說真的！有些克拉奇人還是在此出



大家都移了移身子，一些人清了清喉嚨。

「傭兵呢？」無聲腳說。

「傭兵的問題是，」貴族老大說。「必須先付錢，他們才會打仗。再說，除非你非常幸運，否則最後還得付更多錢阻止他們——」

沙拉奇重重擊桌。

「非常好，怎樣，來啊！」他怒吼。「單挑！」

「我們絕對可以雇傭兵。」維提納利爵爺說。「但我們需要錢。我正要告訴大家，我們負擔不起傭兵。」

「怎麼可能？」道尼爵爺說。「我們不是繳了稅嗎？」

「啊，我正想著我們可能會談到稅的事。」維提納利說著舉起手，一旁的書記再次盡責地把一張紙放到他手中。

「我來看看……啊是了。刺客公會……去年總營收：一三二〇萬七〇四八元。去年繳的稅：四十七元又二十二便士。結果仔細一看，那兩便士的硬幣竟然還是好時巴國的半噹幣<sup>2</sup>，相當於我們的八分之一便士。」

「那完全合法！會計公會——」

「啊，是了。會計公會：總營收七九九萬九〇一一一元。繳稅金額：零。而且，啊對，我發現他們還申請要退稅二十萬元呢。」

編譯註

2 「噹」為好時巴國的貨幣。

「歷史確實屬於過去，沒錯。」貴族老大鄭重地說。

「我是說：他們現在爲何不喜歡我們？我們欠他們錢嗎？」

「沒有。大多是他們欠我們錢。換言之，他們不喜歡我們自然更是其來有自。」

「那史多百歲國和僞城，以及其他城市呢？」道尼爵爺說。

「他們同樣不太喜歡我們。」

「爲什麼？我是說，我們確實共享相同的傳統。」沙拉奇爵爺說。

「是的，爵爺，但傳統多半是建立在彼此爭戰之上。」貴族老大說。「我不覺得我們會有什麼援軍。說來有點可憐，因爲我們其實並沒有軍隊。當然，我本身並不是軍人，但我相信若要贏得戰事，軍隊實是不可或缺。」

他的目光掃過長桌。

「目前的實情就是，」他繼續說。「安卡·摩波一直極度反對擁有軍隊。」

「大家不信任軍隊的原因眾所周知。」道尼爵爺說。「一大群持武的人站在四處，遊手好閒，他們就會胡思亂想……」

威默斯看到人頭一一轉向他。

「哎呀。」他一副天然呆的模樣說道。「這該不會是在說老石臉·威默斯吧？那個帶領城市軍叛變，對抗暴政統治，努力在這座城市實現某種自由和正義的老石臉？我打從心底相信是如此。他當時正巧是警衛隊司令嗎？老天啊，沒錯，他正是司令！他是不是受絞刑，又遭到肢解，最後被埋到五座墳裡？他是不是現任司令的遠親呢？哎呀，這事真是越說越巧，你們說是不是？」他的聲音原本狂躁又愉悅，後來漸漸轉爲咆哮。「沒錯！我們就把這事說個清楚。好了——還有誰想表達什麼？」

「回天乏術。」司藍律師說。

「我的稅都繳清了。」威默斯說。

「那我來重新整理一下。」維提納利說。「我想，任何人都不樂見兩個大國爲一塊石頭打架。我們不想打仗，但是——」

「怎樣，說真的，要打的話，我們會告訴那些——」沙拉奇開口。

「我們沒有船。我們沒有人。我們也沒有錢。」維提納利說。「當然，我們有外交手腕。有時實在意想不到，光靠能言善道能成就多少事。」

「可惜的是，若手上還拿著一根尖棍，對方就更聽得進我們的話了。」道尼說。

沙拉奇拍桌。「我們不必跟克拉奇鬼子說話！大人……各位……我們必須告訴他們，我們不會任由他們擺布！我們一定要重新組織軍隊！」

「喔，私人軍隊啊？」威默斯說。「難道不論是誰，只要買得起一千頂好笑的帽子，就有資格指揮軍隊嗎？」

桌子中間有人傾身而出，威默斯之前一直以爲他睡著了。此刻羅斯特爵爺開口時，確實有點在打呵欠的樣子。

「人之所以有資格，威默斯先生，是因爲千年血統培養出的領導力。」他說。

「先生」兩字在威默斯胸口糾結。他知道自己是一位「先生」，永遠都會是位「先生」，更可能成爲「先生學」的模範，但是在把「年」發音成「ㄋ一么」的爛人面前，他若連「威默斯爵士」五字都稱不上，他寧可去死。

「啊，優良血統。」他說。「沒有，不好意思，沒有那種事，強調血統只會讓你的手下喪命，因爲——」

「我特別強調，我們收到的款項中確實包括一枚好時巴國的半噹幣。」會計師公會的「番鷲丈」說。

「出來跑，總是要還。」維提納利冷靜地說。

他把紙扔到一邊。「各位，收稅和乳品業幾無差別。擠奶的關鍵就是要『哞少奶多』。但我不得不說，這些日子以來，我唯一得到的只有不間斷的哞聲。」

「你是跟我們說安卡·摩波破產了嗎？」道尼說。

「確實如此。但城裡同時又充滿有錢人。我相信，他們必然會將手中豐厚的資金投注在武器上。」

「你竟然准許這種大規模的避稅？」沙拉奇質疑道。

「噢，並沒有人避稅。」維提納利說。「甚至也沒有人逃稅。純粹是沒有人繳稅而已。」

「這真是太下流了！」

貴族老大雙眉一展。「威默斯司令？」

「是的，長官？」

「麻煩你聚集手下經驗最豐富的人手，聯絡稅務員，收回累積的欠繳稅款，可以嗎？我的書記會給你主要欠稅人的名單。」

「好的，長官。若他們反抗呢？」威默斯奸笑道。

「喔，他們怎麼能反抗呢，司令？這可是我們各公民代表的意見。」他拿起書記遞來的一張紙。「好，我來看看。名單最上面是——」

沙拉奇爵爺趕緊咳了咳。「現在已經太遲了，別亂胡鬧。」

「覆水難收。」道尼說。

相當認真。這象徵國際共同體的一大步。」

「一位克拉奇的大人物要來這裡？」威默斯說。「沒有人告訴我！」

「說來奇怪，威默斯，但我偶一爲之，不去尋求你的建議和指示，好像仍有能力治理好這座城市。」

「我的意思是，現在有一股反克拉奇的風潮——」

「這件事真的太惡劣了——」羅斯特悄聲對無聲腳說。貴族這種特殊的悄悄話總會不脛而走。「派他來這裡是種侮辱！」

「我相信你會留心維護街道安全，威默斯。」貴族老大厲聲說。「我知道你對此相當自豪。依正式官方說法，他來此是應巫師之邀，參加他們盛大的授獎典禮，榮譽博士什麼的。典禮後亦會邀請他一同用餐。我確實喜歡在隱視大學教職員招待貴賓用餐後再和他們談判。這種時候，他們會努力保持不動，基本上什麼事都會答應，只願趕快有機會吃片胃藥或喝一小杯水。好了，各位……請容我告辭……」

各爵爺和公會主席三三兩兩離去，一邊走出大廳，一邊靜靜說話。

貴族老大整理好文件，伸出一根細手指，摸過文件堆的四角，然後抬起頭。

「看來你不太看好這件事，司令。」

「你不是認真要讓他們重新組織軍隊吧？」威默斯說。

「沒有明文法條反對，威默斯。而且這會讓他們有事可做。其實，每一位貴族都有權組織軍隊。我相信養賢納士在從前是一項義務，好在城市需要時能召集兵力。而且，任何公民當然都有權持武。這件事請謹記在心，謝謝。」

「持武是一回事。讓這些人成爲城市的兵力、掌兵控將，又是另一回事。」威默斯指節抵在

「各位。」貴族老大搖搖頭說。「我們別吵架，拜託，這可是戰事緊急會議啊。至於重新組織軍隊，很好，這當然是諸位自古以來的權利。在必要之際補充兵源是名門紳士的義務。歷史是站在你們那邊的。前證歷歷，這我無法反對。我不得不說，我也無法承擔拒絕的後果。」

「你要讓他們擁兵？」威默斯說。

「喔，威默斯司令。」勃雷先生微笑說。「你自己身為軍人，你一定——」

有些人會藉由「大吼」吸引他人注意。他們也可能選擇大力搥桌，或甚至揮舞拳頭。但威默斯的方法是動也不動，單純什麼都不做。冷酷自他身上四射而出，臉上的線條如雕像般深鎖。

「我不是軍人。」

勃雷又犯了一個錯，他咧嘴一笑，想討好威默斯。

「誒，司令，看你這一身頭盔啊、盔甲的……話說回來，其實全都和軍人的裝備一樣，可不是嗎？」

「不。不一樣。」

「各位……」維提納利雙手平放在桌上，示意這場會議結束。「我最後再重複一次，明天我會和卡夫拉王子討論——」

「我聽說這人名聲不差。」羅斯特爵爺說。「嚴厲但公平。他在一些落後地區做的事，聽了只令人感到欽佩。最爲——」

「不，你想到的是卡壯姆王子。卡夫拉是弟弟。他哥哥派他當他的特使。」維提納利說。

「他？那個傢伙？他是個廢物！詐徒！騙子！據說他會接收賄——」

「謝謝你外交上的高見，羅斯特爵爺。」貴族老大說。「我們還是得就現實情況來面對，一定有辦法的。我們兩國有許多共同利益，而且當然，卡壯姆派他親弟弟來處理，足見他對待此事

測……我必須麻煩你，希望你能留意一下，別讓任何人朝克拉奇的王子扔雞蛋或什麼東西。那種事總是令人難過。」

雙方小心翼翼盯著彼此。他們樹敵已久，彼此角力多次，嘗過勝敗的滋味，爭搶過地盤。但這次，他們誓必戰到最後。

指節泛白。靴子不耐地磨擦地面。

羅波隊長把球在地上拍了一、兩下。

「好了，好傢伙，再玩一次，嗯？這次不准胡鬧。威廉，你在吃什麼？」

架拐了得眉頭皺了皺。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名。跟他一同長大的孩子都不知道他的真名，他的母親（若他查得出她是誰的話）可能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羅波卻不知怎地知道了。要是有人叫他威廉，現在恐怕正忙著找耳朵了——在自己的嘴巴裡找。

「嚼口香糖，先生。」

「你帶的口香糖夠大家分嗎？」

「不夠，先生。」

「那不要吃了，這樣才是好孩子。好了，我們——蓋文，你袖子裡藏的是什麼？」

眾人稱爲「齷齪蓋文」的孩子懶得辯了。

「是把刀，羅波先生。」

「我猜你帶的刀夠分給大家吧，嗯？」

「夠，先生。」蓋文咧嘴笑了。他十歲。

「去吧，把刀跟其他東西放一堆。」

桌上，傾身向前。

「你自己想想，長官。」他說。「我不禁想像克拉奇那邊，有群白癡在做一樣的事。他們對瑟里夫王說：『陛下，是時候解決安卡·摩波那群惡魔了。』每當有很多人拿著武器亂跑，胡說一些戰爭的事，意外就會發生。你去過人人持武的酒吧嗎？我保證大家起初還會維持基本禮貌，但等到某個白癡拿錯杯子，或是不小心拿走別人的零錢，五分鐘後你就得在開心果裡找鼻子了——」

貴族老大低頭看著威默斯的指節，緊緊盯著，直到威默斯移開手。

「威默斯，你明天得參加隱視大學巫師的『分道揚鑣日』。我寄了公文給你。」

「我從來就——」威默斯桌上好幾疊未讀文件的畫面從不祥的黑暗中浮現腦海。「啊。」

「警衛隊司令全副武裝率隊伍前進。那是古老的傳統。」

「我？走在大家前面？」

「沒錯，非常……親民。我相信你記得。這個傳統展現了大學和公民政府友善的合作關係，不妨這麼說，他們願意做我們要求的任何事，只要我們不要求他們做任何事。總之，那是你的義務。傳統是不能違抗的。而且西碧兒女士答應過，她會特別讓你在這個日子帶著早晨清新開朗的一張臉到場。」

威默斯深吸一口氣。「你去跟我老婆說？」

「當然了。她為你感到相當驕傲。她相信你會有一番偉大成就，威默斯。她一定是你極大的支持與安慰。」

「嗯，我……我是說，我……對……」

「太好了。喔，還有一件事，威默斯。我確實和刺客及盜賊公會說好了，但爲了防止任何不



在什麼情況下，只要表現出恐懼，就可能被幫派剔除。但他們各自起草幫派規範時，無人會想過會遇到像羅波這樣的人。

他們彼此互瞪，臉上掛著一副「敢說出去你試試看」的表情，雙手食指高舉，和耳朵齊平，合聲說：「一、二、一二三、一二三四。」

「散！」羅波真心回應。「好了，休伊，我們走。」

「你是怎麼做到的，隊長？」他們兩人快步離去時，休伊警員忍不住問。

「喔，你只要把雙手手指舉成這樣就行了。」羅波說。「但請你別告訴任何人，因為這是我們的秘密手勢——」

「可是他們是流氓，隊長！年輕的謀殺犯！壞人！」

「喔，這群人是有點頑皮，但心底都是好孩子，只要你肯花時間去了解——」

「我聽說他們從來不會給別人足夠的時間了解他們！威默斯先生知道你在做這件事嗎？」

「他算是知道，對。我說我想為街頭的孩子組個社團，結果他說，只要我帶他們去某個陡峭、颳大風的懸崖露營，他就沒意見。但他總是會說這種話，我覺得他就是這樣。好了，人質在哪裡？」

「又是在佛丁珠寶店，隊長。但這次……情況又有點更糟……」

他們身後，屎蓋幫和摩哈克幫謹慎地望著彼此，然後撿起自己的武器，小心地緩步離開。他們的舉止說明了：我們不是不願打鬥，只是現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所以我們要離開這裡，去看看到底是什麼事。

碼頭通常不會有太多吼叫和平常的對話。大家都太忙了，忙著想錢的事。

休伊警員從牆另一頭驚恐地看著這一切。寬闊的街上約有五十個年輕人。平均歲數，以年齡來算約十一歲；以憤世嫉俗和窮凶惡極程度來算，約一百六十三歲。雖然在正常情況下，在安卡·摩波踢足球通常沒有球門，但巷子兩端仍設好了球門，依流傳悠久的方式，在球門柱的位置堆疊東西來標示。

兩堆東西：一邊是刀，一邊是各式鈍物。

在這群男孩子中間，有一個人穿著街頭幫派中最為凶惡的制服，他不是別人，正是羅波隊長，他正拍著一顆灌飽氣的豬膀胱。

休伊警員考慮自己該不該去找人支援，但隊長似乎老神在在。

「呃，隊長？」他斗膽出聲。

「喔，哈囉，休伊。我們在玩足球友誼賽。各位，這位是休伊警員。」

五十雙眼睛表示：我們會記得你的臉，警員。

休伊沿著牆緩緩移動，那一雙雙眼睛注意到有支箭貫穿他的胸甲，從背後透出了十來公分。

「我們遇上了一點麻煩，長官。」休伊說。「我想我最好來找你。是挾持人質對峙……」

「我馬上來。好了，大家，不好意思。你們自己玩，好不好？我希望星期二能見到你們所有人，一起來唱歌、烤香腸。」

「好的，先生。」架拐·了得說。

「到時候看看安谷娃下士看看能不能教你們圍著營火嚎叫的方法。」

「喔，是喔。」齷齪蓋文說。

「但我們說再見之前要做什麼？」羅波諄諄善誘地說。

屎蓋幫和摩哈克幫一脈人馬面面相覷，滿臉羞赧。通常他們對任何事都不會緊張，因為不論

「看來我們要打仗了，中士。」諾比說。

一旁的漆船工極其小心，開始寫最後一個「號」字。

「仗打不了太久的。克拉奇人啊，一群懦夫。」科隆說。「他們一旦嘗到鐵器冰冷無情的滋味，就會溜到沙漠另一頭了。」

科隆中士相當博學。他讀的是「我爸說」學校，「合情合理」大學畢業，正在「酒館有個傢伙告訴我」大學就讀研究所。

「那應該不費功夫就解決了，對吧？」諾比說。

「當然，他們人種不同，跟我們膚色不同。」科隆說。「嗯……總之，至少跟我不同。」他補了一句，因為他看到諾比下士色彩多樣的皮膚。恐怕沒有任何活人的膚色和諾比相同。

「維繫警員的膚色偏棕。」諾比說。「我從來沒見他逃走過。如果有機會能給誰宗教小冊，那老頑固會追得像獵犬一樣。」

「啊，但全教教徒比較像我們。」科隆說。「有點怪，可是基本上，他們的本質就和我們一模一樣。不，應該說啊，要分辨克拉奇人的方法是看對方會不會用很多『阿爾』開頭或『兒』結尾的詞，是吧？因為那可是聽得一清二楚。他們發明了一堆『兒』結尾的詞，從這一點就能判斷誰是克拉奇人。像是『酒兒』，懂嗎？」

「所以『酒兒』算是他們發明的？」

「對。」

「發明酒還真聰明。」

「我不會說那叫聰明。」科隆中士說，赫然發現自己無心脫口而出的話犯下了大錯。「我覺得比較像……運氣好。」

科隆中士和諾比下士靠在一堆木頭上，看著一個人相當小心地在船頭漆船名：「安卡·摩波驕傲號」。再過一會兒，他就會發現自己把其中兩個字寫反了，而中士和下士閒閒無事，殷殷期盼那一刻所帶來的些許趣味。

「你去過海上嗎，中士？」諾比問。

「哈，我才沒有！」中士說。「不要去亂撈啊，老弟。」

「我沒有。」諾比說。「我從來沒有亂撈任何東西。這輩子從來沒有亂撈。」

「是。」

「我在這方面一直都相當乾淨。」

「只不過你不知道『亂撈』是什麼意思，對不對？」

「對，中士。」

「那代表出海去。你他媽實在是不能相信海。我還小的時候讀過一本書，裡面說一個小男孩變成人魚之類的，然後他就住在海底——」

「——撈——」

「對，然後那地方一切都很美，魚啊，粉紅色貝殼什麼的都會說話，後來有一次我放假去昆姆公國玩，親眼看到了海，我那時便想：來吧。要不是我媽腳程快，我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我是說，書裡的小孩可以在海底呼吸，但我小時候哪知道呢？有關海的事全都是他媽的謊言。海裡只有噁心的龍蝦而已。」

「我媽的叔叔是個水手。」諾比說。「但大瘟疫之後，他被強迫徵召回來。一群農夫把他灌醉，隔天早上他醒來時被綁在犁上。」

他們又閒閒無事了一會兒。

瞄個什麼東西一眼，就到處說那是我們的發明。」

「我聽說他們有很多奇怪的神。」諾比說。

「沒錯，還有瘋狂的祭司。有一半的祭司會口吐白沫。相信各種瘋狂的事。」科隆說。他們默默看著漆船工一會兒。科隆心中漸漸害怕被問到一個問題。

「那，所以他們到底是哪裡跟我們不一樣？」諾比說。「我是說，我們有些祭司也——」  
「我希望你不是在表示你不愛國。」科隆嚴厲地說。

「不，當然不是。我只是問問。我看得出來他們比我們爛多了，是外國人什麼的。」

「當然，他們全是戰爭狂熱分子。」科隆說。「個個都是凶狠的混蛋，手中執著他們那些彎刀。」

「你是說，像是……他們會凶狠地攻擊你，可是一旦嘗到鐵器冰冷無情的滋味，就會懦弱地逃走嗎？」諾比說。他有時會把細節記得太清楚，簡直令人討厭。

「正如我說的，你不能相信克拉奇人。他們吃完飯還會大打飽嗝。」

「嗯……你也會啊，中士。」

「對，但我不會假裝打嗝很有禮貌，諾比。」

「嗯，有你在身旁爲我解惑著實不錯。」諾比說。「你知道這些事真是太厲害了。」  
「有時我也會嚇到自己。」科隆謙虛道。

漆船工向後一靠，端詳自己的作品。他們聽到他打從內心發出一聲呻吟，兩人點點頭，感到心滿意足。

人質談判向來很棘手，羅波心裡有數。要解決事情一定不能急。得先等對方準備好，再請他

「他們還做了什麼？」

「嗯，還有，」科隆榨盡腦汁。「還有『代數兒』，意指用字母來代表數字。是用來……給腦袋不夠聰明，看不懂數字的人發明的。」

「真的嗎？」

「對。」科隆說。「其實啊。」他繼續說的同時，心中感到更加肯定，因為話終於接得下去了。「我聽聞大學裡有個巫師說，克拉奇人的發明是零，這就是他們對數學的貢獻。我說：『什麼？』然後他解釋道，克拉奇人想出了『零』的概念。」

「我覺得這聽起來不怎麼聰明。」諾比說。「誰的發明都可以是零。我就沒發明什麼。」

「我正是這個意思。」科隆說。「我跟他說，發明數字，像是四還有、還有——」

「——七——」

「——對，那些人才是真正的人才。零根本不需要發明。零就在那裡，克拉奇人可能只是發現零而已。」

「他們有那麼一大片沙漠。」諾比說。

「對！說得好。沙漠。大家都知道，沙漠基本上什麼都沒有。零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自然資源，這說法合情合理。反觀我們就文明多了，看，我們周遭有更多東西可以數，所以我們發明了數字。就像……嗯，他們都說克拉奇人發明了天文學——」

「天文學兒。」諾比好心地说。

「不、不……不是，諾比，我認爲他們那時候已經發現『兒』不能亂加，可能是從我們這裡學的……總之，他們本來就注定要發明天文學，因爲除了天空之外，他們也沒其他東西好看。任何人都可以看著天空，然後給星星取名字。不管怎麼說，說是發明有點太過分了。我們不會隨便

呢？」

休伊警員匆匆翻閱了一堆髒兮兮的文件，抽出另一張紙。

「好，現在處理到『偷盲乞丐零錢』一案。」他說。「喔，不要，這裡有個挺不錯的……」羅波一手拿著文件，一手拿大聲公，小心從推車邊抬起頭。

「再道早安！」他愉快地說。「我們又找到另一件案子了。珠寶竊案，發生在——」

「對！對！是我們做的！」建築物中一人大喊。

「真的嗎？我甚至還沒說是什麼事。」羅波說。

「不管了，都是我們做的！我們現在可以出去了嗎，拜託？」話音之外，還有另一股聲響。聽起來像是低沉而連綿不絕的吼聲。

「我想你應該可以告訴我你們偷了什麼？」

「呃……戒指？金戒指？」

「不好意思，報案的人沒提到戒指。」

「珍珠項鍊？沒錯，那就是——」

「接近了，但不是。」

「耳環？」

「嗚，差一點點。」羅波鼓勵他。

「王冠，是嗎？還是寶冠？」

羅波低下身子問休伊警員。「上面寫說有個女冠，休伊，我們可以讓——？」他站起身。

「我們決定接受『寶冠』一詞。幹得好！」

他又低頭看著休伊警員。

開口。

那裡有個倒置的推車，用以防禦偶爾射出的弓箭，羅波坐在推車後打發時間，寫信回家。寫信過程經歷多次皺眉、吸鉛筆，還反常地採用了威默斯稱爲「亂槍打鳥式」的用字和標點符號。

親愛的爸爸媽媽，

我希望收到這封信的你們和我一樣身體健康。謝謝你們寄來的一大袋矮人麵包我把麵包跟警衛對的其他矮人分享他們說烤得比鐵酥皮麵包坊（剛磨好的鋒利麵包！）還好，麵包再好都比不上家鄉的好，媽媽的手意真的太棒了。

除了威默斯斯令有意見，之外，我之前跟你們說兄弟狼幫的事進行得很順利。威默斯不高興，我跟他說他們心底是好孩子，那樣能幫他們了解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道理，他說要是他們知道了，那才是麻煩。但他給我五塊錢去買足球，看得出來他心底很關心這件事。

我們警衛隊又多了不少新面孔，而這次又和克拉奇起了麻煩，事情看來相當嚴重，我覺得，是暴風雨前的寧靜一定是。

我就寫到這邊因為現在有搶匪闖入了佛丁朱寶店的鑽石保險庫夾持安谷娃下士為人質。我擔心會有嚴重傷亡所以……

你們親愛的兒子羅波·鐵根生（隊長）敬上

PS. 我明天會再寫一封信

羅波小心翼翼地折好信，塞到胸甲底下。

「我覺得他們已經有夠長的時間好好思考過我們的提議了，警員。接下來單子上還寫了什麼



休伊警員指著穿進胸甲的弓箭。

「看看箭插在哪。」他抱怨道。「傷口又要費功焊起來，我們還得自己支付盔甲修理費，而且你知道，不管我怎麼處理，都一定會留下疤痕。」

他們驚恐的目光望向他脖子上的縫痕，然後移動到他的手，才終於恍然大悟——雖然人類膚色多樣，但幾乎沒有活人的膚色是灰色帶點淺綠。

「你，你是殭屍！」

「沒錯，鞭屍成何體統。」休伊警員厲聲說。

「而且你們還挾持安谷娃下士爲人質。竟然挾持一個女生。」羅波話音不揚不抑，相當有禮，但卻簡單暗示了：有條引線已經燃起，聰明人可別等火燒到火藥桶。

「對……是沒錯……但那怪物出現時她一定已經逃走了……」

「所以你們放她一個人在那裡？」羅波說，語調仍相當平靜。

那群人跪了下來。首領伸出手哀求。

「求求你！我們只是搶匪和盜賊！我們不是壞人！」

羅波朝休伊警員點點頭。「押他們到偽城廣場，警員。」

「是！」休伊說。他緊扣十字弓，目光凌厲。「多虧你們，我這下損失了十塊錢。所以你們最好不要逃跑。」

「不會的，先生。我們不會。」

羅波慢步走進建築物的陰影下。門口探出幾張恐懼的臉。他朝他們露出令人安心的笑容，走向保險庫。

安谷娃下士在調整她的盔甲。

「這樣真的沒問題吧，是嗎，休伊？這樣不算強迫吧？」

「怎麼看都不是強迫的啊，隊長。我是說，他們是自己闖進珠寶店的，也是自己去挾持人質的……」

「我想你說得對——」

「拜託！不要！狗狗乖！坐下！」

「看來差不多了，長官。」休伊說著從推車邊緣偷看。「我們已經讓他們供出所有罪行，只差海德公園暴露狂案——」

「那是我們做的！」有人尖叫。

「然後還有一名女子……」

「我們做的！」這次聲音拔了個尖。「現在拜託可以讓我們出來了嗎？」

羅波站起身，拿起大聲公。「可以麻煩各位出來時舉高雙手嗎？」

「你在開玩笑嗎？」有人嗚咽，隨後又傳出一聲吼聲。

「好吧，至少雙手要讓我看得到。」

「沒問題，先生！」

四人跌跌撞撞走到街上。他們破碎的衣服在風中飄動。看來是首領的人氣呼呼地指著門口，羅波走向他們。

「應該把那個地方的店長處死！」他大叫。「居然在他的保險庫養那種野生動物，太可恥了！我們闖進去絲毫不生事擾民，牠居然平白無故攻擊我們！」

「你朝休伊警員射箭。」羅波說。

「我們無意傷人！無意傷人！」

我的天啊，他心想。我們現在到底有多少人？幾年前，警衛隊人數用盲眼屠夫僅剩的手指都算得出來，如今……

還有更多人要加入！

他側身彎向羅波隊長。「這些人到底是誰？」

「是警衛呀，長官。你任命的。」

「我有嗎？有幾位我甚至連見都沒見過！」

「你簽過公文了，長官。而且你每個月都有簽薪資單。最後都有簽。」

他聲音中有一絲諷刺。威默斯處理公文的方式就是碰也不碰，等到有人大吼大叫爲止，到時候起碼會有人來幫他整理那堆資料。

「但他們是怎麼加入的？」

「照正常流程，長官。替他們宣誓，一人發一個頭盔——」

「嘿，那是雷格·休伊！他是殭屍！他的身體一直七零八落！」

「長官，他在活死界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羅波說。

「爲什麼他要加入？」

「他上星期來投訴警衛隊騷擾幾個怖畸怪，長官。他相當，呃，激動，長官。於是我說服他說，警衛隊需要幾位這方面的專家，他便加入了，長官。」

「之後再也沒有人投訴了嗎？」

「投訴多了一倍，長官。全來自活死界，而且全都反對休伊先生。這點很有趣。」

威默斯側眼瞪了他的隊長一眼。

「休伊覺得很受傷，長官。他說他發現，活死界就是不懂在多元活死社會中執法的難處。」

「我先聲明，我沒有咬人。」她趁他來到門口時說道。「連皮肉傷都沒有。我只有撕破他們的褲子。那味道可不比玫瑰花床，我跟你說。」

一張嚇傻的臉出現在門邊。

「啊，佛丁老闆。」羅波說。「我想你會發現一切都恢復正常了。他們似乎什麼都沒拿。」鑽石商人望著羅波，一臉難以置信。

「但他們抓了人質——」

「他們了解自己的所作所爲有多麼不對。」羅波說。

「還有……還有嚎叫聲……聽起來像隻狼……」

「啊，對。」羅波說。「說來，你知道，盜賊爭執時……」這種解釋等於沒說，但因爲他的口氣聽起來很有道理，所以在羅波和安谷娃離開後，珠寶店老闆佛丁心裡還接受了這個說法整整五分鐘之久。

「好了，一天這麼開始還不錯。」羅波說。

「幸虧有你，真的，我沒有受傷。」安谷娃說。

「這樣說來，一切似乎更值得了。」

「只是我頭髮亂了，又有一件襯衫爛掉而已。」

「幹得好。」

「有時候，我懷疑你根本沒聽我在說什麼。」安谷娃說。

「聽到妳這麼說真是太好了。」

全體警衛隊集合。威默斯俯視人海。

甲庫，領取任何合身的裝備，結果卻成了一場人形歷史走秀展：「從古到今奇形怪狀的頭盔博覽會」。

「呃……各位先生女士——」

「請安靜，威默斯司令在說話！」羅波大吼。

威默斯和靠在牆邊的安谷娃四目相交。她一臉無能為力，翻了翻白眼。

「好，好了，謝謝你，隊長。」威默斯說著轉過身，面對列隊集合的安卡·摩波城市警衛隊。他張開嘴。他看著前方，然後閉上嘴，只打開嘴角一個縫，從縫中說：「打火石警員頭上那一小坨東西是什麼？」

「那是還在試用期的蟲吉·斯歪爾，長官。他喜歡視野好的地方。」

「他是小矮人精！」

「你觀察力真好，長官。」

「又是你找的人？」

「我們找的，長官。」羅波再次語帶責備地說。「對，長官。他隸屬於奇頭林警局，上星期入隊的，長官。」

「我的老天啊……」威默斯喃喃說。

蟲吉·斯歪爾看到他的目光，朝他敬禮。他身高十五公分。

威默斯重新穩定自己的心神。長的、矮的和高的……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我們所有人。

「我不會說太久。」他說。「你們都認識我……嗯，你們大多數人認識我。」他補了一句，斜斜瞪了羅波一眼。「我不太會演說。但我相信你們都有注意到，雷斯普的事搞得人心浮動。現在關於戰爭的流言不斷，不過，戰爭不關我們的事。戰爭是軍人的事。我覺得我們的工作是維持

老天爺喔，威默斯心想，換作是我也會讓休伊加入，但我這麼做是因為我是個壞人，而羅波卻是好人，簡直能頒個獎牌給他，他當然不會……

而且他知道，羅波將永遠不會察覺。羅波純真的目光背後有一扇盲目的鐵門。

「是你將他登記入隊的，對不對？」

「不是，長官。是你登記的，長官。你簽署了他的入隊單、裝備單和職位單，長官。」

威默斯眼前又浮現多到不行的文件，以及他匆匆忙忙一一簽過的畫面。但他一定簽了，而且隊上需要人力，這點無庸置疑。只是應該要由他來——

「而且階級在中士以上的人都可以招募新警員，長官。」羅波說得彷彿會讀他的心。「這條寫在一般規範法中。第二十二頁，長官。就在茶漬下方。」

「所以你招募了……多少人？」

「喔，就一、兩位而已。我們還是很缺人手，長官。」

「我們有休伊。他這個人『手』一直掉。」

「你不是要對大家說話嗎，長官？」

威默斯看著整齊劃一的眾警員……不，是龍蛇混雜的眾警員。沒有別的詞可以形容了。不，是有太多詞可以形容，但用哪個詞都不合適。

大的、矮的、胖的、身上還有苔蘚的山怪、大鬍子矮人、身形聳立的陶偶警員剃夫、活死界的……現在他甚至不確定「活死界」包不包括安谷娃下士，她不但是個聰明伶俐的女孩，必要時還能化身為相當有用的狼。科隆有一次說，警員都是些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去他的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因為正常人才不會來當警察。

嚴格說來，他們全都穿著制服，只是穿的多半和其他人不一樣。每個人剛才都去了一趟盥

情發生時，我們一定要挺身而出。」他環視眾人。「還有一件事。克拉奇這位新大使，不管他被稱爲大使還是什麼，他明天就要來了。我想刺客公會那裡沒有什麼計畫，但今晚，我們要去檢查巫師們要行進的路線。這簡單的小工作交由晚班負責。而今晚，我們全體警員都要值晚班。」

警衛隊發出一陣呻吟。

「我身邊的老中士以前常說，若無法欣賞幽默，就不該加入警衛隊。」威默斯說。「輕鬆挨門挨戶視察一下，和門把握個手，讓盔甲透透風。老派可靠的警察工作。有問題嗎？很好，謝謝大家。」

眾警員發現已經可以離開了，於是紛擾四散，心情鬆懈下來。

羅波開始鼓掌。

這不是中級引導下級爲上級鼓掌那種掌聲\*。掌聲背後具有真摯的熱情，但不知何故，這樣更糟。幾位新加入尙不諳世事的警員跟著拍起了手，然後像是小石頭引發大雪崩一般，人模人樣的生物各個拍起了手，掌聲響徹全場。

威默斯一臉怒容。

「相當鼓舞人心，長官！」羅波說。當場掌聲漸沸，天翻地覆。

安卡·摩波的雨傾盆而下。雨流入下水道，滿溢出來，隨風席捲而去。雨水有鹽的味道。

\* 雙手手掌必須掌握巧妙的角度，兩手互擊，但不是真的拍手。此時，拍擊手掌的人要目不轉睛地望著觀眾，彷彿在說：「我們要來點掌聲，不然全校都留校察看。」

和平。我給你們看個東西——」

他退開一步，裝腔作勢地從口袋掏出一個東西（至少原本是想裝腔作勢）。結果內襯開了道口子。

「靠……啊……」

他從破爛口袋拿出一截光亮的黑木棍。尾端有個巨大的銀色球型把手。警員個個引頸觀望。

「這個……呃……這個……」威默斯尋找適合的措詞。「那個宮殿來的老傢伙幾週前過來，給我這鬼東西，上頭標示『安卡·摩波城市警衛隊司令權杖』。你們都知道，宮殿那群人就是什麼都不肯丟掉。」

他稍微揮了一下，發現木棒意外地沉。

「手把上還有警衛隊紋章，看。」三十名警衛擺頭去看。

「然後我想……我想，老天啊，我一定得帶著這個嗎？後來我思考這件事，然後我想，不，沒錯，總算有人做對了。這甚至不算武器，這只是個東西。不是拿來用的，而是為擁有而擁有。一切的重點就在於此。制服也是同樣的道理。你看，軍人的制服把人劃入一群衣著相同的團體，但警衛的制服盔甲是爲了——」

威默斯停了下來。眼前一張張疑惑的面孔告訴他，他這一刻想疊架起的撲克牌房，底層奠基的卡片太少了。

他咳了一下。

「總之，」他繼續說，眼神示意大家可以忘記前二十秒所聽到的話。「我們的工作是要阻止大家爭鬥。街上發生許多事情，你們可能聽說了，他們重新建立了軍隊制。所以，想要的話，大家可以招募私人軍隊。但我們不容暴民存在。如今情勢暗潮洶湧，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但事



他聽到她再次重重走下樓。

他極其謹慎地數到五十，然後把手伸到床下，再次取出弓。

安谷娃和諾比一起巡邏。這不是理想的組合，但羅波得獨立巡邏，而這樣的夜晚中，身懷值勤人員表的佛瑞德·科隆一定會發揮他的長才，讓自己離奇地坐在溫暖辦公桌前值勤。所以，剩下來兩位就被湊在一塊兒。這主意真是糟透了。

「我能問妳一件事嗎，小姐？」諾比說。他們一路轉著一戶戶門把，晃著燈籠走在巷道。

「什麼事，諾比？」

「關於個人的事。」

「喔。」

「我問科隆的話，他不會了解，但我覺得妳懂，因為妳是女生。總之，大多數的時候是女生。我沒冒犯妳的意思。」

「你到底想要說什麼，諾比？」

「是關於我……性方面的事，小姐。」

安谷娃不吭聲。雨水落到諾比不合頭的頭盔上彈開。

「我覺得我差不多該好好正視這件事了，小姐。」

安谷娃再次詛咒自己圖像化的想像力。

「那，呃……那方面，你是怎麼想的呢，諾比？」

「我是說，我會郵購東西，小姐。乳液之類的。」

「乳液。」安谷娃語氣平靜地說。

簷怪從白天的陰影下爬出，踞立在每一個屋簷和樓塔上，耳朵大張，翅膀展開，攔截雨水中任何能吃的東西。掉到安卡·摩波的東西有時令人嘆為觀止。小魚雨和青蛙雨算正常，不過床架就曾惹來不少閒話。

破洞的簷溝從歐西·布朗窗外洩下了一簾雨水，他坐在床上，因為房間沒有椅子，或說，其實根本沒有其他家具。他此時不怎麼在意，但過了一、兩分鐘後，他可能會忽然非常憤怒。但話又說回來，也可能不會。

歐西並不是什麼瘋子。朋友可能會說他寡言自閉，但沒有人這麼說，因為他沒有朋友。星期二晚上，是有一群人會去靶場練習，他練習完偶爾會和他們去酒吧，坐下來聽他們聊天，他有一次存了錢，買過一輪酒，不過大家可能不記得，又或許他們會說：「喔……對……歐西。」大家常這麼說。大家常將他拋出腦海之外，像是不會注意到空蕩蕩的空間一樣。

他不笨。他思考許多事情。有時他會坐著，思考好幾個小時，只是盯著對面的牆，潮濕的夜晚雨會從那裡滲進來，畫出一幅克拉奇地圖。

有人大力敲門。「布朗先生？你現在方便嗎？」

「我有點在忙，史班太太。」他說，同時把他的弓放到床下的雜誌堆中。

「我是來收房租的！」

「是，史班太太？」

「你懂我的規矩！」

「我明天會付給妳的，史班太太。」歐西望向窗戶說。

「中午我要拿到現金，不然你就得走！」

「是的，史班太太。」

們就全跑開了。」

「就算有抹乳液。」

「對。」

「身體也練了。」

「是的。」

「嗯，你想得滿全面的，我看得出來。」安谷娃說。「我還真想不到你哪裡出了問題。」她嘆了口氣。「住榆樹街的布婷·嘮叨怎麼樣？」

「她有條木腿。」

「好吧，那……維樂蒂·推兒車呢？她是個好女孩，在霧淞街開了一家叫『蛤蜊和推車』的店。」

「妳是說『錘頭女』？她身上總是有魚腥味，還長了副鬥雞眼。」

「但她有自己的事業，還會煮美味的巧達湯。」

「還會鬥雞眼。」

「那不算鬥雞眼，諾比。」

「對，但妳知道我在說什麼。」

安谷娃不得不說她懂。維樂蒂有鬥雞眼的相反。她的雙眼似乎一直在努力看旁邊的耳朵。你跟她說話時必須忍耐，否則會覺得她快往兩邊分開了。不過她清理魚內臟的功夫可是沒話說。

她又嘆一口氣。她對這症狀十分熟悉。他們都說想要靈魂伴侶和貼心的配偶，但遲早擇偶條件會出現「如絲般的肌膚」和「乳牛般的胸部」。

除了羅波。那簡直算是……那簡直是他令人討厭的一點。她懷疑就算她剃光頭或留鬍子，他

「拿來抹上的。」諾比好心提醒。

「抹上。」

「還有一個是做運動時用的——」

「喔饒了我吧……」

「怎麼了，小姐？」

「什麼？喔……我剛才想到別的事情。請繼續說。運動？」

「對。鍛練我的二頭肌之類的。」

「喔，運動啊。真的？」諾比看起來說不上有什麼二頭肌。其實肌肉也不知道要掛在哪裡。

嚴格說來，他有手臂，因為他的手的確連接在他的肩膀上，但說起來，也大概就是如此而已。

她心中忍不住湧起了興趣。

「爲什麼呢，諾比？」

他低下頭，滿面羞怯。

「嗯……我是說……妳知道……女生之類的……」

她驚訝不已，諾比居然臉紅了。

「你是說你……」她開口。「你想要……你在找……」

「喔，我並非只是要……我是說，如果想把事情做好的話……我是說，不是那個。」諾比責

備道。「我是說老了以後，妳知道，就會想安定下來，找一個人和妳手牽手，一同在生命的旅途

上顛簸——爲什麼妳嘴張開了？」

安谷娃馬上閉起。

「但我似乎就是遇不到女孩子。」諾比說。「嗯，我是說，我有遇見女孩子，但遇見之後她

他在夜裡咧嘴微笑。

他暫時是個快樂的男人。他很冷、很濕、很孤獨，在凶殘的凌晨三點，試圖躲避最糟糕的天氣。他曾這樣度過一生最美好的幾個夜晚。在這個時刻，你可以……有點像是把肩膀弓成這樣，頭縮成這樣，化身為一座溫暖寧靜的小屋，雨敲打著頭盔，思緒沉緩下來，解決世界上……

以前就像如此，那時沒有人在意警衛隊，你唯一真正必須做的，就是別惹麻煩。那段日子，沒有現在那麼多事要做。

但其實是有那麼多事要做，他內心的聲音說。你只是不去做而已。西碧兒親手在他褲子縫了個特製口袋，他感覺得到官方授權的警棍沉重地擺在裡頭。為什麼只是一條木頭？為什麼不是劍？那才是權力的象徵啊。然後他忽然明白為什麼不可能是一把劍——

「嘿，那邊的好公民！你一大清早出來，有什麼事嗎？」

他嘆了一口氣，朦朧之中出現了一盞燈籠，映出一圈水暈。

嘿，那邊的好公民……這座城市裡只有一個人會說這種話，而且還是認真的。

「是我，隊長。」

光暈靠近，照亮羅波隊長濕潤的臉。這年輕人俐落地揮手敬禮（在他媽的凌晨三點，威默斯心想），連最神經質的軍事訓練官看到都要泛淚了。

「你怎麼出來了，長官？」

「我只是想……檢查一下事情。」威默斯說。

「你可以全權交給我，長官。」羅波說。「妥善分配工作是司令成功的關鍵。」

「真的？是嗎？」威默斯酸溜溜地說。「天啊，我們真的活到老、學到老，可不是？」確實有學到事情，他偷偷在腦袋裡想道。他覺得自己簡直刻薄又愚蠢，竟然跟羅波計較。

也不會在意。他並非不會注意到，他只是不會在意，不知道爲什麼，這點令人相當惱怒。

「我唯一的建議，」她說。「就是女生通常會被能逗她們笑的男生吸引。」

諾比展開笑顏。「真的？那我應該沒有問題。」

「很好。」

「大家總是在笑我。」

在兩人上方的高處，歐西·布朗幾乎無視浸入皮膚的雨水，他檢查了一下弓的油布遮布，安穩進入漫長等待。

雨是警察的朋友。今夜，大家只好將就在室內犯罪。

威默斯站在創始人廣場上一座噴泉的背風處。噴泉已經數年未曾使用，但他仍濕得像水源充沛時一般。他以前從未真的經歷過橫飛的雨。

四下無人。雨掃過廣場的氣勢有如……有如軍隊……

這時他腦海出現了童年的畫面。說來好笑，回憶總是在腦中的暗巷徘徊，然後忽然撲到你身上。

雨水落在水上……

啊，對……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會假裝落在水溝中川流水流上的雨滴是一個個士兵。百萬個士兵。然後有時，漂浮而過的泡泡是騎著馬的人。

現在他記不得偶爾漂過的死狗是什麼。可能是某種攻城武器吧。

水繞過靴子，從披風滴下。他正想點雪茄，風就吹熄了火柴，不過雨水接著從頭盔傾瀉而下，雪茄終究是淋濕了。

他們前方傳來一陣破碎聲，接著是一聲尖叫。警衛對尖叫已相當熟悉。內行人一聽就知道，「我醉了我被踩到手指我起不來！」和「小心！他有刀！」之間天差地遠的分別。兩人邁步跑了起來。

光線從狹窄的街道射出。沉重的腳步隱沒在黑暗之中。

一家店的破窗中燈光閃爍。威默斯跌跌撞撞衝過門，脫下濕透的披風，蓋住地上的火。滋滋一響，熱皮革的味道飄出來。

接著威默斯向後站，看看自己究竟身在何處。

大家盯著他。他從昏暗中搜集線索：頭巾、大鬍子、女人身上的珠寶……

「這人從哪裡來的？這個人是誰？」現場有人說了一串克拉奇語。

「呃……早安？」他說。「看來似乎發生了一場意外？」他輕手輕腳把披風拿起。碎瓶躺在一池滋滋作響的油中。

威默斯抬頭看向破窗。「噢……」

在場另外兩人分別是和父親差不多高的男孩，以及一個想躲到母親身後的小女孩。

威默斯覺得自己的肚子彷彿成了一塊鉛。

羅波來到門口。

「追丟了。」他喘著氣說。「我想有三個人。在這麼大的雨中什麼都看不到……噢，是你，葛里夫先生。這裡發生什麼事了？」

「羅波隊長！有人從我們窗戶扔了個點燃的油瓶進來，這個乞丐衝進來把火弄熄了！」

「他說什麼？你說什麼？」威默斯說。「你會講克拉奇語？」

「說得不好。」羅波謙虛地說。「我喉後音怎麼發就是——」

「我們差不多要結束了，長官。已經檢查了所有空屋，路線會增派一隊警員巡邏。簷怪會盡量到高處。你知道簷怪他們很擅長監看，長官。」

「簷怪『他們』？我以為我們只有下水管一個簷怪警員而已……」

「現在還有三角楣飾警員，長官。」

「你找的？」

「我們找的，長官。你簽了——」

「對，對。我相信我簽了。靠！」

排水管溢出的水被風一帶，澆到威默斯的脖子。

「他們說新島嶼干擾了氣流。」羅波說。

「不只氣流。」威默斯說。「幾平方公里的淤泥和一些老舊廢墟就搞得他媽天翻地覆！誰在乎啊？」

「他們說那座島的戰略地位相當重要。」羅波說著跟到他身旁。

「幹嘛？我們又沒跟任何人在打仗。哈！但是，我們可能會先打一仗，把這天殺的島嶼守下來，以免以後必須打仗，是不是？」

「喔，爵爺今天就會把一切解決。我相信，若是立意良善的人和顏悅色地把事情在桌上攤開來談，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羅波愉快地說。

他是，威默斯鬱悶地想。他真的是認真的。「你對克拉奇熟嗎？」他說。

「我讀過一些關於他們的事，長官。」

「非常沙的地方，據說。」

「是的，長官。確實如此。」



「十年了，大人。」

「真的？」威默斯一陣狂躁。「真有那麼久了？天啊，好吧，我最好去……早安——」他趕緊走到雨中。

我一定在那家店吃了好幾年的飯，他啪啦啪啦涉水穿過黑暗時心想。我知道怎麼說「批塔餅」。還有……「沙威瑪」？羅波來這裡幾乎不到五分鐘，話就噤哩咕嚕說得跟母語一樣流利。

老天，我的矮人語還算可以，山怪語也至少會說「放下那塊石頭，你被逮捕了」，但是……他踏入警衛屋，水從身上流下。科隆在辦公桌前靜靜打盹。考量到他和科隆這麼多年的老交情，威默斯脫披風時特別大聲。

他正式轉過身時，中士已正襟危坐。

「我不知道你今晚會來，威默斯先生……」

「這不算正式執勤，科隆。」威默斯說。他接受某些人叫他「先生」就好，妙的是，這份特權是他們自己贏得的。「麻煩派人去醜聞巷的平凡料理，那裡出了一點問題。」

他走到樓梯口。

「長官，你要留下來？」科隆問。

「喔，對。」威默斯面色凝重地說。「我必須趕一些文書工作。」

雨落在雷斯普上，大到簡直不值得這座島大費周章從海底浮上來。

現在，大多數來探險的人都睡在船上。這座升起的島上確實有建築物，但是……  
……那些建築不太對勁。

索利·傑克森從他安置在甲板上的防水布下朝外偷看。霧從濕透的地面升起，被偶發的閃

「但……你聽得懂他在說什麼？」

「喔，對。他只是由衷感謝你而已，就這樣。沒關係，葛里夫先生。他是警衛隊的。」

「但你會講——」

羅波跪下來，看著破瓶。

「喔，你也知道呀。值晚班的時候來這裡吃個熱騰騰的孜然麵包，然後就開始聊天。不知不覺就學了一些奇怪的話，長官。」

「嗯……也許會學到『批塔口袋餅』，可是……」

「這是汽油彈，長官。」

「我知道，隊長。」

「這非常不對。誰會做這種事？」

「現在嗎？」威默斯說。「半座城的人都會吧，我猜。」

他無力地望向葛里夫。他對這張臉幾乎沒什麼印象，也不太認得出葛里夫太太的臉。那只是……臉而已，通常會出現在握著咖哩或烤肉串的手臂彼端。有時店面是那個男孩在顧。餐館早上非常早開，晚上非常晚開，那時街上都只有麵包師傅、盜賊和警員。

威默斯知道這裡叫「平凡料理」。諾比曾說，葛里夫希望店名代表平常、每天、直接的意思，他四處問人，終於找到一個聽來順耳的詞。

「呃，跟他說……說你會待在這裡看守，我們先回警衛屋，再派人來接替你。」威默斯說。

「謝謝你。」葛里夫說。

「喔，你聽得懂——」威默斯覺得自己像白癡。「你當然聽得懂，你一定在這裡待了……這  
個……五、六年了？」

「啊……」索利猶豫了一下。不過，雷斯現在長大了……

「他……最後關了店，離開時有點匆忙，孩子。他匆忙到不得不把某些東西留下來。」  
「例如什麼？」

「你真想知道的話……是半邊耳孔和一顆腎。」

「酷！」

船身搖晃起來，木頭裂開。索利把遮布一扯，被水濺得一身。在不遠處濕漉漉的黑暗中，有人大吼：「你這豹狼的表親，爲何不點個燈？」

索利拿出燈籠，舉高起來。

「你這吃駱駝的惡魔，在安卡·摩波的領海上幹什麼？」

「這塊海域屬於我們！」

「我們先到這裡的！」

「我們先到這裡的！」

「你弄壞我的船了！這是海賊行徑，罪證確鑿！」

一旁還傳來其他吼聲。兩方艦隊在黑暗中撞成一團，船首斜桅扯開纜索，船殼轟然相撞。這種情況在正常航行中會造成驚慌，但不致失控，然而如今在黑暗中卻只剩瘋狂和驚恐。水花四濺，纜繩全鬆開了。

危急存亡之秋，團結所有航海人的古老傳統精神本該降臨船首，使他們不分你我，同心協力

編譯註

3 洪先生此舉觸怒了半人半魚之女神，其來由詳見《碟形世界特警隊2：神探登場》二〇一至二〇三頁。

電照亮。在風暴之光照耀下，這座城看起來莫名邪詭。有些東西他認得出來（柱子、樓梯和拱廊等）但還有其他東西……令他顫抖。看起來彷彿有人曾在遠古的建物結構上添加幾道人跡……

其實大家待在船上是因為他兒子。

有群安卡·摩波漁夫那天清晨上了岸，尋找每個人心中都知道、遺落在海底的一堆堆財寶，他們找到一處被雨水洗淨、鋪了盜的地面。方型瓷磚，顏色約莫是有藍有白，交錯排成海浪和貝殼的形狀，中間有一隻烏賊。

然後雷斯說了：「看起來滿大隻的，爸。」

人人望著被海草覆蓋的建築，思考著同樣的事，無人說出口，但微小的跡象漸漸累積，如池水中的一道道漣漪和地窖閣水中小小的嘩啦聲，令人想起劃過深淵的爪子，以及時而被沖上海灘、出現在網中的怪東西。有時，你看見了船邊拖起的東西之後，會從此終生永不再捕魚。

忽然，沒人想再探索了，以防他們找到什麼。

索利·傑克森把頭縮回防水布底下。

「我們為什麼不回家呢，爸？」他兒子說。「你說這地方讓你毛毛的。」

「沒錯，但再怎麼說也是安卡·摩波的毛，懂嗎？而且外國人的手不准碰。」

「爸？」

「怎麼了，孩子？」

「誰是洪先生？」

「我怎麼知道？」

「就是啊，我們全都回到船上的時候，有人說：『我們都知道洪先生選在滿月之夜，在人魚街的魚神舊神殿遺址開張三喜福外帶魚餐館時發生了什麼事，不是嗎？』嗯，我就不知道。」

子當絲襪穿，先生。」

「她是笑著說的嗎？」威默斯搖搖晃晃起身，走向洗手檯冒著蒸氣的水槽。

「只有微微一笑，先生。」

「喔，天啊……」

「是的，先生。」

威默斯努力刮鬍子，威利金同時在身後爲他刷洗、整理。外面，城鐘撞了十響。

我坐下來時一定快四點了，威默斯想，我知道我八點曾聽見換班的聲音，然後我核對了諾比的開銷，那可是進階數學，就算是……

他想同時打呵欠和刮鬍子，這永遠都不是什麼好主意。

「靠！」

「我這就馬上去拿些面紙，先生。」威利金頭也不回地說。威默斯輕按下巴，管家繼續說：

「我想藉此機會提一件滿重要的事情，先生……」

「什麼事？」威默斯滿臉睏倦地望著管家拿來的紅色緊身褲，看來這似乎是構成他制服的主要物件。

「很遺憾告訴您，我恐怕必須請假去繳交文件，先生。我希望能入伍，向敵國還以顏色。」

「這些是什麼顏色，威利金？」威默斯舉起袖子蓬蓬的襯衫，然後入耳的話這才進到腦中。

「你想要當兵？」

「他們說必須狠狠教克拉奇一課，先生。威利金家的人在國家需要之際從不缺席。我覺得貴族老大的重步兵團很適合我。他們紅白相間的制服格外吸引人，先生。還有金鈕釦。」

威默斯將靴子穿上。「你有從軍的經驗嗎？」

對抗共同的敵人——這片飢餓又無情的海洋。

但是，就在此時，阿里夫先生用槳擊中了索利先生的頭。

「嗯？啥？」

威默斯睜開唯一有反應的眼睛。眼前出現錯字連篇的可怕文句。

……我軒讀他的權立，然爾他說：「去，你的，警官。」巨石屑中士此時，警告他，結果他說：「唉唷……」

我不擅長的事可能不少，威默斯心想，但至少我在句子中打標點符號不會像亂槍打鳥……

他頭一撇，不再看羅波支離破碎的文字。那堆文件在他下方移動著。

威默斯的辦公桌日漸名聞遐邇。原本文件是一堆又一堆，堆久了就會整堆滑落下來，變成一整層緊密壓縮的文件，最後成了某種像腐植層的東西。據說下層有盤子和吃剩的食物，但沒人想去檢查。有些人說，他們聽到有東西在裡面動。

輕微的咳嗽聲傳來。威默斯又轉了過來，抬頭看到西碧兒的管家威利金那張粉紅色大臉。嚴格說來，威利金也是他的管家，雖然威默斯不喜歡這麼看待他。

「我想我們動作最好俐落一點，威默斯先生。我帶了您的制服盔甲，您的刮鬍用具都在水槽邊。」

「什麼？什麼？」

「您半小時之內必須出現在隱視大學。西碧兒夫人向我發誓，若您沒到的話，她會把您的腸

威默斯走下樓梯，走進一股咖哩味中。

「我們替你留了一些，長官。」科隆中士說。「那小子拿來時你在睡覺。」

「是葛里夫的孩子。」諾比說，他的嘴在錫盤上追著一坨飯。「夠一半的輪值警員吃了。」  
「犒賞值勤警員啊。」威默斯快步走向門口說。

「麵包、芒果乾什麼的都有。」科隆開心地說。「我向來說老葛里夫頭上雖然裹塊布，人倒是沒那麼壞。」

一池滋滋作響的油……威默斯停在門口。那一家人緊緊依偎在一起……他拿出錶。十點二十分。他跑步的話——

「科隆，你可以上來我辦公室一趟嗎？」他說。「不會耽誤太久。」

「是，長官。」

威默斯帶著中士上樓，關上門。

諾比和其他警衛繃緊神經聆聽，但除了含糊低語之外，別無他響，他們講了一段時間。門再次打開。威默斯走下樓。

「諾比，五分鐘之內來隱視大學一趟，好嗎？我想即時掌握訊息，但我穿這身盔甲還收飛鴿傳書的話，鐵定完蛋。」

「好，長官。」

威默斯離開。

一會兒之後，科隆中士小心翼翼走下主辦公室大廳。他目光微微呆滯，漠然走回辦公桌，只有極為憂心的人才會故意擺出這種姿態。他隨手翻了翻一些文件，半晌之後說：

「你不會在意別人怎麼叫你，對不對，諾比？」

「喔，沒有，先生。但我學得很快，而且我相信我餐刀舞得十分有氣勢。」管家覺醒的愛國精神在臉上表露無遺。

「切火雞和切……」威默斯說。

「是的，先生。」威利金一邊說，一邊擦亮典禮用的頭盔。

「然後你要去克拉奇，跟一群尖叫厲吼的游牧民族打鬥，是嗎？」

「事情最後真演變至此的話，先生。」威利金說。「我覺得這已經擦洗乾淨了，先生。」

「那是個非常沙的地方，據他們說。」

「沒錯，先生。」威利金一邊說，一邊從威默斯下巴下調整頭盔。

「而且石頭很多。非常多，多到不行。還有塵土。」

「有些地方相當炎熱，先生，我相信你說得對。」

「所以你，威利金，會踏進這片到處是沙色塵土、沙色石頭和沙色沙子的土地，憑著你刀工上的專業，身著紅白制服，大步向前？」

「還有金鈕釦，先生。」威利金下顎一抬。「是的，先生。國家有需要的話。」

「你不覺得這畫面哪裡有問題嗎？」

「先生？」

「噢，算了。」威默斯打呵欠。「好吧，我們只好放你去了，威利金。」其他人可能不會，他心想。尤其他們有機會開第二槍的話，絕不會放過。

「喔，維提納利爵爺說一切在豬望日之前就會結束。」

「真的嗎？我不知道一切已經開始了。」





「你知道這樣對待我並不公平。」

「是啊，親愛的。」威默斯誇張地舉起雙手，作勢投降。「好啦，好啦。都是這些羽毛害的。還有這緊身褲。」他眨眨眼，彷彿想施展什麼秘密魔法，努力避免自己成爲城中第一位激凸男。「我是說，萬一大家看到我怎麼辦？」

「他們當然會看到你，山姆。你在隊伍最前面帶隊，而且你讓我非常非常驕傲。」她撥去他肩膀上一些棉絮。\*

帽子上插著羽毛，威默斯悶悶不樂地想。還有漂亮的緊身褲、光潔亮麗的胸甲。胸甲本來就不該光潔亮麗，拿去好好刷洗根本就不對勁。說話圓融一點？我哪知道什麼叫圓融一點？

「好了，我要走了，得去跟沙拉奇夫人說話。你沒問題吧？你一直打呵欠。」西碧兒說。「當然。只是昨晚睡得不多。」

「你保證不會偷跑？」

「我？我從來不會偷跑——」

「熱努亞大使盛大的晚宴你就偷跑了。每個人都有看到。」

「我只是臨時接獲消息說，瓦礫幫在搶佛丁珠寶店的保險庫！」

「但你不需要親自去追每一個人，山姆。你現在雇了人來做這些事。」

「總之我們逮到那幫人了。」威默斯志得意滿地說。

而且他萬分享受那段過程。不只是警匪追逐令他精神一振，當時，他的天鵝絨披風被扔到樹

\* 女人總是會做此動作。

「我要是在意這個，那豈不是每分每秒都要在意了，中士？」諾比下士愉快地說。

「對。對！我也不在意別人怎麼叫我。」科隆搔搔頭說。「沒道理啊，說真的。我覺得威默斯睡太少了。」

「他是個非常忙碌的人，科隆。」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都想自己做。還有……諾比？」

「什麼事？」

「是科隆『中士』，謝謝。」

那裡有雪莉酒。這種場合總是有雪莉酒。威默斯望著酒，心中仍能保持平靜，因為他這陣子

都只喝果汁。他聽說雪莉酒的作法就是把酒擺到酸掉。他不懂雪莉酒到底是拿來幹嘛的。

「你會表現得很尊貴吧？」西碧兒一邊調整他的領口一邊說。

「對，親愛的。」

「你會努力表現得怎麼樣？」

「尊貴，親愛的。」

「而且拜託圓融一點。」

「是，親愛的。」

「你會怎麼樣？」

「圓融一點，親愛的。」

「你又是一副怕老婆、受委屈的口氣了，山姆。」

「是，親愛的。」

他側身悄悄走向諾比下士。下士斜著肩膀站在主大門，一副無精打采的懶散模樣，但這已經是活生生的諾比最接近立正的姿勢了。

「一切平安無事嗎，諾比？」他從嘴角說。

「是的長官。」

「連一丁點風聲都沒有？」

「沒有長官。到處都沒有飛鴿，長官。」

「什麼，到處都沒有？完全沒有？」

「沒有長官。」

「昨天到處都出狀況哪！」

「是的長官。」

「你有好好跟科隆說，完全沒有任何事情的話，要派隻鴿子來吧？」

「有的長官。」

「影子區呢？那裡總是會有什麼——」

「一片死寂，長官。」

「靠！」

威默斯搖搖頭，安卡·摩波的犯罪弟兄圈真是絲毫不可靠。

「我想你也不能隨便搬塊磚頭去——」

\* 他們清白無罪的可能性威默斯根本連想都懶得想。

上，帽子掉進水窪，那一刻心裡更是神清氣爽，知道自己不是吃著小到不行的三明治，也沒有說些微不足道的閒話。那不是正當的警察工作，威默斯思索，唯有去插手某個地方有人希望你別多管的閒事，那才叫警察工作。

西碧兒隱沒在人群之中，他在附近找了個隱蔽處，悄悄潛身過去。站在那裡，他幾乎看得見整座大學的禮堂。

他滿喜歡巫師的。他們不犯罪。總之，不是威默斯所定義的犯罪。威默斯對超自然的事毫無興趣。巫師可能會搞亂時間、空間的基本結構，但只要不會令公文增多，威默斯就沒意見。禮堂裡有許多巫師，個個堂皇榮耀。除非你能把一隻天堂鳥充氣（可能得先用橡皮筋綁好，再用某種氣體去灌），不然巫師正式打扮起來，可是比任何人都還華麗。但是這一次，巫師卻顯然棋逢敵手，因為其他貴賓若非一時權貴，便是公會頭子，亦有人身兼二職，像「分道揚鑣日」這種場合，自然會激發每個人爭奇鬥豔之愛現心。

他目光掃過一張張聊著天的面孔，隨意猜想每個人犯過什麼罪。\*

不少大使也在那裡，身著各國傳統服飾，相當顯眼，但因為傳統服飾大多是一般平民在穿的，他們看起來不免有些格格不入。身體穿著羽毛和絲綢，但腦袋仍穿著西裝。

他們一小群一小群聊天。一、兩個人經過他身旁，朝他微笑點頭。

世界在看，威默斯心想。若是出了什麼亂子，讓雷斯普這座島的蠢事引發了戰爭，不論最後贏的是哪一方，都會是眼前這樣的人在決定接下來要怎麼面對得勝者。不管誰先宣戰，不管仗是怎麼打的，他們只想知道現在事情要怎麼處理。他們代表眾口所指的「國際社會」——就像世界上所有「社會」一樣，你永遠不確定那到底是什麼，也不清楚是由誰組成的。

他聳聳肩。那不是他的世界，感謝老天。

威默斯十分訝異。王子意有所指地點了點下巴。威默斯迅速揮起手，摸到自己下巴上殘留的一點碎面紙。

「啊……呃……對……」

「威默斯司令總能逮到他要抓的人。」王子說。

「不過說真的，我不敢說我——」

「維提納利的獵犬，我聽說他們這麼稱呼你。」王子繼續說。「總是一心一意追捕著人，據說，從不放手。」

威默斯凝視著他冷靜、無所不知的眼神。

「我想，到頭來，我們都只是某人的狗。」他無奈地說。

「其實我能遇到你真是太好運了，司令。」

「是嗎？」

「我一直在想，我們來這裡時，有人對我喊了一個詞，我不知道意思。你能幫我解惑嗎？」

「呃……如果我……」

「我相信是這麼唸的……我想想……喔，對了……克拉奇『阿三』。」

王子的眼睛緊緊盯著威默斯的臉。

威默斯自覺思緒轉得飛快，它們似乎自顧自下了決定。我們晚點再辯解，他的思緒說。辯解太累了。現在面對這個人，你啊，最好誠實一點……

「那個詞……算是一種尊稱。」威默斯說。

「喔。是某種隱晦的笑話嗎？」

他當然心知肚明，威默斯心想。而且他知道我知道……

「西碧兒女士明切告訴我說，你講到這裡就不會再講了。」諾比下士直視前方說道。「明切？明確？」

「是的長官。她來吩咐過我，給了我一塊錢。」諾比說。

「啊，威默斯爵士！」他身後傳來宏亮的聲音。「我想你還沒見過卡夫拉王子吧？」

他轉身。隱視大學的首席校長瑞迪庫利朝他逼近，拖著兩個皮膚黝黑的人過來。威默斯趕緊擺出官腔臉。

「這位是威默斯司令，兩位。威默斯……不對，我這真是搞錯順序了，是不是？外交禮儀全亂了——有好多事要做，出納主任又把自己鎖在保險庫裡了，我們不知道他是怎麼把鑰匙一起帶進去的，我是說，裡頭可沒有鑰匙孔……」

瑞迪庫利再次倉皇離去，站前面的人伸出一隻手，說道：「我是卡夫拉王子。地毯兩小時前才抵達。」

「地毯？喔……對……你飛過來……」

「對，非常冷，而且當然無法好好用餐。你抓到你要抓的人了嗎，威默斯爵士？」

「什麼？不好意思？」

「我相信我們的大使告訴過我，你上週不得不離開接待典禮的事……？」王子身材高大，他原本可能相當健壯，但終究因為大魚大肉而發福了。他蓄鬍，所有克拉奇人都有鬍子。這位克拉奇人還有一雙精明的眼睛。精明得令人心慌。當你看著他的眼睛，彷彿看見底下藏著好幾層的人回看著你。

「什麼？喔，對。對，我們抓到他們了。」威默斯說。

「幹得好。我從你臉上看得出來有一番惡鬥。」

交這種事不拿手。你剛才說的話是認真的嗎？」

又一聲竊笑。威默斯轉身，再次望著那張睨視他的大鬍子臉。然後察覺到一股味道，不是，是丁香的臭氣。

我的老天，他居然嚼那臭到不行的東西……

「啊。」王子說。「你還沒見過71小時·阿魅？」

阿魅又咧嘴一笑，對威默斯敬個禮。「參見閣下。」他的聲音聽起來像碎石路。

似乎只有這句話。沒人多說什麼，例如「這是71小時·阿魅，隨行文化專員」或「71小時·阿魅，我的保鏢」，甚至是「71小時·阿魅，行動保險庫兼捕蚊燈」。

要怎麼回應，如今全看威默斯。

「那……呃……真是個不尋常的名字。」他說。

「完全不會。」王子伶俐地說。「阿魅這名字在我們國家相當常見。」

他又傾身。威默斯覺得，這想必是要說些私底下的話。「順便一問，我剛才看到那位美麗的女士是你第一任夫人嗎？」

「呃……也是我唯一的夫人。」威默斯說。「就是——」

「我可以出二十隻駝駱跟你買嗎？」

威默斯盯著他黑色的眼眸一會兒，並望向71小時·阿魅二十四克拉的笑容，說道：「這又是另一次測試，是嗎……？」

王子直起身子，一臉高興。

「幹得好，威默斯爵士。你很擅長這種事。你知道嗎？盜賊公會的無聲腳已經準備接受十五隻駝駱的價碼。」

「不是。是辱罵。」他最後說。

「啊？是喔，我們當然不必爲每一個毫無規矩的笨蛋負責，司令。」王子臉上閃現笑容。「順帶一提，我必須稱讚你。」

「不好意思？」

「稱讚你博學多聞啊。這問題我今天早上問了起碼十多個人，然後你知道嗎？沒有半個人知道是什麼意思。他們似乎全部得了感冒，每個都忽然咳嗽起來。」

兩人有禮地停頓了一會兒，但這時，有人竊笑。

威默斯的目光飄向另一個人，尙無人介紹過他。他比王子矮，也更瘦一些，在那黑色頭巾下，是一張威默斯所見過最擁擠的臉。鷹勾鼻周圍全是交錯的疤痕，他也算是留著山羊鬍和八字鬍，但毛髮深受疤痕干擾，以奇怪的角度詭異地四向叢生，看起來彷彿被刺蝟擊中嘴。說他幾歲都有可能，而且有些疤痕看起來很新。

總而言之，他有一張遇上任何警察都會被當場逮捕的臉。那張臉絕不可能清白無罪。

他看到威默斯的表情，咧嘴笑了，威默斯從來沒在人嘴中看過那麼多金子。他也從來沒看過那麼多金子同時放在一處。

威默斯發現他一直盯著人瞧，卻忘了自己應該有禮、得體地對話。

「所以，」他說。「我們要爲這雷斯普的事打架還是怎樣？」

王子輕描淡寫地聳聳肩。

「呼。」他說。「幾平方公里無人居住的荒涼之地，一流的停泊下錨之岸，具有無懈可擊的戰略位置，文明人爲此爭戰，有什麼不合理？」

威默斯再次感到那日光停在他身上，讀著他。好吧，管他去死。他說：「不好意思，我對外



「對，我知道。」威默斯說。「我正在問王子殿下——」

「——還有方便的話，王子殿下和這位，先生……哇，好大一把刀，你們可以和其他貴賓一起排進隊伍中，我們就能揚帆啓程……」

一大群巫師和賓客跟在他身後，努力排出尊貴又整齊的隊伍。威默斯心想：擁有警衛的腦袋真是太妙了，就因為有人討喜又親和，你就會開始懷疑他，理由沒別的——要是任何人對警察特別友善，往往別有居心。當然，那王子是位外交官，但話說回來……我只希望他從來沒研究過古文，說真的。

有人拍拍威默斯肩膀。他轉身，一眼看到71小時·阿魅的笑容。

「閣下，如果你改變主意，我給你二十五隻駱駝，沒有問題。」他說著順手從齒縫挑出了香。「祝你胯下果實豐碩。」

他眨了眨眼。這是威默斯聽過最不含蓄的說法。「這又是另一個——」他開口，但對方已閃入人群中。

「我胯下果實豐碩？」他自己重述。「什麼啊！」

71小時·阿魅重新出現在他另一隻手肘邊，帶來一陣丁香臭風。「我來去如風。」他開心地粗聲說。「王子說那個博士學位的意思是『子虛烏有』。是巫師的巧思嗎？喔，我們笑到不行。」

然後他就走了。

「分道揚鑣日」是隱視大學的大日子。原本只是學位授予典禮，但多年來已成了某種慶典，連結大學和城市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慶祝人民鮮少再無端被魔法變成蛤蜊。安卡·摩波沒有市長

「換他太太？」威默斯揮手表達不屑。「不……四隻駱駝，頂多四隻駱駝加一隻山羊就差不多。而且她還得先把毛剃乾淨。」

全場川流的貴賓被王子轟然的笑聲引得轉過頭來。

「太好笑了！太好笑了！恐怕啊，司令，你有一部分的人民認為，就因為我的人民發明了進階數學和全天住的帳篷，我們就是徹底的野蠻人，鬍子沒刮就想買他們的老婆。我很訝異，既然我落後到如此不可思議的地步，他們怎麼還肯授予我榮譽學位？」

「喔？什麼學位？」威默斯問。這人不愧是外交官。你絲毫不能相信他，威默斯思緒繞了個圈，又覺得即使如此，你還是情不自禁地喜歡他。

王子從長袍抽出一封信。

「當然是『無是公博士學位』——怎麼了嗎，威默斯大人？」

威默斯設法把自己的邪笑硬轉成一連串咳嗽。「沒有，沒有，沒事。」他說。「沒事。」他亟欲轉移話題。好在當場正好有件事情能聊。

「爲什麼阿魅先生背後掛了這麼一把大彎刀？」他說。

「啊，你是警察，就是會注意到這種事——」

「這是因爲他完全無意把刀藏好啊，不是嗎？這把刀簡直比他人還大，他都快把自己給藏起來了！」

「這是儀禮用刀。」王子說。「而且他刀離身的話心會慌。」

「那他到底是——」

「啊，原來你在這裡。」首席校長瑞迪庫利說。「我想我們差不多準備好了。你知道你要到隊伍最前面，威默斯——」

也許因為他累了，或只是因為他努力與世隔絕，威默斯自覺步伐慢了下來，進入傳統警衛的走路方式，以及傳統閒適的思考模式。

他的動作幾乎是巴甫洛夫條件反射\*。雙腿擺盪，腳移動，思緒開始依循固定方式運轉。不全是作夢的狀態，只是把耳朵、鼻子和眼球直接連上他腦中古老的「疑神疑鬼的王八蛋」神經節，讓更高階的大腦核心自由地自轉。

……毛皮和緊身褲……警衛穿這個算什麼？凹凸的盔甲、油膩的皮褲和染上骯髒血跡的襯衫，有人就愛這種……這才是好東西……靴子底下鵝卵石的觸感真好，真令人安慰……身後，各階級的巫師群之中瀰漫著困惑，隊伍慢了下來，以配合帶頭者的腳步。

……哈，還真是保護汝之君王的左手右手……他對著給他這根警棍的老傢伙說：「你比較喜歡左手，還是右手？」但這句話如石沉大海……總之蠢斃了，他心想，這鬼東西不過短短一截木頭，尾端附個銀塊……就連警員都有一把像樣的劍，他拿這個能幹什麼，對人揮來揮去嗎？……老天，他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好好走過街道……今天街上滿多人的……有什麼遊行，是不是？

「喔，完了。」羅波隊長在群眾之中說。「他在幹什麼啊？」他旁邊一個來自阿加地恩帝國的觀光客努力拉著造像盒的手桿。

威默斯司令停了下來，眼神飄渺，把警棍夾到手臂下，手伸向頭盔。觀光客抬頭看著羅波，客氣地拉了拉他的襯衫。

\* 這個詞是由田力生·布特巫師發明的，他發現透過獎賞系統，就能訓練狗兒在聽到鈴聲時，馬上吃下草莓蛋白霜。他的父母是純樸的鄉下人，原本想生個女娃兒，將她取單名為「姓」。

掃街或國家議會開幕典禮這類活動，因此今天是人民嘲笑達官貴人絕無僅有的大好機會，至少也能取笑現場穿緊身褲和荒謬服裝的人。

活動變得極為盛大，如今在城中的歌劇院舉辦。懷疑心重的人（也就是像威默斯這種人）認為，之所以會有遊行隊伍，其實別有原因。讓一大群各級巫師靜靜走過城市，散發親民的公民精神，反而特別暗示了比較有腦袋的人：事情並非一直都是這樣的。看看我們，巫師彷彿在說。從前我們統領過這座城市。看我們手中的巨大手杖，尾端有個圓球。這種東西落入壞人之手可能會造成嚴重傷害，現在握在好人手中不是很好嗎？我們現在處得這麼融洽，豈不是很好？

然後，有人決定警衛隊司令應該帶隊走在前方，說是有其象徵意味。多年來都沒有人在乎這件事，因為安卡·摩波壓根就沒有警衛隊司令，但如今有司令了，他就是山姆·威默斯。他身穿紅襯衫，兩袖愚蠢地拖得老長，穿著紅色緊身褲，再加上某種鼓鼓的短褲，看樣子，這款式早在把打火石視為尖端科技先驅的時代就已過時了。他身上還掛著精緻閃亮的胸甲，頭戴一頂插有羽毛的頭盔。

而且，他真的需要睡個覺。

而且，他必須隨身帶著警棍。

他目不轉睛地瞪著那鬼東西，走出隱視大學校門。昨夜的雨令天空一片清澈。城市蒸騰。

只要他死盯著警棍，就不必去看朝著他偷笑的人。缺點就是他必須一直看著那東西。

警棍上有一面灰暗的小盾，他還得先清乾淨才看得到，上面寫著：吾乃保護汝之君王的左手右手。

這句話多寫了一個「手」字，令這個場合稍微趣味了點。

羽毛和古董，金穗和毛皮……

「我們只能希望貴族老大會願意讓他這樣。」

「喔，爵爺不會介……他不會，不會吧？」

笑聲響起。威默斯開始把警棍從一手拋到另一手。

「他可以讓劍在空中轉三圈，最後還是接得到——」

威默斯頭一轉。他抬起頭，警棍咚咚落在鵝卵石路上，滾進水坑中，他完全忽視。

然後他拔腿跑了起來。

羅波盯著他，然後去看他剛才在看什麼。

「在甕堡頂端……」他說。「窗口的位置……那裡是不是有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對不起、借過——」他開始從群眾中擠出一條路。

威默斯已經變成遠方的小小身影，身後飄逸著紅披風。

「有人又怎樣？很多人從高處觀看這場遊行。」安谷娃說。「那有什麼特別的——」

「不該有人在那裡！」羅波說完掙脫出人群，跑了起來。「甕堡全封起來了！」

安谷娃顧盼四周。每一張臉都轉向這場街頭戲劇，附近還停了一輛推車。她嘆了口氣，走到推車後面，表情冷漠得引人懷疑。在一聲喘息、微弱但明晰的動物聲，以及蒙住的吠吼之後，盔甲鏗鏘一聲落到地面。

威默斯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跑。全是聽從第六感。他感到一陣晴天霹靂，察覺有不好的事情要發生，後腦還來不及理性思考，便直接接管脊神經。

沒有人能上甕堡頂。曾幾何時，安卡·摩波並未把來襲的軍隊視為極佳的商機，而甕堡便是那時強化的城門。有些部分仍在使用，但大部分都只是六、七層樓高的廢墟，正常人都不會踏

「不好意思，他現在在幹什麼？」他問。

「呃……他在……他在拿……」

「喔，不是吧……」安谷娃說。

「……他從頭盔中拿出一包儀式用的雪茄。」羅波說。「喔……而且他、他點了一根……」  
觀光客拉了造像盒桿子幾下，興奮地問：「這是悠久的歷史傳統？」

「令人難忘。」安谷娃喃喃說。

群眾一片靜寂。沒有人想打破威默斯專注的狀態。現場一千人同時屏息噤聲，萬籟俱寂。

「他現在在幹什麼？」羅波說。

「你看不到嗎？」安谷娃說。

「我用手摀住眼睛不敢看了。喔，那可憐的傢伙……」

「他現在……他剛才吹了一個菸圈……」

「……每天的第一口菸，他總是會這樣……」

「……這下他又開始走了……他現在把警棍拿出來，拋到空中，又接住，你知道他思考時拋劍的樣子……他看起來挺開心的……」

「我想他一定會真心珍惜這段快樂的時光。」羅波說。

這時，眾人議論紛紛。威默斯身後的隊伍暫停了下來。有些原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容易見風轉舵的人，以及喝了太多「隱視大學上等釀造雪莉酒」的人開始往身上摸，想找個東西依樣拋接。這畢竟是個傳統典禮，若因為看起來荒謬就不跟著做的話，你乾脆現在就回家好了。

「他只是累了。」羅波說。「他這幾天都在四處督導任務，日夜不闔眼。妳知道他就是個放不下的。」

「我從觀光客那裡借來的繪片。」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威默斯說。

「但是你——」

「隊長，若你一直執著於不存在的東西，我覺得你在警衛隊的前途堪憂。」

「噢。」

時鐘滴答聲似乎變大了。

「長官，你在想事情，對不對？」

「我偶爾會讓腦子發揮這個功用，隊長。不論這有多麼令人訝異。」

「你在想什麼，長官？」

「想他們要我想的事。」威默斯說。

「他們是誰？」

「我還不知道。一步一步來就好。」

鈴響。

威默斯站起身說：「你知道我向來是怎麼說的。」

羅波脫下頭盔，用袖子擦了擦。「是的，長官。『沒有人是清白的，尤其是清白的那些人』，長官。」

「不，不是那個……」

「呃……『永遠要記得自己可能大錯特錯』，長官？」

「不，也不是那個。」

「呃……『諾比當初到底爲什麼能加入警衛隊？』，長官。這話你常說。」

上堡裡的樓梯。好幾年來，甕堡被市民私底下當作城市的主要磚石來源，到了風大的晚上就會崩塌，甚至連簷怪都不會上去。

他注意到遠在身後的人群中開始傳出大叫。首先是一、兩人發出尖叫。他沒有轉身。不論發生什麼事，羅波都能處理好。

有東西超越了他。看起來狼模狼樣，不過牠的祖先一定擁有長毛克拉奇斯坦獵犬血統，總之就是那種優雅的狗，滿鼻子毛。

牠躍向前，穿過傾頹的門。

威默斯到的時候，動物已不見蹤影。但這件事並未特別引起他的注意，因為現場有一具更懾人的屍體，倒在衰敗的甕堡遺跡上。

有些話威默斯一直掛在嘴上（換句話說，就是他「自稱」常掛在嘴上的話，而且司令這麼說時，大家都不得有異議），其中有一句是說，有時小細節，小到不能再小的細節，那種平常沒有人會注意到的事，會掐住你感官的脖子尖叫：「看我！」

空中綿延著一股刺鼻的味道。幾顆鵝卵石縫隙間有一枝丁香。

五點鐘。威默斯和羅波坐在貴族老大的辦公室外，一片沉默，只有不規則的時鐘滴答聲。

過了一會兒，威默斯說：「那個再給我看一次。」

羅波聽話地抽出一張方形紙片，威默斯看了看。畫面絕對無可置疑。他把紙片塞進自己的口袋。

「呃……你爲什麼會想留著呢，長官？」

「留著什麼？」



戶進入甕堡，進去之後再把木板復原。灰塵留下了痕跡，而且——」

「而你沒有看到，威默斯？」

威默斯嘆氣。「無聲腳，白天要能看出木板是重新釘上的就已經夠難了，更何況半夜。」其實我們也沒看，他自忖。是安谷娃在上面聞到味道的。

維提納利爵爺坐回辦公桌。「情勢相當嚴重，威默斯。」

「是的，長官？」

「王子殿下受了相當嚴重的傷。據我們所知，卡壯姆王子對此感到震怒。」

「他們堅持將他弟弟留在大使館。」羅斯特爵爺說。「侮辱之意不在話下。好像我們這座城內沒有好的外科醫師似的。」

「對啊，可不是。」威默斯說。「許多醫師還能順手好好替他刮個鬍子、剪個頭髮。」

「你在開我玩笑嗎，威默斯？」

「絕對沒有，長官。」威默斯說。「就我看來，我們城裡的外科醫師連地板鋪的木屑都比別人乾淨。」

羅斯特惡狠狠地瞪著他。

貴族老大咳了咳。

「你們查出刺客身分了嗎？」貴族老大說。

羅波原本以為威默斯會說：「是刺客嫌犯，長官。」但他卻說：「查到了。他是——他生前叫歐西·布朗，就我們所知沒有其他別名。住在市場街，偶爾做些奇怪的工作。就我們調查，他生性孤僻，沒有親友。但我們仍在調查。」

「你們掌握的資訊就這樣？」道尼爵爺說。

「不是！我是說『永遠裝傻』，羅波。」

「啊，好，長官。從現在起我會記得你老是把這句話掛在嘴上，長官。」  
他們用手臂夾好頭盔。威默斯敲門。

「請進。」有人說。

貴族老大站在窗前。

辦公室內，羅斯特爵爺和其他人或坐或站。威默斯永遠不懂這群公民領導者是怎麼選出來的。他們似乎和刺到鞋底的大頭針一樣，總是忽然就出現了。

「啊，威默斯。」維提納利說。

「長官。」

「我們就別拐彎抹角了，威默斯。既然你的人昨晚已徹查了一切，那個人又是怎麼跑上去的？變魔法嗎？」

「說不上來，長官。」

羅波仍直視前方，卻忍不住眨了眨眼。

「你的人確實檢查了甕堡，我想？」

「沒有，長官。」

「他們沒有？」

「沒有，長官。是我親自去檢查的。」

「你親自到場檢查，威默斯？」盜賊公會頭子無聲腳說。

此刻，羅波隊長感得到威默斯的思緒。

「沒有錯……無聲腳。」威默斯頭也不轉地說。「但是……我們認為，有人從木板封起的窗

喪命。當然，我們警衛英勇的行爲可能至少讓那一箭不會立刻致命。」

「英勇行爲？」道尼說。「我知道羅波隊長跑向我們的重要貴賓，威默斯跑向塔樓，但坦白說，威默斯，你之前奇怪的舉動——」

「現在看來不重要了。」維提納利爵爺說。又一次，他的語氣稍微抽離現場，彷彿在向他人稟報事情。「若威默斯司令沒有使隊伍慢下來，那壞人絕對能有更好的機會，實情是他根本慌了手腳。沒錯，王子可能會接受這個解釋。」

「王子？」威默斯說。「但那可憐的傢伙——」

「他的哥哥。」貴族老大說。

「啊，是人比較好的那個？」

「謝謝你，司令。」貴族老大說。「謝謝你們，各位。別讓我耽誤你們。喔，威默斯……方便的話，麻煩你留下，一下子就好。羅波隊長，你不用。我相信一定有人又在哪裡犯罪了。」

威默斯目光保持在遠方的牆上，眾人走了出去。維提納利站起身，走向窗前。

「這幾天真的挺妙的，司令。」他說。

「長官。」

「例如，我聽說今天下午，羅波隊長從歌劇院屋頂朝下射擊靶場的靶。」

「非常了不起的人才啊，長官。」

「也可能是因爲歌劇院離箭靶的距離，你知道的，幾乎和甕堡頂到王子中箭的地方距離一樣。」

「真夠巧的，長官。」

維提納利嘆氣。「爲什麼他要做這件事呢？」

「我們花了一些時間才查出他的身分，大人。」威默斯淡淡說道。

「喔？爲什麼呢？」

「無法給你確切的答案，但就我看來，可能不必替他做棺材了，他的屍體根本可以直接夾在兩扇穀倉門之間。」

「他一人犯案嗎？」

「我們只找到一具屍體，還有許多最近掉落的磚石，所以看來——」

「我的意思是，他隸屬於任何組織嗎？有任何跡象顯示他有『反克拉奇』情結嗎？」

「除了他意圖殺克拉奇人之外嗎？我們還在調查。」

「你有認真看待此事嗎，威默斯？」

「我派我最好的人去調查了。」現場誰看起來憂心忡忡？「科隆中士和諾比下士。」誰看起來鬆一口氣？「經驗格外老道的警衛。警衛隊的基石。」

「科隆和諾比？」貴族老大說。「真的？」

「是的，長官。」

一瞬間，他們雙目相交。

「我們飽受不少極具威脅性的輿論抨擊，威默斯。」維提納利說。

「我該從何解釋起，長官？我看到有人在塔樓上，便跑了過去，有人持弓射王子，接著我發現塔底有個顯然已死的人，旁邊有把斷弓和許多石頭。昨晚的風暴可能讓石頭鬆了。我不可能捏造不存在的事，長官。」

羅波看著桌旁一張張臉孔。眾人的神情普遍十分安心。

「獨行的弓箭手。」維提納利說。「心懷某種狂熱怨恨的傻子。謀殺時，呃，在意圖謀殺時

「從外面。」

靠。「是的，長官。」

「這麼說來，是位格外神通廣大的獨行弓箭手。」

威默斯乾脆不答腔。維提納利坐回辦公桌，雙手指尖一合放在唇上，凝視威默斯。

「科隆和諾比在調查此事？真的？」

「是的，長官。」

「若我問你爲什麼，你會裝傻嗎？」

威默斯讓自己眉頭一皺，作出真心困惑貌。「長官？」

「你再用那蠢口氣說一次『長官？』，威默斯，我保證你會倒大楣。」

「他們是好傢伙，長官。」

「不過，有些人會覺得他們少了點想像力、遲鈍，或……我要怎麼說呢？……天生擁有某種人格特質，會接受任何第一個浮現在腦海中的解釋，然後就逃到一邊靜靜抽根菸？徹底少了些想像力？本性就像稀泥巴糊不上城牆？容易貿下斷語？」

「我希望你不是在責難我的手下，長官。」

「威默斯，科隆中士和諾比下士這輩子從來沒被不責難過。」

「長官？」

「話說回來……其實，我們不需要想得太複雜，威默斯。一位機靈、孤僻的瘋子……嗯，世界上有不少瘋子。真令人遺憾。」

「是的，長官。」貴族老大看起來辯到倦了，威默斯感覺到他妥協的空間。

「科隆和諾比也不喜歡複雜，長官。」

「說來好笑，但他那天跟我說，其實法律仍有規定，每位公民每天都必須練習射箭一小時。那條法令看來是在一三五年訂的，然後從來都沒有——」

「你知道我剛才爲什麼命羅波隊長離開嗎，威默斯？」

「說不上來，長官。」

「羅波隊長是個誠實的年輕人，威默斯。」

「是的，長官。」

「你知道他當面聽到謊話的時候會眨眼嗎？」

「真的嗎，長官？」靠。

「我無法忍受他那張可憐的臉抽個不停，威默斯。」

「您真是相當體貼，長官。」

「第二位弓箭手在哪裡，威默斯？」

「靠！」第二位弓箭手，長官？」

「你會渴望上舞台表演嗎，威默斯？」

「有，只要不必留在這裡，現在不管舞台戲要往哪兒演，我都會跳上去，威默斯心想。」

「沒有，長官。」

「可惜。我確信演藝界少了你將是一大損失。記得你說那個人是進去之後才把窗上的木板復原？」

「是的，長官。」

「釘回去？」

「糟了。」「是的，長官。」

在鋪石通道上，那扇窗除了樂觀的蛾之外已無人記得，他通過時玩起了跳房子，長袍飛舞，小腿肌不時露出，他從一塊石頭跳到另一塊石頭。

各式各樣的動作似乎沒有引發任何事。最後他到了一扇門，打開來。開門時有些謹慎。

門後的空氣充滿辛辣的煙，離門還遠時就聽得到持續的「啵啵」聲，現在變得相當響。一時間，啵啵聲稍弱，接著傳出更大一聲「砰」，一塊火燙的金屬從貴族老大耳旁呼嘯而過，卡進牆裡。濃煙中有人說：「噢，真是的。」

語氣似乎不會不高興，但聽起來比較像是對隻甜美、迷人的小狗說話，彷彿你費盡心力，終究還是得面對狗狗身旁地毯上一灘漸漸擴大的濕水漬。

捲捲濃煙漸散，原本不明顯的身影浮現出來，他轉向維提納利，帶著一抹蒼白的微笑說：「這次整整十五秒，大人！無庸置疑，原理沒有錯。」

這是昆姆公國的李奧納的特質：他說話總是天外飛來一筆，他總覺得每個朋友對他的事都很感興趣，而且認為別人都理應跟他一樣聰明。

維提納利凝望著一小堆扭曲變形的金屬。

「那是什麼，李奧納？」他問。

「把化學能量轉換成旋轉力的實驗儀器。」李奧納說。「你曉得，問題在於如何把一顆顆火藥小球以正確速率送入燃燒室。若兩顆同時點燃，我們看到的就不會是內燃機，而是『外』燃機了。」

「那，呃，這機器的作用是什麼？」貴族老大問。

「我相信它能代替馬。」李奧納驕傲地說。

他們望著那不成形的東西。

「我們需要簡單的答案，威默斯。」

「長官，科隆和諾比最擅長化繁爲簡了。」

貴族老大轉身，望向城市。

「啊。」他靜靜地說。「簡單的人看得出簡單的真相。」

「這是事實，長官。」

「你學得很快，威默斯。」

「這話我可不敢說，長官。」

「當他們找出了簡單的真相呢，威默斯？」

「真相是不容質疑的，長官。」

「威默斯，就我的經驗看來，什麼都能質疑。」

威默斯離開後，維提納利爵爺坐在他辦公桌前一會兒，茫茫望著前方，然後從抽屜拿出一把鑰匙，走到一面牆前，按下某區塊。

平衡錘隆隆作響。牆面旋了開來。

貴族老大輕輕穿過後方狹窄的通道。不時有相當微弱的光線從隔板邊緣照入，若輕輕將隔板滑開，便能就近透過肖像畫中的眼睛朝外看。

這些全都是前任統治者的遺物。維提納利向來懶得去動這些裝置。重要的並不是從別人的眼睛往外看。

他走了很久，走上漆黑的樓梯，走過發霉的走廊。偶爾他會做一些目前恐怕仍意義不明的動作。他經過通道時，會這裡摸一下牆、那裡摸一下牆，一副漫不經心的模樣。窗口灰濛濛的光照



做。最後他認為，因為在李奧納無價、好奇、浩瀚思想的琥珀之中，追根究柢的機智天才之下，他擁有某種任性的純真，在一般人身上也許稱作愚昧。就因為這份力量的靈魂和本質，幾千年來，人類因此將手指探入宇宙的燈槽，撥弄開關看會發生什麼事——然後再為自己的行為感到莫名其妙。

簡而言之，就是有用。若說要拿什麼來比擬貴族老大，不如說他基本上等同於妥善保存所有殘線的老奶奶，因為你永遠不知道這些線何時會派上用場。

畢竟，不可能完全為所有突發狀況做好計畫，因為那樣就等於能預知未來，假如人能預知未來，不如乾脆不讓那件事發生，或至少讓事情發生在別人身上。因此，貴族老大從不計畫。計畫通常趕不上變化。

最後，他之所以把李奧納留在身邊，其實是因為那人很好聊。他從來聽不懂維提納利的話，他的世界觀簡單到可比一隻腦震盪的小鴨仔，尤其，他從來不曾真的注意維提納利說了什麼話。這點讓他成為極佳的心腹。畢竟，當你尋求他人的意見時，絕對不是希望他們給你建議，只是希望自言自語時能有他們在場而已。

「我剛才煮了一些茶。」李奧納說。「你要陪我喝一點嗎？」

他循貴族老大的目光看到其中一整面牆上的棕色污漬，最後目光落在灰泥上融成一個星點的金屬上。

「自動泡茶機恐怕出了問題。」他說。「看來我必須動手泡了。」

「麻煩了。」維提納利爵爺說。

李奧納在火爐旁忙東忙西時，爵爺坐到書畫架中間，翻看他最近的畫。李奧納會自動抓起筆亂畫，就像其他人會自動抓頭一樣，而天賦（某一種特殊天賦）就如頭皮屑般從他身上落下。

「大家常說馬的好處啊，」維提納利想了一想，說道，「就是牠們鮮少爆炸。幾乎從來不會爆炸，就我所知，除了幾年前酷暑那次不幸的事件。」他用手指從一堆混亂中拾出一樣東西。是一對方塊，某種軟白毛皮做成的，由一條線連在一起。上面有點點。

「骰子？」他問。

李奧納微笑，一副難為情的模樣。「對。真不知道我為何會覺得骰子有幫助。只是，嗯，一個想法而已。你懂的。」

維提納利點點頭。他知道是怎麼回事。他比李奧納更懂李奧納，這就是為什麼這扇門有一道鎖，而鑰匙是在他身上的原因。這並不代表李奧納是囚犯，用那樣的觀點看待此事就太無聊乏味了。李奧納能被關在這間明亮、通風的閣樓，身邊木頭、紙張和炭筆、顏料允取允求，還不必支付租金和伙食費，其實就他看來反倒要心存感恩。

總之，像昆姆公國的李奧納這種人，是不可能真的被囚禁的。你最多只能鎖住他的身體，唯有諸神知道他的腦袋神遊到何方。雖然他的聰明才智不斷自腦袋溢出來，但就算你替他綁上風帆，他仍完全不知道政治的風向吹往何方。

李奧納不可思議的腦袋驚人地滋滋燃燒，有如生命之爐上頭滿載的油炸鍋。無從得知他下一秒會想到什麼，因為全宇宙無時無刻都在重組他的腦袋。只要看一眼瀑布或扶搖直上的鳥兒，他就會一股腦踏上某條實作假說之路，最後總免不了從一堆電線和彈簧中大喊：「我想我知道哪裡做錯了！」他曾是城內技術最高超的公會會員之一，但因為考試成績高得難以置信，有時候甚至還訂正題目，最後被踢了出來。據說，他曾意外炸毀煉金師公會，但他所用的不過是一杯水、一匙酸、兩段電線和一顆乒乓球。

任何明智的統治者都一定會殺了李奧納，而極為明智的維提納利經常納悶自己為何沒這麼

斷了……」

「風乾的白蠟木和紫杉木做成薄板，以特別的鐵螺釘鎖在一起。」李奧納馬上說。「我做了些計算，就在描繪雨滴光線的素描下方。當然，只是當作腦力激盪而已。」

維提納利目光掃過好幾行李奧納蜘蛛般的鏡像書寫。

「喔，對。」他悶悶地說，並把紙放到一旁。

「我跟你說過克拉奇目前政治情勢緊張嗎？卡壯姆想在短時間內做許多事情，又必須鞏固他的地位。他的聲望似乎有些不穩，就我了解，很多人正策畫謀反。」

「真的？是啦，這就是人會做的事情。」李奧納說。「對了，我最近研究了蛛網，我知道你一定會感興趣，蛛網的強度和重量比我們最精良的鋼絲還好。不覺得很不可思議嗎？」

「你打算用那個來做什麼武器？」貴族老大說。

「什麼？」

「喔，沒事。我只是不小心把想法說出來而已。」

「你一口茶都還沒喝呢。」李奧納說。

維提納利環視房間。裡面全是……東西。試管、古怪的紙風箏和看似古老野獸骨骼的東西。以維提納利非常實質的觀點來看，李奧納僅存的優點就是他詭異的注意力。他並非很快就對事物感到無聊，反而似乎對任何事都不會感到無聊，但因為他每一刻都對全宇宙的一切感到相當有興趣，結果就是：一具原本設計來遠距離取出他人內臟的實驗裝置，會變成編繩機，最後又變成一部準確測量起司重量的儀器。

他像小貓咪一樣容易分散注意力。例如那些飛行器，直到現在，巨大的蝙蝠翅膀仍吊在天花板上。他肯浪費時間去鑽研那個想法，貴族老大高興都來不及了，因為人類顯然不可能有那麼大

有張畫像上是一個在畫圖的人，線條精細，栩栩如生。李奧納從來不浪費空白處，因此四周還有其他塗鴉，散亂無章，有一個大拇指、一盆花、一部機器（顯然是水力削鉛筆機）……

維提納利在左下方的角落找到了他要找的東西，畫在新型螺絲釘和開牡蠣工具之間。在某處總是會有這樣東西，或類似的東西。

李奧納之所以如此非凡，卻又不得不得被鎖住以策安全，就是因為他真的看不出拇指、玫瑰、削鉛筆機和這東西的差別。

「啊，自畫像。」李奧納拿著兩杯茶回來說。

「對，的確是。」維提納利說。「但我注意到的是這幅小小的圖。戰爭機器……」

「喔，那個嗎？那沒什麼。你有注意過玫瑰上的露水是怎麼——」

「這個小東西……這是幹什麼的？」維提納利執意指著說。

「喔，那個啊？那是投擲熔融硫磺球的機器。」李奧納拿起一盤小蛋糕。「我計算過，若有人把驅動輪上的環狀帶組裝起來，用牛拉著絞盤轉動，射程可達約八百公尺。」

「真的假的？」維提納利說，同時思量著李奧納話中精心計算的部分。「這東西能造得出來？」

「什麼？喔，是啊。要吃馬卡龍嗎？理論上來說是的。」

「理論上來說？」

「沒有人會真的去建造這種東西。往人類同袍淋下燒不盡的烈火？哈！」馬卡龍屑從李奧納嘴中噴出。「你絕對找不到願意製造這東西的武器鑄造師，也絕對找不到願意拉下拉桿的士兵……寫在手冊的3b部分，就在這裡，看……」

「啊，對。」維提納利說。「總之，」他補充一句。「我猜這些力量強大的搖臂可能一用就

「但照你這麼說，這些主要成就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維提納利聽起來像是一個非看到隧道尾端光芒，不輕易罷休的人。

「確實如此！若他們在這段時間沒有大幅進展，我才覺得訝異呢！」李奧納開心地說。

「啊？」貴族老大坐在椅子上，身體一沉。結果隧道尾端是一場大火。

「克拉奇人很棒，有不少值得讚許之處。」李奧納說。「我一直覺得這是因為他們得面臨沙漠環境。如此一來，就必須動腦應變，也會意識到生命的短暫無常。」

貴族老大看了另一頁。在鳥翅和精密的球型接頭之間，畫了一幅小圖，上面有某個帶尖刺輪和旋刀的東西。接下來還有那個移山的裝置……

「沙漠並非必要。」他說著又嘆了口氣，把紙放到一旁。「你聽說失落大陸雷斯普的事了嗎？」

「喔，有。我幾年前在那邊畫了一些東西。」李奧納說。「我記得是些有趣的想法。還要茶嗎？恐怕都被你放涼了。你有特別想要什麼嗎？」

貴族老大捏了捏鼻梁。

「我不確定。目前有個小問題，我想你也許能幫上忙。可惜的是，」貴族老大又看了塗鴉一眼。「我懷疑你幫不幫得了。」他起身拍平他的長袍，擠出笑容。「你需要的東西都有嗎？」

「還需要多一些電線。」李奧納說。「褐土色顏料也用完了。」

「我馬上派人送一些過來。」維提納利說。「好啦，容我告辭——」  
他走了出去。

李奧納快樂地點點頭，清走了茶杯。內燃機變成小熔爐旁的一堆廢鐵，他抓了梯子來，取走天花板上的活塞。

的力量去振翅。

他不需要擔心。李奧納自己就會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最後花了好幾年想設計一種特別的托盤讓人在空中吃飯。

李奧納是個真正純真的人，但有一部分的他卻老是、老是會隨手畫出這些可怕又令人陶醉的引擎，會噴出朵朵煙霧，還附上編好號碼的圖解……

「這是什麼？」維提納利又指著另一個塗鴉問道。上面畫著一個握著鐵球的人。

「那個？喔，其實只是玩具。靠一些無用廢金屬的特性來廢物利用而已，那些金屬不能被擠壓，不然就會『砰』一聲爆炸。極為敏感。」

「又是個武器……」

「絕對不是，大人！不可能當作武器！不過，我確實認為這能運用於採礦工業。」

「真的啊……」

「需要移山的時候就用得上。」

「告訴我。」維提納利把那張紙也拿開，問道：「你在克拉奇沒有任何親戚吧，有嗎？」

「我覺得應該沒有。我家人好幾代都住在昆姆公國。」

「喔。好。但是……克奇拉人相當聰明，對不對？」

「喔，許多學科的基礎其實都是他們奠定下來的。例如，精金屬工科。」

「金屬工……」貴族老大嘆氣說。

「當然還有鍊金術。阿法·阿化薛的《爆破原理》逾百年來一直是最具影響力的著作。」

「鍊金術。」貴族老大悶悶地說。「硫磺等等……」

「是的，沒錯。」

題。後來氣味進了香料市集——」

「啊。我懂了。然後氣味就再也沒出市集了？」

「算是，長官。或者該說是從五十種方向出來了。不好意思。」

「我們也無能為力。羅波？」

「我照你說的話做了，長官。歌劇院離我們靶場的距離差不多一樣。我用的弓跟他用的弓一模一樣，長官——」

威默斯舉起一根手指。羅波盯著手指，然後慢慢訂正自己說：「……跟……你在他身旁找到的弓一模一樣……」

「對。然後呢？」

「是勃雷·壯臂牌『穩中五號』，長官。專家用的弓。我射箭不算很厲害，但在那個高度至少能擊中目標。但是……」

「我懂你的意思，」威默斯說。「你身材壯碩，羅波。已故的歐西手臂就像諾比，我用手就圈得住。」

「是的，長官。拉開弓要四十五公斤的力量。我懷疑他到底拉不拉得開。」

「我可不想看他嘗試拉弓的樣子。老天……他拿那樣的弓，唯一能準確射中的只有自己的腳。對了，你覺得有誰看到你跑到上面去嗎？」

「應該沒有，長官。我隱身在煙囪和通風口之間。」

威默斯嘆氣。「隊長，我想你若半夜在地窖試射，爵爺隔天早上可能也會說：『不覺得下面太暗嗎？』」

他拿出已經皺巴巴的繪片。上面，羅波（至少拍到了羅波的手臂和耳朵）跑向隊伍，而隊伍

他才架開畫架，正要著手畫新設計，就注意到遠方嗒嗒的腳步聲。聽起來像是有人在跑步，但偶爾又聽到停頓和單腳跳的聲響。

接著腳步聲停了，彷彿有人正想整理服裝儀容，喘口氣。門打開，貴族老大回來了。他坐下來，仔細望著昆姆公國的李奧納。

「你剛才說你做了什麼？」他說。

威默斯在放大鏡下反覆轉著那根丁香。

「我看到齒痕。」他說。

「是的長官。」隻身一人代表警衛隊鑑識科的小霹屁說。「看來有人把丁香當牙籤在咬。」威默斯向後坐下，說道：「要我來說的話，最後碰到這東西的人皮膚黝黑，身高跟我差不多。他有好幾顆金牙，留鬍子，一眼斜視，臉上有疤。他帶著一把大型武器。彎彎的，我猜。你必須稱他戴在頭上的東西叫頭巾，因為那傢伙移動的速度可稱不上是頭頂有白紋的獾。」

小霹屁頓時瞠目結舌。

「偵查就像賭博。」威默斯說著放下手中的丁香。「秘訣就是事先知道誰是贏家。謝謝妳，下士。把我剛才的描述寫下來，麻煩確定每個人都拿到副本，謝謝。他的名字叫71小時·阿魅，天曉得爲何取這名字。寫完就去休息一下。」

威默斯轉頭面對羅波和安谷娃，他們剛才擠進了這個迷你的房間，朝小霹屁這女孩點點頭。

「我一路跟著丁香味道到了碼頭。」

「然後呢？」

「然後我跟丟了，長官。」安谷娃一臉尷尬。「我過魚市場沒有問題，過屠宰場區也沒問



「豎朵。」下水管應道。

「距離創始人廣場還有一半以上的距離，長官。」

「是的。」威默斯說。「一個瘦弱的小傢伙拉強弓，箭不知道會彈到哪裡去……非常感謝你，下水管。這週會加一隻鴿子給你。」

「屑屑。」下水管說完爬出窗外。

「不好意思，長官？」安谷娃說。她從威默斯手中拿起箭，閉上眼，輕輕聞了聞。

「喔，沒錯……是歐西。」她說。「全是他的味道……」

「謝謝妳，下士。能確定最好。」

羅波從安谷娃手中接過箭，仔細端詳。「哼。孔雀羽毛和鍍金箭頭，外行人才會買的東西。還以為有什麼神奇的力量能助他射得更準呢。華而不實。」

「對。」威默斯說。「你、羅波，還有妳、安谷娃……你們負責這案子。」

「長官，我不懂。」羅波說。「我搞糊塗了。我以為你說佛瑞德和諾比要負責調查？」

「對。」威默斯說。

「但是——」

「科隆中士和諾比下士要調查死者歐西謀殺王子的動機。而且你們知道嗎？他們一定會找到一大堆線索。我現在就知道了。我用膝蓋就感覺得到。」

「但是我們知道他不可能——」羅波說。

「這不是很好玩嗎？」威默斯說。「我不希望你們阻礙佛瑞德調查。就去……四處打聽吧。問問看安甘德·坎得，或是牆頭草西尼，哈，隔牆有耳指的就是此人的耳朵。也可以問問惡女姑婆，不然就好日子百合。或是滑來滑去華先生，好一陣子沒看到他了，但是——」

中的人都轉頭朝他望，其中一張就是王子的臉。沒有看到71小時·阿魅。他曾出現在晚會上，不是嗎？但後來大家全都慢慢朝門口前進，眾人腳步交錯，踩到彼此的袍子，快步走向廁所，互相推擠……混亂中，他去哪裡都有可能。

「你到王子身旁時他就倒下了？箭插在他背上？他仍面對你嗎？」

「是的，長官。這點我很確定。其他人都在旁邊徘徊，當然……」

「所以他被一個在他前方的人射中背，從反方向，用一把他不可能用過、也不會拿來射過人的弓。」

窗邊有人敲了敲。

「一定是下水管警員。」威默斯頭也不轉地說。「我派他出任務……」

下水管從來就無法融入大家。他並非跟大家處得不好，只是因為他幾乎不太常遇到人，除了那些常在上面，例如，二樓活動的人。下水管警員的崗位在屋頂，動作總是慢吞吞的。有一次，他下來參加警衛隊的豬望日派對，興緻勃勃，還把肉汁淋到耳裡，但簷怪在一樓室內會變得非常緊張，他不一會兒就從煙囪出去了，在白雪皚皚的屋頂，他細弱的尖鳴悲淒地迴蕩了一整夜。

但簷怪擅長守衛，記憶力好，非常非常有耐心。

威默斯打開窗。下水管抽抽扭扭，身子一展，進了辦公室，然後立刻爬上威默斯的辦公桌一角，才感到比較自在。

安谷娃和羅波注視著簷怪手中的箭。

「啊，幹得好。」威默斯的語氣依然平靜。「你在哪裡找到的，下水管？」

下水管吐出一串喉音，只有嘴巴形狀像管子的人才發得出來。

「破月廣場衣服店的二樓牆上。」羅波翻譯。

「小霹屁下士呢？她常幫我很大的忙——」

「喜洋洋·小霹屁，對，你絕對可以相信——」

「巨石屑中士？我一直覺得他相當值得信任——」

「巨石屑，喔對，他——」

「諾比呢？我應該——」

「羅波，我懂他的意思。」安谷娃拉著他的手臂說。

羅波看來有點垂頭喪氣。「我從來就不喜歡……妳曉得，懂什麼意思。」他咕噥。

「我沒有任何紙本報告。」威默斯很感謝這段問答總算告一段落。「這是……非正式調查。但也算是『正式』的非正式調查，你們懂我意思的話。」

安谷娃點點頭。羅波仍一臉陰鬱。

她是狼人，威默斯暗忖，她當然懂。但你怎麼能期待一個嚴格說來是矮人的人理解什麼陰謀詭計？

「聽好，就是……多聽街上的消息。」威默斯說。「街上什麼都知道。去找……瞎休——」

「他恐怕上個月就過世了。」羅波說。

「他死了？沒有人跟我說！」

「我以為我寫了便條給你，長官。」

威默斯心虛地望向他堆滿東西的辦公桌，然後聳聳肩。

「靜靜打探，追根究柢。別相信——真的別相信任何人。好嗎？除非是值得相信的人。」

「快來人，開門！警衛隊公務！」

「他死了，長官。」羅波說。

「什麼，臭烘烘的華仔嗎？」

「上個月的事了，長官。他被床架砸到，是個恐怖的意外啊。」

「沒有人跟我說。」

「那時你在忙，長官。但佛瑞德拿信封來的時候，你有放些錢進去，長官。你給了十元，佛瑞德說相當慷慨。」

威默斯嘆了一口氣。喔，對，信封。佛瑞德這陣子總是拿著信封走來走去。總是有人要走了，或是警衛隊哪個朋友又惹了麻煩，或有抽獎活動，或是茶水錢又變得太少了，或是什麼費解的理由……所以，威默斯總會直接把錢丟進去。這樣最省事。

臭烘烘的華仔啊……

「你應該要跟我說的。」他斥責道。

「你埋首於工作，長官。」

「街道上還有什麼消息你沒跟我說嗎，隊長？」

「就我所知應該沒有，長官。」

「好吧。嗯……看看接下來風往哪吹了。一定要相當小心，還有——別相信任何人。」

羅波一臉擔憂。

「呃……我可以相信安谷娃，對吧？」他問。

「嗯，當然可——」

「還有你，照理來說。」

「我，對。這個自然。這點不用說——」

「那是我的名字。」諾比冷冷地說。

「隨便你。」科隆說。「只要記好這裡誰是高階公民就好，好嗎？」他再次重重搥門。

「我們聽說妳有房子出租，小姐！」他大喊。

「太聰明了，佛瑞德列克。」諾比說。「真是聰明透頂。」

「哼哼，我可是中士誼，對吧？」科隆悄聲說。

「不對。」

「呃……是啦……對……總之，你就記著，好嗎？」

門猛然打開。

門口的女人有一張歷經多年風霜洗禮的臉，那張臉彷彿是奶油做的，被放在太陽下曬過。但歲月對她的頭髮卻毫無辦法。她頭髮豔黃，層層盤捲如懾人的積雨雲。

「房間？你早說嘛。」她說。「一星期兩塊錢，不准養寵物，不准開伙。早上六點以後不准帶女人回來，你不租還有好幾千個人要租，你們是馬戲團的嗎？看起來很像\*。」

「我們是——」科隆開口，然後停住。除了警察之外，的確還有一大堆職業好說，但一時之間，他腦中一片空白。

\* 問題出在便服。兩人一輩子都穿制服，科隆中士唯一一件西裝是某個比現在的他瘦十多公斤、年輕十歲的人買的，所以鈕釦繃到都快迸開了。而諾比身為安卡·摩波民俗舞蹈歌謠社的台柱之一，認定便服就該是附有緞帶、鈴鐺、珠光寶氣的服裝。這下子街上的小孩都跟著他們，想知道究竟是哪裡有表演可看。

諾比下士拉著科隆中士的袖子向他耳語。

「不是警衛隊公務！」科隆再次大力敲門說。「跟警衛隊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們只是一般公民，開門好嗎？」

門打開一條縫。

「什麼事？」有人應門，聲音聽起來很斤斤計較。

「我們必須問妳一些問題，小姐。」

「你們是警衛隊的嗎？」對方問道。

「不是！我想我剛才說得很清楚——」

「滾，臭條子！」

門大力關上。

「你確定找對地方了嗎，中士？」

「哈利·栗納說他看到歐西進來這裡。快點，開門！」

「每個人都在看我們，中士。」諾比說。整條街的門窗都開了。

「我們穿便衣時不要叫我中士！」

「沒問題，佛瑞德。」

「要叫——」科隆陷入痛苦的兩難。「嗯，你得叫我佛瑞德列克，諾比。」

「他們都在咯咯笑，佛瑞德……呃……呃列克。」

「名字可別搞混了，諾比。」

「好，佛瑞德列克。那就叫我塞西爾，謝謝你。」

「塞西爾？」

諾比瞄了一下窄床底。

「哇！」他說，所有情感上的那個頓時全忘了。

「什麼東西？什麼東西？」科隆說。

「看起來像是一堆《弓與箭大全》！還有……」諾比把另一疊以雕版印刷的粗糙雜誌拿到燈光下。「這是《幸運戰士》，看！還有《實用攻城器攻略》……」

科隆快速翻過一頁又一頁，上面的人看起來樣貌如出一轍，拿著極其類似的殺人武器。

「成天坐在這裡看這種東西的人，個性一定有點奇怪。」他說。

「對。」諾比說。「來，先別放回去，那本是去年八月的，我還沒有呢。等一下，這後面有個箱子……」

他扭動身子，順勢拖出一個小箱子。箱子上鎖了，但他不經意扳動蓋子時，便宜的鎖頭馬上鬆脫。

銀幣熠熠生輝。好多好多。

「嗚哇……」他喃喃道。「我們這下麻煩大了……」

「那是克拉奇幣，沒錯！」科隆說。「有時候人家會在零錢裡偷塞這個代替五毛錢。看，上面全是七扭八扭的克拉奇文！」

「我們這下麻煩大了。」諾比說。

「不、不、不，這是我們耐心調查才找到的線索。」科隆中士說。「等威默斯先生聽說了，我們就會流芳千古，絕對如此！」

「你覺得這裡有多少？」

「一定值好幾百元。」科隆說。「對克拉奇來說可是一大筆錢。在克拉奇，一年花一塊錢，

「——演員。」諾比說。

「那要一週前預繳租金。」那女人說。「不准有什麼骯髒的外國嗜好。這間房子可是體面的地方。」她補上一句，縱使事實已擺在眼前。

「我們必須先看房間。」科隆說。

「喔，還挑的咧？」

她帶他們上樓。

歐西清得一乾二淨的房間又小又簡陋。一點衣物掛在牆上的釘子上。包裝紙和油膩的袋子堆成一堆，代表歐西這個人姑且可稱爲「不在街上吃飯的人」。

「這是誰的東西？」科隆中士問。

「喔，他已經走了。我跟他說過，繳不出房租就得走人。我會在你們搬進來之前丟掉。」

「我們幫妳丟吧。」科隆中士說完在隨身小袋掏一掏，拿了幾塊錢。「來，小姐，怎麼稱呼？」

「史班太太。」史班太太說。她頭一歪看了他們一眼。「你們倆都要住這裡還是怎樣？」

「沒有，我只是陪他來而已。」科隆朝她友善地笑了笑。「女生發現了他的性愛磁場，他得避避風頭。」

史班太太用犀利的眼神瞪了錯愕的諾比一眼，匆匆忙忙走了。

「你爲什麼要說那種話？」諾比說。

「嚇跑她了，不是嗎？」

「你在開我玩笑，別想矇混過去！就因爲我最近正好有一點情感上的那個，是不是？」

「只是開玩笑而已，諾比。只是開個玩笑。」



一個對敏感政治情勢經驗老道的人。」

「你鼻子敲得滿準的，這點無庸置疑。」諾比說。「我就老是敲不到。」

但他感覺心煩意亂，不是他鼻子怪，而是那個把血輸到他全身的小器官出了問題。感覺不太對。諾比一生中沒什麼事感覺是對的，所以感覺不對他不會不知道。

他抬頭看空無一物的牆，垂頭看粗糙的地板。

「地板上有一點沙。」他說。

「那就是另一個線索。」科隆開心地說。「克拉奇人來過這裡。克拉奇那裡什麼鳥都沒有，全是一堆沙。涼鞋裡還有一些才會掉在這裡的。」

諾比打開窗。窗口對著微斜的屋頂。人可以輕易從這裡出去，踏著屋瓦跑走，鑽入煙囪陣。

「他可以從這裡進出，中士。」他主動提出意見。

「有道理，諾比。寫下來。那是鬼鬼崇崇對外暗中勾結的證據。」

諾比朝下看。「看，外面有玻璃，佛瑞德……」

科隆中士也來到被打破的窗戶邊。其中一個窗框被砸壞了，玻璃散落在外面的屋瓦上。

「那可能是線索，嗯？」諾比期待地說。

「絕對是。」科隆中士說。「玻璃是掉在窗子外面，看到沒有？大家都知道該留意玻璃是掉在哪邊。我猜他只是試弓，結果上箭時不小心誤射了。」

「真聰明，中士。」諾比說。

「這就是偵查的關鍵。」科隆說。「別光看事情的表面，諾比。你還得思考清楚。」

「叫我塞西爾，中士。」

「而我是佛瑞德列克，塞西爾。來吧，我想我們已經妥善把事情釐清了。老威默斯說他要立

你大概就能活得跟國王一樣。」

「這可不算是非常有耐心的調查。」諾比懷疑道。「我只是看了一眼床底下而已。」

「啊，但那是因爲你受過訓練。」科隆說。「一般公民不會想到這件事，對吧？啊，一切都開始合理了！」

「有嗎？爲什麼克拉奇人要付他錢去射殺克拉奇人？」諾比問。

科隆敲了敲他的鼻側，說道：「政治。」

「啊，政治。」諾比說。「啊，好，政治。我懂了。政治。對。所以爲什麼？」

「啊哈。」科隆又說，並點了點鼻子另一側。

「你幹嘛挖鼻子，中士？」

「我用敲的。」科隆嚴肅地說。「這動作代表我『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諾比愉快地說。

「這就是他們奸險狡詐的計謀。」科隆說。

「付錢殺他們自己人？」諾比說。

「啊，你看，有些克拉奇大人物在這裡被幹掉，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寄個下流的通知說：『你殺了我們的大人物，你這外國狗的外甥，這就來開戰！』懂嗎？完美的藉口。」

「要開戰還需要藉口嗎？」諾比說。「我是說，給誰看？難道不能直接說『你有好多錢和土地，但我劍很大把，馬上給我分一點來，快點』？換作是我就會這麼做。」戰略家諾比下士說。

「我甚至會等到進攻之後才說那些話。」

「啊，那是因爲你不懂政治。」科隆說。「你不能再做那種事了。注意聽好，這案子全是政治味。這就是爲什麼老威默斯叫我負責調查，就是因爲這點。政治。羅波年輕能幹，但此事需要

「很有趣，是嗎？」西碧兒有點酸溜溜地說。

「確實無人能出其右。」威默斯說。「他們唯一沒發現的就是一串野棗和躲在枕頭底下的駱駝……」

他的婚姻雷達慢了，此時才感應到調味瓶另一端傳來一股特殊的寒意。

「呃，有什麼問題嗎，親愛的？」他說。

「你記得我們上次一起吃晚餐是什麼時候嗎，山姆？」

「星期二，不是嗎？」

「那是商人公會年度晚宴，山姆。」

威默斯眉頭一皺。「但妳也在那裡，不是嗎？」

龍舍中的氣氛又默默有些變化，他察覺這答案選得不是很好。

「後來你因為微光街那個理髮師的事就馬上衝出去了。」

「瘋狂理髮師阿陶。」威默斯說。「但他當時確實是在殺人，西碧兒。頂多只能辯稱他不是故意的，因為他刮鬍子的技術真的太差——」

「但我相信你當時並不需要離席。」

「警察是二十四小時的工作，親愛的。」

「就只有你！你手下警員只要值十小時的班，就這樣。但你老是在工作。這樣對你不好。你白天一直東跑西跑，夜裡我醒來，身旁總是個冰冷的空位……」

點點點懸在空中，如未說出口之字句的幽魂。威默斯心想，戰爭就是從小事情開始的。

「有好多事情要做，西碧兒。」他盡可能耐著性子說。

「總是有很多事情要做。警衛隊規模越大，要做的事就越多，你沒發現嗎？」

刻拿到報告。」

諾比朝破窗外看。屋頂緊靠著一間偌大倉庫的牆。一時間，他發現自己的想法轉了個彎，不再呈直線前進，但他說服自己，這只是下士的想法，比起中士的想法不值一哂，所以他把念頭留在心裡。

他們下樓時，史班太太一臉狐疑從走廊尾端幾乎沒開的門縫中望著他們，她顯然做好準備，一旦發現絲毫性愛磁場就會立刻甩上門。

「講得好像我知道要去哪裡才拿得到性愛磁鐵一樣。」諾比嘟囔。「而且她連笑都不笑。」

……然後，我們去狡猾器物街的弓箭店，給勃雷·壯臂那裡的人看繪片，他確認了那就是買家，他指的就是已故的……

「喔，我的老……」威默斯嘴唇微動，目光繼續回到紙頁上。

……而且除了克拉奇幣之外，可以判斷有克拉奇人曾去過那裡，因為那地板上的沙……

「他來到這裡之後，涼鞋裡還有沙？」威默斯喃喃道。「老天爺啊。」

「山姆？」

威默斯從報告中抬起頭。

「你的湯要涼了。」西碧兒從桌子遠端說。「你手上的湯匙一直懸在空中，鐘的指針都已經走五分鐘了。」

「不好意思，親愛的。」

「你在讀什麼？」

「喔，只是一小篇經典大作。」威默斯把科隆的報告推到一旁。

威默斯看到了西碧兒的眼神。

「去吧，吶。去應門。」她嘆氣坐下。

站在門口的是小霹靂下士，完全上氣不接下氣。「你……一定要趕快來，長官……是……這  
次是……謀殺！」

威默斯無奈地望著他的妻子。

「你當然一定要去。」她說。

安谷娃在鏡子前梳頭。

「我不喜歡這個樣子。」羅波說。「這樣做不光明磊落。」

她拍拍他肩膀說：「別擔心。威默斯全解釋過了。你的反應好像我們在做不對的事情。」

「我喜歡當警衛。」羅波說，仍深陷悲傷之中。「你一定得穿制服。如果不穿，就好像在偷窺別人。他明明知道我是這麼想的。」

安谷娃望著他的紅色短髮和老實的耳朵。

「我替他分擔了不少工作。」羅波繼續說。「他根本不必去巡邏，但他還是想一手包辦。」

「也許他覺得你幫他太多忙了？」安谷娃盡其委婉地說。

「又不是說他恢復了青春活力。我一直努力強調這點。」

「你心真好。」

「我從來沒穿過便服。」

「穿在你身上，衣服看起來永遠都不隨便。」安谷娃說著穿上大衣。能脫下盔甲真是輕鬆多了。至於羅波的話，他穿什麼都沒有差別。他的招牌體型、紅髮、一臉陽剛的好心腸……

威默斯點點頭。這倒是真的。值班表、收據、筆記、報告……無論警衛隊在這座城市裡的作  
用有沒有改變，絕對已經先嚇死好多樹了。

「你應該好好委派下屬去做事。」西碧兒說。

「他也是這麼說的。」威默斯低語。

「什麼？」

「只是自言自語，親愛的。」威默斯把文件推開。「不如這樣好了……我們晚上來放個  
假。」他說。「客廳有舒服的火爐——」

「呃……沒有，山姆，客廳沒有火爐了。」

「直帥那小伙子沒有點嗎？」直帥就是那男孩；威默斯之前才驚覺，「那男孩」是奴僕的正  
式職稱，「那男孩」的職責就是點火、洗廁所、幫忙園丁和背黑鍋。

「他離職去當伯爵公爵軍團的鼓手了。」西碧兒說。

「他也去了？他看來是個很討喜的孩子！他不會太年輕嗎？」

「他說他得謊報年齡。」

「我希望他也謊報了他的音樂能力，畢竟我聽過他吹口哨。」威默斯搖搖頭。「他究竟中了  
什麼邪，怎會想做這麼瘋狂的事？」

「他覺得軍隊制服會吸引女孩子。」

西碧兒溫柔地對他笑了笑。一瞬間，這個待在家的夜晚開始變得相當美好。

「好吧，其實再笨的人也找得到家裡的柴棚。」威默斯說。「之後，我們可以把門拴上，然  
後——」

才剛提到門，狂亂的敲門聲就正巧響起，門爲之震動。

「看來像是圖書館那邊。」安谷娃說。「但巫師不會犯案，這點確定吧？他們向來不會蹺這一類的渾水。」

「喔，要進去不算太難，就算大門關了也一樣。我們試試偷溜進去，怎麼樣？」羅波說。

「好。羅波？」

「什麼事？」

「假八字鬚……不像你，你知道吧。而且鼻子太粉紅了。」

「看起來不避人耳目嗎？」

「不會。而且那帽子……換作是我連帽子也會脫掉。但那是一頂好帽子。」她趕快補上一句。「但圓頂禮帽……不是你的風格。不適合你。」

「正是如此！」羅波說。「如果符合我的風格，大家就會知道是我了，對吧？」

「我的意思是你戴那頂帽子看起來很蠢，羅波。」

「我平常看起來很蠢嗎？」

「不會，不是——」

「啊哈！」羅波往他大件的棕色大衣裡掏了掏。「我在費卓路的惡作劇商店買了這本偽裝的書，妳看。諾比當時也在那裡買東西，很好笑。我問他爲什麼，他說是狗急跳牆。妳覺得他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還真想不到。」安谷娃說。

「店裡賣的東西真是太棒了。有假髮、假鼻子、假鬍子，甚至假……」他猶豫了一下，臉紅了起來。「甚至假……妳知道，胸部。給女生的。但我想了半天還是想不透女生爲什麼會想要假胸部。」

「仔細想想，狼人三不五時就穿著便服。」羅波說。

「謝謝你，羅波。而且你說得完全正確。」

「像我就覺得很不自在，好像活在謊言之中。」

「用爪子走兩公里你就知道。」

「什麼？」

「喔……沒事。」

小吃店老闆葛里夫的兒子亞尼歐很生氣。他不知道爲什麼。憤怒是由許多事累積而起的。昨晚的汽油彈是主因，還有他在街上聽到的一些話。今天早上，他爸要送食物去警衛屋，他還爲此跟他大吵一架。正式說來，警衛隊是這座城市的一部分，配戴著蠢透的警徽，還穿著制服盔甲。亞尼歐對很多事感到憤憤不平，包括他才十三歲這件事。

所以到了晚上九點，他父親在烤麵包，門口有個男人甩上門，衝了進來，亞尼歐便從櫃檯底下拿起父親古老的十字弓，瞄準他覺得是那個人心臟的部位，扣下扳機。

羅波跺了一、兩下腳，四處看。

「來。」他說。「我站在這裡。而王子是在……那個方向。」

安谷娃乖順地穿過廣場。有幾個人好奇地轉頭看著羅波。

「好了……停……不是，早一點……停……向左邊一點點……我是指我的左邊……後退一點……好現在妳揮舞雙手……」

他走到她身旁，順著她的目光看。「他是被來自大學方向的箭射中的。」



羅波舉起他醜陋的小圓帽。

「晚上好，先生，我在想我們能不能進去？有警衛隊公務要辦。」

「喔可啞可喔可？」

「呃……」

「牠說什麼？」安谷娃問。

「妳知道的話，牠是說：『我的老天啊，馬鈴薯會走路。』」羅波說。

圖書館員朝安谷娃皺皺鼻頭。牠不喜歡狼人的味道，但仍招呼兩人進門，然後請他們等一下。牠手撐地走到牠的書桌，翻了翻抽屜，拿出繫在繩子上的警衛隊「特別警員」警徽，掛在基本上原本該是牠脖子的地方，然後盡猩猩之可能立正站好，換句話說，算不上什麼立正。猩猩的身體核心懂得「立正」的意思，但肢體末端還跟不上。

「喔可喔可！」

「牠是說『塊莖先生，請問有何吩咐』嗎？」安谷娃問。

「我們必須去看看五樓，俯視一下廣場。」羅波開口時，整個人成了冰冷而慘淡的身影。

「喔可喔可——喔可。」

「牠說那只是舊倉庫。」羅波說。

「那最後一個『喔可』呢？」安谷娃說。

「『醜帽先生』。」羅波說。

「但牠還是沒認出你是誰，是吧？」安谷娃說。

五樓有一整排不通風的房間，充滿老舊、沒人要的書的悲哀氣息。這些書不是排在書架上，而是放在寬鐵架上，用繩子綁成一落一落。不少書都已破爛不堪，封面也脫落了。不過從僅剩的

他可能想不到，安谷娃心想。她從羅波手上取來那本非常小的書，翻閱了一下。她嘆氣。

「羅波，這些偽裝術是替馬鈴薯設計的。」

「是嗎？」

「看，全都穿在馬鈴薯上面，對吧？」

「我以為那只是展示用的。」

「羅波，這本小書上畫了『玩具馬鈴薯先生』。」

羅波藏在厚厚八字鬚後面的臉看起來既受傷又困惑。「馬鈴薯幹嘛要偽裝？」

他們來到大學一旁的巷子，許多世紀以來這條巷子以訛傳訛叫作學者口，叫到現在巷子一端都有了路牌。兩名巫師學生經過。

大學非正式的入口一直都只有學生知道。但多數學生忘記的是，教職人員等長輩也都曾是學生，同樣喜歡在學校關上大門後偷溜出去晃晃。陰暗的夜晚中，自然就會有不少尷尬和客套。

羅波和安谷娃耐心等待幾個學生翻牆過來，院長也跟在後頭。

「晚上好，院長。」羅波有禮地說。

「你也晚上好，馬鈴薯先生。」院長說著緩步走入夜色之中。

「看吧？」

「啊，但他沒有叫我羅波。」羅波說。「不違背偽裝的原則。」

他們跳到學院草坪上，走向圖書館。

「圖書館關門了。」安谷娃說。

「記得，我們有內應。」羅波敲敲門說。

門打開一點點。「喔可？」

這裡一定只有微弱的氣流。甚至看不出曾有飛蠅振翅攪動死寂的空氣，造成漣漪干擾。她緩緩靠近窗戶。假如房間是一幅炭筆畫，此刻視覺只是隱約的陰影，氣味則爲它畫上了燦爛的色彩。

窗邊……窗邊……

沒錯！有個人曾站在那裡，依氣味判斷，他在那裡待了一段時間。氣味飄散在空中，瀕臨嗅覺可辨識的邊緣。捲曲、翻騰的痕跡表示窗戶打開又關了起來，那裡有依稀、細微的線索顯示他手臂伸向前方嗎？

她的鼻子急速運轉，想透過房間裡如無息煙塵般懸盪的氣味，描繪出人形的原始樣貌……安谷娃嗅完，走回衣服堆旁，穿靴子時禮貌地咳嗽知會一聲。

「曾經有個人站在窗邊。」她說。「長髮，髮質有點乾燥，全是昂貴洗髮精的刺鼻味。歐西進入甕堡之後，就是此人把木板釘回去的。」

「妳確定嗎？」

「這個鼻子有錯過嗎？」

「不好意思。繼續說。」

「我會說他滿魁梧的，以他的身高來說有點笨重。他鮮少洗澡，但洗的時候是用氣管牌肥皂，這牌子很便宜。不過洗頭卻用昂貴的洗髮精，很奇怪。靴子滿新的。身上的大衣是綠色。」

「妳聞得出顏色？」

「不是，是染料的氣味。我想是來自史多百歲國的染料。然後……我覺得他射了箭，用的是  
一把昂貴的弓。空氣中有些微絲綢的氣息，最強力的弓弦都是絲做的，對吧？而且，這麼好的弓弦當然不會繫在便宜的弓上。」

部分判斷，都是老舊的教科書，就連最熱衷的藏書家也不會想珍藏。

羅波拿起一本陳舊的巫德利著作《神秘學入門》，好幾頁鬆落了。安谷娃撿了一頁起來。

「第十五章，基礎巫術。」她唸出來。「第一課：鐵鎚的正確用法……」

她又把書頁放下，嗅了一下空氣。鼻腔充斥著圖書館員來過的氣味，彷彿在火柴盒裡塞了一隻大象，但是——

「有人來過這裡。」她說。「最近這幾天的事。你可以先離開嗎，先生？就氣味而言，你有點……撲鼻……」

「喔可？」圖書館員朝羅波點點頭，對安谷娃聳聳肩，慢步離去。

「不要動。」安谷娃說。「待在原地，羅波。不要擾動空氣……」

她小心寸步向前。

她的耳朵告訴她圖書館員踏出了走廊，因為她聽得到地板的咿呀聲響。但她的鼻子告訴她，牠仍在這裡。牠有點毛絨絨的，但是——

「我要變形。」她說。「我這樣沒辦法好好分析。太奇怪了。」

羅波乖乖閉上眼。她不准他看她從人類變成狼的過程，因為中間的形態本身並不好看。以前在她的故鄉優柏瓦德，大家從一個形態換到另一個形態是很自然的事，就像人類穿上不同的大衣，但即使在那裡，禮貌上仍應躲在草叢裡變形。

他再次睜開眼時，安谷娃悄悄向前走，她全神灌注在鼻子上。

以嗅覺而言，圖書館員的存在相當複雜，牠經過之處僅是模糊的紫色，但牠站著不動的地方幾乎能具體看出整個身形。手、臉、嘴唇……幾個小時之後，這些形狀會淡化為一團擴散雲朵的小小中心，但現在，她仍聞得出來。

羅波搔搔頭，百感交集地回憶。「他甚至連太複雜的圖片都不看。我們去年曾逮到他，但他火速擺動整顆頭，趁我們忙著從頭皮屑中挖出諾比時逃走了。我真不知道他現在住哪？」

「別叫我在這些街道上找他。好幾千人來來去去，蓋過他的蹤跡了。」

「喔，總有人會知道的。有人對這座城市的事了然於心。」

陶調先生？

雪花·陶調小心地摸摸脖子（起碼算是他靈魂的脖子）。人類靈魂死後會有一段時間仍保留原本的身體形態。習慣是件美好的事。

「那個人他媽的到底是誰啊？」他說。

不是你認識的人？死神問。

「不是啊！我認識的人才不會砍我的頭！」

雪花·陶調的身軀倒下時撞在桌上。好幾瓶藥療洗髮精滴了下來，和雪花屍體上流出的私人液體混合在一起。

「那罐含有特殊精油，花了我將近四塊錢。」雪花說。但是現在，一切似乎莫名地稍微……不那麼重要了。死亡常發生在其他人身上。這次，「其他人」剛好是他本人，也就是倒在那裡的傢伙，而非站在這裡看著屍體的人。生前，雪花甚至連「玄」這個字的筆劃都寫不出來，但他現在已經開始用不同的角度看待生命。首先是從「外面」看。

「四塊錢。」他重複道。「我還沒時間試用看看！」

一定沒有用，死神說著拍拍他漸漸消失的肩膀。但容我說一句，往好處想，你再也不需要那個了。

羅波站在窗前。「他視野很好。」他說完低頭看向地板，然後看著窗台，再看附近的書架。

「他在這裡多久？」

「兩到三小時，我猜。」

「他沒有到處移動。」

「沒有。」

「抽菸、吐口水都沒有。他就站在這裡等待。專業的。威默斯先生說對了。」

「比歐西那傢伙專業太多了。」安谷娃說。

「綠大衣。」羅波彷彿在自言自語。「綠大衣、綠大衣……」

「噢……再加上很多頭皮屑。」安谷娃站起來說。

「雪花·陶調？」羅波驚叫。

「什麼？」

「真的有很多頭皮屑嗎？」

「喔，對啊，就——」

「所以我們才叫他『雪花』啊。」羅波說。「他本名叫戴西村·陶調，擁有一柄加強型梳子。但我聽說他搬到史多百歲國——」

他們異口同聲說：「——染料就是從那裡來的——」

「他擅長使弓嗎？」安谷娃問。

「非常擅長。他也很擅長殺害未曾謀面的人。」

「他是刺客？」

「喔，不是。他只是爲錢殺人，沒有刺客那種格調。雪花不識字。」

「勒是取締暴動法。」他說。「你們知道是什麼意思嗎？意思是如果我唸出來之後，你們不消……消尸……走的話，警衛隊就可以使用致命武力，懂嗎？」

「那你剛才用的是什麼？」他腳下有人呻吟道。

「辣是你們在協助警衛隊執法。」巨石屑說著把重心換到另一隻腳。他展開紙卷。

雖然巷子裡有人在扭打，隔壁街也有人在大吼大叫，但山怪身旁漸漸往外擴散出一個寂靜的圓。大家天生就能嗅到「樂子來了」的氣息，這幾乎算是安卡·摩波城的遺傳特徵。

巨石屑手臂打直，一下把文件拿在眼前，一下又把臉湊到離紙幾公分處，還幾度想把紙張轉個方向，嘴唇不安地動了動。

最後，他彎下身，把紙拿給維繫警員看。

「勒個字是什麼？」

「是『據』，中士。」

「辣我知道。」

他又直起身子。「據……此文……」相當於山怪汗水的東西開始凝結在巨石屑的額頭。「據此文……尸——又——<——山弓……」

「授權。」維繫警員悄聲說。

「辣我知道。」巨石屑又盯著文件，然後放棄了。「你們不會想聽我唸一整天！」他吼叫。「勒是取締暴動法，你們全都要讀，聽到嗎？傳去看。」

「我們不讀的話呢？」群眾中有人說。

「你們一定得讀。勒個合法。」

「再也不會有頭皮屑了？」雪花問。此刻他的身體已近乎透明，正快速消失。再也不會了，死神說。這點相信我。

威默斯司令跑在黑暗的街道上，邊跑邊扣上他的胸甲。

「好，小霹屁，發生什麼事了？」

「他們說克拉奇人殺人了，長官。醜聞巷聚集了一群暴民，事態不妙。我正好在辦公室值班，覺得應該知會你一聲，長官。」

「沒錯！」

「而且總之，我找不到羅波隊長，長官。」

一股酸墨水悄悄在威默斯靈魂的帳目上記下一筆。

「喔，老天……所以現在是哪位警官在控制現場？」

「巨石屑中士，長官。」

矮人似乎感到她自己的動作突然陷入凝滯，眼前威默斯司令的影像則瞬間模糊消失。

就像在有條有理地執行公務一般，巨石屑神情冷靜地把一個人撿起來，拿他去撞其他人。他清出身旁的空間，把亂民變成一堆呻吟的人之後，便爬到那堆人身上，雙手在嘴邊括成大聲公的樣子。

「聽好，你們！」

山怪扯開嗓子大吼，混亂之中仍聽得同樣清楚。大家的注意力似乎都轉了過來，他從胸甲中拿出一個紙卷，在頭上揮了揮。



穩的立足之地。「他們以為他們是誰啊？來這裡——」

「夠了。」威默斯退後，提高嗓門，「我認得你們不少人。我知道你們有家可歸。看到這個了嗎？」他從口袋取出執法之警棍。「上面寫著我必須維持和平。所以我在十秒鐘內會前往別的地方，看看哪裡有和平需要維持，但巨石屑會留下來。而我只能希望他不會做出任何有辱這身制服的事，至少，別把制服弄得太髒。」

對這群聽眾來說，「諷刺」不需要學歷就聽得懂，但聰明一點的人認出了威默斯的表情。那張臉上寫著：某人的耐性現在全靠牙齒咬著。

暴民解散了，參差不齊地向邊緣散去，鑽入側巷，拋下臨時抓來的武器，出現在巷子另一頭，路走得莊重嚴謹、細心周到，彷彿誠實的好公民。

「好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威默斯轉身問山怪。

「我們聽說辣男孩放箭射辣個人。」巨石屑說。「我們來到勒裡，下一秒人就像雨一樣四處灑下來，大吼大叫的。」

「他像使徒哈卓痛打酒池肉林的烏爾人一樣重擊了他。」維繫警員藉經書中的故事比喻\*。

\* 維繫異教徒就靠小冊子是個好警員，威默斯總是這麼說（這可是他最高的稱讚）。維繫是位全教教徒，一心熱衷於傳福音，幾乎到了病態的程度，他把薪水全用來印傳教小冊，甚至自己開了一家出版社。不論人家有無興趣，他見人一概發送小冊子。威默斯曾說，就連巨石屑驅散群眾的功力都比不上維繫。警衛隊休假時，他會和弟兄「口沫橫飛淹死不信者」一起壓馬路。迄今兩人尚不曾傳教成功。威默斯覺得維繫內心深處可能真是個不錯的人，但不知何故，他就是永遠無法好好正視維繫，去一探究竟。

「然後會怎樣？」

「辣之後，我射你們。」巨石屑說。

「不能這樣！」另一人說。「你一定得先喊：『不准動！警衛隊要開火了！』」

「當然，辣很適合我。」巨石屑說。他巨大的肩膀一聳，把十字弓扣在手臂下。那是一把攻城弩，箭身長達兩公尺，原本是要用車子拖的。「跑動中的目標比較難瞄準。」

他解開十字弓的保險栓說：「有人讀完了嗎？」

「中士！」

威默斯從群眾間穿出一條路。現場確實有一大群人了，畢竟安卡·摩波向來不缺好觀眾。

巨石屑「咚」一聲敬禮。

「你是打算冷血射殺這些人嗎，中士？」

「不是長官。只是射頭警告而已，長官。」

「真的？那就給我一點時間跟他們說話。」

威默斯望著他身旁的人。那傢伙一手拿火紅的火炬，一手拿長木棍，緊張又不服地瞄了威默斯一眼，彷彿剛才感到腳底的地面晃動了一下。

威默斯把火炬拉了過來，點燃一根雪茄。「發生什麼事了，朋友？」

「克拉奇人在射殺大家，威默斯先生！無緣無故攻擊群眾！」

「真的？」

「有人死了！」

「誰？」

「我……有……人人都知道他們一直在殺人！」說著說著，那傢伙心中的腳步找到了比較安

「好了。」他說。「你們全部聽我說。我現在不會逮捕任何人，聽到了嗎？這事被爵爺聽見了準會無聊到打呵欠。但你們今晚最好到警衛屋休息，因為我沒有人手能留在這裡守衛。聽懂了嗎？我大可直接逮捕你們，只是想先請求你們主動到警衛屋。」

葛里夫清了清喉嚨。

「我射的那個人——」他開口，然後讓問題和謊言懸在空中。

威默斯逼自己別去看那個男孩。「傷勢並不嚴重。」他說。

「他……衝進來。」葛里夫說。「而且昨晚之後——」

「你覺得你再次遭受攻擊，於是就拿起十字弓？」

「對。」男孩趁他父親尚未開口就先說了，一副理直氣壯。

一陣克拉奇語的簡短爭執過後，葛里夫說：「我們一定要離開這間屋子？」

「這是為你們好。我們會找人看著屋子。好了，去拿東西，跟中士離開。把十字弓給我。」

葛里夫交出十字弓，看似鬆了一口氣。

那把弓是典型的「週六夜特製款」，工法粗糙古怪，箭射出的時候，唯一安全之處就是弓的正後方，但即使躲好了也不保證安全。而且沒有人告訴弓的主人，蒸氣不斷、油漬如雨的小吃店櫃檯下方並不適合保存弓。弓弦都鬆了，也許，這把弓唯一傷得了人的方法，就是拿來打別人的頭。

威默斯等他們都被帶出去，這才好好看了店裡最後一眼。店面不大，店後方的廚房鍋裡有個辛辣的東西正慢慢燒乾。他被燙了好幾下手指，才好不容易傾倒鍋子，把火澆熄，然後依稀記起母親曾做過的事，便照腦中的印象把鍋子放到幫浦下面泡水。

接著，他盡力把窗戶擋住，走出門，把門鎖上。門上安有一面樸實顯眼的盜賊公會銅匾，昭

「重擊？」威默斯十分困惑。「他殺了人？」

「他們罵的辣些話不對，長官。」巨石屑說。「擊中的是辣個人的手臂。他朋友帶他來警衛屋報案。他是辣個夜班的麵包師傅。他說他上班晚了，跑去買晚餐，下一秒就平躺在地上了。」

威默斯走過街上，想打開店門。才開了一點點就卡到某個障礙物。窗口也堵滿了家具。

「剛才有多少人，警員？」

「有不少，先生。」

而店裡有四個人，威默斯心想。是一家人。

門打開了一點，十字弓還沒伸出來，威默斯就下意識躲向一旁。

弓弦發出「噏」一聲。與其說有支箭「飛馳」而來，倒更像是亂彈亂射。箭狂亂迂迴地穿過巷子，射到對面牆上時幾乎是橫著飛的。

「聽好。」威默斯壓低身子，提高嗓門。「要是有人被那種東西射到，一定會被當作意外。我們是警衛隊，請開門。你們不開巨石屑就要去開了。一旦被他打開，門就再也關不起來了。你們懂我意思嗎？」

沒人答腔。

「好吧。巨石屑，去那邊——」

裡面窸窣窸窣爭執了一下，然後傳出家具摩擦地板的聲響，有東西移了開來。

他試著開門。門向內打開。

一家人在店的最後面。威默斯感覺到八隻眼睛盯著他，氣氛炙熱而焦慮，裡頭點綴著燒焦食物的氣味。

葛里夫先生輕輕舉著十字弓，他兒子臉上的表情告訴了威默斯許多他必須知道的事。

「克拉奇大使館真的著火了？」  
「是的，長官！」

史班太太把門打開一條縫。

「什麼事？」

「我是那個誰的朋友……」羅波遲疑了一下，心想不知道佛瑞德跟房東說的是不是真名。  
「呃……胖胖的大傢伙，衣服不太合身——」

「跟性愛狂一起來的那個？」

「妳說什麼？」

「瘦瘦小小的蠢蛋，穿得像小丑？」

「他們說妳有間空房。」羅波萬念俱灰地說。

「他們租了。」史班太太伸手想關上門。

「他們說我可以來——」

「不准私下分租！」

「他們說我要付妳兩塊錢！」

緊掩的門鬆開了一點。

\* 因此不會受到官方核准的偷竊行為侵擾。安卡·摩波買保險的概念相當直接。所謂「去仲介化」，可不只是個比喻說法。

告天下葛里夫先生確實按時繳交年費\*，但天底下有太多未經政府核准的危險了，因此，威默斯從口袋拿出一截粉筆，在門上寫下：

### 此地受警衛隊保護

他後來想一想，又簽上：

### 巨石屑中士

在比較沒有公民素養的公民的想像之中，法律威權遠遠不及巨石屑來得令人懼怕。

取締暴動法？他從哪個鬼地方挖來那種東西的？羅波，可能吧。威默斯記憶中，這法從來沒用過，一旦知道這條法令真正的作用，你就不會意外為何沒人用它了。就連維提納利都不會隨便拿出來用。如今這無非就是個找藉口動手的說詞而已，感謝老天山怪不識字……

威默斯退後欣賞自己的筆跡時，看到公園巷上方的天空一片明亮，幾乎同一時間，他聽到街上傳來鐵靴叮噠的聲音。

「喔，哈囉，小霹靂。現在又怎麼了？別告訴我——有人跑去克拉奇大使館縱火。」

「好，長官。」矮人說道。她猶豫不決地站在巷子中間，一臉焦慮。

「所以呢？」威默斯說。

「呃……你說——」

威默斯心底一涼，想起矮人天生的知識水平全用在金屬上，諷刺太高深他們構不太著。

「味道全都混在一起了！」

「好了，沒關係、沒關係。」羅波安慰她。

「至少三個人！但我覺得其中一個是歐西……床邊味道比較濃……然後……」她睜大眼睛，低頭看著地板。「這裡某處！」

「什麼？有什麼？」

安谷娃蹲下來，鼻子湊到地板上方。

「我聞得到，可是我看不到！」

一把刀出現在她面前。羅波跪了下來，刀鋒劃過滿是塵土的地板縫。

某個細細刺刺的棕色東西翹了起來。它在腳下被踩過、輾過，但在這個距離，連羅波都聞得到一絲丁香的味道。「妳覺得歐西常做蘋果派嗎？」他低聲問。

「不准開伙，記得嗎？」安谷娃說完忍不住笑了。

「還有別的……」

羅波撬出更多灰塵和土垢，裡面有東西閃閃發亮。「佛瑞德說所有玻璃都在外面，對不對？」

「對。」

「好吧，假如我們猜想有人破窗而入時，沒有把所有玻璃撿乾淨？」

「羅波，以一個不愛說謊的人而言，你有時候真的很狡猾，你知道嗎？」

「我只是用邏輯判斷。窗外有玻璃，就只是代表窗外有玻璃而已。威默斯司令總說沒有所謂『線索』這種事，端看你怎麼解釋而已。」

「你覺得有人破窗而入，然後小心地把玻璃放到外面？」

「額外再給一筆費用？」史班太太問。

「當然。」

「嗯……」她上下打量羅波，嗅探了一會兒。「好吧。你是輪什麼班的？」

「不好意思？」

「你是警員，對吧？」

「呃……」羅波猶豫了一會，然後提高音量。「不，我不是警員。哈哈，妳覺得我是警員？我看起來像警員嗎？」

「對，你就像警員。」史班太太說。「你是羅波隊長。我看過你在城裡走來走去。不過，我想就算是警員也得有個地方住嘛。」

屋頂上，安谷娃翻了個白眼。

「不准帶女人，不准開伙，不准養寵物。」史班太太一邊說，一邊帶他走上噤噤叫的樓梯。

安谷娃在黑暗中等待，她聽到窗戶打開。

「她走了。」羅波說。

「外面這裡的屋瓦上有玻璃，跟佛瑞德報告的一樣。」安谷娃說著盪入窗櫺，到了房內。她深吸一口氣，閉上雙眼。

首先她必須忽視羅波的氣味——焦慮的汗水、肥皂味、擦拭盔甲所殘留的氣息……

……還有佛瑞德·科隆，全是有點啤酒味的汗水，然後是諾比對抗皮膚問題塗的奇怪乳液，以及腳、身體、衣服、清潔劑、指甲……

「鼻子之眼」能看見一小時前有人走過房間，氣味凝結了時間。但一天之後，氣味交錯糾結。你必須將氣味分開，去除熟悉的氣味，剩下的就是——



但他認為她知道。除了羅波之外，任何正常男人發現她每個月有一陣子會變身成狼人都會嚇跑，至今依舊如此，但她還是有認識其他男人。她知道男人有時說的話可稱之為「在興頭上」，說完就忘了。但羅波的話一旦出口，你就知道他是覺得一切都說清楚了，除非之後再另行解釋。所以若她對此多說什麼，羅波會發自內心地訝異她居然忘記他曾說過的話，可能還會告訴她是在哪一天的幾點幾分說的。

但這麼久以來，她總覺得有一大部分的羅波總是藏在心底很深很深的地方，暗暗向外看。沒有人能這麼單純，若非聰明絕頂，沒有人能笨得如此超出常理。彷彿是一名演員。只有相當出色的演員能勝任演出一位爛演員。

「相當寂寞的人啊，我們的諾比。」羅波說。

「嗯，對啊……」

「但我相信他一定會找到適合他的人。」羅波愉快地補了一句。

可能在酒瓶裡吧，安谷娃暗想。她記起了上次和諾比的對話。這麼講雖然很壞心，但光是想到諾比竟能在基因庫占有一席之地，就有點令人發毛，就算只是在基因庫門口也一樣。

「嘿，這些硬幣很怪。」羅波說。

「什麼意思？」安谷娃說，慶幸話題終於換了。

「爲什麼要付他克拉奇沃元？他不能在這裡用，而且兌換外幣的商家匯率不會多好。」羅波拋了個硬幣到空中，然後接住。「我們離開時，威默斯先生跟我說：『請務必找到一串野棗和躲在枕頭下的駱駝。』我想我懂他的意思了。」

「地板上的沙。」安谷娃說。「好，那不就是個明顯的線索嗎？因爲他們涼鞋裡有沙，所以你知道他們是克拉奇人！」

「有可能。」

「羅波，我們爲什麼要這麼小聲？」

「不准帶女人，記得嗎？」

「而且不准養寵物。」安谷娃說。「她這樣搞我，我怎麼受得了啊。不要那樣看我。」她看到他的表情後補了一句。「別人開黃腔是他們下流，但我可以說黃色笑話。」

羅波挖出更多玻璃碎片。安谷娃看看床底下，拿出破破爛爛的雜誌。

「老天，真的有人讀這種東西？」她快速翻過《弓與箭大全》。「『試試洛克斯里反射七代：射箭射不完』……『足爽！我們來試試十種最佳的鐵蒺藜！』……這本雜誌又是什麼？《幸運戰士》？」

「總是有哪裡會發生小規模戰事。」羅波說著拿出一箱錢。

「但拜託你看看裡面的斧頭有多大？『搶頭香，勃雷·壯臂牌掃街斧，讓你拔得頭籌！』好吧，看來一定是真的，他們都說喜歡大傢伙的男人……」

「那些男人怎樣？」羅波打開箱蓋說。

她看著他的頭頂。一如往常，羅波像小太陽一樣散發著純真的氣息。可是他一定……他們一定……他當然……

「他們，呃，他們身材都很嬌小。」她說。

「喔，那倒是真的。」羅波說著拿起一些克拉奇幣。「妳看矮人，拿到跟自己一樣大的斧頭最開心了。諾比迷武器也迷得不得了，他身材其實跟矮人差不多。」

「呃……」

嚴格說來，她確定自己比任何人都了解羅波。她相當確定他非常關心她。他很少放在嘴上，

久，大家就覺得「依滅火次數付費」顯然不合理。在歷史上宣告解散消防員公會的「木炭星期二」過後不久，大家就發現花費真的減少了。

此後他們便依靠文明、利己的傳統原則行事。鄰近失火建築的住戶會盡力澆水滅火，因為他們救的茅草屋頂搞不好就是自己的。

然而，此刻望著大火延燒大使館的人群卻只是滿眼空洞、茫然，彷彿這火是燒在遙遠的星球。威默斯擠過人群來到大門前的空地時，他們自動讓開。一樓的每一扇窗戶都竄出火舌，眾人在閃爍的火光中劃下一道道影子。

他轉身面對群眾。「快啊！你們在幹什麼？去拿水桶接力！」

「那是他們該死的大使館。」有人說。

「對。那是克拉奇的土地，對吧？」

「不能進入克拉奇的領土。」

「不然就叫侵略了，一定是。」

「他們不讓我們去。」提著水桶的小男孩說。

威默斯望向大使館大門。門口兩名守衛焦慮的目光在身後火焰和面前的人群間穿梭。兩人都很緊張，但更糟的是，他們不但緊張，手上還拿著很大的劍。

他走向守衛，擠出笑容，把警徽拿到身前。上面有一面盾。盾不算非常大。

「安卡·摩波城市警衛隊威默斯司令。」他希望自己的語氣聽起來親切又友善。一名守衛揮手叫他走開。「你別過來！」

「啊……」威默斯說。他望著門口的鵝卵石，目光又回到守衛身上。火焰中，有人在尖叫。

「你！過來！你看到這個了嗎？」他指著地上對守衛大叫。守衛猶豫地向前一步。

「但這些丁香……」羅波戳了戳植物的小芽。「這又不是什麼常見的嗜好，就算是克拉奇人也一樣。這不算相當明顯的線索嗎？」

「丁香聞起來比較新。」安谷娃說。「我猜他是昨晚來的。」

「歐西死後？」

「對。」

「爲什麼？」

「我怎麼知道？71小時·阿魅又是什麼名字？」安谷娃說。

羅波聳肩。「我不知道。我想威默斯先生覺得安卡·摩波城裡有人希望我們相信是克拉奇人付錢殺了王子。這聽起來……是個骯髒的手段，但滿有道理的。但我不懂爲什麼一個真的克拉奇人會涉案……」

他們四目相交。

「政治？」他們一起說。

「只要錢夠多，很多人什麼都做得出來。」安谷娃說。

門口傳來急促、凶猛的敲門聲。

「你房裡有別人嗎？」史班太太質問。

「快爬窗！」羅波說。

「我何不留下來撕了她喉嚨？」安谷娃說。「好啦，好啦，開玩笑的，好不好？」她說完，雙腿盪過窗框。

安卡·摩波再也沒有消防隊了。公民的想法有時直接得令人心煩，當初消防隊才成立沒多

剛才扯下的頭巾一角被塞到威默斯手中。

「你拿這頭，我拿另一頭。」人影說完又衝進了濃煙中。

「但爲——」

威默斯透過靴子感得到熱力。他緩緩穿過屋頂，聽見大叫聲是從底下傳來的。

他從建築邊緣彎身看得到下方的窗戶。有人打破了窗戶，一隻手伸到外面揮舞。

庭院又有更多騷動。他從擁擠的人影中認出了剎夫警員巨大的身影。他是陶偶，堪稱絕對防

火，但剎夫光是正常走樓梯就有問題了，沒幾座樓梯撐得住他的重量。

濃煙中的手不再揮舞。

威默斯先生，你能飛嗎？

他望向煙囪，煙囪噴出火焰。

他看著鬆開的頭巾。

雖然傳接腿部陣陣劇痛的大腦區塊運轉太過順暢而令人難過，威默斯腦中其他不少區塊卻已

關機。不過腦核附近仍有一些想法在運作，傳輸觀點供他參考：

……那頭巾的布料看來很扎實……

他回頭望向煙囪。煙囪看起來也夠穩。窗戶約位於下方兩公尺。

威默斯自動開始動作。

所以，純粹就理論來說，若像這樣把這頭巾一端綁在冒火的煙囪上，這樣把布放下去，然後這樣翻過矮牆爬下去，再這樣把自己從牆上向外踢，那麼他盪回來時雙腳應該能衝破另一扇窗戶，就像這樣——



「這裡可是安卡·摩波的土地，我的朋友。」威默斯說。「你此刻就站在上面，阻礙我——」他出拳全力搥到守衛的肚子上。「——執勤！」

另一名守衛衝過來時，威默斯腳已踢了出去，正中他膝蓋。有東西喀啦一聲。感覺像是威默斯自己的關節。他一邊咒罵，一邊微微跛腳跑進大使館，抓住一個匆忙奔走的人的袍子。

「裡面還有人嗎？有人在裡面嗎？」

那人驚慌地望著威默斯。他懷中抱著的一張紙張灑在地上。

有人抓住他的肩膀。「威默斯先生，你能爬嗎？」

「你是——」

抓住威默斯肩膀的人轉向搬文件的懦弱傢伙，重重賞了他一巴掌。「救文件的！」

那人倒下時，他頭上的頭巾被一把搶走。

「這邊！」人影說完便鑽入濃煙中。威默斯急忙跟著他，最後他們到了一面有排水管的牆。

「你怎麼——？」

「上去！上去！」

威默斯一腳踩在他交握的手上，另一腳設法踩到支架上，用力將自己拉上去。

「快！」

他想辦法半爬半拉上了管子，爬到矮牆上把身子翻了過去，腿中的疼痛彷彿小小煙火，由上到下一一爆炸。剛才的人影從他身後冒出來，彷彿是踏著牆跑上來的。

一塊布遮住他的下半臉。他把另一塊布扔給威默斯。

「掩住口鼻！」他指示。「防煙！」

屋頂蒸騰。煙囪管帽衝出轟然火舌。

「哪知關以——」豺狼人趕緊說。

「什麼？」羅波作勢把耙子朝前一比。

「哪知關以錢困巷糖嫖店的事。」

「有『雅房出租』看板的那間？」

「啣談。」

「幹得好。謝謝你善盡好公民責任。」羅波說。「順道一提，我們過來的路上經過一隻死鴿子。在釀酒人街。我猜你快一點的話還來得及。」

「太餵了。」豺狼人帶著重重的鼻音說。拉車開始顫動向前，兩名警衛看著車身東倒西歪地擦過轉角。

「牠們心底是好傢伙。」羅波說。「我覺得牠們象徵這座城市兼容並蓄的包容力，就連豺狼人都能稱這裡為家。」

「我看到牠們就想吐。」兩人繼續走時，安谷娃說。「剛才那個身上還長了植物！」

「威默斯先生說我們應該替牠們做點什麼。」羅波說。

「真是大愛啊，那傢伙。」

「他說要帶著火焰噴射器去做。」

「沒有用的。牠們太濕了。曾有人真的找出牠們吃什麼嗎？」

「最好視牠們為……清道夫。現在絕不像以前那麼常在街上看到垃圾和死動物屍體了。」

「對，但你見過豺狼人拿掃把和畚斗嗎？」

「嗯，恐怕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吧。」羅波說。「所有東西都往下層的人身上丟，直到有人願意去吃。那是威默斯先生說的。」

一輛拉車咿咿呀呀地駛過濕漉漉的街道。車身搖來晃去，因為四輪的大小全不相同，所以拉車又搖又擺又滑，說它省力，不如說得花更多力量去拉，尤其上面載的顯然又是垃圾。但話說回來，推車的主人也是。

牠的體型大約跟人一樣，但幾乎彎成兩半，全身都是毛髮或破布，表面那一層很可能就是毛髮和破布交雜成的，黏結緊密、從沒洗過，上面有些小植物都生了根。那東西若停步蹲下來，你會意外發現那樣子就像一坨被忽視已久的堆肥。牠邊走邊抽著鼻子。

一隻腳伸了出來，擋住了牠的去路。

「晚上好，判圖。」拉車停下來時羅波說道。

那堆東西停了下來，一部分向前傾。

「走唉。」葉堆中傳出牠的咕噥聲。

「好、好，判圖。我們幫彼此一個忙，好不好？你幫我個忙，我就幫你個忙。」

「滾唉，臭窩子。」

「好啦，你只要告訴我想知道的事。」羅波說。「我就不搜你的車。」

「我討厭豺狼人。」安谷娃說。「牠們聞起來臭死了。」

「喔，這樣講不太公平。叛圖，要不是有你和這輛拉車，街上肯定比現在髒多了。」羅波的語氣仍十分愉快。「你一下撿這個、一下撿那個，拿去牆上撞一撞，撞到牠不再掙扎——」

「好壞，但滿對呢。」豺狼人說著傳出發泡的聲音，可能是牠在咯咯笑。

「總之我聽說你可能知道雪花·陶調最近在哪裡。」羅波說。

「哪知。」

「好。」羅波拿出一把三齒釘耙，繞著拉車走過去，車子滴下不明物體。



羅波走上樓梯，這時她手放上他的肩膀。此處有另一股味道，如矛一般，穿透街道上所有氣味。狼人的鼻子對這種味道特別敏感。

他點點頭，小心翼翼走到門口。然後他指著下方。門縫下有血污。

羅波拔劍，踢開門。

戴西村·陶調相當重視自己的病徵。

各種形狀和顏色的瓶子占滿公寓每一寸表面，見證了鍊金師的藝術和人類的樂觀精神。

他最新實驗的肥皂仍在桌上的碗裡，他倒在地板上的屍體脖子上繞著毛巾。兩人低頭一看，雪花死得乾乾淨淨。

「我想我們能判斷他已無生命跡象。」羅波說。

「噁。」安谷娃說。她拿起一瓶打開的洗髮精，用力聞了一下。醃浸藥草噁心的氣味直衝她的鼻竇，但不管什麼都比強烈、誘人的血味好多了。

「不知道他的頭在哪裡？」羅波用一種堅持就事論事的語氣說。「喔，滾到這兒來了……那可怕的味道是什麼？」

「這個！」安谷娃揮著那罐洗髮精。「一瓶四塊錢，上面寫的。我的老天！」

安谷娃又深吸了一口藥草黏液的氣味，好淹沒狼性的呼喚。

「看起來他們好像沒偷任何東西？」羅波說。「不然就是手腳相當乾淨——怎麼了？」  
「別問！」

她掙扎著過去打開窗戶，大口吸入一股相對新鮮的空氣，羅波則一一檢查屍體的口袋。

「呃……妳聞不出這裡有沒有丁香，對吧？」他問。

「羅波！拜託！這可是一個滿地是血的房間！你到底懂不懂啊？不好意思……」

「是。」安谷娃說。他們默默走了一會，她又說：「你是不是很在乎威默斯說的話……？」

「他是個優秀的警官，是我們的模範。」

「所以……你從來沒有想過去昆姆公國或別的地方，對不對？其他城市現在都到安卡·摩波警衛隊找人才了。」

「什麼？離開安卡·摩波？」語氣隱含了答案。

「沒事……我想沒有。」安谷娃難過地說。

「總之，要是少了我一直在身邊幫忙，我不知道威默斯要怎麼辦。」

「你要這樣講也行，真的。」安谷娃說。

這裡離錢困巷不遠。巷子就在貧民窟中，羅斯特爵爺可能會稱裡面的人叫「技術高超的工匠」。那些人在社會量表中位置太低，無法呼風喚雨，但又有點稍高，風吹不走，雨也淋不去。居民主要是打磨工和擦洗工，他們擁有的不算多，卻依然爲此而驕傲，從一些小線索就看得出來：首先他們有閃亮的門牌；再者，錢困巷的房子是一長排，戶戶相連，相當實際。經過好幾百年重建、翻修，外牆間有一道相當細心的界線，家家戶戶的油漆只漆到自家最邊邊，對方的那邊連用半隻眼瞄都不瞄。羅波總是說，這代表錢困巷的人天生就認爲，文明奠基於大家對彼此所有權的尊重。安谷娃倒覺得他們只是吝嗇的小混蛋，連寶貴的光陰都會拿來賤賣。

羅波無聲地走在糖果店旁的巷弄。店門前有段通往一樓的粗糙木樓梯。他默默指著樓梯下的垃圾。似乎大多是瓶瓶罐罐。

「喝很多？」安谷娃用唇語說。羅波搖搖頭。

她蹲下來看上面的標籤，但鼻子已經給了她提示。迪勃勒天然療護洗髮乳。米爾史汀寶草本洗髮精——含藥草精華！潤絲朗頭皮滋養——草本強效！……

「妳聞得到煙味嗎？」羅波說。

「羅波，至少還要五分鐘，我現在什麼都聞不到，除了——」  
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卻望向她身後，那天空中映著的巨大紅光。

威默斯咳嗽。然後又咳。最後他睜開濕潤的雙眼，深信眼前會看到自己的肺。

「喝杯水，威默斯先生？」

威默斯透過淚水望著佛瑞德·科隆扭曲的身形。

「謝了，佛瑞德。那難聞的燒焦味是哪來的？」

「是你，長官。」

威默斯坐在大使館殘骸外的矮牆上，周圍湧上涼爽的空氣。他覺得自己像塊半生不熟的牛排，身上發散出熱氣。

「你昏倒在那邊好一陣子了，長官。」科隆中士好心地解釋。「但每個人都看到你盪進那扇窗了，長官！你還把那女人丟出來讓巨石屑接住！你這下肯定能為頭盔贏得一根榮譽羽毛，真的，長官！我敢打賭那些混——我打賭克拉奇人會為你今晚的表現頒發駱駝勳章什麼的，長官！」科隆眉開眼笑，感到與有榮焉。

「贏得頭盔上的一根羽毛……」威默斯喃喃道。他脫下頭盔，虛脫卻高興地看到，每一根羽毛都燒得只剩羽根。

他緩緩眨眼。

「那個人怎麼樣，佛瑞德？他有逃出來嗎？」

「什麼人？」

她衝出房間跑下樓梯。巷子飄散著和各地巷道一樣的味道，覆蓋住城市裡基本上包羅萬象的氣味。但至少這股味道不會令妳長出毛髮、牙齒變長。她靠著牆努力控制自己。洗髮精？她可以幫雪花省下一大筆錢，只消輕輕咬一口，他就知道什麼叫真正一頭毛燥的一天……

羅波幾分鐘後下來，把門鎖上。

「妳覺得好一點了嗎？」

「一點點……」

「還有別的。」羅波略有所思地說。「我想他在死前寫了筆記，但上面的東西都很奇怪。」他拿出看似廉價的筆記本在空中揮了揮。「這必須仔細看過。」他搖搖頭。「可憐的老雪花。」

「他是殺人犯！」

「對，但是那死狀太淒慘了。」

「砍頭？剛才在現場看起來，凶器是相當銳利的劍。但我想這還不是最慘的死法。」

「是啊，但我不禁想，這傢伙要是生來髮質強健一點，或是從小就用對洗髮精，他的人生可能會大大不同……」

「嗯，至少他死後不必再煩惱頭皮屑問題了。」

「這樣講有點不得體。」

「對不起，但你知道我聞到血就會緊繃。」

「妳的頭髮看起來總是很美。」羅波說。安谷娃心想，他這樣轉移話題的手腕可真不尋常。「我不知道妳都用什麼洗髮精，可惜他永遠沒辦法試試看了。」

「我懷疑他有沒有找對店家。」安谷娃說。「我買的洗髮產品，瓶身上通常寫『光滑大衣專用』——怎麼了？」

警衛隊最優良的傳統！」

「佛瑞德？」威默斯疲倦地喚道。

「是的長官？」

「佛瑞德，警衛隊最優良的傳統是半夜三點在風中找個地方靜靜抽根菸。我們不要得意忘形，好嗎？」

科隆一副垂頭喪氣。「可是——」他開口。

威默斯掙扎蹲起，拍了拍中士的背。

「喔，好啦，佛瑞德，你說的那個才是傳統。」他讓步了。「下次可以換你來。好了，現在，」他起身站穩腳步。「我要回偽城廣場寫報告了。」

「你全身都是塵土，動作還搖搖晃晃的。」羅波說。「是我的話會先直接回家，長官。」

「喔，這可不行。」威默斯說。「得去處理一下公文。有人知道現在幾點嗎？」

「嗶哩嗶哩嗶！」他口袋裡傳出愉快的聲音。

「靠！」威默斯說，但已太遲了。

「現在時間，」聲音尖銳友善，聽起來彷彿在求人掐死它一樣。「大約……九點鐘上下。」

「九點鐘上下？」

「沒錯。九點鐘上下。很精準，大約九點鐘上下。」

威默斯翻白眼。「很精準，大約九點鐘上下。」他說著從口袋拿出小盒子，打開蓋子。裡頭的小惡魔氣呼呼地看著他。

「昨天你說的。」牠說。「說我如果……我一字不漏重述你的話：『再給我搞什麼標準時間八點五十六分六秒的，就等著仰望一把槌頭。』然後我說，請輸入姓名先生，人爲破壞沒有保

「有一個……」威默斯又眨眨眼。他身體好幾處彷彿化作電話，發現他沒有要接的意思，便怨聲載道，響個不止。

那裡原本有……一些人？威默斯落在床之類的東西上，有個女人緊抓住他，他撞破窗框上僅剩的部分，他看到下方巨石屑寬闊而強壯的巨大手臂，依情勢允許，盡量有禮地把那女人拋了出去。然後屋頂上那個男人又出現在濃煙中，肩上扛著另一個人，朝他大吼什麼，並叫他跟著他，後來……

……後來地板就垮了……

「那裡……還有兩個人在裡面。」他說著又咳了。

「他們沒有從正門出來。」科隆說。

「我是怎麼逃出來的？」威默斯問。

「喔，是剎夫在底下踩熄火焰，長官。有個陶製警員真的非常方便。你正好落在他身上，他就理所當然地放下手邊工作，把你帶出來。一到早上，你就會有握不完的手和吃不完的點心了，長官！」

但威默斯注意到，目前為止什麼都沒有。四周仍有不少人拿著東西，滅著零星火苗，彼此爭吵……卻獨缺「表揚英雄時間」這個本該有的大洞。

「喔，火災過後，大家總是有點手忙腳亂，長官。」科隆彷彿會讀心似地說。

「我想我要去好好洗個冷水澡。」威默斯自言自語。「然後睡個覺。西碧兒有一些很棒的藥膏，專治燒傷……啊，哈囉，兩位。」

「我們看到火——」羅波跑過來說。「撲滅了嗎？」

「威默斯先生拯救了一切！」科隆中士興奮地說。「他直接殺進火場，救出了所有人，實踐

小惡魔遲疑了。「人類有使用手冊？」牠說。

「這真他媽是個好主意！」威默斯說。

「真的。」安谷娃喃喃說。

「像是上面可以寫『第一章：早上六點發出嗶哩嗶哩和其他該死的笨東西吵死人之注意事項』。」威默斯眼神發狂地說。「還有『疑難雜症：我的主人一直把我丟在廁所，我做錯了什麼？』還有——」

羅波輕輕拍了拍他的背。「該下勤了，長官。」他溫和地說。「這幾天夠忙了。」

威默斯揉揉額頭。「我確實需要休息一下。來吧，這裡沒什麼好看了。我們回家吧。」

「我以為你說你要去——」羅波開口，但威默斯的腦袋也早已在責罵自己了。

「我是說偽城廣場，當然。」他說。「我去完再回家。」

一盞燈籠在藍姆金圖書館浮動，飄過一座又一座放著巨大皮革封面書本的書架。

許多書從來沒有人讀過，西碧兒知道。好幾位祖先都是直接向印刷師傅訂書，再直接把書上架，因為圖書館是你必須擁有的東西，還不就那樣，諸如馬廄和僕人側房，或「蠢透強森」失誤的恐怖造景設計，不過，她祖父早在強森造成任何真正的傷害之前，就射殺了他。

她把燈籠抬高一些。

藍姆金家族從畫框俯視著她，經過好幾百年，顏料已泛黃。肖像畫也是另一項無關乎喜好的收藏品。畫中大多是男人。他們一律穿戴盔甲，總是騎在馬背上，而且每一位都會和安卡·摩波不共戴天的死敵戰鬥。

但這件事到了現代卻變得有點困難，以她祖父為例，他不得不遠征，一路到達好望達蘭才找

固，你又說我可以自己拿保固單滾——」

「我還以為你把這東西弄丟了。」羅波說。

「哈。」生活只管不理小惡魔說。「真的？你覺得他弄丟了？就在把衣服送洗前當兒，故意把東西放到褲子口袋，我可不敢說那叫『弄丟』。」

「那是意外。」威默斯咕噥。

「噢？噢？把我丟在餵龍的碗裡也是意外，對不對？」小惡魔喃喃自語一會兒，然後說：「總之，你想知道你今晚的行程嗎？」

威默斯望著大使館的劫後餘燼。

「說吧。」他說。

「沒有任何行程。」小惡魔乖戾地說。「你什麼都沒跟我說。」

「看吧？」威默斯說。「這就是最讓我惱火的事！爲什麼我必須告訴你？爲什麼不是你告訴我：『八點鐘左右：在平凡料理平息暴動，阻止巨石屑射人。』你說啊？」

「你沒叫我跟你說！」

「我那時又不知道！這就是現實生活！我要怎麼叫你警告我沒有人知道會發生的事？如果你真的那麼厲害，那就應該是你的工作！」

「他在用手冊上寫字。」小惡魔作嘔道。「知道嗎，各位？他在用手冊上寫筆記。」

「對啊，我當然會寫筆記——」

「他其實都偷偷摸摸在使用手冊上寫日記，擔心妻子發現他根本懶得學會怎麼使用我。」小惡魔說。

「那威默斯使用手冊呢？」威默斯厲聲說。「我覺得你從來就懶得學會該怎麼使用我！」



好吧，至少她知道他從來不會在非常遙遠之處，就只是在某處，忙不勝忙，跑得永遠不嫌快，再加上有人想殺他而已。

總而言之，她心想，她算是非常幸運。

威默斯望著羅波，羅波站在他辦公桌前。

「所以這一切加在一起代表什麼事？」他說。「我們知道實際上沒有攻擊王子的嫌犯死了；可能下手的凶手……也死了。有人相當笨拙地布置現場，讓歐西看起來像是受克拉奇人所雇。好，我懂爲什麼有人會這麼做。那就是佛瑞德常說的政治。他們雇用雪花來幫可憐的笨歐西完成工作，歐西成了代罪羔羊，然後警衛隊證實歐西受雇於克拉奇人，如此一來，便成了另一個開戰的理由。接著，雪花·陶調就逃掉了。起碼最後有人替他治好了頭皮屑問題。」

「他寫下筆記之後才逃的，長官。」羅波說。

「啊……對。」

威默斯望著從雪花房間取回的筆記本。本子相當粗糙，只是大小不一的一捆廢紙，雕版印刷師傅便宜賣的那種。他拿起來聞一聞。

「邊緣有肥皂。」他說。

「是他的新洗髮精。」羅波說。「第一次用。」

\* 在某一類軍事家的觀念中，這是彌足珍貴的悠久傳統，戰爭最重要的不外乎是大量死傷。若死傷的是對方，就算賺到了。

到一些死敵，不過他離開時，死敵適度增加了，亦招致不少咒罵。從前當然容易許多，藍姆金軍團曾在史多平原和這座城市的敵人戰鬥，許多人英勇傷亡，其中敵軍占比還算不少\*。

肖像畫中有幾位女人，就手的東西都不重，頂多是手套或一隻寵物龍。她們的工作大多是綁繃帶，並且（她總喜歡這麼想）懷抱決心和勇氣等待丈夫的歸來，或許也懷抱正常的希冀，希望丈夫回來時軀體越完整越好。

不過，重點是他們從未思考過此事。發生戰爭，他們就去了。沒有戰爭，他們就去挑起戰爭。他們甚至不會說出「義務」這類字眼。一切全在骨子裡。

她嘆了一口氣。如今一切都變得好困難，西碧兒的出身不習慣遭遇困難，總之，至少這種困難無法透過大吼僕人來解決。五百年前，她的祖先在戰爭中剝下一個克拉奇人的頭，插在旗杆上帶回家，沒有人覺得他殘忍，因為克拉奇人若抓到他的話，還不知道會剝他哪裡。一切似乎都很直來直往，你打他們，他們打你，規則每個人都懂，你頭被砍了之後自然不會哭嚷。

確實，現在的情況好多了，但卻變得……更加困難。

當然，那些古早時代的丈夫有時一離開就是好幾個月或好幾年，對他們來說，妻子和家族差不多就像圖書館、馬廄和蠢透強森設計的爆炸之塔。你完成這些事情，然後就不再多想。至少山姆每天都在家。

好吧，大多數的日子裡。每晚，總之。

好吧……大多數晚上的時段，真的。

至少他們一起用餐。

好吧，大多數是一起用餐的。

好吧，至少他們大多數用餐時是一起開動的。

見你，威默斯先生。可能是想頒發獎章給你，用方言七嘴八舌跟你聊天。如果你要吃宵夜，葛里夫先生煮了羊肉、飯和異國肉汁。」

「我想我最好下去見他們。」威默斯說。「但我甚至來不及沖洗——」

「那是你英勇救人的證據。」科隆激動地說。

「喔，好吧。」

樓梯才下了一半，威默斯心中就開始不安。他從未遇過一群想頒發獎章給他的人民，所以在這方面沒有太多經驗，但等著他的人緊緊聚在中士辦公桌旁，看起來不像是歡迎他的代表團。

他們確實是克拉奇人。起碼他們穿著異國服裝，其中一、兩人曬過的太陽比安卡·摩波人還多。威默斯心底忽然毛毛的，想到克拉奇幅員遼闊，他的城市 and 整個史多平原放上去就會消失不見，所以那裡一定活著各式各樣的人，包括這位戴著紅色氈帽、全身憤怒到發顫的矮小傢伙。

「你就是那個叫威默斯的嗎？」戴氈帽的人逼問。

「嗯，我是威默斯司令——」

「我們現在鄭重要求你釋放葛里夫一家人！我們不接受任何藉口！」

威默斯眨眼。「釋放？」

「你把他們關起來了！還徵收了他們的店！」

威默斯凝視著那個人，然後望向另一端的巨石屑中士。

「你把那一家四口安置在哪，中士？」

巨石屑敬禮。「在牢房裡，長官。」

「啊哈！」戴氈帽的人說。「你們承認了！」

「不好意思，你到底是誰？」威默斯疲憊地眨著眼睛說。

「你怎麼知道？」

「他那一整堆瓶瓶罐罐我們全看過了，長官。」

「嗯。這裡看來是鮮血，在筆記本書脊的地方……」

「是他的血，長官。」安谷娃說。

威默斯點點頭。關於血的事永遠不要質疑安谷娃。

「但頁面上沒一張有血……」威默斯說。「這就怪了。若是砍頭的話，應該會弄得亂七八糟。一般人都會……噴。所以最上面一頁——」

「——被撕掉了，長官。」羅波笑著點點頭。「但最有趣的還不是那個，長官。看你猜不猜得到，長官！」

威默斯瞪了他一眼，然後把燈籠拿近。「最上面這頁有相當淡的筆痕……」他嘟囔。「看不清楚……」

「我們也看不清楚，長官。我們知道他是用鉛筆寫的，長官。桌上就有一枝。」

「痕跡相當淡。」威默斯說。「像雪花這種傢伙寫字就跟刻石頭一樣。」他翻過筆記本。

「有人撕掉了……不只他寫字的那頁，底下好幾頁也撕了。」

「很聰明吧，長官？大家都知道——」

「——可以從下面那一頁的筆痕偷看被撕下的可疑筆記。」威默斯說著再次把本子扔到桌上。「嗯，由此看得出一些事情，沒錯……」

「也許他在威脅幕後的指使人？」安谷娃說。

「那不是他的行事風格。」威默斯說。「不，我的意思是——」

門口傳來敲門聲，佛瑞德·科隆進來。「幫你拿了一杯咖啡。底下有一群臭——克拉奇人想

「他們什麼時候要走都可以。」威默斯說。

「我相信他們現在是可以了。」瓦西爾這麼說，是刻意想指出全因他的到來，才阻止了一樁官方的流血制裁。「我敢跟你們保證，貴族老大一定會耳聞此事！」

「他耳聞的不只此事。」威默斯說。「但他們離開這裡的話，誰來保護他們？」

「我們！他們的同胞！」

「怎麼保護？」

瓦西爾幾乎要立正站好。「靠武力，必要的話。」

「喔，好極了。」威默斯說。「那就會有兩群暴民——」

「嗶哩嗶哩！」

「靠！」威默斯賞了口袋一巴掌。「我不知道我沒有任何約！」

「你晚上十一點有個約。在宮殿的老鼠房。」只管不理小惡魔說。

「別蠢了！」

「你高興就好。」

「閉嘴。」

「我只是想幫忙。」

「閉嘴。」威默斯回過頭面對克拉奇書商。

「瓦西爾先生，若葛里夫想跟你離開，我們不會阻止他——」

「啊哈！你想阻止可以試試看！」

威默斯自忖，要說克拉奇人是自大的鬧事者，也不全然是無稽之談。但他覺得有些不安，彷彿沿著深不見底的裂谷邊緣緩步行走。

「我不需要告訴你，你就算嚴刑逼問我也不會說！」那人挺胸說道。

「喔，感謝你告訴我這點。」威默斯說。「我最討厭浪費力氣了。」

「哈囉，瓦西爾先生。」羅波出現在威默斯身後說。「你有拿到關於那本書的字條嗎？」  
一片靜默，每個人遇到這種時刻都必須重新調整自己的表情。

然後威默斯說：「什麼？」

「瓦西爾先生在偉迪街賣書。」羅波說。「總之我請他推薦一些關於克拉奇的書，他就給了我《芳香園地》和《花園之歡愉》等幾本。我沒多留心，因為克拉奇人發明了花園，長官，所以我覺得或許可以多接觸他們的文化，算是深入了解克拉奇人的想法。只是，呃，這個……呢……總之，那本書寫的並不是園藝……呃……」他開始臉紅。

「對、對，好啦，你要的話可以拿來退。」瓦西爾先生說，一副氣力出了點岔的樣子。

「我只是覺得你應該要知道這件事，以免你沒有……以免你賣……嗯……敏感的人可能會嚇到，你知道的，像那種書……」

「對，好了——」

「安谷娃下士被嚇壞了，笑到都停不下來。」羅波繼續說。

「我會立刻退還書款給你。」瓦西爾說。他的表情又變得憤恨不已，並且瞪著威默斯。

「這次書怎麼樣不重要了！我們要求你馬上釋放我的同胞！」

「巨石屑，你他媽爲什麼把他們關到牢裡？」威默斯索然道。

「我們還有別的地方嗎，長官？辣裡門沒鎖，乾淨毛毯也給他們用了。」

「都解釋給你聽了。」威默斯說。「他們是我們的貴賓。」

「在牢房裡！」瓦西爾緊咬這一點不放。

不過，這點子倒是巧妙。雇用一位真正的殺手，專業的箇中高手，然後再找來（威默斯冷笑）另一人頂罪。要不是他甕堡這一墜（罪？墜？分不清楚，哈！），那可憐的變態小鬼搞不好就真的相信自己殺手了。

而警衛隊原本應該要相信一切都是克拉奇密謀的。

涼鞋裡的沙……好大的膽子！他們當他是傻子嗎？但願佛瑞德有小心把沙掃起來，因為去你媽的，他一定會找出是誰在那裡灑了沙，要他們把沙吃下去。有人希望威默斯去追捕克拉奇人。

炙熱屋頂上的男人。他和這一切有關嗎？一定有關嗎？威默斯記得什麼？那人穿著袍子，臉遮了起來。聽他的語氣，不只習慣發號施令（威默斯亦習慣發號施令），也習慣別人聽命於他，然而在警衛隊員的認知中，命令只是建議而已。

但有些事情不一定相關。「線索」此時總會有錯。還有那該死的筆記本，那是目前最奇怪的事。所以不論雪花寫了什麼，後來被人謹慎地撕下了好幾頁。動手的人聰明到知道底下頁面的字痕也看得到。

那麼，他為什麼不拿走整本筆記？

一切都太複雜了。但一定有什麼能使一切變得簡單，令一切豁然開朗——

他鉛筆一扔，扭開門，在樓梯口大吼：「這是什麼鬼聲音？」

科隆中士樓梯走到一半。

「葛里夫先生和瓦西爾先生有點……可以說是在『你來我往』，長官。兩百年前有人在另一人的國家放火，羅波說的。」

「什麼，剛才嗎？」

「我聽起來都是克拉奇語，長官。總之，瓦西爾先生鼻子綁好繃帶走了。」

「科隆中士？」

「是的長官？」

「你來處理這件事，可以嗎？」

「是的長官！」

「圓融一點。」

「沒問題，長官！」科隆敲了敲他鼻側。「這是政治嗎，長官？」

「就……去找葛里夫一家人，好讓他們……」威默斯一手略有似無地揮了揮。「隨便他們要怎麼樣都行。」

他轉身，走上樓梯。

「有人必須保衛我同胞的權利！」瓦西爾大喊。

他們聽到威默斯在樓梯中途停了下來，木板在他腳下咿呀響了一秒。然後他繼續往上走，好幾個警衛再次恢復了呼吸。

威默斯進辦公室後關上門。

政治！他坐下來，翻過一張張文件。思考犯罪的事要容易多了，他隨時都能面對正當、實在的犯罪。

他想封閉起來，隔絕外面的世界。

有人砍了雪花·陶調的頭。那是事實，不能歸咎於刮鬍子意外或洗髮精效力過強。

而且雪花射殺王子未遂。

歐西也是，但只有歐西自認自己是刺客。其他人都覺得他是個奇怪的小蠢蛋，像濕陶土一樣軟弱。



「你是羅斯特的手下吧？」

那個年輕人敬禮。

「黃蜂中尉，大人。」他吞吞吐吐。「呃……爵爺派我來找您，方便的話，請您和高階警官移駕到宮殿一趟，大人。」

「真的？他真是這麼說的嗎？」

中尉決定誠實爲上。

「其實他說的是『叫威默斯和他的嘍囉馬上滾過來』，大人。」

「喔，是嗎？」威默斯說。

「嗶哩嗶哩嗶！」口袋中傳出小小的勝利聲。「現在時刻正是晚上十一點整！」

諾比還沒敲門門就開了，一位矮胖的女人瞪著他。

「對，我是！」她厲聲說。

諾比依然舉著手站在那兒。「呃……妳是蛋糕太太嗎？」他問。

「對，但我不贊成這種事，只是看在錢的份上而已。」

諾比的手沒有動。

「呃……妳能預知未來，對吧？」諾比說。

他們大眼瞪小眼。然後蛋糕太太打了自己耳朵幾下，眨眨眼。

「可惡！我的預知能力又開啓了。」她的目光失焦了一會兒，重新在腦中偷看了一次剛才的對話。

「我想我們都講清楚了。」她看著諾比，嗅了一下。「你最好進來。小心地毯，才剛洗過

「你曉得，瓦西爾是從克拉奇大陸的史梅爾來的，」羅波說。「葛里夫則來自艾爾哈里，兩國十年前才停止爭戰。宗教不同的關係。」

「武器用完了？」威默斯說。

「是石頭用完了，長官。他們上個世紀就把武器都消耗殆盡了。」

威默斯搖搖頭。「我總覺得有點莫名其妙。」他說。「只因他們信奉的神有所衝突，就互相殺來殺去——」

「喔，他們信的是同一個神，長官。他們吵的顯然是聖書中的一個字。艾爾哈里人說那個字的翻譯是『神』，史梅爾人說是『人』。」

「那怎麼會搞混？」

「嗯，其實啊，書卷中只差一個微小的點。有些人覺得那反正只是個蚊子痕。」

「就因為一隻蚊子屎拉錯地方，造成歷時數百年的戰爭？」

「原本還可能更糟。」羅波說。「那個點若再往左一點，意思就是『甘草』。」

威默斯搖搖頭。羅波學語言總是很快，而我只知道怎麼點咖喱肉，他心想。他後來才發現，咖喱肉在克拉奇語的意思是「給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外國人吃的燙嘴軟骨」。

「真希望我們懂得更多的克拉奇語。」他說。

科隆中士敲了敲鼻側，一副城府深沉貌。

「洞察敵情是吧，長官？」他說。

「喔，敵人的事我懂。」威默斯說。「我想進一步了解的是克拉奇人。」

「威默斯司令？」

警衛隊轉身看了過去。威默斯眯起眼。

「我不搞附身。」蛋糕太太沒抬頭說。「那之類的——」她又靠近看，然後犀利地瞪了諾比一眼。「你這手搞過什麼有的沒的嗎？」  
「什麼？」

蛋糕太太把織布娃娃掃下水晶球，緊盯著球體深處。過了半晌，她搖搖頭。

「我不知道，我相信……喔，好啦。」她清了清喉嚨，用一種更像預言的語氣說。「諾比先生，我看到你在一個炎熱的地方，周圍有一群黝黑的女子。我覺得看起來有點像國外。她們和你談天說笑……其實，其中一個還拿了杯飲料給你……」

「她們沒有人在吼叫什麼的嗎？」諾比疑惑地問。

「看起來不像。」蛋糕太太說，她亦驚訝不已。「她們似乎挺開心的。」

「妳沒看到任何……磁鐵吧？」

「那是什麼？」

「不知道。」諾比坦承。「我想看到大概就知道了。」

蛋糕太太雖然比較死腦筋，但她不禁察覺諾比的推測似乎意有所指。

「有些女人看起來……是酥胸呀。」她暗示。

「啊，對。」諾比說話時表情完全沒變。

「你懂我的意思吧……」

「對，是。蘇匈亞來的。對。」

蛋糕太太發現他聽不懂，於是放棄了。諾比數了一毛錢給她。

「這是近期會發生的事嗎？」諾比問。

「喔，對。只有十便士，我看不了太遙遠的事。」

的。我只能給你十分鐘，因為我在煮高麗菜。」

她讓諾比下士進入她迷你的前廳。最占空間的是一張蓋上綠布的圓桌。桌上有個水晶球，上面放著一個穿硬襪布裙的粉紅色布織女偶。

蛋糕太太示意叫諾比坐下。他聽話坐下。房裡飄散著高麗菜的味道。

「酒吧裡有個傢伙跟我介紹妳。」諾比含糊道。「說妳是靈媒。」

「你想跟我說說看你的問題嗎？」蛋糕太太說。她又看了諾比一眼，接著，無關乎預知能力，全憑外表觀察，她又補了一句：「總之，我知道你問題不少，其中哪一個是你想知道的？」

諾比咳嗽。「呃……有點是……妳知道的……私人的。跟心有關係的，那一類的事。」

「跟女人有關係嗎？」蛋糕太太慎重地問。

「呃……我希望是如此。還有別的吗？」

蛋糕太太顯然大大鬆了一口氣。

「我只是想知道我會不會遇到女人。」諾比繼續說。

「我懂了。」蛋糕太太的表情像是聳了聳肩。別人要浪費錢她也管不著。「好吧，有十便士的未來，看該看的。還有十塊錢的未來，得該得的。」

「十塊錢？那比一星期的薪水還多！我還是選十便士的好了。」

「非常明智的決定。」蛋糕太太說。「把你的瓜子給我。」

「手。」諾比說。

「我是這麼說的。」

蛋糕太太一面仔細檢視諾比伸出的手掌，一面小心不去碰到他。

「妳會呻吟然後翻白眼之類的嗎？」諾比說。他硬是要這十便士付得有價值。

「以何罪名，大人？」

「司令，我們瀕臨和克拉奇開戰之際。這你當然了解吧？」

「不了解，大人。」

「我們說的是間諜問題，司令。甚至是破壞行動。」羅斯特爵爺說。「坦白說……這座城應該實施戒嚴法。」

「那又是哪一種法呢，大人？」威默斯眼神直視著前方說。

「你非常清楚，威默斯。」

「是那種在開火之前大叫『不准動！』的法嗎，大人，還是另外一種？」

「啊。我懂了。」羅斯特站起來，身子前傾。

「你很開心嘛……會在維提納利爵爺面前耍小聰明，不知何故，他竟容得下你如此。」他說。「反觀我的話，我懂你這種人。」

「我這種人？」

「我覺得現在街上全是犯罪，司令。無證照行乞、妨害公共秩序……但你好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好像自認應該有什麼高見。但你不必擁有什么高見，司令。你就是個捉賊的，僅此而已。你在瞪我嗎，威默斯？」

「我只是在努力不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大人。」

「威默斯，你好像覺得法律像是天空中某種巨大閃亮的光，不受人控制。你錯了。法律是我們訂的。我不會多問『你懂嗎？』，因為我知道你懂，我也不會去跟你辯。像頂破帽子的人，我看一眼就知道了。」

「破帽子？」威默斯無力地說。

「一群開心的年輕女子……」諾比沉吟。「蘇匈亞。絕對值得想一想。」

他離開之後，蛋糕太太回到水晶球前，偷偷預知了價值整整十元的未來以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知道真相之後，笑了一整個下午。

威默斯要說訝異，也有一半訝異。老鼠房的門一開，他發現坐在主位的人竟是羅斯特爵爺。貴族老大不在那裡。

他一半訝異。換句話說，他表面上心想：真奇怪，我以為就算拿攻城器也無法叫羅斯特這傢伙移動屁股半寸。但在心靈深淵，白晝之光很少滲透之處，他心想：廢話。在這種時候，羅斯特這種人總會移動到頂端。就像用桿子攪動一池渾水，真正巨大的泡泡會忽然浮到表層，搞得一切都烏煙瘴氣。不過，他仍敬禮說：「這麼看來，維提納利爵爺放假了？」

「維提納利今晚下台了。」羅斯特說。「暫時退位，當然，只是應危急時刻之需。」

「真的？」威默斯說。

「是的。而且我必須說，他預期你會有某種……質疑，司令，所以他請我給你這封信。不信且看，信封上蓋有他的封印。」

威默斯看著信封。蠟上的確印有正式印鑑，但是——

他和羅斯特四目相交，至少，懷疑漸漸散去。羅斯特不會搞這種卑鄙的伎倆。他這種人還算持有某種道德觀，畢竟有些事太不光榮了。你可以坐擁一條街，街上房子擠在一起，居民活得跟蟑螂一樣，真的蟑螂活得跟國王一樣，那完全無妨，但羅斯特大概死也不會墮落到去偽造文書。

「我懂了，大人。」威默斯說。「你找我？」

「威默斯司令，我必須請你將城內的克拉奇居民監禁。」

說我知道王子發生了什麼事，但坦白說你似乎對一切感到幸災樂禍，而且還落井下石。」

你能爬嗎，威默斯先生？威默斯無言以對。另一人肩上背著一個龐大的東西……

「我要褫奪你的權力，司令。現在起警衛隊由議會直接統管。懂嗎？」

羅斯特轉向羅波。「羅波隊長，我們這裡不少人聽說……許多關於你的優異表現，我在此授權你為警衛隊司令——」

威默斯閉上眼。

羅波瀟灑敬禮。「恕不從命！大人！」

威默斯睜大眼睛。

「真的？」羅斯特望著羅波一會兒，然後聳聳肩。

「啊，好吧……忠心是好事。科隆中士？」

「大人！」

「既然如此，你是士官中最為資深的一位，又具退役——軍中的資歷，在此……緊急之際，你必能勝任警衛隊司令。」

「不行大人！」

「這是命令，中士。」

科隆眉頭凝結了一滴滴汗珠。「不行大人！」

「中士！」

「把我這警徽塞到你身上太陽照不到的地方吧，大人！」科隆豁出去了。

威默斯又一次見到了羅斯特淡藍色的目光。羅斯特從來不曾表現出驚訝之情。因為他知道區區中士絕對不敢無禮頂撞上級，只好將科隆中士從眼前的世界抹除。

「威默斯司令。」他說。「我不想提起此事，但這幾天你個人有一連串判斷錯誤，實在令人震驚。卡夫拉王子被射，你似乎無意阻止，也找不出犯罪者。暴民在城裡恣意妄行，還聽說你手下一位中士打算射無辜人民的頭，我們剛才聽說，你親自逮捕了一名無辜商人，無緣無故將他關進監牢之中。」

威默斯聽到科隆倒抽一口氣，但聽起來相當遙遠。他感覺腳底下的一切開始崩毀，但他的思緒如今彷彿振翅高飛，直穿粉紅色的天空，在那裡，一切都不怎麼重要了。

「喔，我不知道啊，大人。」他說。「他是『身為克拉奇人』的慣犯，不是嗎？你不是想要我把他們全部關起來嗎？」

「你好像還嫌不夠似的。」羅斯特繼續說。「今晚稍早，我聽說你在震怒之下襲擊了兩名克拉奇警衛，非法進入克拉奇領土，進到女廂房，從床上擄走兩個克拉奇人，還命令眾人破壞克拉奇財產，而且……唉，坦白說，你的行為相當可恥。若是平時，我打死都不相信會有這種事，就算是跳梁小丑如你，我也難以想像。」

有什麼好辯的呢？威默斯心想。何必硬要玩一副被動過手腳的撲克牌？不過——

「兩個克拉奇人，大人？」

「卡夫拉王子被綁架了，威默斯。我真是難以想像，你居然做出這種事，但克拉奇人所言似有此意。有人目睹你非法踏入他們的土地。而且你似乎把一名無助的女士從床上拖了下來。這你又有什麼話說？」

「當時失火了，大人。」

黃蜂中尉走向前，耳語了一些話。羅斯特氣勢稍斂。

「很好，非常好。也許情有可原，但政治上來說，你的行動仍是魯莽至極，威默斯。我不敢



「我的警徽刻在手臂上。」巨石屑低沉地說。「勒個有人想的話可以弄掉。」羅波相當小心地放下他的警徽。

羅斯特雙眉一展，訝異萬分。「你也是嗎，隊長？」

「是的，大人。」

「我原本以為至少你——」

話語被開門聲打斷，他一臉不悅地抬起頭。兩名宮殿警衛跑進來，後面跟著一群克拉奇人。議會全體急忙站起。

威默斯認得中間那個克拉奇人，他曾在正式典禮見過。當時若非知道他是克拉奇人，威默斯肯定會覺得他是個詭計多端的傢伙，並特別留意。

「那是誰？」他悄聲問羅波。

「卡利弗王子。他是副大使。」

「又一位王子？」

那人走到桌前停下，瞄了一下威默斯，似乎沒認出他，然後向羅斯特爵爺鞠躬。

「卡利弗王子。」羅斯特爵爺說。「你來得真突然，但是——」

「我帶來嚴重的消息，大人。」威默斯縱然心神不寧，但一部分的腦袋仍判斷出耳中聽到的口音不同。卡夫拉的第二外語是在街上學的，但這位王子曾向正規教師學習。

「在這非常時刻，又有什麼消息不嚴重呢？」羅斯特說。

「新大陸上出現了不少新的動盪，令人惋惜。安卡·摩波發生的事亦令人不忍。」他又望了威默斯一眼。「不過，我在此不得不說，雙方報告說法有所出入。總之，羅斯特爵爺，我不得不向你稟告，嚴格說來，我們已經開戰。」

目光轉向巨石屑。

他不知道怎麼和山怪說話，威默斯心想。而羅斯特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威默斯再次以小人之心觀之，並由衷感到佩服），就是假裝問題不存在。

「警衛隊中誰是資深下士，威默斯爵士？」

「諾比下士。」

議會一陣交頭接耳。眾人一時七嘴八舌，「一個十足的小蠢蛋」幾個字多次被提及。終於，羅斯特再次抬起頭。「下一位資深警員是？」

「我想想……應該是壯臂下士。」威默斯說。他覺得有點頭昏腦脹。

「也許他懂得聽從命令。」

「他是矮人，你這白癡！」

羅斯特臉上沒有一條肌肉抽動。威默斯把警徽俐落地放到桌上，發出「叮」一聲。

「我不需要接受這種事。」威默斯冷靜地說。

「喔，所以你寧可當庶民，是嗎？」

「警衛本來就是庶民，你這生來一副蠢樣的臭竹竿！」

羅斯特的頭腦抹除耳朵絕對不可能聽到的聲音。

「請給我軍火庫的鑰匙，威默斯爵士。」他說。

鑰匙被放到桌上，發出叮噹聲響。

「你們其餘的人需要拿出什麼東西嗎？」羅斯特爵爺問。

科隆中士從口袋拿出髒兮兮的警徽，他扔到桌上時很失望，因為警徽沒有發出「叮」一聲抗議，反倒彈開來，壓垮了水瓶。

「什麼？有理由啊，理由他媽充分得很！」威默斯說。「我簡直不敢相信！你不能光是站在那邊然後……老天啊，外交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戰爭啊，威默斯，就是以另一種方式延續外交。」羅斯特爵爺說。「你會懂的，若你真的是位紳士的話。」

「你們克拉奇人也一樣壞透了。」威默斯繼續說。「一定是珍金斯船長賣的綠色發霉羊肉害的。你們全得了羊沫病。你們不能光站在那裡——」

「威默斯爵士，你啊，如你之前痛心地说過的，只是個庶民。」羅斯特說。「所以此事沒有你說話的份！」

威默斯連敬禮都懶了，直接掉頭走出會議室。其他警員默默跟在後頭，走回偽城廣場。

「我叫他把警徽塞到太陽照不到的地方去。」他們走過銅橋時，科隆中士說。

「沒錯。」威默斯木然地說。「幹得好。」

「直接噏他『塞到太陽照不到的地方』，就這樣。」科隆說。從語調有點難判斷他到底是驕傲，還是害怕。

「我不得不說，嚴格說來，恐怕羅斯特爵爺是對的，長官。」羅波說。

「真的。」

「是的，威默斯先生。城中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所以在戰時，政權必須服從軍權指揮。」  
「哈。」

「我告訴他。」科隆說。「『塞到太陽照不到的地方吧』，一字不差。」

「副大使沒有提到卡夫拉王子的事。」羅波說。「真是怪了。」

「我要回家了。」威默斯說。

「嚴格說來已開戰？」威默斯說。

「一連串的事件，恐怕使我們不得不進一步行動了。」卡利弗王子說。「情勢敏感。」他們知道他們要開戰，威默斯心想。這就像舞會開場，你到處遊走，望著身邊的舞伴……

「我必須告訴你，你有十二小時的時間將人民撤出雷斯普。」卡利弗說。「此事若能成全，事情想必能愉快解決。至少目前看來是如此。」

「那我們的回答就是：你們有十二小時的時間撤離雷斯普。」羅斯特說。「若無法達成，那我們就會……進一步……」

卡利弗稍微欠身。「我們彼此了解了。不久將奉上正式書面文件，當然，我們也會收到你們的通知。」

「沒錯。」

「嘿，等一下，你們不能就——」威默斯開口。

「威默斯爵士，你再也不是警衛隊司令了，行政程序中沒你說話的份。」羅斯特厲聲說完，又轉向王子。

「很遺憾事情來到如此地步。」他頑固地說。

「的確。但事情發展至此，話語再也不是以表達。」

「我不得不同意。那麼，該是試試雙方力量的時候了。」

威默斯又驚又恐，目光從一方轉向另一方。

「當然，我們會給你時間離開大使館。我是指大使館遺址。」

「誠摯感謝。我們當然也會如此禮會貴國大使。」卡利弗微微欠身。

羅斯特也欠身。「畢竟，即使我們兩國開戰，毫無理由不如朋友一般彼此尊重。」他說。

老佛瑞德皺起了臉，看他表情，貌似在回憶的巷中被人搶了，一臉呆滯。

「我們連行進曲都有。」他說。「說實在，那首歌不容易唱準。呃……怎麼了嗎，小姐？」

「喔，沒事的，中士。」安谷娃說。「我常會無緣無故就像這樣大笑。」

佛瑞德·科隆再次茫茫望向遠方。「當然，更早之前我是在昆姆公爵的中量級步兵團。跟他們看過許多戰爭。」

「我相信如此。」羅波說，安谷娃尖酸暗笑，不知佛瑞德的戰略位置距離實際戰場究竟多遠。「你突出的軍旅生涯一定讓你擁有許多美好回憶。」

「女孩子喜歡制服。」科隆的語氣話猶未盡，彷彿一個成年人有時仍亟需大家出手相助。

「而且啊……唉……」

「什麼事，中士？」

科隆看起來十分難為情。過去就像一堆內褲，在回憶的胯下糾結成一團。

「那時……生活比較輕鬆，長官。我是說，比當警察還輕鬆。我的意思是，你是軍人，對，其他混蛋是敵人。你走入寬廣的荒野，在他們前方布成長方陣，然後有個戴羽毛頭盔的傢伙下令，你們就全體排成一個大箭頭——」

「老天，真的有人那麼做嗎？我以為那只是他們畫戰鬥策略用的！」

「其實啊，長官，老公爵就是照書上做的……反正就只是小心背後，然後痛打所有制服不對的傢伙就好。但是……」科隆想到痛苦的回憶，臉皺成一團。「唉，當警衛時，唉，你沒有個底的話，都不知道好人和壞人的差別，小姐，真是如此。」

「但是……當時也有軍法，不是嗎？」

「對，是啦……但雨下得要死，你又正忙——下半身卡在死馬之中，又有人給你命令，那絕

「我們快到了，長官。」羅波說。

「我是說『家』，真的家。我需要睡一會兒覺。」

「是的，長官。我要怎麼跟大伙說，長官？」

「隨便你要怎麼說都可以。」

「我正視他的雙眼，然後告訴他『塞到太陽——』」科隆中士反覆玩味著。

「你要我晚一點帶幾個手下去解決羅斯特嗎？」巨石屑說。「沒問題。他一定不清白。」

「不行！」

此刻威默斯的腦袋非常飄飄然，沒用條繩子繫好，人都快飛到空中了。他在偽城廣場和大家分開，讓頭拖著身體走上山坡，拐過轉角，進到屋子，走過一臉訝異的妻子，上了樓梯，進到臥房，全身向床上一栽，身體還沒碰到床就睡著了。

早上九點，第一批加入維提納利爵爺重步兵團的人踏著正步走過寬道。

警衛隊都出來觀望。那是他們現在唯一能做的事。

「那不是威默斯先生的管家嗎？」安谷娃指著隊伍前方威利金僵直的身影說。

「對，在前面打鼓的還是他家廚房的小伙子。」諾比說。

「你以前是個……軍人，是嗎，佛瑞德？」羅波在隊伍經過時說。

「是的，長官。伯爵伯爵第一重步兵團，長官，拔野雞毛團。」

「什麼？」安谷娃問。

「這是軍團的別名，小姐。這名字好久了。到某處突襲營隊，看到許多野雞雞圈，爲了在艱困的土地上活下來什麼的……總之，那就是我們頭盔上要插野雞羽毛的由來。傳統，懂嗎？」

這時，有個頤指氣使的人說：「爲什麼你沒有穿制服，年輕人？」

諾比轉身。一位老太太在跟他說話，她拿著火雞一般的東西，表情大大寫著「指責」兩字。

「我？有啊，小姐。」諾比指著自己的爛頭盔說。

「見得了人的制服。」那女的斥道，並給他一支白羽毛。「克拉奇人在床上糟蹋我們時，你們又會在幹什麼？」

她狠狠瞪了其餘警衛一眼，甩頭就走。安谷娃看到好幾個像她這樣的人穿梭在圍觀人群之間。不時秀出白羽毛。

「我一直覺得，那些克拉奇人真的很勇敢。」羅波說。「恐怕啊，諾比，那白羽毛是要叫人感到羞愧，勸你入伍用的。」

「噢，那就沒關係了。」諾比說。對諾比這個人而言，羞恥都不羞恥了。「那我拿了這個要幹嘛？」

「這讓我想起……我跟你說過我對羅斯特爵爺說的話嗎？」科隆中士緊張地說。

「至今已十七次了。」安谷娃看著拿羽毛的女人說道。接著她補了一句，顯然是自言自語：「不成功，便成仁。」

「不知道能不能找那女士再給我一些？」諾比說。  
「那是什麼？」羅波問。

「羽毛啊。」諾比說。「看起來像真的鵝毛。只要搜集到更多，我就可以——」  
「我要問的是，安谷娃說的那句話是什麼？」羅波說。

「什麼？喔……只是女人以前送男人上戰場會說的話。不成功，不然就成仁。」  
「成人？」諾比說。「妳是說像……長大之類的嗎？」

對不是什麼查法條的好時機，小姐。到頭來，『戰爭』只是看你什麼時候能中彈而已，隊長。」

「喔，我相信沒那麼簡單，中士。」

「喔，大概吧，隊長。」科隆委婉附和。

「我相信戰爭關係到的不只如此，例如，還有不殺已經投降的敵人。」

「喔，沒錯，這也沒錯，隊長。當然，不是說你不能教訓他們一下。給他們來兩下子，讓他們忘不了你。」

「該不會是凌遲吧？」安谷娃說。

「喔，絕對不是，小姐。不過……」科隆的回憶巷轉進一條歧路，穿過陰暗的山谷。「嗯，當你最好的同伴眼顫中了一箭，四周都有人和馬狂叫，你嚇到屎——真的嚇死了，然後遇到某個敵人……嗯哼，莫名就有股衝動，想把他這個……輕輕推一下之類的。就是，你曉得……也許二十年後，當他的腿在冷冽的天氣中抽痛，就會記起他做過什麼，僅此而已。」

他在口袋中掏了掏，拿出一本非常小的書，舉起來給大家看。

「這書是我曾祖父的。」他說。「他參與了對抗偽城的那場戰役，我的曾祖母給他這本書爲士兵祈禱，因爲所有祈禱詞都派得上用場，相信我，因爲他買不起盔甲，便把這本書塞在最外層的上衣口袋，隔天上戰場——咻，一支箭兀地射來，『喇』一聲直接射入這本書，箭一路刺到最後一頁才停下，瞧，還看得到上面的洞。」

「真的是奇蹟。」羅波附和。

「對，我想真的是。」中士哀傷地望著破爛的書說。「但說實在的，可惜擋不住另外十七支箭。」

鼓聲漸遠。其餘警衛避開彼此的目光。



他雙腿盪下床，手在床頭櫃摸索。

「嗶哩嗶哩嗶！」

「喔，不……算了，現在幾點？」

「下午一點！哈囉，請輸入姓名先生！」

威默斯睡眼惺忪地望著只管不理小惡魔。有一天，他知道，他真的必須讀懂這鬼玩意兒的使用手冊。不然就要把它扔下懸崖\*。

「什麼——」他開口，然後又呻吟了一下。頭巾承受他的重量所發出的拉扯聲忽然又開始陰魂不散。

「山姆？」臥房門被推開，西碧兒拿著一個杯子進來。

「什麼事，親愛的？」

「你感覺怎麼樣？」

「我的瘀傷上又有了瘀——」另一個回憶從罪惡感之坑爬了出來。「喔，老天啊，我真的叫他臭竹竿——？」

「沒錯。」他的妻子說。「科隆早上來過，把一切都一五一十告訴我了。說得相當不錯，我想。我曾跟朗尼·羅斯特出去一次。他這人冷冰冰的。」

威默斯腦中另一道記憶又像一團沼氣般噴出。

\* 想要活得快樂，這世上有一個通則：任何能給生活帶來便利，本身卻比它的使用手冊還輕的東西，一定要小心。

「是指死了之後用盾牌把自己運回來。」安谷娃說。「代表要嘛凱旋歸來，不然就不要回來。」

「喔，我回來時總是帶著盾牌。」諾比說。「這點沒問題。」

「諾比。」科隆嘆氣。「你以前回來不只拿自己的盾，還拿其他人的盾，附帶一袋牙齒和十五雙仍溫溫的靴子，全載在推車上。」

「嗯哼哼，除非你是勝方，不然參戰一點意義也沒有。」諾比說著把白羽毛插在頭盔上。

「諾比，你一直都在勝方，因為你老是徘徊在邊邊，看誰要贏了，就從某個可憐的死人身上剝下勝方的盔甲。我以前聽說雙方將軍會一直注意你穿的盔甲，來確認戰事的進展。」

「許多軍人曾隸屬於不同的軍團。」諾比說。

「對，你說的是沒錯。只是通常不會發生在同一場戰事之中。」科隆中士說。

他們走進警衛屋。多數輪班警員今天都休假。畢竟，現在是誰在指揮？他們今天到底要做什麼？留下來的只有從不覺得自己下勤的人，以及新加入的警員。他們的熱情尚未鈍化。

「我相信威默斯先生會想到辦法的。」羅波說。「聽好，我最好帶葛里夫老闆回店裡。他說他要打包離開了。許多克拉奇人都要離開了，你也不能怪他們。」

夢如泡泡般隨他浮起，威默斯浮出了睡夢中的幽冥深淵。

這陣子，他通常很珍惜醒來的時光。此時他往往會靈光一現。他覺得自己的腦袋有些部分會在夜晚上工，思考前一天的問題，等他一睜開眼，就會交出成果。

現在唯一出現的是回憶。他眨眨眼。另一個回憶湧現。他呻吟。警徽在桌上彈起的聲音不斷重播。他咒罵。

喔沒錯。威默斯骨子裡知道敵人是誰。

不過——

沒有警徽、沒有警衛隊、沒有工作……

另一段回憶回來了，晚了。

肥皂泡仍滴到他的上衣，他從口袋拿出維提納利密封的信，用刮鬍刀劃開。

裡面有一張空白的紙。他把紙翻面，另一面同樣沒有任何東西。他十分困惑地望著信封。

### 山姆·威默斯爵級騎士

他真是好人，頭銜寫得這麼完整，威默斯心想。沒有訊息的信有什麼意義呢？有些人可能會不小心在信封裡塞錯紙，但維提納利不會。給他一封信告知他是「騎士」，這有什麼意義？老天，晉升貴族的尷尬他最清楚不過了——

另一小段記憶爆開，安靜得像一隻老鼠在暴風中放屁。

是誰說的？任何紳士——

威默斯凝視著。對，他是個擁有地位的紳士，不是嗎？官方正式認可的。

接著，他沒有大叫，沒有跑出房間。他刮完鬍子，洗了澡，穿上換洗內衣褲，相當冷靜。

西碧兒在樓下替他準備餐點。她不是個非常好的廚師。但威默斯覺得沒關係，因為他也不是個非常好的食客。一輩子在街上吃飯，他的胃本來就不正常。它渴望的是一點酥脆的部分，眾神恩賜的食物成分，而西碧兒總會把盤子在龍身上放太久，這點令人放心。

她小心地望著他吃炒蛋，目光直視前方。她的樣子就像移動式安全網，看著男人走鋼索。

「佛瑞德有跟妳說他叫羅斯特把警徽塞在哪裡嗎？」

「有，講了三次。他似乎對此耿耿於懷。總之，要是懂朗尼的性子，他就知道這得用槌頭才辦得到。」

威默斯許久以前才習慣所有貴族的人不只知道彼此的姓，似乎也都識得彼此的名字。

「佛瑞德還跟妳說了別的事嗎？」他畏怯地說。

「有。關於那家店、大火和所有的事。我爲你感到驕傲。」她親了他一下。

「我現在要怎麼辦？」他說。

「喝你的茶，洗澡、刮鬍子。」

「我應該去警衛屋——」

「刮鬍子！壺裡有熱水。」

她出去後，他坐起身子，蹣跚走進廁所。的確，大理石洗手檯上有一壺熱水。

他看著鏡中的臉。不幸的是，那張臉仍是他的。也許他可以先把臉刮掉……？然後就可以洗剩下的部分了。

前一夜的各個片段分別搶著他的注意力。那名警衛的事太抱歉了，但有時你就是無法站在那裡和人多費唇舌——

他不應該拿警徽出來。現在不像以前了。他有責任。他應該留下來，讓事情不要那麼——不。那永遠不會有用。

他設法把肥皂泡打上臉。取締暴動法！老天啊……他停下刮鬍子的動作，思考著。羅斯特濁白的眼眸從他的回憶中往外瞧。王八蛋！那種人會思考，他們真的會思考，警衛隊就像某種牧羊犬，小口咬著牛羊的腳踝，有人說話就會吠，卻永遠永遠不會咬牧羊人……

「謝謝你。」

他的兒子用克拉奇語說了些話，然後一家人展開一小段爭吵。

「我覺得你有這麼深刻的感受很好。」羅波面紅耳赤地說。「但我不得不說，我覺得你用的語言有點太強烈了。」

「我兒子很抱歉。」葛里夫自動脫口說。「他不記得你會說克拉——」

「沒有，我沒忘！我們為何要逃走？」男孩說。「我們住在這裡！我從來沒看過克拉奇！」

「噢，不過，那就有些事值得期待了。」羅波說。「我聽說那裡有許多很棒——」

「你是笨蛋嗎？」亞尼歐掙脫父親的手，直接來到羅波面前說。「我不管！我不要那一切，什麼月亮從『太陽之山』升起！我在家裡聽多了！我住在這裡！」

「好了，你真的應該聽你父母的話——」

「爲什麼？我爸一直在這裡工作，現在他卻被趕走了！有什麼好？我們應該留在這裡，捍衛屬於我們的東西！」

「啊，不過，你不該自己一手扛起法律——」

「爲什麼？」

「因爲那是我們的工作——」

「但你們沒有在工作！」

葛里夫先生噤哩咕嚕說了一串克拉奇語。

「他說我必須道歉。」亞尼歐悶悶不樂地說。「對不起。」

「我也是。」羅波說。

男孩的父親朝他聳聳肩，彷彿一切盡在不言中，大人遇到青少年問題總會如此。

過了一會兒，正當她看著他敲斷香腸，他說：「親愛的，我們有關於騎士的書嗎？」

「有好幾百本，山姆。」

「有任何一本是在講……妳知道，關於騎士是什麼的嗎？我是說，例如你是騎士的話，你要做什麼？責任之類的？」

「我想大多都有寫。」

「很好。我想我該讀點書了。」威默斯用叉子打培根。培根相當配合地粉碎。

吃完飯，他去了家中的圖書館。二十分鐘後，他回來拿鉛筆和幾張紙。

十分鐘之後，西碧兒替他端了杯咖啡。他埋首於一堆書後，看似認真地讀著《騎士生活》。她躡手躡腳走出門，回到她自己的書房，坐下來寫馴龍紀錄。

一個小時之後，她聽到他走出圖書館，來到走廊。

他低聲哼著不成調的歌，目光茫然，代表有件「大事」在腦中運作，把其他不必要的機能全關閉了。他也重新散發一股憤憤不平的無辜力場，對她來說，那是威默斯的基本本質。

「你要出門嗎，山姆？」

「對。我就是要出門去踢人屁股，親愛的。」

「喔，太好了。記得把事情好好了結就好。」

葛里夫一家人默默拖著步伐走在羅波身旁。

「店的事情我很遺憾，葛里夫先生。」他說。

葛里夫改用另一手拿東西。「我們可以再開另一家店。」他說。

「我們一定會特別留心。」羅波說。「等一切都結束之後，你可以回來。」

後，抽出彎刀。

「我不能眼睜睜看他逃走。」羅波說。「他是嫌犯！聽好，他在笑我們！」

「他有外交豁免權。」安谷娃說。「而且船上還有許多持武的人。」

「我可以一個打十個，因為我一身正氣。」羅波說。

「真的？可是他們有十一個人。」

71小時·阿魅把刀拋到空中。刀轉了幾圈，嗡嗡作響地落下，他順勢一探，抓住了刀柄。

「威默斯先生就是這麼做的。」羅波咬牙切齒地說。「現在他在嘲笑我們——」

「你上那艘船一定會被殺。」葛里夫在他身後說。「我認得那個男的。」

「你認識？怎麼會？」

「全克拉奇都怕他。那是71小時·阿魅！」

「是嗎，爲什麼——」

「你們沒聽說過他嗎？他是敵渣族人！」葛里夫太太拉了拉丈夫的手臂。

「敵渣族？」安谷娃納悶道。

「他們是一支好戰的沙漠部落。」羅波說。「相當凶悍，但也十分可敬。人家說，若敵渣族

是你的朋友，一輩子都會是你的朋友。」

「那如果他不是你的朋友呢？」

「大約只會有五秒鐘。」

他拔劍道：「不論如何，我們不能讓——」

「我已經說太多了，我們必須走了。」葛里夫說完，一家人拿起他們的行囊。

「聽好，或許還有其他方法可以查他的底細。」安谷娃指著馬車說。

「你會回來的，我知道。」羅波說。

「再看看吧。」

他們走到碼頭，那裡停了一艘克拉奇船。人群排成一列，能帶的家當都帶了，免得再晚就只能穿著身上的衣服逃走。警衛發現他們備受敵視。

「羅斯特應該還沒有逼克拉奇人離開家吧？」安谷娃說。

「我們看得出來風是往哪吹的。」葛里夫冷靜地說。

羅波聞了聞鹹鹹的空氣。「從克拉奇吹來的。」他說。

「對你來說也許是吧。」葛里夫說。

身後鞭子聲一響，他們站到一旁，好幾輛馬車搖晃而過。窗上的簾子微微拉開了一會兒，羅波趁機瞄到一張有著滿口金牙和黑鬍子的臉。

「那是他，是嗎？」

安谷娃微微哼了一聲。她如常閉上眼，用鼻子去看……

「丁香。」她喃喃道，然後抓住羅波的手臂。

「不要追過去！船上都是持武的人！要是看到一名士兵衝向他們，他們會怎麼想？」

「我不是士兵！」

「你覺得他們會花多久時間去分辨這之間的差別？」

馬車穿過碼頭擁擠的人群。馬車一過，人潮聚合。

「上面卸下了箱子——我看不太清楚……」羅波伸手遮著太陽說。「聽著，我相信他們會理解的，只要——」

71小時·阿魅走上甲板，回望著警衛。他開口笑時發出一道閃光。他們看到他把手伸到肩



東西都靠不住了。」

「不如我們小時候，中士。」

「確實不如我們小時候，諾比。」

「大家以前都相信彼此，是不是，中士？」

「大家以前都相信彼此，諾比。」

「是的，中士。我知道。大家都不鎖門，對不對？」

「沒錯，諾比。大家隨時都願意互相幫忙。他們總會進出彼此的屋子。」

「對，中士。」諾比激動地說。「我就知道我們街上以前沒人鎖過屋子。」

「我說的就是這個。這就是我的重點。」

「因為那群混蛋以前甚至連鎖都偷。」

科隆思考這項事實。「對，但至少他們偷的是彼此的東西。他們畢竟不是外國人。」

「對。」

他們又走了一會兒，腦中盤據各自的思緒。

「中士？」

「什麼事，諾比？」

「蘇匈亞在哪裡？」

「蘇匈亞？」

「一定是個地方，我認爲。我想那裡應該滿溫暖的？」

「啊，你說蘇匈亞。」科隆隨機胡謔。「是的，對。那是克拉奇的地方。對。有很多沙，還有山，出口野棗。爲什麼你會想知道？」

兩隻瘦長、極爲優雅的長毛狗走出來，狗繩緊拉，一路領著牠們走過踏板。

「是克拉奇斯坦獵犬。」她說。「我知道克拉奇貴族非常喜歡牠們。」

「牠們看起來有點像——」羅波開口，但忽然恍然大悟。「不，我不能讓妳一個人單獨去那裡。一定會出問題。」

「我比你更有機會達成任務，相信我。」安谷娃馬上說。「無論如何，他們在河水換潮之前不會離開。」

「太危險了。」

「反正他們本來就與我們爲敵呀。」

「我是說對妳來說太危險！」

「爲什麼？」安谷娃說。「我從來沒聽說克拉奇有狼人，他們可能不知道該怎麼對付我。」她解開繫著警徽的小皮帶，交給羅波。

「別擔心。」她說。「若情況真的糟到不能再糟，我會跳下船。」

「跳到河裡？」

「就連安卡河也殺不死狼人。」安谷娃看了高漲的河水一眼。「總之，應該吧。」

科隆中士和諾比下士在巡邏。他們不確定自己爲何在巡邏，也不確定目擊犯罪時該如何是好，雖然在多年訓練之下，他們已能對較大規模的犯罪視若無睹，但畢竟已養成固定習慣，身爲警衛就得巡邏。他們巡邏不需要原因。他們巡邏就爲了巡邏，十分單純。諾比手中拿著皮革封面的巨大書本，艱難地行進。

「戰爭對這地方來說是好事。」過了半晌，科隆中士說道。「讓大家有個重心。這年代所有

「我以前光是偷靴子就惹上不少麻煩。」

「那個時代比較粗野，諾比。」

「你遇過克拉奇人嗎，中士？」他們走進安靜的街道時，諾比問。「我是說野生的那種。」

「嗯，沒有……但你知道嗎？他們允許擁有三個妻子！那是犯罪，一定是。」

「對，因為我在這兒連一個都沒有。」諾比說。

「而且他們會吃可笑的食物。咖喱之類的。」

諾比思考了一下。「像……我們一樣，晚班值勤的時候。」

「對對對，是沒錯——但他們煮得不太對——」

「你是說湯湯水水，顏色黃得像耳屎，加了豆子和黑醋栗，像你媽媽以前做的那種？」

「對！儘管在克拉奇咖喱中亂翻吧，你絕不會找到任何一塊蕪菁。」

「我聽說他們還會加綿羊眼珠。」國際霉食家諾比說。

「又說對了。」

「沒有烤羊肉或甜麵包這類平常吃的像樣食物？」

「說得……沒有錯。」

科隆覺得他的話似乎慢慢被引導到某個方向。

「聽著，諾比，總而言之他們的膚色不對，這就是最後的結論。」

「你終於發現了，佛瑞德！」諾比的語氣開心得不得了，科隆差點就相信他是真心感到高

興。

「嗯，這很明顯。」他承認。

「呃……那什麼是對的膚色？」諾比說。

「喔……沒什麼。」

「諾比？」

「什麼事，中士？」

「你爲何帶著那麼大一本書？」

「哈，中士，算你聰明。我聽你上次說你會祖父有一本書，助他安然挺過任何打鬥，我這是從老頑固那兒拿來的。《全教之書》，厚達十三公分。」

「這放口袋裡有點太大，諾比。這用推車推都有點大，說老實話。」

「我想我能做個支架帶著它，估計就算是長弓的箭，最多也只能刺到〈經外書〉的章節。」

熟悉的嘎吱聲響令他們抬起頭。

一個克拉奇人頭在微風中搖晃。

「想喝一杯嗎？」科隆中士說。「大安吉釀的酒來一口會很爽快。」

「最好不要，中士。威默斯先生現在心情不太好。」

科隆嘆了一口氣。「你說得對。」

諾比又抬頭看了那顆頭一眼。是木做的。幾世紀以來被重漆過好幾次，以一個此生不必再買上衣的人來說，這克拉奇人倒笑得相當開心。

「克拉奇人頭。我祖父說他的祖父記得，以前掛的是真的頭。」科隆說。「當然，到他那個時候已經只剩胡桃般的大小。」

「插著某個傢伙的頭來當酒吧招牌，有點……噁心。」諾比說。

「不是，諾比。那叫戰利品，對不對？有人打完仗回來帶了個紀念品，插在杆子上，開了間叫『克拉奇人頭』的酒吧。好叫他們別再亂來。」

「我們都必須盡好本分，諾比。該我的時候，我馬上會如箭一般衝出戰場，讓克拉奇那些傢伙嘗嘗冰冷鐵器的滋味。」

「你都不擔心他們削鐵如泥的刀？」

「我應該會一邊鄙視，一邊嘲笑他們，諾比。」

「但假如克拉奇人攻擊這裡呢？那你就會在前線，前線就會移到後勤這邊。」

「我會設法立足於中間……」

「前線的中間還是——」

「兩位？」

他們回頭看，發現身後一直跟著一個尋常身高的男人，但他的頭卻很不尋常。不是說他禿了頭什麼的，他髮量著實不少，又長又捲，幾乎長及肩膀；鬍子濃密得簡直能藏住一隻小雞；但他的頭就這樣從毛髮中升起，彷彿某種穿出的圓頂。

他友善地朝他們微笑。

「我真是三生有幸，兩位該不會是英勇的科隆中士和——」那人望著諾比。驚訝、恐懼、好奇和憐憫彷彿暴風吹來的烏雲，飄過他陽光開朗的表情。「傳說中的諾比下士？」他說完。

「正是我們，你好。」科隆說。

「啊，太好了。有人指定要我找到你們。其實有一點非常驚人，你曉得。這船屋從來不曾有人闖入，不過我得說我鎖設計得非常好，唯一必須做的就是換掉接合處的皮革，上點油……喔，不好意思，我有點跳得太快了。好了……我有個訊息要跟你們說……是什麼呢？……跟你們的雙手有關……」他手伸進腳邊巨大的帆布袋，拿出一根長管子，交給諾比。

「我對此感到很抱歉。」他又拿出一根比較小的管子給科隆。「我必須在匆忙之中趕出來，

「白色，當然！」

「所以不是磚紅色？因為你——」

「你在套我話嗎，諾比下士？」

「當然不是，中士。所以……我的膚色是什麼顏色？」

這話一出，科隆中士不得不開始思考。在諾比下士身上，找得到適合碟形世界所有風土的膚色，另外有一些只會在特殊醫療書上出現。

「白色是……白色其實是腦中，你知道……腦中的想法。」他說。「就好比……老實工作一天，老實領一天的薪，這類的事。然後定期洗澡。」

「不懶惰度日，之類的。」

「對。」

「或……像……葛里夫一樣全天工作。」

「諾比——」

「而且你從來就沒見過他的孩子穿髒衣——」

「諾比，這樣說下去豈不是沒完沒了？我們比克拉奇人好，這點你心知肚明。不然這一切又有什麼意義？總之，我們若是跟他們開戰，你可能會因為到處散播叛國言論被關。」

「你要跟他們戰鬥嗎，佛瑞德？」

佛瑞德·科隆搔搔下巴。「嗯，身為一個有經驗的軍人，我想我必須……」

「你要怎麼辦？加入部隊上前線嗎？」

「嗯，這個嘛……我的專長是訓練，所以我想我最好留在這裡，訓練新兵。」

「待在後勤，可以這麼說。」

面來說，光是親眼看到這堆沙的存在就令人心滿意足了。雖然沙子是從山怪白堊陶土批發店那堆沙子徵收來的，裡面不時出現在真正的沙漠可能不會看到的菸屁股和貓尿痕跡，就算有，比例尺也絕對不對。

「這裡會是很好的登陸點。」他用木杆一指。

他的副官在旁幫忙，說道：「艾金特半島。那是離我們最近的地方，大人。」

「正是！我們可以馬上穿過海峽。」

「很好，大人。」黃蜂中尉說。「但是……你不覺得敵人可能會在那裡嚴加戒備嗎？既然是個如此明顯的登陸點？」

「對受過訓練的軍事家來說並不明顯，中尉！他們不會在那個地點嚴加戒備，正是因為那裡太明顯了，懂嗎？」

「你是說……他們認為真正的白癡才會在那裡登陸嗎，大人？」

「沒錯！而且他們知道我們不是真正的白癡，中尉，因此那就是他們最不會嚴加戒備的地方，懂嗎？他們會提防我們從別的地方登陸，像是——」他的木杆戳進沙裡。「這裡。」

黃蜂靠近看。外面街上，有人開始敲鼓。

「喔，你是說埃里德。」他說。「我相信那是個隱蔽的登陸點，隱密行軍兩天就能直指他們的帝國中心，大人。」

「正是！」

「在艾金特登陸則代表要花三天橫跨沙漠，經過戈布拉城堅強的防線……」

「沒有錯。一片空曠的戰場！我們在那裡就能展現戰爭的藝術。」羅斯特在擊鼓聲中提高嗓子。「一場決定性的戰鬥！那就是擺平這一切的方法。我們站一邊，克拉奇人站另一邊。那就是

真的沒什麼時間好好完成，坦白說，材料也不是非常好——」

科隆看著他的管子。有一端是尖的。

「這是火箭型衝天炮。聽好了，上面寫著『彩球和火星亂舞』……我真的很抱歉。」那人說著從袋中拿起複雜的木頭和鐵製裝置。「可以把管子給我嗎，下士？」他接下管子，旋入裝置的一端。「謝謝你……我不得不承認，沒有我的機床，也沒有我的鍛造廠，我真的必須將就於手邊找到的東西……不好意思，我可以把火箭拿回來嗎？謝謝你。」

「火箭沒有木棒就會亂飛。」諾比說。

「喔，確實如此。」那人說。「會變得相當不精準。」

他把管子拿到肩膀高度，仔細看進一個鐵格，說：「似乎剛剛好。」

「火箭就不會順著射出去。」諾比說。「只會往上射。」

「這是常見的誤解。」昆姆公國的李奧納說，並且轉身面對他們。

科隆看得到管子深處的火箭頭，腦中忽然冒出火星和火球的影像。

「現在，你們兩位顯然必須彎進這條巷子，跟我走。」李奧納說。「我對此非常抱歉，但大人向我長篇大論解釋，爲了全體社會的福祉，必須犧牲特定個人的權利。噢，我剛好想起來了，麻煩你們舉起雙手。」

老鼠房中，大桌上灑滿了沙。

羅斯特爵爺檢視地圖，分不清心中是激動，亦或喜悅。地圖上立有小小的方箱子，代表鄉鎮和城市，剪紙棕櫚樹標示著已知的綠洲。雖然對「綠洲」兩字感到不安，但羅斯特看著地圖，仍覺得很好。尤其，因爲這是一張克拉奇地圖。反正人人都知道整個克拉奇大陸都是沙，所以某方



統領——我跟你說你會笑死——一群持武士兵！不得不說，最訝異的人莫過於我了！看樣子，我這下只能站出來把一些好傢伙聚集起來。當然，警衛隊成員大多加入了，嗯，你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這群人受過訓練，一心想善盡職責，所以讓我省下不少麻煩。除了諾比之外，他說他要等星期四再加入，因為到時候他就有足夠的白羽毛做棉被了。」

羅斯特的表情可比醃了一年醬紅的肉。

「這根本是鬼扯。」他說。「還有你，威默斯，絕對不是騎士。只有國王可以——」

「這座城市有許多爵位都是由貴族老大冊封的。」威默斯說。「你朋友道尼爵爺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你的意思是？」

「好，你真要跟我玩，我會說在受封騎士之前，該人必須花一整個晚上守衛盔甲——」

「我這輩子每一天晚上都守得好好的。」威默斯說。「在這附近不多留心自己的盔甲，一早醒來就沒盔甲了。」

「以向神祈禱的方式。」羅斯特犀利地說。

「說的就是我。」威默斯說。「我沒有哪一天夜裡心中不是想著：『眾神啊，我希望能活著過這一關。』」

「——此人必須證明他能上戰場，對抗另一個受過訓練的人，威默斯。歹徒和惡棍不算。」威默斯動手解開他的頭盔。

「好吧，現在並不算是最好的時機，大人，但若有人可以幫你拿著大衣，我可以給你五分鐘時間……」

從威默斯眼中，羅斯特看到火燒船的烈焰。

「我知道你想幹什麼，威默斯，我才不會如你所願。」他向後退一步說。「總之，你從未受

## 一切解——

他把木杆一扔。「哪個神經病吵吵鬧鬧的？」

副官走到窗邊。「有別人在招募士兵，大人。」他說。

「但我們所有人都在這裡！」

副官猶豫了一下，脾氣火爆的人身旁的受氣包常如此遲疑。「是威默斯，大人……」

「徵召警衛隊嗎？」

「呃……不是，大人。是徵召軍隊。呃……旗幟上寫著：『山姆·威默斯爵士第一步兵團』，大人——」

「無知的男人。去跟——不，我自己去！」

街上聚集了一群人，中間聳立著剃夫警員。陶偶有一個特點，他一旦開始敲鼓，就沒有人會叫他停下來。不過羅斯特爵爺可能例外，他大步走過去，從剃夫手中奪下鼓棒。

「就是勒樣，第一步兵團有各物種選擇的生活！」巨石屑大喊，沒注意到他身後發生的事。

「可以學到一門專業！了解自尊！有整潔的盔甲，加上可以嚼的靴子——嘿，辣是我的旗子！」

「這是在搞什麼？」羅斯特說，他把手作的旗幟扔到地上。「威默斯不能這麼做！」

牆邊有個身影走過來，他原本一直在旁看戲。

「你曉得，其實我認爲我可以。」威默斯說。他給羅斯特一張紙。「全寫在上面，大人。引述的話全依據最高權力之言，以免你有任何懷疑。」

「引述——？」

「關於騎士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大人。其實是騎士的義務，真夠逗的。有一堆他媽蠢透的事，像是出門要騎著披掛簾巾的上等馬匹，但其中一條寫道，必要時，騎士必須挺身而出，並

代表了。喔，這座城市似乎由各行各業的人所統理，但根據騎士傳統——」

羅斯特停下來思考。他的臉就像一個驚覺雜草團結起來組織了職業公會的除草工，內心深處隱約而絕對地相信這一切不是真的在發生。這不可能發生，因為這種事情不會發生。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忽略任何違反常理的事，不過，可能必須先找到一些動力來熬過內心的掙扎。

「我覺得你會發現，依法而論，你的地位——」他才剛開口，就被威默斯開心地打斷，雙眼不禁突了一下。

「喔，可能會有一些問題，我可以打包票。但你要是問司藍律師，他會說『這是一件相當有趣的案子』，你知道律師這句話就代表『一天一千元，不含雜費，案件需審理一個月』。那我就把這件事交給你去處理了，好嗎？你也知道我有好多事要做。我想新制服的樣本應該已經放在我辦公室了，在戰場上裝備好看最要緊，可不是？」

羅斯特又瞪了威默斯一眼，然後大步離開。

巨石屑並足立正站在威默斯身旁，舉手禮噹一聲俐落敲下頭盔。

「我們現在要幹嘛，長官？」

「我想我們可以收攤了。所有伙伴都加入了？」

「是的長官！」

「你有跟他們說這不是強迫的？」

「是的長官！我說『這不是強迫的，你必須加入』，長官。」

「巨石屑，我要的是自願者。」

「沒錯，長官。他們都是自願的，我確認過了。」

威默斯嘆了一口氣，走回辦公室。不過他們可能安全了。他相當確定自己的作法是合法的，

過正式武器訓練。」

「這倒是真的。」威默斯說。「被你抓到把柄了，真是的。沒有人訓練過我如何使用武器。我滿幸運的。」他靠過去低聲說，以免圍觀的人聽到。「你聽好，我知道『武器訓練』是什麼意思，朗尼。已經好幾年沒有真正的戰爭了，所以士兵都只是昂首走來走去，穿著塞得鼓鼓的背心，揮舞著尖端裝了小圓球的劍，以免有人真的受傷，對不對？但在影子區，沒有人受過任何武器訓練，更分不清重劍和佩劍的差別。不，他們真正擅長的是一手拿破瓶子，一手拿五乘十公分的短刀。朗尼，當你面對這種人，就會明白等一下未必還能說說笑笑上酒館喝酒，因為他們要死。他們要殺死你，懂嗎，朗尼？等你揮舞著漂亮光潔的長劍，他們早已在你肚子上刻好自己的姓名地址。那裡就是我接受武器訓練的地方，用的多半是拳頭、膝蓋、牙齒、手肘等等。」

「你啊，先生，不配作一位紳士。」羅斯特說。

「我就知道我身上有一些特質是我喜歡的。」

「你難道不知道你不能招募……矮人和山怪進安卡·摩波的軍隊嗎？」

「規定只寫著『持武士兵』，矮人自己有斧頭，省了不少。再說只要看過他們真正打鬥的模樣，你一定會想和他們同一國。」

「威默斯——」

「是山姆·威默斯爵士，大人。」

羅斯特似乎想了一會兒。

「非常好，那麼，」他說。「你和你的……軍團可以隸屬於我麾下——」

「好巧不巧，不行。」威默斯輕快地說。「根據斯卡馮的《騎士法律與實踐》，騎士要聽命於國王或他合法指派的代表。當然，自從某個超級王八蛋砍下國王的頭之後，就沒有合法指派的

「喔，哈囉。有什麼事——喔，對，我請你找克拉奇的書……全部都在這裡嗎？」

圖書館員害羞地拿出一本破爛的綠色小書。威默斯原本以為會是大一點的書，但他仍接了下來。猩猩給的每本書都值得一讀，因為牠會替你找出「對的書」。威默斯認為這是一項本領，就像送葬師擅長判斷死者身高一樣。

書脊上，極為黯淡的燙金字寫著：《吾臨之、吾睹之、吾定之：軍人的一生》，A·戰略將軍著。

諾比和科隆中士一步拖著一步走在巷子裡。

「我知道他是誰！是昆姆公國的李奧納，就是他！他五年前就失蹤了！」科隆用氣音說。

「原來他叫李奧納，還是從昆姆公國來的，又怎樣？」諾比說。

「他是個瘋狂的天才！」

「他是個神經病。」

「對，嗯，人家說天才和瘋子只有一條細縫之隔……」

「那他一定是掉進縫裡了。」

他們身後的人說：「喔，媽呀，這根本沒有用吧……？我不能否認你們說得沒錯，無論在任何射程範圍，這準確度都令人無法接受。可以拜託你們停一下嗎？」

他們轉過身。李奧納已經開始拆解管子了。

「請你就幫我拿著這個，下士……中士，勞你的駕，穩穩拿著這個……用鱗狀物應該就可以，我想我這兒有塊很適合的木片……」李奧納伸手拍拍口袋。

兩名警衛赫然發現，挾持他們的人停下來重新設計武器，不但把武器交給他們拿著，還一邊

就他對羅斯特的了解，那傢伙會尊重法律文字。這種人都會的，以一種冷冷的方式。而且，警衛隊三十人對大局全無影響。羅斯特能忽略他們。

戰爭在頃刻間開始醞釀，威默斯心想，而他們全都回來了。公民秩序天翻地覆，因為規矩反了過來。像羅斯特這樣的人又躍到人群之上。這群貴族多年來遊手好閒，忽然又拿出了老盔甲，從壁爐上取下劍。他們覺得戰爭要來了，心上唯一掛念的是戰事有贏也有輸……

有人在背後操弄。有人想看兩國開戰。有人付錢殺了歐西和雪花。有人想殺王子。我一定要記得這點。這不是戰爭，這是犯罪。然後，他忽然發覺自己在想，也許攻擊葛里夫小吃店一案是同一批人所策畫，說不定大使館的火也是那群人放的。

接著，他忽然發覺自己為何會這麼想。

因為他希望有一群主謀。想像有一群人，在某個煙霧迷濛的房間，被特權和權力沖昏了頭，憤世嫉俗，手拿白蘭地，計畫好一切。這樣一想，事情就好多了。你必須緊緊抓住這種想像，因為若不這麼想，你可能就得接受壞事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平凡的人，那種會幫狗梳毛、對小孩說床邊故事的人，也可能自顧自地走出門，對其他平凡人做出可怕的事。把一切都怪罪到「他們」身上就容易多了。想到「他們」就是「我們」的話，會讓人不寒而慄，哀傷不已。若是「他們」，那事情就不是任何人的錯。若是「我們」，那「我」又是什麼角色？畢竟，「我」是「我們」的一分子。我一定是。我肯定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他們」的一分子。從來沒有人覺得自己是「他們」的一分子。我們永遠是「我們」的一分子。做壞事的都是「他們」。

以前的他，差不多在這個時候，便會打開酒瓶蓋，管他瓶子裡裝的是什麼，只要能讓眼前一片扭曲——

「喔可？」

「好。」科隆說。「好了，你在幹什麼？我是說，你可能是我聽說的那個天才，昆姆來的先生，但說到威脅別人，你的聰明程度可比充氣鏢靶。」

「看來我一直有點傻傻的，是不是？」李奧納同意。「但我懇求你們跟我走。我原本只是以爲，身爲戰士，你們在武力相逼之下比較容易跟我走。」

「嗯哼，對，我們是戰士。」科隆中士說。「不過——」

「喂，你還有其他這種火箭嗎？」諾比說著又把管子扛在肩上。小小的諾比只要一拿到大大的武器，眼中就會散發特殊光芒。」

「我可能有喔。」李奧納說，他眼中的光芒則是天真自然的瘋狂之光，代表他正覺得自己是狡猾呀。「我們何不去看看？你知道的，有人叫我不擇手段帶你們過去。」

「賄賂聽起來是個不賴的方式。」諾比說。他把眼睛對上管子，口中發出「咻碰」的聲音。「誰叫你來帶我們的？」科隆說。

「維提納利爵爺。」

「貴族老大找我們？」

「對，他說你們身懷某種特質，一定要馬上過去。」

「到宮殿嗎？我聽說他退位了。」

「噢，不是。要去，呃……去，呃……碼頭……」

「特質，嗯？」科隆說。

「呃，中士……」諾比開口。

「好了，諾比。」科隆隆重地說。「該是我們名留青史的時候了，你懂。幹練的將官就是軍隊的骨幹。就我看來，」他繼續說。「就我看來，這就是時勢造英雄。」

找著螺絲起子。這種事不常發生。

諾比默默把科隆手中的火箭拿過來，放到管子裡。

「這塊是什麼，先生？」他問。

李奧納一邊摸口袋，一邊簡短瞄了一眼。

「喔，那是扳機。」他說。「也就是你知道的，摩擦打火石然後——」

「很好。」

一小段火焰冒出，再來便是一陣黑煙。

「喔，媽呀。」李奧納說。

兩名警衛別開頭，彷彿害怕著即將目睹的事。火箭穿過巷子，射進房子窗中。

「啊……在拋射體上標記『往此飛』才能確保安全，新設計可不能忘記這點。」李奧納說。

「好了，那筆記本在哪……？」

「我想我們最好離開。」科隆說。「趕快。」

火星和火球在房子裡爆炸，男女老幼通常會歡欣鼓舞，但剛打開門的山怪可不這麼想。

「啊，真的嗎？」李奧納說。「好，若需要加速的話，我有個非常有趣的設計，專門替兩輪

的——」

兩名警衛心照不宣，一人一邊，分別用肩頭架起他的雙手，把他扛離地面，開始拚老命跑。

「喔，媽呀。」被架著反向飛馳的李奧納說。

兩名警衛潛進側巷，相當專業地沿著另外幾條巷子東躲西藏。最後，他們把李奧納靠到牆上，偷看巷子尾。

「沒問題。」諾比說。「他們走另一邊了。」



好，重來一次……

關鍵就在於搜集事實……

世界在看。有人希望警衛隊認定暗殺行動是克拉奇人所指使。誰？

還有人到雪花·陶調落腳處砍了他的頭，把屍體留在那裡，死得簡直比六桶死魚餌還徹底。

71小時·阿魅巨大的彎刀引起他的注意。所以……

我們假設阿魅是卡夫拉王子的僕人或保鏢，他發現……

不，這樣不合理？誰告訴他的？

好，也許是他自己設法發現的，那就代表，他可能也知道是誰出錢雇用……

威默斯坐下。一切仍是謎，但他會解開的，他知道他會解開。他將搜集事實、加以分析，抱持開放的心胸，從每個角度去檢視，查出羅斯特爵爺到底是怎麼組織這一切的。

叫他破帽子？他才不會乖乖坐著被這種人羞辱，尤其是一個會說「相當」和「仙丹」有壓韻的白癡。

他一隻眼瞄到那本古書。戰略將軍？每個孩子都知道他。安卡·摩波曾統領一個巨大的帝國，多虧他才能攻下克拉奇一大片領土。但奇怪的是，大家好像都不覺得自己欠他一份感激。威默斯從來不知道爲什麼，但這座城市似乎反而以這位將軍爲恥。

當然，其中一個關鍵在於他最後進攻了安卡·摩波。熱努亞皇族耗盡，自我繁殖的研究進展遲滯，唯一留下的樣本大多只剩牙齒，於是大臣寫信給安卡·摩波尋求協助。

發生過許多這類的事，威默斯曾聽聞了不少，每每令他十分訝異。史多平原的小王國一直在乞求鄰國相借皇族。國王派出戰略將軍單純是出於憤怒，畢竟要好好管理帝國，就不能總是收到

「那英雄什麼時候會造出來？」

「我說的是我們。擁有特質的男人。」

諾比點頭，但內心百般不情願。就許多方面而言，他的腦袋比他這位上級更為清楚，而且他對這項「特質」感到有點擔心。因為特質而被選中，其實無異於被迫「自願」加入。總之，特質又有什麼特別的？就連海邊的帽貝也有某種特質。

「我們又要去臥底了嗎？」科隆問。

李奧納眨眨眼。「這個……對，我想這件事算是跟『底』非常有關。沒錯，確實如此。」

「中士——」

「你安靜，下士。」科隆將諾比拉近，悄聲說，「『臥底』就表示不會被刺或被射，對吧？況且職業軍人最不希望遇上的是什麼？」

「被刺或被射。」諾比自動說。

「沒錯！所以我們走吧，昆姆先生！時機到了！」

「太好了！」昆姆公國的李奧納說。「告訴我，中士，你想追求海嗎？」

科隆再次敬禮。「不了長官！我是快樂的已婚男子，長官！」

「我是說，你曾經踏浪而行嗎？」

科隆邪笑了一下。「啊，你這可耍不了我，長官。大家都知道腳一踏就會沉到海裡。」李奧納停了一會兒，重新把腦中頻道調到科隆電台。

「你以前，是否曾經，在海上，浮浮沉沉，坐著船？」

「我？長官？我可沒有浮浮沉沉過。我每次都沒有動，都是浪在高高低低起伏啊，長官。」

「真的啊？」李奧納說。「嗯哼，還好，那不成問題。」

「幹嘛？什麼事？」

「下午三點零五分。接見小霹屁下士，關於科隆中士失蹤的事。」小惡魔沒好氣地說。

「我從來就沒安排這個——誰跟你說的——？你現在是在跟我說我有個行程，然後我自己都不知道嗎？」

「沒錯。」

「那你是怎麼知道的？」

「你叫我去知道的。昨天晚上。」小惡魔說。

「難道你能告訴我我不知道的行程？」威默斯說。

「這些仍是行程之必然行程。」小惡魔說。「可說是存在於行程的『相空間』之中。」

「那他媽是什麼意思？」

「聽好。」小惡魔有耐心地說。「你可以在任何時間安排行程，對吧？所以任何行程都存在於潛在——」

「那是哪裡？」

「任何特定的行程都會直接塌縮，呈現波狀。」小惡魔說。「我只是從投射矩陣中選出最有可能的一條。」

「這根本就是你隨口胡謔的。」威默斯說。「若你所言屬實，那現在隨時——」

有人敲門。是那種禮貌、猶豫的敲門聲。

威默斯目光不移臉上露出得意笑容的小惡魔。

「是妳嗎，小霹屁下士？」他說。

「是的，長官。科隆中士送了一隻飛鴿來。我覺得你應該看看，長官。」

血跡斑斑的信，上面只寫著：親愛的陛下，謹告知您我們征服了貝翠克、史梅爾和烏席斯坦。麻煩寄來拖欠的兩萬元薪水。那人永遠不曉得何時該收手，所以馬上被封為公爵，打發到熱努亞。然而，他抵達後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思考熱努亞最大的軍事威脅何在，認定清楚之後，便向安卡·摩波宣戰。

但大家又能期待什麼？他盡了他的職責。他帶回一堆又一堆戰利品、眾多俘虜，還把大多數士兵都帶回來了（在安卡·摩波的軍事領導者中，這點最為難能可貴）。威默斯猜想，就是這最後一點讓他在歷史上無法被認同。某方面來說，這件事暗示他太厲害了，這樣打仗不公平。

「吾臨之、吾睹之、吾定之。」這應該是他當年說的話，他那時是征服……哪裡呢？是偽城嗎？還是阿爾卡里？或是昆姆公國？也許是史多百歲國？在那個舊時代，攻打其他城市是一種慣例，當他們看似要崛起，就再回去攻打一次。那段日子裡，你不在乎世界是不是在看。你就是他們看清楚，然後學著點。「吾臨之、吾睹之、吾定之」。

威默斯總是覺得這句話有點太剛好了。不太像激動之下臨時脫口而出的，不是嗎？聽起來像是他慢慢想出來的。他可能在帳篷裡度過漫漫長夜，查著字典，思考「吾」和「之」中間要放什麼字……吾臨之、吾醉之、吾吐之？吾上門之、吾染了尷尬的病之、吾逃走之？能找出三個合適的字，鐵定鬆了一大口氣。他可能是事先想好這句話，再出發去找個地方征服。

他隨意翻開書，讀道：「面對願為國家壯烈犧牲的敵人，總是一件好事。這代表你和他腦中有共同的目標。」

「哈！」

「嗶哩嗶哩ㄅ——」

威默斯的手重重甩到盒子上。

「我覺得看起來像一條巨魚。」科隆說。「錫做的。」

「有個角。」諾比說。

「這永遠浮不起來。我看得出你哪裡設計錯了。誰都知道金屬會沉到水裡。」科隆說。

「不完全正確。」李奧納委婉地說。「總之，這艘船是故意設計要沉入海中的。」

「什麼？」

「推進力恐怕是最令人頭痛的一點。」李奧納說著爬上梯子。「我考慮過槳和櫓，甚至是某種螺釘，然後我想到：模仿海豚吧，就是牠了！海豚毫不費力就能游得飛快。當然，那是海中的事，我們這兒的河口只有鏟吻海豚。連接杆的設計有點複雜，但據我經驗這樣能大幅加速。踏板踩起來反倒有點累人，但我們有三個人，加速力應該相當令人滿意。模仿大自然真是大有可為啊，只希望我的飛行實——喔……你們要去哪裡……？」

很難看出這兩名警衛正努力模仿的是大自然中何種「令人滿意的加速力」，只知道加速途中不時會卡在門口。

「啊，中士。」維提納利爵爺說著走進來，站到他們前方。「還有諾比下士。李奧納跟你們解釋過所有事情了嗎？」

「你不能叫我們進入那玩意兒裡面，大人！那根本是自殺！」科隆說。

貴族老大雙手在唇前一合，彷彿祈禱一般，吸了一口氣，略有所思。

「不。不，我覺得你說錯了。」他終於開口，彷彿對一件複雜的形上學之謎下了結論。「我想，若進入那個東西裡頭，十之八九會是一件英勇的行爲，可能還會帶來回報。我敢說，事實上，這不會是自殺。但我尊重你的看法。」

維提納利爵爺的身材並不魁梧，這陣子，他走路都拄一根黑木杖。沒有人記得他手持武器的

「進來！」

一張薄薄的小紙卷放到他桌上。他讀：

自願出「極為重要」之任務。諾比也在此。今日任務結束後，我倆的雕像將被立起。PS. 有個「我不能透露名字的人」說這張字條將在五秒後自動銷毀，他還說很抱歉手邊沒有優質化學藥劑，不然效果會更好——

紙卷邊緣開始捲起，然後微微發出「撲」一聲，冒出一團刺鼻的煙，消失了。

威默斯盯著剩下的一小堆紙灰。

「我覺得他們沒把鴿子炸飛算是萬幸了，長官。」小霹屁說。

「他們他媽到底想去做什麼？好吧，反正我也不能追著他們到處跑。謝謝，小霹屁。」矮人敬禮離開了。

「巧——合罷了。」威默斯說。

「好啊，那再來。嗶哩嗶哩嗶！下午三點十五分，和羅波隊長開緊急會議。」小惡魔說。

那是個柱狀物，兩端漸細成錐。其中一端相當複雜，柱狀慢慢收聚，成爲一圈又一圈結續的環，環彼此交疊，最後在一條巨大魚尾交會。上過油的皮革在金屬夾縫中發亮。

另一端，一根又長又尖的螺絲釘從圓柱延伸而出，簡直有如獨角獸的角。

整個柱狀物放在一輛粗糙的推車上，車身開在一對鐵軌之上，鐵軌消失在船屋遠端，潛入黑色的海水中。

蠟燭漸短，燒斷了繩索，繩子綁的重物將卡樺拉開，起初移動緩慢，「船」滑下軌道，進入幽黑的水中，一、兩秒後，咕嚕一聲全隱沒在海中。

安谷娃走上踏板時，沒人注意到。她知道關鍵就在於「看起來很自在」。沒有人會去管一隻看起來對目的地很篤定的大狗。

甲板上人群來去閒晃，船上非水手的人特別會如此，他們不確定自己應該做什麼，也不知道不該做什麼。有些比較壓抑的人就搭起小營，用一堆堆衣物占一小塊私有空間。安谷娃看著他們，不禁想起錢困巷雙色分明的排水管，以及拿顯微鏡畫出來的房舍界線。那又是另一種劃清界線的方式。這是我的，那是你的。敢超界你就等著瞧。

船艙的門兩邊站著兩名守衛。沒有人指示他們把狗攔下。

氣味領著她往下走。她聞得到其他狗，以及丁香強烈的氣味。

狹窄的走道盡頭，一扇門半開。她用鼻子推開，向裡面看。

狗群躺在地毯上，聚在大船艙的一側。若是其他狗可能會吠，但這群狗只是把美麗的頭轉向她，視線沿著突出的鼻子仔細小心地打量她。

牠們身後的窄床絲簾半掩。71小時·阿魅躺在上面，在她進來時轉過了身。

他朝狗群看了一眼，迷惑地望著她。然後，出乎她意料之外，他坐到她面前的地板上。

「你是誰家的狗啊？」他用標準的安卡·摩波語說。

\* 說也奇怪，李奧納·昆姆的天賦似乎在取個好名字這點上止了步。

樣子，想著想著，科隆的腦袋出現一股不尋常的靈光，告訴他：這其實一點也不令人安心。據說爵爺曾在刺客學校就讀，但沒有人記得他學了什麼武器，只知道他學習了各種語言。此刻站在爵爺面前，科隆忽然覺得，當面違逆他似乎不像是個輕鬆的選項。

科隆中士敬個禮（情急之際，這動作永遠十分有效），大喊道：「諾比下士，你為何沒進入那個……下沉金屬的魚身玩意兒？」

「中士？」

「快爬上梯子看看，兄弟……去去去……」

諾比手忙腳亂地爬上梯子消失了。科隆又敬了個禮。要判斷他有多緊張，通常只要看他敬禮多俐落就知道了。他現在手刀快得都可以切麵包了。

「準備出發，喝！」他大喊。

「幹得好，中士。」維提納利說。「你正展現出我期盼你們擁有的特質——」

「嘿，中士。」魚肚傳來金屬聲響。「這裡全是鐵鍊和齒輪。這是幹什麼的？」那東西前方的巨大螺旋開始嘎吱轉動。

李奧納從魚後方出現，他說：「我想大家都該進去了。我點了蠟燭，燭火一燒下來繩子就會斷，繩子一斷，繩上的重物會順勢把卡榫拉開。」

「呃……這東西叫什麼？」科隆跟著貴族老大走上梯子，說道。

「嗯，它是潛在水中的艦艇，所以我一直稱爲『在水下走的安全裝置』\*。」李奧納在科隆身後說。「但我通常叫它『船』。」

他跟上科隆，關上船身的蓋子。

過了一會兒，若沿岸的船屋有人，就會聽到螺栓鎖上時複雜的鏗鏘聲。



和鑽石，安谷娃小姐。」他的臉湊到她眼前。「全鑲在銀項圈上。」

「……長久以來，我發現了一個關鍵：武力多寡『不是』重點，最要緊的是布兵和儲兵、集中兵力……」

威默斯很想專心閱讀戰略書籍，卻被兩件事分散了注意力。一是71小時·阿魅開口笑的臉彷彿從每一行文字中向外望著他，二則是他的錶。他把錶架在只管不理小惡魔上。錶的動力來自真正的發條，這樣可靠多了。錶從來不需要餵食，只會安靜地滴答行走。對錶來說，威默斯忘記行程也無妨。他喜歡這只錶。

秒針彎向最上面的刻度時，他聽到有人走上樓梯。

「進來，隊長。」威默斯說。盒子裡傳出一聲竊笑。

羅波的臉比平常還紅。

「安谷娃出事了。」威默斯說。

羅波臉上的顏色稍褪。「你怎麼知道的？」

小惡魔在竊笑，威默斯則堅定地關上牠的蓋子。「就當作是直覺告訴我的，好嗎？我是不是說對了？」

「是的，長官！她上了克拉奇的船，現在船開了！她沒有下船！」羅波說。

「她他媽到底上船幹嘛？」

「我們在追阿魅！看樣子他身邊好像帶著某個人。是某個生病的人，長官！」

「他離開了？但是外交官員都還——」

威默斯住了嘴。你要是不認識羅波，就會覺得情況有異。自己的女朋友被擄上外國船，有

安谷娃搖搖尾巴。她聞得出床上有人，但他們不成問題。當你擁有強壯到能咬斷頸子的下顎肌肉，在多數情況下都會感到放鬆。

阿魅拍拍她的頭。敢對狼人做出此舉的人，餘生大多必須請人幫忙拿刀叉，但安谷娃懂得自我控制。

接著他起身走到門口。她聽到他對外面的人說了些話，然後回到房裡，對著她笑。

「我來去如風……」

他打開小紙箱，拿出綴滿珠寶的狗鍊。「你應該要有條狗鍊。喔，這裡有些食物。」他正說著，僕人便把食物放進碗中。「『脆心酥，軟骨球，給狗一根老骨頭』，我聽到你們安卡·摩波小孩唱這首童謠，但軟骨球只適合給動物吃，天曉得脆心酥又是動物的哪個部位……」

盤子放到安谷娃面前。其他狗騷動起來，但阿魅朝牠們斥罵了一個字，狗群便又躺了回去。

那是……狗食。在安卡·摩波，「狗食」意謂你連灌進香腸都不願意的東西，而平常只要攪肉機夠大，大家沒什麼是不願意加進香腸的。

她心中那一小部分的人類感到噁心，但狼人口水直流，望著淋漓的血管和晃動的肥肉——食物放在銀盤上。

她抬頭。阿魅謹慎地望著她。

當然，皇家的狗過得如帝王一般，那些鑽石項圈……不盡然代表他知道——

「不餓嗎？」他說。「你的嘴巴說你餓了。」

有個東西扣住她脖子，她轉頭去咬。她牙齒一合，只咬到一口油膩的衣服，但頸子上的痛楚更令她難受。

「殿下向來喜歡看狗狗戴好的項圈。」71小時·阿魅在一片紅霧中說。「紅寶石、翡翠……」

片刻，他確實是兩個人。兩人都叫作山姆·威默斯。

對歷史而言，「選擇」只是個方向。時間之褲開啓，威默斯開始衝下其中一條褲管。

另一個時空，做出不同選擇的威默斯落入不同的未來。

兩個威默斯都衝回去抓起只管不理小惡魔。在最駭人聽聞、怪誕、罕見的偶然中，他們這一剎那的決定分別都錯了。

有時候，雪崩是一小片雪花所造成的。有時，鵝卵石原本有機會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如果自己彈到另一邊的話。

安卡·摩波巫師對印刷的事相當堅持。他們說絕對不容金屬活字印刷術在此出現，還說假設有人印了一本魔法書，再把印版上的字母打散，又拿來印——好比食譜怎麼辦？金屬印版是有記憶的。咒語並不只是文字，它們存在於另一個次元中。我們已經受夠了會說話的舒芙蕾，更何況這鬼東西搞不好會印出幾千本，其中有許多可能落入不對的人手中。

雕版師公會也反對活字印刷。他們說雕版文字的頁面有一種純粹，就在那裡，完整而一塵不染。公會成員的雕工非常精緻，價格也公道。要是讓沒技術的人把一塊塊印版拼在一起，不但對文字不敬，也不會有什麼好處。

安卡·摩波歷史上唯一成立過的印刷出版公司最後神秘地失了火，運氣不好的印刷師也自殺身亡。每個人都知道是自殺，因為他留下了遺書。遺書用針刻在頭上，這件事被視為一項不相干的細節。

貴族老大反對印刷，因為人要是懂得太多，只會自取其擾。

所以大家都靠口耳相傳，非常有效，因為一張張嘴巴都緊密聚攏，其中不少嘴就長在乞丐公

些人會馬上跳入安卡河，或至少拔腿沿岸飛奔，奮力跳上船，最後用民主手段鬧得人仰馬翻。當然，此時此刻，真這麼做就太愚蠢了。合理的作法就是把消息讓大家知道，但就算如此——

但羅波真的相信「私人的事不同於重要的事」。

當然，威默斯也相信這點。大家都得希望自己在緊要關頭能做出正確的事。但要是有人不只相信，更謹遵這樣的原則過日子，那就有點令人毛骨悚然了。就像遇上真的窮到把信仰當三餐吃的教士一樣令人不放心。

但顯而易見，若有人抓走了安谷娃，有一件事必須考量進去：你要搜救的人可能不是她。可是……

唯有眾神知道他現在離開會發生什麼事。城內陷入一片戰爭狂熱。大事要發生了。此時此刻，身上每一寸細胞都在告訴他，警衛隊司令有責任……

他手指在桌上敲。這種時候，一定要做出對的決定。那就是他領薪水的的原因。責任……他應該待在這裡，盡他所能。

但是……歷史上滿滿都是好人的骨頭，他們一味聽從爛命令，只盼能減緩事件的衝擊。喔，是的，他們的確可能做出更爛的決定，但大多都是由「聽從」爛命令開始的。

他的目光掃過羅波，看向只管不理小惡魔，最後來到辦公桌上搖搖欲墜的文書山。管他的！他就是個捉賊的！他一直只是個捉賊的！幹嘛騙自己？

「他媽的我才不讓阿魅回到克拉奇！」他站起身說。「是快船嗎？」

「對，但船身在水中看起來滿沉的。」

「那也許我們可以趁船沒開遠之前趕上——」

他快步向前，一秒之間，他有股奇異的感受，覺得自己是兩個人。這是因爲在那僅僅一秒的

「我選擇相信在水手『鹽滋滋』的特殊表達方式中，這句話代表『當然，沒問題』。」威默斯說。「羅波隊長？」

「長官。」

「你和巨石屑去船艙的假隔牆後面看看。」威默斯說。

「遵命，長官。」羅波走向樓梯說。

「船艙裡沒什麼假隔牆！」珍金斯厲聲駁斥。「我懂法律，你不能——」  
底下傳來木板破掉的聲音。

「如果那不是假隔牆，羅波現在已經在船側打出一個洞了。」威默斯冷靜地盯著船長說。  
「呃……」

「我也懂法律。」威默斯抽出劍。「看到了嗎？」他舉起劍說。「這就是軍事法。軍事法是一把劍，不是雙刃劍，只有一邊是鋒利的。現在刀刃正對著你。找到什麼了嗎，羅波？」

羅波從船艙邊走出來，手中拿著一把十字弓。

「真相大白。」威默斯說。「我覺得看起來像是勃雷·壯臂牌『毒蛇』Mk三型十字弓，能在不破壞房屋之下殺人於無形。」

「裡面這東西還有好幾籃。」羅波說。

「這不合法——」珍金斯開口，但語氣聽起來彷彿地面正一點一滴自他的世界崩潰。

\* 除了「牆頭草西尼」的特殊個案。城市基金會一天付兩塊錢給他，請他每天戴個袋子在頭上。並非他長得多麼怪模怪狀，只是任何人看到他都免不了會煩躁一整天，覺得自己好像整個人倒過來了。

會會員的鼻子底下\*。人民普遍覺得合理可靠，訊息廣為流通，有幾張嘴還受到高度關注，因為它們提供體育新聞。

羅斯特爵爺略有所思地望著二級口傳員「崩潰麥可」。

「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崩潰麥可抓抓手腕。他最近升了一級，因為他終於設法得到了難看但無害的皮膚病。

「羅波先生在那裡待了大約兩分鐘，大人。然後他們全都跑了出來，對，他們——」

「他們是誰？」羅斯特忍住搔抓手臂的衝動問道。

「有羅波、威默斯、矮人、殭屍等所有人，大人。他們一路跑到碼頭，威默斯一看到珍金斯

船長就說——」

「啊，珍金斯船長！今天你走運了！」

船長從手邊正在捲的繩子抬起頭。沒有人喜歡被告知「今天走運了」。這種事總沒有個善終。有人告訴你今天走運了，就代表有壞事要發生了。

「是嗎？」他說。

「對。因為你有個絕無僅有的機會援助戰事！」

「我有嗎？」

「還能展現你的愛國心。」羅波補了一句。

「我嗎？」

「我們要借你的船。」威默斯說。

「滾開！」

「而且……我很樂意……爲戰事出借我的船。」珍金斯汗流浹背地說。

「真是十足的愛國志士。」威默斯說。

珍金斯忍痛扭動，逼問道：「誰跟你說船艙有假隔牆的？是猜的，對不對？」

「對。」威默斯說。

「啊哈！我就知道你只是猜的！」

「你不僅愛國，還很聰明呢。」威默斯說。「來吧……這東西要怎樣才會跑得比較快？」

羅斯特爵爺用手指敲著桌子。

「他要船幹什麼？」

「不知道，大人。」崩潰麥可搔著頭說。

「媽的！有其他人看到他們嗎？」

「喔，那附近人不多，大人。」

「至少這點值得慶幸。」

「就我和臭老朗和鴨人和瞎休和林果眉和沒門·荷斯和牆頭草西尼和判圖那混蛋和口哨迪克等，再加上幾個人，大人。」

羅斯特一屁股坐到椅子裡，蒼白的手按著臉。安卡·摩波的夜晚有一千隻眼，白天也是，另外一共有五百張嘴和九百九十九隻耳朵\*。

\* 少一隻耳朵又是差在牆頭草西尼身上。

「你知道，我覺得可能真的有一些法律規定，不能在戰爭時將武器賣給敵人。」威默斯說。

「當然，也可能沒有。不如這麼辦吧，」他愉快地繼續說。「我們何不去一趟創始人廣場？這個時間廣場上很熱鬧，全是對戰爭非常熱情、正為英勇國軍喝采的民眾……我們何不去那邊給他們評評理？你勸我該多聽聽人民的聲音。怪了，是不是……人在落單的時候似乎都很中規中矩，腦袋也正常運轉，但只要一群人湊在一起，你就會聽到人民的聲音。通常會變成咆哮和怒罵。」

「那是暴民統治！」

「喔，不是，當然不是。」威默斯說。「那可稱之為民主正義。」

「一人一石頭。」巨石屑提議。

珍金斯看起來一副害怕世界即將一點一滴從他屁股崩潰的樣子。他瞪著威默斯和羅波，無人幫忙。

「當然，你完全無須畏懼我們。」威默斯說。「不過你可能會摔下樓梯，跌入牢房。」

「你們的牢房沒有樓梯！」

「樓梯我們可以安排。」

「拜託你，珍金斯船長。」羅波這會兒當起了白臉警察。

「我沒有……要把這些武器……帶到……克拉奇。」珍金斯慢慢說，彷彿相當痛苦地讀著某種腦內的手稿。「我……其實……要把武器……捐出來……要給……」

「誰？誰？」威默斯說。

「……我們……英勇的國軍。」珍金斯說。

「太好了！」羅波說。

「而且你很樂意……？」威默斯誘導他。



嵌在地面上。他坐在地圖上，一邊看一邊思索。

「只有一艘船？」他納悶。

他的戰略顧問亞修將軍點點頭，接著說：「我們的占卜師自那麼遠的距離無法得到非常清楚的畫面，但我們相信其中一人是威默斯。你知道這名字，殿下。」

「啊。好用的威默斯司令。」王子微笑。

「確實。在那之後，碼頭就出現不少動作。我們研判遠征軍已經出發了。」

「我以為我們至少有一週的時間，亞修。」

「的確令人困惑。他們不可能準備好了，陛下。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卡壯姆嘆氣。「喔，好吧，讓我們隨命運走吧。他們會從哪裡攻擊？」

「戈布拉城，殿下。我確定。」

「我們加強守備的城市？一定不會。只有白癡會這麼做。」

「我深入研究過羅斯特爵爺，殿下。請記得，他料不到我們會戰鬥，所以我們的軍力真的不在他考量之內。」將軍微微一笑，那笑容俐落而輕淡。「當然，要是攻擊我們，他就會累積一樁又一樁的惡行。其他海岸國家會知情的。」

「那就改變計畫。」卡壯姆說。「安卡·摩波可以等。」

「相當明智的一著，殿下。一如往常。」

「我可憐的弟弟有什麼消息嗎？」

「目前沒有，殿下。」

「特使必須搜得更努力一點。世界在看，亞修。」

「是的，殿下。」

「那麼克拉奇人一定知道了。」他說。「安卡·摩波軍有一支分隊已開船前往克拉奇。進行武裝侵略。」

「喔，那說不上是——」黃蜂中尉開口。

「克拉奇人會如此稱之。而且，山怪巨石屑也跟著他們。」羅斯特說。

黃蜂看起來一臉鬱悶。巨石屑孤身一人就等於一支具侵略性的軍隊。

「我們徵收了哪些船？」羅斯特問。

「現在已超過二十艘了，若包括無堅不摧號、懶惰號還有……」黃蜂中尉又看了一下清單。

「……安卡·摩波的傲驕號，大人。」

「傲驕號？」

「恐怕正是此名，大人。」

「那我們應該載得了超過一千名士兵和兩百匹馬。」

「爲什麼不讓威默斯去就好？」沙拉奇爵爺說。「讓克拉奇人料理他，順道擺脫他。」

「然後讓他們從安卡·摩波手中奪下勝利？他們會拿來說嘴的。這傢伙真該死，他居然逼我們出兵。不過，也許這樣才更好。我們該出動了。」

「我們完全準備好了嗎，大人？」黃蜂中尉說。他特殊的語調變化代表：「我們還沒完全準備好，大人。」

「我們最好準備好。光榮在等待著我們，各位。套句戰略將軍的話，讓我們緊抓歷史的陰囊吧。當然，將軍只是個粗鄙的軍人。」

熾白的陽光在卡壯姆王子的宮殿刻下黑色陰影。他也有一幅克拉奇地圖，以小彩磚拼成，就

「是，大人。」

船現在迅速移動，他們離城市很遠了。甚至有一道溫潤的光透過小玻璃窗照進來。

「李奧納先生。」諾比說。

「什麼事？」

「我們要去哪裡？」

「大人希望去雷斯普。」

「是的，我就覺得差不多是這一類的。」諾比說。「我就在想：『我最不想去哪裡？』答案就出現在腦中了，就這樣。只是我不覺得我們到得了那裡，原因很簡單，再過五分鐘，我的膝蓋就要支解了……」

「喔，哎呀，你不用一路踩過去。」李奧納說。「你以為前方那個大螺鑽是幹嘛的？」

「那個？」諾比說。「我以為是鑿沉敵艦船底用的——」

「什麼？」李奧納從座位轉過身來，一臉驚恐。

「鑿沉船？鑿沉船？在船上還有人的情況下？」

「嗯……對啊……」

「諾比下士，我覺得你真是個思想偏差的年輕……人。」李奧納生硬地說。「用船去鑿沉船？太可怕了！總之，沒有任何船員會想做如此不名譽的事情！」

「對不起……」

「我告訴你，螺鑽能讓我們依附在經過的船隻上，就像印魚，牠又叫『吸盤魚』，會依附在鯊魚身上。只要轉幾圈就能扎實地卡到船上。」

「所以……你不能一口氣鑽穿船體嗎？」

「中士？」

「什麼事，諾比？」

「再跟我說一次我們的特質。」

「閉嘴繼續踩，諾比。」

「對，中士。」

「船」裡相當暗。蠟燭在支架上搖曳，底下就是李奧納低垂的頭，他以手中兩個控制桿駕馭船的方向。諾比身旁，滑輪轟轟響，小鍊子喀啦喀啦，彷彿身在織布機裡。而且是一部很潮濕的織布機。天花板凝結的水珠穩定地持續滴下來。

他們已經踩了十分鐘。李奧納大部分時間都興奮地說著話。他說的事情包羅萬象，諾比覺得自己聽懂的不多。

例如，有個空氣槽。諾比樂意理解你可以把空氣壓得很小，就像一旁綁在牆上那個不斷呻吟、嘎吱作響、以鐵扣住的木桶裡的東西。空氣放出來之後發生的事才是令他不可思議之處。

「泡泡！」李奧納說。「又是模仿海豚，懂嗎？海豚不是游水，而是飛過一團泡泡。這樣當然輕鬆多了。我還加了一點肥皂，似乎相當有幫助。」

「他覺得海豚會飛，中士。」諾比悄聲說。

「繼續踩就好。」

科隆中士冒險向後瞄一眼。

維提納利坐在喀啦喀啦的鍊子之間一個倒過來的箱子上，膝上攤著好幾張李奧納的手稿。

「繼續，中士。」貴族老大說。

又是好幾聲嘩啦。威默斯心滿意足地看著船向前突進。

……追逐。因為追逐比逮捕人簡單多了。一旦你抓到人，一切就變得複雜了，但追逐的過程單純又自由，比刺探線索和盯著筆記本看好多了。他逃，我追。簡單。

維提納利的獵犬，是嗎？

「嗶哩嗶哩！」他口袋響了。

「不要告訴我，」威默斯說。「是『五點，在海上』這類的嗎？」

「呃……不是。」只管不理小惡魔說。「上面寫『和羅斯特爵爺激烈爭吵』，請輸入姓名先生。」

「你不是應該告訴我未來要做什么嗎？」威默斯說著打開盒子。

「呃……是你應該在做什么。」小惡魔一臉焦慮。「你應該在做什么。我不懂……呃……似乎出了點問題……」

安谷娃停止對著艙壁磨項圈。沒有用，而且當銀壓在她皮膚上，似乎同時會凍傷又燒傷她。

除此之外（狼人戴銀項圈的這個「此」已極為嚴重），他們待她不錯。他們給她一盤食物，用木盤子盛裝。她讓心中的狼人那一面吃下，人類那一面則閉上眼、捏住鼻子。還有一碗水，以安卡·摩波的標準看來相當乾淨，至少她看得到碗底。

以狼形好難思考，就像喝醉酒的人努力想開鎖，有可能成功，但每一步都必須十分專注。有聲響。

她豎起耳朵。

有東西撞了船體一、兩下。她希望是礁石。那就代表……陸地，可能吧……她幸運的話就能

「除非你是個非常不小心，而且極不顧他人安危的年輕人！」

海浪也許不能踏，但是在城市下游，安卡河凝固的表面到了夏天會長出小樹叢，這點眾所周知。米卡號緩慢移動，在河面上留下一道足跡。

「你不能再快一點嗎？」威默斯說。

「好啊，當然好。」珍金斯尖酸地說。「你希望我在哪裡再裝一根船桅啊？」

「那艘船只是遠方的一點。」羅波說。「我們爲什麼追不上他們？」

「那是一艘大船，所以船上有『更多的風帆』，我們技術上是這麼說的。」珍金斯說。「而且克拉奇船的船體結構都是快船，再加上我們載滿了——」

他住嘴，但太遲了。

「羅波隊長？」威默斯說。

「長官？」

「把所有東西都丟下船。」威默斯說。

「不要丟十字弓！一把花了我超過一百元——」

珍金斯不說了。威默斯的表情明白表示，船上有一大堆「東西」可以丟下船，你最好確保自己不在其中。

「珍金斯先生，去找繩子拉。」他說。

他看隊長拖著腳步離開。過了一會兒，傳來嘩啦一聲。威默斯望向船側，看到一個箱子浮了一會兒，然後沉了下去。他感到十分快樂。羅斯特叫他「捉賊的」，那傢伙這樣羞辱他，但是無妨。竊盜是世上唯一的罪，不論搶走的是金子、純真、土地或生命。對捉賊的而言，只有追逐……

午夜之後。

瞭望員水手跪在71小時·阿魅面前發抖。

「我知道我看到了什麼，郡爺。」他呻吟。「其他人也看到了！有東西從船後浮出來，開始追我們！是一隻怪物！」

阿魅看著船長，但他只是聳聳肩說：「誰知道海床潛著什麼，郡爺？」

「特別是牠的呼吸！」水手呻吟。「巨大的氣息彷彿一千間廁所的臭味，牠還開口說話！」

「真的？」阿魅說。「這倒不尋常。牠說什麼？」

「我聽不懂！」水手的臉皺成一團，努力拼湊不熟悉的安卡·摩波語。「聽起來像是……」他吞了一口口水，繼續說。「『老天啊，外面比裡頭好多了，中士！』」

阿魅望著他問：「那你覺得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郡爺！」

「你在安卡·摩波待得不久？」

「不久，郡爺！」

「那回到你的崗位上。」

水手蹣跚走開了。

「我們速度慢了，郡爺。」船長說。

「也許是海怪抓住了我們的船骨？」

「大人，您開開玩笑沒問題，但誰知道新大陸浮上來的時候驚動了什麼？」

「等我親眼看到我就會信了。」71小時·阿魅說。

游上岸……

有東西叮噹響。她忘記身上的鎖鍊了。其實根本不需要，因為她已虛弱得像隻小貓。

一陣有節奏的聲響傳來，彷彿有東西在嚼著木頭。

一小塊金屬尖頭刺進她鼻子前的牆，穿出三公分。

有人在說話。聽起來遙遠又扭曲，也許只有狼人才聽得到，但她腳爪下某處傳來了文字。

「——現在可以不用踩了，諾比下士。」

「我累死了，中士。有什麼可以吃嗎？」

「還有一些那個大蒜香腸，或那個起司。還有冷豆子。」

「非常抱歉，各位。事出緊急，我只能帶可以保存的食物。」

「我只是覺得有點……擁擠，你懂我的意思。」

「天黑之後我就會把繩子放出去，我們可以到海面上換換氣。」

「我是說，只要把船艙裡的空氣換掉就好……」

安谷娃眉毛一皺，想搞懂這一切。聲音很熟悉，即使聽起來悶悶的，她仍認得那語氣。一股模糊的感覺自狼的動物智商之雲擠了出來：朋友。

她腦中一點固執的狼人本性想道：老天，接下來我就要像狗一樣舔人手、搖尾巴了。

「——不能這樣，年輕人。你又來了！鑿沉船？我不敢想像有誰會想到這樣的事！」

名字。這些聲音有些有……名字。

思考變得更困難了。都是銀的關係，但她若不思考，可能就會忘記該如何再次開始思考。她盯著金屬尖頭。邊緣鋒利的金屬尖頭。

她身為人類的一小部分腦袋氣呼呼地罵著狼腦袋：快去搞懂現在該怎麼做！



紅的臉頰。「那我就可以用V拼成『avoid』這個字。呃……我就達到，呃……李奧納，你說這些藍方格是？」

「『字母三倍價值』的分數。」昆姆公國的李奧納說。

「幹得好，中士。」維提納利爵爺說。「我相信你這樣確實領先了。」

「呃……我確信是如此，大人。」科隆中士尖聲說。

「不過，我發現運用你留下的U、N、A、B、L、E等字母。」貴族老大繼續說。「我好會來到『整個字乘三倍』的方格，我想這樣我就贏了。」

科隆中士身體一癱，吐了一口氣。

「大寫字母遊戲啊。」維提納利說。「李奧納，你說這遊戲叫什麼？」

「我叫它『用全部混在一起的字母玩拼字遊戲』，大人。」

「啊，對。當然了。很好。」

「呵，我拿三分。」諾比含糊地說。「你不讓我拼的那些也都是非常好的字呢。」

「我相信這幾位紳士不會想知道那些字。」科隆鄭重地說。

「剛才我本來可以靠字母X拿下十分的。」

李奧納抬頭。「奇怪了。我們似乎不動了……」

他到上面打開艙門。潮濕的夜晚空氣吹入船艙，四周有聲音，聽起來很近，有如從水面傳來似的，伴隨著巨大迴聲。

「是粗俗的克拉奇語。」科隆說。「他們噤哩咕嚕在說什麼？」

「『是哪個駱駝的外甥割斷船索？』」維提納利爵爺頭也不抬地說。「『不只是繩索，看那風帆——來，幫我一下……』」

他單獨走到船尾。暗水迴旋四濺，在浪痕邊留下粼粼光芒。

他看了很久。不擅長觀看的人在沙漠中活不久，月光下的陰影可能只是影子，但也可能是某個汲汲營營想送你上天堂的人。敵渣族遇過的許多陰影都屬於後者。

敵渣族不是他們自己的名字，但他們已經納爲己用，因爲榮耀之故。這個詞象徵敵人。每個人的敵人。若附近沒有別人，那麼敵人就是彼此。

他若專注留意，或許會確信船後方百公尺處有個黑影，位於相當深的水中。彷彿一顆礁石跟在船後。好極了、好極了……

71小時·阿魅不迷信。他其實是寧可信其有，算是人類中的少數。他不相信大家都相信的事，因爲反正都不是真的。不過，他反而相信一些無人相信、卻千真萬確的事。從「不要一直剝傷口才會好」到「有時候事情該發生就是會發生」，這種他「寧可相信」的事倒有不少。

最近，他不願相信海怪的事，尤其是會說安卡·摩波語的海怪，但他確實相信世上有許多事情是他不知道的。

遠方，他看得到一艘船的燈光。看來似乎並未慢慢追上他們。

這點更令人擔憂。

黑暗中，71小時·阿魅手伸到肩後，抓住他的刀柄。

他上方，船的主帆在風中嘎吱作響。

科隆中士知道他正面臨生涯中最危險的一刻。

沒有別的辦法了。他已一籌莫展。

「呃……若我加上這個A、這個O，還有這個I，還有這個D。」他說話時，汗水流下了粉

他起床的鬧鐘，還有一個是從來不知道要換內褲的人。

而且，他在海上。

他努力往好處想。他討厭船的主因是什麼？是因為船會沉，對吧？但這艘船正是爲了沉在海中而設計的，況且你還不必看著高高低低的海浪，因爲浪都在頭頂上。

這一切都合邏輯。只是並不算非常令人安心。

他一度醒來，聽見船的另一頭傳來細微的聲音。

「——不太懂，大人。爲什麼是他們？」

「他們會照吩咐做事，很容易聽到什麼就信什麼，還不至於聰明到會多嘴問問題，但忠誠度確實無可動搖，對於智力高到過剩的人而言，這種人很好利用。」

「我想的確如此，大人。」

「相信我，這樣的人很珍貴。」

科隆中士翻過身，想讓自己舒服一點。還好我不像那些可憐的傢伙，他一邊想著，一邊在深海中恍惚睡去。我是個擁有特質的男人。

威默斯搖搖頭。克拉奇船尾的燈在黑暗中幾乎看不見。

「我們開始追上他們了嗎？」他問。

珍金斯船長點點頭。「可能有。我們之間隔了很長一段海面。」

「所有過重的東西都丟下船了嗎？」

「對！你還要我怎麼辦，把鬍子刮掉嗎？」

羅波的臉出現在船艙旁。「所有人都就寢了，長官。」

「我不知道你會說克拉奇語，大人。」

「一個字也不會。」維提納利爵爺說。

「但是你——」

「我沒有。」維提納利冷靜地說。

「啊……好……」

「我們在哪裡，李奧納？」

「好，呃，我的星盤全都過期了，這是當然。但你能不能等到日出再問？我發明了一個靠太陽來確定所在地的裝置，精準度令人滿意——」

「我們現在在哪裡，李奧納？」

「呃……我想是在圓環海的中間。」

「中間？」

「滿接近的，我敢說。聽著，如果我可以測量風速——」

「那新大陸雷斯普應該在這附近？」

「喔，對，我應該——」

「好。趁著夜色，我們趕緊跟這艘顯然出了問題的船分開吧。我希望天一亮就能看到那塊棘手的新大陸，同時，我建議每個人都睡一下。」

科隆中士睡得不多。部分是因為他好幾次被「船」頭的刮鋸聲和撞擊聲吵醒，部分是因為水一直滴到他頭上。但主要是因為這陣平靜令他思考起現在的處境。他時而醒來，看到貴族老大弓身看著李奧納的手繪稿，燭光中枯瘦的剪影在閱讀、寫筆記……

他和「船」上三人緊密接觸，一個是連刺客公會都懼怕的男人，另一人會熬夜設計出明早叫

珍金斯偷笑。「提醒你，如果是西碧兒女士，那艘船會更沉入海平面一點——」

「你好好看……海就好。別去撞到什麼鬼鯨魚之類的。」威默斯說完大步走到船頭。羅波啊，他心想。若不認識這個人，你一定不會相信……

「他們慢下來了，威默斯先生！」珍金斯大喊。

「什麼？」

「我說：我覺得他們慢下來了。」

「很好。」

「那我們追上時你要做什麼？」

「呃……」威默斯沒多想這件事，但他記得曾在了一本海盜的書中看過一張相當爛的版畫。

「我們就用牙齒咬著短劍，盪到對方船上？」他說。

「真的？」珍金斯說。「那很好，我好幾年沒看過這種事了。其實以前也只看過一次啦。」

「喔，是嗎？」

「對，當時那傢伙是從書上看來的，他盪到另一艘船的船索上，牙齒咬著短劍，正如你所說。」

「然後呢？」

「我們在他棺材上寫了『切頭哈利』。」

「喔。」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用刀切開的糖心蛋——」

「好了，我聽懂了。你有什麼建議？」

「用鉤爪。鉤爪最好不過了。鉤住另一艘船，直接把他們拉向你。」

「好。」

「我也要去睡幾個小時，長官，可以的話。」

「什麼？隊長？」

「我要躺一下，長官。」

「可是……可是——」威默斯朝黑暗的地平線稍微揮手。「我們在急追你的女朋友！更別提還有其他事了。」他又說。

「是的，長官。」

「所以你不會……你是說你可以……你想要……隊長，你打算去打個小盹？」

「這是爲了在追上他們的時候能夠精神飽滿。是的，長官。我如果花一整晚在這裡擔心，等追到他們的時候，可能會有點無能爲力，長官。」

有道理。真的相當有道理。當然有道理。威默斯覺得這真是太有道理了。羅波真的坐下來好好把事情理性思考過了。

「你有辦法睡得著，對吧？」他無力地說。

「喔，會的。爲了安谷娃。」

「喔。好……那晚安。」

羅波又消失到船艙之中。

「老天啊。」珍金斯說。「他這種人竟然真的存在？」

「對。」威默斯說。

「我是說……他追的那艘船，船上若是你的女人，你不會拿耳朵去撞牆嗎？」

威默斯不說話。

「現在距離登陸還有多遠？」

「這一帶大約三十噚。『深』三十噚。」

看得出船燈越來越近了。

「嘩哩嘩哩！」

「老天，現在又是什麼事？」威默斯說。

「晚上八點。呃……千鈞一髮躲過克拉奇間諜的刺殺？」

威默斯心一涼。「哪裡？」他瘋狂四顧。

「釀酒人街和寬路轉角。」小小的誦唱聲說。

「可是我人不在那裡！」

「那不然行程的重點是什麼？我這麼努力的重點又是什麼？你之前不是跟我說，你想知道你應該要做什麼——」

「聽好，你不需要安排被刺殺的行程！」

小惡魔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顫抖著聲音說：「你是說這應該寫在你的『待辦』清單嗎？」

「你是說像——『待辦事項：去死』？」

「聽好，你不在正確的時間軸上，就算找我發脾氣也沒有用！」

「這句話他媽是什麼意思？」

「啊哈，我就知道你沒有讀使用手冊！第十七章2c寫得非常清楚，要你務必遵循『一個現實』的原則，否則根據測不準原理——」

「當我沒問，好嗎？」

威默斯瞪著珍金斯，再瞪著遠方的船。

「你有鉤爪嗎？」

「喔，有。其實今天才剛看到一些。」

「很好。那——」

「就我記得，」珍金斯毫不留情地繼續說。「當你的巨石屑中士在船側扔東西時，他問：『勒些彎彎鉤鉤的東西怎麼辦，長官？』然後就有人，一時間想不起來他的名字，他說：『都是沒用的重物，全扔了吧。』」

「爲何你當時不說點什麼？」

「喔，這個啊，我不想說啊。」珍金斯說。「你做得多麼稱職呀。」

「別跟我亂鬧，船長。不然我會把你鎖在船桅上。」威默斯憑著對水手的印象隨口威脅道。

「不對，你不會這麼做，我來告訴你爲什麼。首先，因爲當羅波隊長問：『長官，我們怎麼處理這些鐵鍊？』你說——」

「好了，你聽好——」

「——然後第二，我覺得你壓根不懂船，我的天啊，我們不會把人鎖在船桅上，只會用鐵鍊綁起來。你知道水手叫大伙兒乾杯要喊什麼口號嗎？這我可不清楚。那些被叫作『陸王八』的菜鳥水手滿腦子刻板印象，以爲船上的人都會『啾呵呵』這樣鬼叫。更別提我們壓根兒不會用『陸王八』這種詞。你知道左舷和右舷的差別嗎？我可不知道。我在海上連蘭姆酒都沒喝過，你說的話簡直要把我嚇回爺爺家了！」

「水手不會說這種話吧？」

「算我有病，怎樣？」珍金斯船長轉舵。「還有，這風算大，我和船員知道怎麼拉繩才能讓那塊巨大的方帆布起作用。要是換你的人拉繩，馬上就知道離登陸距離多遠了。」



「瞄準水面下的船身，這樣他們就沒辦法割斷箭上綁的繩子。」威默斯說。

「好、好。」

「怎麼了，中士？」

「我們是往克拉奇？」

「嗯，是那個方向，沒錯。」

「只是……我在克拉奇會真變笨，因為辣裡好熱，對吧？」

「我希望在抵達那裡之前就能擋下他們，巨石屑。」

「我不喜歡變笨。我知道大家都說，辣山怪巨石屑，他憨厚得可比，可比勒個——」

「——厚片三明治——」威默斯望著光說。

「對。只是我聽說在辣個沙漠，真的真的會很熱……」

看到山怪悲傷的樣子，威默斯不禁動容，於是用力拍他的背幫他打氣。

「那我們現在就把他們擋下來，好不好？」他一面說，一面甩著刺痛的手。

另一艘船近到他們看得到水手在甲板上焦躁工作。主帆在燈籠發出的光亮中飄揚。

巨石屑舉起弓。

一球藍綠色的光在箭尖發亮。山怪盯著火光看。

然後綠火跑下了船桅，落到甲板上，爆開成幾十個綠球，在船板上滾動、分裂、劈啪作響。

「他們用魔法？」巨石屑納悶。綠火焰噴濺到他的頭盔上。

「這是什麼，珍金斯？」威默斯問。

「這不是魔法，這比魔法更糟。」船長急忙走向前說。「好了，大伙兒，現在把帆收起。」

「你不准動帆。」威默斯大叫。

屑？」

「不管我們他媽在哪裡，照我的方式做就對了。」他說完大步走向船艙，拉開艙口。「巨石

克拉奇水手努力和風帆搏鬥，他們的船長朝大伙兒大吼。71小時·阿魅沒有大吼大叫。他只是站在那邊，手拿著刀，觀看。

船長急忙走到他面前，怕得全身顫抖，手裡還拿著一截繩索。

「你看，郡爺？」他說。「被人切斷了！」

「誰會做這種事？」71小時·阿魅靜靜地問。

「我不知道，但我找到他的話——」

「那群狗幾乎快追上我們了。」阿魅說。「你和你的人手腳要快點。」

「誰會做出這種事？」船長說。「你在這裡，他們怎麼可能——？」

他的目光從切斷的繩索瞄到那柄刀。

「你是不是有什麼話想說？」阿魅問。

船長能當上船長，靠的可不是一顆不靈光的腦袋。他迅速轉身。

「現在馬上給我揚帆，你們這群潰爛狗娘養的傢伙！」他大吼。

「很好。」71小時·阿魅說。

巨石屑的十字弓原本是三人操作的攻城器，他覺得絞盤是不必要的累贅，於是拆了下來，直接用手上弓。一般來說，光是看到山怪用一根手指把弓弦拉上，就足以讓意志堅定的人投降。

他遲疑地望向遠方的燈，說：「百萬分之一的機率。要再近一點才行。」

有東西重重從他帽子彈開，打到欄杆，滾到威默斯腳上停下來。是一個銅把。

「喔，不是吧。」珍金斯呻吟道，同時用手臂遮住頭。「又下起該死的床架了！」

克拉奇船的船長只要在71小時·阿魅身邊，就會變得不怎麼好辯。他只是望著緊扯的帆，計算自己上天堂的機率。

「也許那割斷船帆索的狗幫了我們一個忙！」他在呼嘯的風中大喊。

阿魅沒說話。他不斷向後看。不時爆出的雷光照亮後方的船，船身隱隱閃現綠光。然後他望向自己的船，看著船桅後方流下的冷火。

「你看得到火焰邊緣的光嗎？」他問。

「大人？」

「可以嗎，嗯？」

「呃……不能……」

「當然不能！但你看得到沒有光的地方嗎？」

船長望著他，然後驚恐地聽話抬起頭。有個地方沒有光。嘶嘶作響的綠色火舌在風中搖曳，火的邊緣似乎有……黑暗，也許是吧，或是在空間中移動的洞。

「那就是光譜上的第八種顏色！」阿魅大喊，這時又一股浪重擊上甲板。「只有巫師才看得見！風暴中有魔法，所以天氣才會這麼糟！」

船再次衝撞到浪上，每一個環節都發出嘎吱尖叫。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連一點熱度都沒有。」巨石屑說，同時用手指碰了碰十字弓上的火焰。

「不要碰！不要碰！那是昂古郎隱士之火，真的！代表我們會死於一場恐怖的暴風！」

威默斯抬頭。雲快速飛過——不，雲雨向天空傾盆而上，洶湧翻攪，像是墨水流入清水。整團水氣中閃現藍色的光，船身傾斜了。

「聽著，我們一定要解開一些帆！」珍金斯大叫。「只有這個辦法了——」

「誰都不准動任何東西！」威默斯大叫。綠火沿著浪的稜線滑去。「巨石屑，誰敢碰任何東西就把他逮捕！」

「好。」

「畢竟我們想要快一點。」威默斯說。風在上方咻咻吹，遠方傳來雷劈聲。

珍金斯目瞪口呆望著他，船在他們腳下疾進。

「你瘋了！你知道這樣駕船會導致——你什麼都不知道，對不對？這不是正常的天氣！一定得小心通過，不能一心想跑在風暴之前！」

某個滑溜溜的東西落在巨石屑頭上，彈到甲板，落下之後扭動著滑開。

「開始下魚雨了！」珍金斯呻吟道。

雲形成黃色的濃霧，幾乎是無時無刻被閃雷照亮。最古怪的是，氣溫竟然暖暖的。風的咆哮有如裝滿貓的袋子，浪在船兩旁形成一道道牆，但周圍的空氣卻像火爐一般。

「看，連克拉奇人都收帆了！」珍金斯在蝦雨中大叫。

「很好。我們會追上他們。」

「神經病！哎唷！」

「爲什麼我們還要玩這個舵輪？你不知道船舵已經不在水中了嗎！」他們放手。舵輪迅速亂轉了一會兒，看起來一陣模糊，然後才漸漸停下，被火包圍住。接著，天開始下蛋糕。

警衛隊想讓自己在船艙中舒服一點，但很困難。每一吋地板在十秒鐘之內都會轉向變成牆。不過，有人在打呼。

「這種情況下哪有人睡得著？」雷格·休伊說。

「羅波隊長就可以。」喜洋洋·小霹靂說。她用斧頭砍著某個東西。

羅波把身體擠到角落。他偶爾會含糊說些話，翻個身。

「簡直睡得像嬰兒一樣。他怎麼辦到的？真搞不透。」休伊警員說。「當然，這東西每一刻都可能分崩離析。」

「對，但你應該不擔心辣個，對不對？」巨石屑說。「因爲你早就已經死了。」

「所以呢？難道我會落得沉到海底，下半身被鯨魚大便淹沒嗎？在黑暗中回家要走好久，更何況我可能會先被鯊魚吞了。」

「我不害怕。根據〈梅澤列克之書〉，拿波在巨魚肚子裡活了四天。」維繫警員又說起全教經文中的故事。

沉默中，雷電似乎格外震耳。

「老頑固，我們現在說的是奇蹟嗎？」最後是休伊警員開了口。「或只是一段緩慢的消化過程？」

「多想想你不朽的靈魂，別亂開玩笑，你現在就會過得更好。」維繫警員嚴肅地說。

「我們直接從水裡飛出來。」珍金斯啜泣。「直接從浪頭飛到另一個浪頭！」

「很好！那就不會那麼顛簸了！」威默斯大叫。「既然床架都已經扔到海裡了，我們應該再加速！這裡常常下床架嗎？」

「你覺得呢？」

「我不是航海人！」

「不會，床架可不是天天都會下的！煤桶也不會！」珍金斯補了一句，此時一個黑色物體撞上欄杆掉下海。「這裡只會下正常的東西，你知道的！像是雨啊、雪、冰雹和魚！」

又一陣暴風颳過搖晃的船，甲板忽然都覆滿閃亮的銀色。

「又回到魚了！」威默斯大叫。「好多了，是嗎？」

「不對！更糟！」

「爲什麼！」

珍金斯撿起罐頭。

「下的是沙丁魚罐頭！」

船轟然駛進了另一波大浪，嘎吱作響，再次騰空。

到處都是綠色的冷火。甲板的每一根釘子都發著火芽，每一條繩子和梯子都鑲著綠光。

威默斯心中浮現某種感覺：火好像支撐著船，不讓船支解。他不完全確定那只是單純的火光。火移動得太有目的了，劈啪作響，但不會灼人，看來彷彿在嬉戲——

船落海。水濺得威默斯全身。

「珍金斯船長！」

「什麼事？」

「掉到底了。」巨石屑沮喪說。「相信我。」

敵渣族天生就懂得小心翼翼地開門。一般來說，門後總是會有敵人。只是早晚的問題。他看到項圈掉在地上，船殼滴著水，在旁邊滴成了一池小水窪。他默默咒罵。阿魅稍等一會兒，然後把門靜靜推開，門撞到牆上格格作響。

「我無意傷害你。」他對船艙中的陰影說。「若我要傷你，你現在早就——」她也希望自己能用狼形解決事情。用狼形的話就沒有問題，但這也正是問題所在。狼形的她很容易獲勝，但接下來就會陷入緊張、害怕。人類可以壓抑驚慌的心，但狼就不行了。狼形的她會做出不對的事，在驚慌之際會做的事，動物會做的事。

她從門上躍下來，用力推他，接著向後翻了個筋斗，重重關上門，把鑰匙鎖上。刀輕易地穿出門板，像是熱刀切熱豬油。

她身旁有人倒抽了一口氣。她轉身看到兩人拿著一張網。他們原本打算把網撒到狼身上，不料眼前卻出現了一個全裸的女人。任誰忽然見到全裸女人，總會忍不住重新思考眼前的計畫。

她用力踢那兩個人，跑向反方向，隨意打開第一扇門，進去把門關上。是裡面有狗的那個房間。牠們伸展著腳，張開嘴——又躡手躡腳地回去。不管她此刻是人形或狼形，狼人對其他動物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影響的關鍵在於讓牠們畏縮，想變得看起來不那麼可口。

她快步經過牠們，從床鋪上拿起其中一個衣架。

床鋪上的男人睜開眼。他是克拉奇人，但一臉蒼白，虛弱又痛苦，還掛著一雙黑眼圈。

「啊。」他說。「看來我已經死了，來到了天堂。妳是女神嗎？」

「我煩的是我不朽的身體。」休伊說。

「我這裡有張小傳單，能為你帶來相當——」維繫開始了。

「老頑固，那張紙的大小足以折成船拯救我們所有人嗎？」

維繫警員一把抓住這個機會。「啊哈，有喔，隱喻上來說這張紙夠大——」

「這艘船不是有救生艇嗎？」小霹屁趕緊說。「我記得我們上來的時候我有看到。」

「是啊……救生艇。」巨石屑說。

「有人想吃沙丁魚嗎？」小霹屁說。「我想辦法開了個罐頭。」

「救生艇。」巨石屑複述，口氣聽起來像是要抖出令人遺憾的真相。「像是……一個巨大、

沉重的東西，會讓船慢下來……？」

「對，我有看到，我知道我有看到。」休伊警員說。

「是啊……辣裡原本有一艘。」巨石屑說。「辣就叫救生艇，是嗎？」

「起碼我們應該找個避風處下錨。」

「是啊……錨……」巨石屑沉思。「辣是有鉤子的巨大東西，對嗎？」

「當然。」

「有點重？」

「廢話！」

「是啊。所以……呃……如果錨很久以前就因為太重而被丟下海的話，辣對我們現在會有幫

助嗎？」

「說不上有。」休伊凝視艙口。天空如灰黃的毯子，交錯著火焰。雷聲隆隆不斷。

「我真不知道氣壓計掉到哪去了？」他說。



「——這點子是打瞌睡的時候想到的。一截管子，兩面調好角度的鏡子——爲我們解決了控制方向和通風的一切問題！」

「太棒了，這是『看東西又能在底下呼吸的管子』。」

「我的天啊，你怎麼知道它的名字，大人？」

「瞎猜到的。」

「嘿，有人重新設計了我的踏板座椅，現在變舒服——」

「啊，對，下士，我趁你睡覺時測量了一下，重新打造，符合人體工學——」

「你測量了？」

「喔，對，我——」

「什麼，測量了我的……坐馬鞍這塊？」

「噢，請別太過擔心，人體解剖學是我的一點小興趣——」

「是嗎？是嗎？好啊，你可以暫時別那麼有興趣嗎，從我的身體開始——」

「嘿，我看到了某一座島嶼！」

管子唧呀一聲轉了過去。

「啊，是新大陸雷斯普。我看到人了。兩位，請就踏板位置。讓我們來探索海底世界……」

「我想一定會探索得清清楚楚，由他來控制方向的話——」

「閉嘴，諾比。」

管子下滑進海浪中。冒起一陣小泡泡，水中傳來一些爭吵，吵著把軟木塞塞進管子原本應該是誰的工作，然後那一片始終很空曠的海，不知何故，又變得更空曠了一點。



「我不需要被你這樣占便宜，謝謝。」安谷娃說，並熟練地用手把絲撕成兩半。

她注意到她比男狼人稍有一點優勢，因為比較少人會抱怨裸女，但壞處是會招來一些不容人拒絕的邀請。有東西遮是必要的，比較體面，也能避免不方便的紛擾，這也是為什麼狼人擅長時尚即興手作衣服，只是這專長少為人知而已。

安谷娃停下動作。當然，對一般人來說，所有克拉奇人看起來都長得一樣。對狼人來說，其實所有人類都長得一樣：很可口的樣子。但她已學會如何辨別了。

「你是卡夫拉王子嗎？」

「我是。那妳是……？」

門被踢開。安谷娃跳向窗戶，把百葉窗的卡榫甩到一旁。水潑進了船艙，淋得她一身全濕，但她設法爬了出去。

「只是經過？」王子喃喃說。

71小時·阿魅大步走向窗戶朝外看。藍綠色的浪邊緣帶著火，在船外搏鬥。船身高高升起，沒有人能浮在那樣的海上。他轉身沿著船外緣看，看到安谷娃緊抓著繫槳繩。

安谷娃看到他朝她眨眼。她聽到他轉過身說：「她想必是淹死了。快回到你們崗位上！」不久，甲板上，一扇艙門關了起來。

太陽在晴朗無雲的天空中升起。

瞭望員（若原本有的話）會注意到這一小塊海面的湧浪稍微不同。

他們甚至可能會納悶那一條彎彎的管子是什麼，轉的時候還微微有咿呀聲。

他們若能把耳朵貼上去，就會聽到以下對話：

「對，但你不會喜歡他們的麵包。」他爸爸說。「全都沒什麼滋味，外皮也不酥脆——」  
微風將烤麵包香吹過水面。略帶一絲香料氣息。

「他們在烤麵包！在我們的土地上！」

「嗯，他們說這是他們的——」

索利抓起充當槳的斷木板，開始暴躁地朝岸邊划去。結果木筏卻只是原地打轉，徒增怒火。

「他們天殺的搬到我們正旁邊，搞得這裡全是外國食物的臭味——」

「爲什麼你在滴口水，爸？」

「而且你說，他們怎麼會有木頭？」

「我想是洋流把漂流木送到他們那一側的島嶼了，爸——」

「看吧？他們偷了我們的漂流木！我們他媽的漂流木！哈！很好，我們會——」

「但我以爲我們同意島的那一邊是他們的，而且——」

索利終於記起拿一支槳要怎麼划船。

「那根本不算同意。」他說，手中的船槳前後擺動，划起陣陣泡沫。「那只是一個……暫時  
的安排。畢竟漂流木又不是他們發明的。漂流木只是直接出現在那裡，這叫地理事件。所以算是  
自然資源，對吧？不屬於任何人。」

木筏撞到某個東西，發出金屬聲。但他們離礁石帶還有一百公尺。

有另一個東西咿咿呀呀升出水面，看起來很長、尾端彎彎的。它轉過來，直指著索利。

「不好意思。」它的聲音很小，但有禮。「但這是雷斯普，對吧？」

索利喉嚨發出一個聲音。

「不過，」那東西繼續說。「水有點濁，我覺得我們這二十分鐘可能都走錯路了。」

那裡沒有任何一條魚。

像這種時候，索利·傑克森會準備吃好奇烏賊。

但海上一片空曠。味道也不對，還有些微嘶嘶作響的聲音。索利看見有小泡泡浮出海面，爆開時釋出硫磺和臭蛋的氣味。他猜想，陸地升起時一定攪動了很多泥。水池底就夠噁心了，全都是青蛙、蟲啊什麼的，更別說是海——

他努力從這思路往回走，但念頭不斷從心底升起，像是……像是……

爲什麼沒有魚？喔，昨晚有一場暴風雨，但在這塊海域，暴風過後通常更容易捕到魚，因爲暴風……攪動……起……

木筏晃動。

他開始覺得回家可能是個好主意，但這就代表要將土地讓給克拉奇人，這件事他寧死不從。

內心回響起恐怖的聲音：有趣的是，他們再也沒有找到洪先生的屍體。總之，重要部位大多沒找到。

「我覺得、覺得、覺得我們回去好了。」他對兒子說。

「喔，爸。」雷斯說。「晚餐又要吃帽貝和海藻？」

「海藻沒有什麼問題。」索利說。「裡面充滿營養豐富的……海藻。富含鐵質。鐵質對身體很好。」

「那我們爲什麼不乾脆煮錨來吃？」

「別耍嘴皮子，兒子。」

「克拉奇人有麵包。」雷斯說。「他們帶了麵粉，連木柴都有呢。」這是索利的痛。他曾拿海藻來當燃料，但不怎麼順利。

巨大的海藻在黑暗中拂盪。

「這問題很有趣。」科隆顫音說。「呃……」

「我是說，好，皮膚會長出新的小部分，可是長到現在應該變成全新的粉紅色呀。」鼻子像鋸子的魚游過「船」外。

縱使身陷其他恐懼中，科隆中士仍努力集中神志。

「之所以會這樣。」他說。「是因為藍皮膚的部分被其他藍皮膚的部分代換了。刺青就被其他人的刺青代換了。」

「所以……我身上現在有其他人的刺青？」

「呃……對。」

「太神奇了，因為看起來依然像是我的刺青啊。圖案是交叉的匕首和『馬女』。」

「馬女？」

「原本要刺『媽』，但我昏倒了，針刺阿真沒注意到我整個人左右躺反了。」

「我以為他會注意到……」

「他自己也很生氣。拜託，中士，你也知道這種沒人記得怎麼刺上去的東西才叫刺青啊。」

李奧納和貴族老大凝視潛水艇外的景色。

「他們在看什麼？」科隆問。

「李奧納一直說『象形文』。」諾比說。「那是什麼，中士？」

科隆遲疑了一下，但沒停太久。「是一種軟體動物，下士。」

「哇，你真是無所不知，中士。」諾比欽佩地說。「前面那隻就是象形文，對不對？那我們潛低一點就會看到魚形文嗎？」

「雷斯普！」索利尖叫道，聲音突兀地拔了個尖。

「啊，好。非常謝謝你。祝你今天順利。」

那個小裝置再次緩緩沉入海中。從泡泡之中浮出海面的最後一串聲音是：「……別忘了把軟木塞——你又忘了把軟木塞——」

泡泡停了。

過了一會兒，雷斯問：「爸，那是——？」

「什麼都不是！」他父親厲聲說。「天底下不會有那種事！」

木筏向前衝。速度快到都可以在後面玩滑水了。

當他們駛入藍色的暮光中，科隆中士鬱悶地心想，關於「船」的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你不能像舀水般把船底給舀出去。因為它就是船底。

他雙腳在水中踩著踏板，同時受幽閉空間恐懼症和懼曠症折磨。他害怕裡面的一切，也害怕外面的一切。更何況外面有很多令人不愉快的東西，當「船」駛過岩牆，牠們會悠游經過，舞動著觸鬚，還有爪子呢。有些東西會竄進擺動的海草。巨大的蚌殼從兩瓣唇間看著科隆中士。

「船」嘎吱作響。

「中士。」諾比說。他們向外看著神奇的海底世界。

「什麼事，諾比？」

「你知道人家說身體每個小部位每七年就會代換一次？」

「大家都知道。」科隆中士說。

「對。所以……我手臂上有刺青，對吧？是八年前刺的，所以……爲什麼刺青還在？」

奇形怪狀的警衛隊軍團在甲板上列隊，在太陽下閃閃發光。喔，老天。全是一群不尋常的傢伙。一個其實是人類的矮人，由矮人撫養長大，思考模式就像一本禮儀手冊，還有一個殭屍、一個山怪、我，還有喔，天啊，一個宗教狂熱——

維繫警員敬禮。「請求發言，長官。」

「說吧。」威默斯含糊道。

「我很榮幸告訴你，長官，我們的任務顯然受聖主應許，長官。我認為沙丁魚之雨是要讓我們免於飢苦的絕境，長官。」

「我們是有一點餓，但還不算是在絕境——」

「恕我直言，長官。」維繫警員堅定地說。「一切情節無從置疑，長官。對，沒錯。長官，西酷力族在荒野被鱷夫勒教派迷豆力族軍隊追的時候，靠天降的餅乾才存活下來。是巧克力口味的，長官。」

「相當正常的現象。」休伊警員開口。「可能是一陣風吹過麵包坊——」

維繫瞪他一眼，繼續說：「還有喃喃人，被米斯克米部落趕進山裡時，若不是天神奇地降下群象，長官——」

「一群大象？」

「嗯，是一隻才對，長官。」維繫讓步。「但牠摔個稀爛。」

「相當正常的現象。」休伊警員說。「可能是一隻大象被一陣狂——」

「而且當他們在沙漠中快渴死時，坎里四個部落忽然受超自然之雨的雨所包圍，長官。」

「雨的雨？」威默斯說，差點被維繫這話給弄混。

「相當正常的現象。」休伊說，「可能是水從海中蒸發，水氣被風吹過天空，在核心匯聚，

諾比的笑容略有微微掃興的感覺。科隆中士決定放手一搏。

「少蠢了，諾比。說什麼『潛低一點就會看到魚形……』。喔，拜託。」

「怎麼了，中士？」

「每個人都知道這個海域沒有魚形文。」

兩隻好奇烏賊看著他們，好奇萬分。

珍金斯的船成了一艘順水而漂的船骸。好幾面船帆破碎了。威默斯拒絕記下每一條繩索在海上的正式名稱，如今這些繩索全攤在甲板上、拖在水中。

這樣一艘船骸乘著輕盈的微風，帶領他們向前。

船桅頂端的瞭望員雙手括在嘴邊，彎身向下。

「陸地！」

「連我都看得到。」威默斯說。「爲什麼他一定得用叫的？」

「爲求好運。」珍金斯說。他眯眼望向霧霾。

「但你朋友不打算去戈布拉。不知道他要去哪裡？」

威默斯望著地平線蒼白泛黃的天，然後抬頭看羅波。

「我們會救她回來的，別擔心。」他說。

「我其實不擔心，長官。不過我非常關心。」羅波說。

「呃……好……」威默斯無可奈何地揮揮手，接著自以爲用水手的口吻說，「呃……大伙一帆風順嗎？懷抱冒險犯難之心，對吧？」

「若你少說幾個字，對士氣會有極大的幫助，大人。」



「喔。」

「沙倒還是其次，因為接下來你就會看到戈布拉山，底下就是他們說的『戈布拉之拳』。那座城是個超堅固的偉大碉堡，牆有九公尺厚，就像一座獨立的大城市。裡面的空間足以進駐成千上萬的士兵、戰象、武裝駱駝等等。等你親眼見識到，就會立刻叫我掉頭了。你那有名的將軍對此又有什麼話說，嗯？」

「我記得我看到了某一段話……」威默斯說著翻到另一頁。「啊，對。經過和史多百歲國的第一役，我整理出一個策略，讓我在其他戰事中立於不敗之地。這個策略正是：若敵人擁有攻不破的堅強要塞，就讓敵人待在那裡。」

「這還真是有幫助啊。」珍金斯說。  
威默斯把書塞到口袋。

「所以，維繫警員，我們這邊有個神，是嗎？」

「絕對有的，長官。」

「但他們那邊可能也有個神？」

「非常可能，長官。每一邊都有個神。」

「只好希望牠們勢均力敵了。」

克拉奇船的小船下了水，水花僅微微濺起。這是因為71小時·阿魅備刀站在絞盤旁，所以眾人把船降下時願意多費點心思。

「我們走遠之後，你可以把船開進戈布拉。」他對船長說。  
船長不禁顫抖。「我們要跟他們說什麼啊，郡爺？」

遇到冷氣團，凝結成……」他停下來，然後不耐煩地繼續說。「總之，我不相信。」

「所以……是哪一位特別的神祇在看顧我們呢？」威默斯滿心期待地問。

「我只要一確定這點絕對立即向你報告，長官。」

「呃……非常好，警員。」

威默斯退了一步。「各位，要我保證事情接下來會很容易，我實在說不出口，」他說。「但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追上安谷娃和阿魅這個混蛋，並從他嘴中得出真相。不幸的是，這代表我們必須跟著他穿越他的國家，而好巧不巧，我們兩國正在開戰。因此，路上必定會有一些阻礙。但是，我們不該因為知道會被折磨至死就心生退意，你們說是吧？」

「幸運女神會眷顧勇者，長官。」羅波愉快地說。

「好、好。很高興聽到你這麼說，隊長。當女神與蓄勢待發、訓練有素的重裝軍隊面對面，她會站在哪一邊？」

「喔，沒有人知道幸運女神眷顧的會是誰，長官。」

「根據戰略將軍所言，這是因為她們眷顧自己。」威默斯打開破爛的書，上面貼了很多小紙條作標記。「其實，各位，將軍有言，遭遇以寡敵眾、武力不敵、地處劣勢的情況，有個萬無一失的作法。那就是……」他翻頁。「不要戰鬥。」

「這將軍聽起來是個聰明人。」珍金斯指著黃色的地平線說。

「看到空中那些東西了嗎？」他問。「你覺得那是什麼？」

「霧？」威默斯說。

「哈，對。克拉奇的霧！那是沙暴！沙永遠吹個沒完，真是可怕的玩意兒。要是你想磨刀，把刀直接舉到空中就行了。」

巨石屑想躲到陰影中，但這裡根本沒有多大片陰影。高原沙漠往他們面前撲來的熱氣就像火焰噴槍。

「我要孫病了。」他說。

瞭望員大喊。

「他說有人爬上了沙丘。」羅波說。「他還說對方帶著某個人。」

「呃……是女性嗎？」

「聽著，長官。我了解安谷娃。她不是那種沒有用的人。她不會手足無措，尖叫著束手就擒。要尖叫的是遇上她的人。」

「嗯……既然你這麼確定……」威默斯轉身對珍金斯說。「別再費力追那艘船了，船長。直接朝岸邊前進。」

「我可不會這樣駕船，先生。一方面，那是個他媽很難開上的岸，一直是逆風，水裡還有險惡的暗流。許多魯莽的水手都曾在沙灘上留下白骨。不，我們會保持一段距離，你們可以把小船降下——嗯，若我們還有小船的話，你可以把船降下去……然後我們會下錨，喔，沒有，又說錯了，剛才說錨太重了，對不對——」

「你只管繼續筆直前進就對了。」威默斯說。

「我們全都死。」

「想想『兩害相權取其輕』這句話。」

「另一害是什麼？」

威默斯抽出劍。

「我。」

「跟他們說實話……等最後關頭再說。要塞指揮官是個沒教養的男人，他會先折磨你一下，所以，等必要關頭再說出真相吧。這樣他聽了會很高興。說是我逼你的也會有幫助。」

「喔，我一定會。一定會……說謊。」船長迅速補了一句。

阿魅點點頭，從繩索滑到小船上，讓小船出航。

船員看他划過海浪。

這不是一塊平靜的沙灘，而是充滿船骸的海岸。沉船的支架崩倒在沙中。骨頭、漂流木和發白的海藻堆積在海水的高潮線。再過去便是真正的沙漠之丘。即便在海上，吹來的沙依舊刺眼且磨牙。

「海灘上常有人忽然死去。」第一個船員說。他從欄杆遠望，眨眼想看清楚。

「對。」船長說。「他正好剛下船。」海灘上的人從船上拉起另一個躺臥的人，把他拖到浪潮湧不到的地方。船員舉起弓。

「我可以從這裡殺死他，老大。只要一聲令下。」

「你有多確定？因為你最好真的很確定。首先，你沒射中他，你就死定了，再來，你射中他的話，你還是死定了。看上面那邊。」

遠方高聳的沙丘上，狂沙滿天的天幕中出現一群黑色人影。船員馬上放下了弓。

「他們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裡？」

「喔，他們守望著海面。」船長說。「敵渣族和一般人同樣喜歡船難。其實是比一般人更喜歡。喜歡得多太多了。」

他們從欄杆轉身走開，有東西從船上跳了下來，幾乎沒濺起什麼水花就落到水中。



「不是我。」科隆中士說。

「聞起來像……硫磺……」

小泡泡流過窗口。

「海面上也有這股臭味。」諾比繼續說。

「就快結束了，兩位。」維提納利說著把紙放到一旁。「最後一場小冒險結束後，我們就可以浮到海面上。非常好，李奧納……帶我們到底下去。」

「呃……我們不是已經在底下了嗎，大人？」科隆說。

「只是在海底下而已，中士。」

「啊。對。」科隆好好思考了一會兒。「這麼說來，還可以到別的東西底下嗎，大人？」

「是的，中士。現在我們要到陸地的底下。」

海灘現在近得多了。警衛隊不禁發現水手們全都急忙奔向船尾，抓住手邊能找到的任何小巧、輕盈、尤其有浮力的東西。

「看起來夠近了。」威默斯說。「好。停在這裡。」

「停在這裡？怎麼停？」

「別問我，我不是水手。不是要有什麼煞車的吗？」

珍金斯瞪著他。「你這——你這陸王八！」

「我以為你從來不會叫人家『陸王八』！」

「我從來沒遇過像你這種人！你甚至以為我們把槳叫作尖——」

船員後來一致同意，這是「爛航海技術史」上最奇異的登陸事件。海灘的傾斜度一定剛好，

「船」嘎吱嘎吱地穿過神秘的海底。李奧納花很多時間從小小的窗戶朝外看，對一片片海藻尤其感興趣。在科隆中士眼中，那看起來就是單純的一片片海藻。

「你看到那些『卓普立黃化墨角藻』了嗎？」李奧納說。「就是棕色的那個。長得相當茂盛啊，當然，你一定也注意到了。」

「可以先暫時假設我近年對海藻疏於研究了嗎？」貴族老大說。

「真的？喔，那你真是損失大了，我向你保證。重點當然就是：黃化墨角藻通常絕對不會生長在海深不到三十呎之處，目前這裡只有十呎深。」

「啊。」貴族老大翻過一疊李奧納的手稿。「象形文——由圖象和顏色構成的字母。拿顏色作為語言啊……真有意思……」

「顏色可以刺激情緒。」李奧納說。「但我們自己當然也利用了這一點。紅色代表危險之類的，但我總是說不清楚為什麼。」

「顏色作為語言……」維提納利爵爺喃喃說。

科隆中士清了清喉嚨。「我懂一些海藻的事，大人。」

「什麼呢，中士？」

「是的長官！若海藻是濕的，大人，就代表要下雨了。」

「說得好，中士。」維提納利頭也不抬地說。「我很可能永遠不會忘記你說過這句話。」科隆中士眉開眼笑的。他總算「有貢獻」了。

諾比用手肘頂頂他。「我們在這裡幹什麼，中士？我是說，這一切是爲了什麼？到處跑，看岩石上奇怪的符號，進出洞穴……還有那味道……嗯……」

「書上寫說『你若希望手下花很多時間揮鏟子，乾脆鼓勵他們當農夫』。」他說。「所以我想，我們就繼續前進吧。他不可能逃太遠。我們馬上就會回來。」

珍金斯在岸邊涉水走來，看起來並不生氣。他已通過了憤怒之火，如今身處火焰後方異常平靜的海岸。他用顫抖的手指指向他擱淺的船，嘴裡說：「嗎……？」

「仔細想想，船體終究還是完整的。」威默斯說。

「嗎？」

「我相信你和你海派的弟兄能讓船再次出海。」

「嗎……？」

珍金斯和他涉水走來的船員看著警衛軍團一邊抱怨，一邊蜿蜒地走上沙丘一側。最後，船員們聚成一團抽籤，運氣向來不好的廚師走向船長。

「算了，船長。」他說。「我們或許能在這些漂流木中找到堅固的木頭，花幾天工，靠滑輪應該可以——」

「嗎。」

「只是……我們最好開始著手，因為他說他們不會去太久……」

「他們不會回來的！」船長說。「他們帶的水在那裡根本撐不到一天！他們沒準備橫渡沙漠該有的東西！而且他們一旦看不到海，就會迷失方向！」

「好耶！」

他們花了八個小時才走到沙丘頂。沙上有人走過的痕跡，但就在威默斯注視的當下，風已經又帶走大半沙粒，噬嚙了足跡。

浪潮也剛好，因為船開上去時，說不上是撞上海灘，倒像直接從水中升出，龍骨上的藤壺落在沙上。最後，風、水、推進力和摩擦力達到了某個平衡點，直接可稱作「慢慢倒下」。

船倒下，贏得「史上最可笑的船難」之殊榮。

「嗯，不幸中的大幸。」威默斯在碎裂聲止息時說。

他從糾結的帆中掙脫，戴好頭盔，態度盡量維持泰然沉穩。他聽到傾斜的帆中傳出呻吟。

「辣是你嗎，小霹屁？」

「是，巨石屑。」

「勒是我嗎？」

「不是！」

「對不起。」

羅波從傾斜的甲板滑下來，跳到潮濕的沙上，敬了一個禮。

「四肢健在，輕微擦傷，長官。我們要建灘頭堡嗎？」

「什麼？」

「我們必須挖掘壕溝，長官。」

威默斯望著海灘兩端，這麼積極的用語似乎不適用於這片孤寂的海濱。這真的只是陸地的邊緣之境而已。除了炎熱的薄霾和遠方一、兩隻以腐肉為食的孤鳥，一切都平靜。

「爲什麼？」他問。

「建立防禦位置。就只是軍人會做的那些事，長官。」

威默斯望了鳥群一眼。牠們若有似無地撲翅靠近，一發現有誰死了幾天，就隨時準備飛下來。威默斯又翻了一下戰略書籍，找到「灘頭堡」幾個字。



他父親慎重地揮揮手。「也許吧。」他說。「不過，不要躁進。我們就快找到可以燒的海藻了。我是說，我們在這裡的長期目標是什麼？」

「得以溫飽並保暖？」雷斯探問。

「嗯，剛開始是如此。」索利說。「這點顯而易見。但是兒子啊，你知道大家都說：『火交予人，他只會暖一天；用火燒他，他會熱一輩子。』懂我的意思嗎？」

「我不覺得原本的諺語真是這麼說的——」

「我是說，我們可以在這裡落腳，靠生魚和清水過……哼，其實可以過到海枯石爛。但是那些人沒有清水，已經撐不了多久了，懂嗎？所以他們必須來求我們，是不是？那我們就能照我們的意思開條件了，嗯？」

他伸手摟住兒子不想被他摟的肩膀，朝四周景色揚手一揮。

「我是說，我白手起家，兒子，只有你祖父留給我的一艘老船，但是——」

「——你辛勤工作、努力存錢——」雷斯疲倦地說。

「——我辛勤工作、努力存錢——」

「——而且你一直都讓日子過得去——」

「——對，我一直讓日子過得去——」

「而且你一直想留給我一些——哎唷！」

「不要捉弄你爸！」索利說。「不然我把你另一隻耳朵打爛。聽好，你看到這片土地了嗎？」

你看到了嗎？」

「我看到了，爸。」

「這是一塊充滿機會之地。」

「是駱駝腳印。」威默斯說。「好，駱駝不會跑那麼快。我們——」

「我想巨石屑真的出問題了，長官。」羅波說。

山怪指節垂在地上站著。他的冷卻頭盔的引擎在乾燥的空氣中刺耳地響了一會兒，然後沙卡進去，機械就停住了。

「感覺病了。」他說。「我腦痛。」

「快，用盾牌遮住他的頭。」威默斯說。「給他一點陰影！」

「他絕對不可能撐過去的，長官。」羅波說。「我們把他送回船那邊吧。」

「我們需要他！快，小霹靂，用妳的斧頭替他搧風！」

此時，沙塵吹起，如百刀齊舞。

「嗶哩嗶哩嗶！」有點悶住但愉快的聲音傳來。「上午十一點鐘，剪頭髮……呢……沒錯吧……對吧？」

崩毀建物的大片殘骸彼此交疊，範圍不大，卻形成了一個水池，被雨水積得半滿。

索利·傑克森拍了一下兒子的背。

「清水！終於啊！」他說。「幹得好，小子。」

「爸爸，你瞧，我在看這些畫上去的東西，然後——」

「對、對，是章魚的圖，非常好。」索利說。「哈！現在風水輪流轉了，沒錯！這是從我們這一邊的島取來的，是我們的水，我真想看那群油膩膩的混蛋來爭搶的模樣。去他的漂流木就給他們好了，想喝水就從魚身上努力吸吧！」

「對啊，爸。」雷斯說。「我們還可以用水跟他們交易木材和麵粉，對不對？」

「我相當肯定。」

「但我們浮出海面了！」

「是水面，中士。」維提納利爵爺說。身旁，諾比拔掉觀看裝置的塞子，望向裡面。

「我們在洞穴裡？」科隆說。

「呃……中士……」諾比說。

「太優秀了！分析得很正確。」維提納利說。「對，是洞穴。可以這麼說。」

「呃……中士？」諾比又頂了頂科隆說。「這不是洞穴，中士！這比洞穴還大，中士！」

「什麼，你是說……像山洞？」

「更大！」

「比山洞更大？比較像……大山洞？」

「對，差不多。」諾比說著把眼睛從裝備移開。「你自己來看，中士。」

科隆望進管子裡。

他原本以為可能會看到一片黑暗，但他看到了海面，像煮沸的平底鍋冒出泡泡。綠色和黃色的光橫跨水面閃爍飛舞，照亮了遠方看起來幾乎像地平線的一道牆……

管子咿呀轉向。如果這是一個洞穴，至少有兩、三公里寬。

「多久，你覺得？」維提納利爵爺在他身後說。

「嗯，這塊岩石含大量石灰華和浮石，相當輕，一旦浮起，聚集的氣體會因為膨脹而急速消散。」李奧納說。「我不知道……也許再一週……然後我想，需要非常久的一段時間才會再聚集足夠的泡泡……」

「他們在說什麼，中士？」諾比說。「這地方會飄浮？」

「但這裡沒有清水，土地都充滿鹽分，爸，就連氣味也糟透了！」

「那是自由的氣味，真的。」

「聞起來就像有人放了個大屁，爸——哎唷！」

「自由和放屁有時非常相似！我是爲你的未來著想，小子！」

雷斯望著面前好幾畝腐爛的海藻。

他像從前的父親一樣學習當漁夫，因爲那是他們家族一直在做的事。他心地善良乖順，從未和爸爸爭辯，但他其實想當一個畫家，家族中從來不曾有過畫家。此刻他注意到一些令人擔心的事，但又說不上來是什麼。

建築物看起來不太對勁。到處都看得見一點點，嗯，建築物的痕跡，像是摩波風格的柱子和克拉奇拱門的遺跡，但這些建築都蓋在笨手笨腳的人直接堆疊起的岩石之上。有些地方，石板甚至堆在古老磚牆和瓷磚地之上。他想不到這瓷磚是誰鋪的，但他們想必很喜歡章魚圖案。

有一股感覺籠罩著他，讓他不禁覺得，安卡·摩波人和克拉奇人爭執誰擁有一塊古老的海底大陸真是沒意義到了極致。

「呃……我也在爲我的未來著想，爸。」他說。「我真的在想。」

「船」從索利·傑克森腳下深處浮出海面。科隆中士自動將手伸向鎖住船艙蓋的轉把。

「不要打開，中士！」李奧納大叫，同時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空氣開始有住太久的氣息了，先生。」

「外面更糟。」

「比船艙裡更糟？」

「什麼意思？」

「我們還沒死。」

他們盯著我們，像貓盯著老鼠一樣，威默斯心想。我們逃不了，我們打不贏，他們想看我們接下來會做什麼。

「戰略將軍對此有什麼看法，長官？」羅波說。

他們有一百人，威默斯心想。我們有六人。只是巨石屑在彌留，不知道維繫現在聽命於誰的指令，而休伊的手只要一興奮就會掉。

「我不知道。」他說。「可能會在『別讓這種事發生』的文章裡找到。」

「你何不查查看呢，長官？」羅波說，他目光絲毫不離在一旁看著他們的敵渣族。

「什麼？」

「我說，你何不查查看呢，長官？」

「現在？」

「值得一試，長官。」

「你瘋了，隊長。」

「是的，長官。敵渣族對瘋子的看法相當奇怪，長官。」

威默斯拿出他破爛的書。最接近他的敵渣族人臉上一彎咧笑，幾乎和他的彎刀一樣寬，整個人態度分外大搖大擺，代表他是首領。一把巨大古老的十字弓掛在他身後。

「嘿！」威默斯說。「我們可以稍微停一會兒嗎？」他大步走向那個敵渣族人，對方看起來相當訝異。威默斯把書拿在空中揮舞，說：「這是戰略將軍的書，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他，在這一帶他曾經算是赫赫有名，其實，他可能屠殺了你們的曾曾曾祖父，我只是想花一點時間，

「造成極不尋常的自然現象。」李奧納繼續說。「我以為只是傳說，要不是親眼看到……」  
「當然不是飄浮。」科隆中士說。「說實話，諾比你問這麼蠢的問題怎麼可能問得出什麼？  
陸地比水重，對不對？所以才會在海底看到陸地呀。」

「對，但他說的是浮石，我奶奶有浮石，是在浴缸用來刮腳的粗繭用的，那就會浮——」  
「這種事會發生在浴缸裡，也許吧。」科隆說。「但現實生活不會。這只是個現象。不是真的。不然你接下來大概要說有石頭在空中飛吧。」

「對，但是——」

「我是中士，諾比。」

「是的。中士。」

「我不禁想到，」李奧納說。「有些航海故事會描述睡在海面的巨龜，水手還以為巨龜是一座島嶼呢。當然了，巨龜不會這麼小。」

「嘿，昆姆來的先生，這真是一艘很棒的船。」諾比說。

「謝謝你。」

「你想要的話，我打賭它甚至可以壓碎其他船。」

一陣尷尬的沉默。

「整體來說，這是一趟有趣的經驗。」維提納利邊說邊寫筆記。「好了，兩位，請下沉然後上升，謝謝……」

警衛抽出武器。

「他們是敵渣族，長官。」羅波說。「但——這一切不太對勁……」

威默斯醒來時滿鼻子駱駝氣味。天底下還有更糟的醒法，但選項倒也沒有你以為的那麼多。他費了一點力氣轉過頭，這才確定駱駝坐下來了。聽聲音判斷，牠在消化某種爆破物。

好，現在看看他是怎麼來到這裡的……喔，老天啊……

但應該要奏效才對……那可是經典絕招啊。你威脅要砍人頭，對方就會縮起身體。每個人都會這麼做，不是嗎？所謂「文明」不就是這樣運作的……

只好怪到文化差異上了。

話說回來，他沒有死。根據羅波的說法，認識敵渣族五分鐘之後還活著，代表他們真的真的喜歡你。

話又說回來，他才剛給他們的首領一記「握手」，一般人通常不會想和你交朋友了。

反正沒道理要他手腳被綁在鞍上，倒在這兒，一整天曬到中暑而死吧。他應該再次成爲領導者，只要先把這隻駱駝從嘴裡移開就成了，而他馬上就會這麼做。

「嗶哩嗶哩？」

「什麼事？」威默斯說，他掙扎著鬆開捆綁。

「想知道你錯過了什麼行程嗎？」

「不要！我在想辦法解開這他媽的繩子！」

「要我把這件事記到待辦事項嗎？」

「喔，你醒來了，長官。」

聽起來像是羅波的聲音，內容也像他會說的話。威默斯努力轉頭。

映入眼簾的主要是一襲白布，但接著就看到羅波的臉，上下顛倒。

「他們詢問要不要把你鬆綁，但我說你最近休息不夠。」羅波繼續說。

看看他對眼前這種情形會說什麼。你們不介意吧？」

首領疑惑地望了威默斯一眼。

「這可能要一下下，這本書沒有目錄，但我記得曾經看到什麼——」  
首領退了一步，看著一旁的手下，他只是聳聳肩。

「我在想你能幫我看一下這個字嗎？」威默斯繼續說，並來到首領身旁，把書湊到他鼻子底下。他又露出疑惑的笑容。

威默斯接下來做的動作，在安卡·摩波的巷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就叫「友善的握手」，主要動作如下：先用手肘撞擊對方的肚子，然後提起膝蓋，順勢擊中他往下的下巴（記得咬緊自己的牙，因為膝蓋和肘關節會同時發疼），最後抽出劍，趁他掙扎起身前抵住他的喉嚨。

「好了，隊長。」威默斯說。「我希望你大聲、清楚地告知敵渣族人，請確實後退一大段距離，否則這位先生將面臨相當嚴重的法律問題。」

「威默斯先生，我不覺得——」  
「快做！」

羅波穿過人群，大聲說著要求，敵渣族人望著他的眼睛。那名首領依然咧嘴笑著。

威默斯不敢轉開目光，但他感覺得到部落的人既疑惑又不解。

然後敵渣族眾人同時撲來，動作有如一人。

一艘克拉奇漁船駛回阿爾卡里港，船上的船長熟知風向。但就船長看來，即使是順風，船似乎仍未達到該有的速度。他覺得是船底的藤壺害的。





「大家都沒事嗎？」

「喔，是的。」

「但他們攻擊——」

「是，長官。但他們只是想俘虜我們，其中有個人的確意外砍下休伊警員的頭，但他也的確幫他縫回去了，所以沒造成什麼真正的傷害。」

「我以為敵渣族不俘虜人的……？」

「我也納悶，長官。但他們說若是我們想逃，就會砍斷我們的腳，休伊說他身上沒帶太多線，不夠給大家縫，長官。」

威默斯揉揉頭，有人重重打他的頭，他頭盔都凹了。

「哪裡出了問題？」他說。「我明明制伏了他們的首領！」

「長官，就我所知，敵渣族認為任何笨到會被輕易打敗的首領都不值得跟隨。這是源自克拉奇人的觀念。」

威默斯努力告訴自己羅波的語氣中沒有一絲嘲諷，羅波繼續說：「說真的，他們對首領沒有太大興趣，覺得首領不過就像個裝飾。就……：只是一個負責大喊『進攻！』的人，長官。」

「首領還必須做其他事，羅波。」

「敵渣族認為『進攻！』就差不多涵蓋一切了，長官。」

威默斯掙扎站起。他腳上僵硬的肌肉如弦繃緊，但還是踉蹌向前。

「來，我來扶你……」羅波扶住他說。

太陽要下山了。簡陋的帳篷聚集在沙丘下，火光發亮。有人在大笑。聽起來不像是俘虜。

不過話說回來，威默斯心想。沙漠可能比鐵柵欄更有用，不論腳還在不在身上，他根本不知

「隊長，我的手臂和腿已失去知覺了……」威默斯開口。

「喔，非常好，長官！這樣至少是個開始。」

「羅波？」

「是的，長官？」

「我要你仔細聽好我接下來跟你說的指令。」

「當然，長官。」

「我說的重點是，這不是請求、建議或什麼迂迴的暗示。」

「了解，長官。」

「如你所知，我一直鼓勵旗下警官獨立思考，不盲從我的指示，但在任何組織都一樣，有時指令必須一字一句地照實精準完成。」

「對，長官。」

「現在馬上將我鬆綁，不然你他媽的這輩子會後悔將我鬆綁！」

「呃，長官，我相信這句話有點矛盾、不一致之處——」

「羅波！」

「當然好，長官。」

他的繩子被割斷，整個人滑到沙上。駱駝轉過頭，用鼻子望了他一會兒，然後別開頭。

「隊長，爲什麼你穿著白布？」

「這是『斗篷』，長官。在沙漠中很實穿，是敵渣族給我們的。」

「我們？」

「我們其餘的人，長官。」

「我的食物就是你的食物……」賈霸繼續說。

威默斯盯著火邊的食物，看起來主食是綿羊或山羊。賈霸彎身，舀了一口食物端給他。威默斯看著那一口食物。食物回望著他。

「這是最上等的部位。」賈霸美味地發出吸吮聲，接著又用克拉奇語說了一些話。圍著火堆的其他人掩口而笑。

「看起來像是綿羊的眼球。」威默斯懷疑地說。

「是的，長官。」羅波說。「但不建議你——」

「你知道嗎？」威默斯又說。「我想這是個小遊戲，稱爲『我們看看閣下能吞下什麼』。我才不要吞這個，我的朋友。」

賈霸看他的目光充滿欣賞。

竊笑停了。

「你的眼光確實比大多數人看得更遠。」

「這食物也看得很遠。」威默斯說。「我父親告訴我，絕對別吃任何能對你眨眼的東西。」

那就是命懸一線的瞬間，情勢可能忽然倒向任何一邊，導致一陣大笑，或是突發性死亡。

賈霸重重拍了一下威默斯的背。眼球從他手中落下，掉進黑暗中。

「很好！非常好！二十年來第一次沒有成功！現在請坐，吃點正常的米飯和羊肉，就像媽媽的味道！」

氣氛放鬆了不少。有人拉威默斯坐了下來。屁股移動，替他空出座位，一大片滴著肉的麵包放到他面前。威默斯盡量有禮貌地戳一戳，然後依照一般標準判斷：如果認得出至少一半，剩下的或許也都能吃。

道要往哪兒跑。

「敵渣族如所有克拉奇人一樣，相當好客。」羅波這番話說得像在背稿，「他們非常非常注重待客之道。」

抓到他們的人圍著火堆而坐。警衛隊員也是，而且全數被說服穿上更適合沙漠的衣服，也就是說，喜洋洋·小霹屁除了鐵頭盔外，整個人就像偷穿媽媽洋裝的女孩，雷格·休伊看起來就像木乃伊，巨石屑則是一座被雪覆蓋的小山。

「他在熱浪中變得非常……遲鈍。」羅波悄聲說。「然後維繫警員正在那裡爭辯宗教問題。克拉奇大陸上共有六百五十三種宗教。」

「他一定玩得很開心。」

「這位是賈霸。」羅波說。這位「標本」起身，向威默斯行額手禮問安，他看起來就像71小時·阿魅的微老版本。

「閣下好。」他說。

「他是他們的……嗯，就像是眾所公認的智者。」羅波說。

「喔，所以不是賈霸叫他們進攻的？」威默斯說。他的頭在熱浪中嗡嗡作響。

「不是，叫他們進攻的是首領。」羅波說。「有的時候。」

「所以，也許是賈霸告訴他們何時進攻比較明智？」威默斯明快地說。

「進攻永遠都是明智的，閣下。」賈霸說著又行個禮。「我的帳篷就是你的帳篷。」他說。

「是喔？」威默斯說。

「我的妻子就是你的妻子……」

這下威默斯慌了。「她們是我的？真的？」

「啊……有點像農業。」威默斯說。

「對！但如果把商人種在土裡，他們不會長得那麼好。」

威默斯知道太陽下山，氣溫涼了。其實是冷得多了。他朝火靠近一點。

「爲什麼他叫作71小時·阿魅？」他問。

眾人喃喃的對話停了下來。一隻隻眼睛忽然都落在賈霸身上，除了掉在黑暗中的那顆眼球。

「這問題不怎麼圓融啊。」賈霸說。

「我們追他到這裡，接著忽然被你們突襲。看樣子——」

「我什麼都不知道。」賈霸說。

「你怎麼會不——？」威默斯開口。

「呃，長官。」羅波急忙說。「這樣問非常不明智，長官。聽著，我趁你在……休息時，和賈霸聊了一下天。我想這恐怕算是政治問題。」

「天底下有什麼不是政治問題？」

「卡壯姆王子想統一全克拉奇，你知道。」

「即使眾人反抗，也硬要在蝠斯世紀一口氣統一？」

「嗯，對，長官，你怎麼——？」

「朦中而已。繼續說。」

「但他遇到了問題。」羅波說。

「什麼樣的問題？」威默斯問。

「我們。」賈霸驕傲地說。

「在克拉奇大陸上，沒有一個部落喜歡這個主意，長官。」羅波又說。「他們向來是各自爭

「所以我們是你們的俘虜，賈霸先生？」

「是貴賓！我的帳篷是——」

「但……我要怎麼說呢？……你想招待我們一陣子嗎？」

「我們有傳統。」賈霸說。「在你帳篷裡的人就是客人，即使他是你最可怕的敵人，你也得招待他三墳兒。」

「三天，嗯？」威默斯說。

「我學語言是在……」賈霸手輕輕一揮。「你知道，木頭東西，海上的駱駝——」

「船上學的？」

「對！但水太多了。」他又拍了一下威默斯的背，結果食物的熱油脂濺到他大腿上。「這會兒，每條路上都有很多人說安卡·摩波語，閣下。那是……商人的語言。」他說「商人」兩個字的音調特別轉了一下，口氣聽起來彷彿在說「蚯蚓」。

「所以你必须學會說『把你所有錢交出來』？」威默斯問。

「何必問？」賈霸說。「反正我們都直接拿了。不過現在……」他朝火堆吐了一口口水，相當神準。「……他們說我們一定要停止這麼做，因為這是錯的。我們造成了什麼傷害嗎？」

「除了殺人並拿走對方的所有商品嗎？」威默斯說。

賈霸又大笑。「郡爺就說你是個圓融的大外交家！但我們不殺商人，我們為什麼要殺商人？沒道理嘛，殺了會下金蛋的禮物多笨啊！」

「你可以靠展示禮物賺錢，這個自然。」威默斯說。

「要是我們殺掉商人，又搶太多，他們就永遠不會回來了。這樣很笨。我們放他們走，等他們東山再起，我們的兒子再去搶他們。這才是智慧。」

啥威脅，倒是阿爾卡里城那些在鬍子抹油的人我們不喜歡。於是我們打發他回去了。」

「回去的是完整的人嗎？」威默斯說。

「我們可不是野蠻人。他顯然是個瘋子，但我們留下了他的馬。」

「而71小時·阿魅叫你把我們留下，是不是？」威默斯說。

「沒有人能命令敵渣族！留你們在這裡是我們的榮幸！」

「那你們何時願意恭送我們離去？等阿魅跟你說嗎？」

賈霸盯著火。「我不會再提他的事。他邪惡又狡詐，不能信任。」

「但你也是敵渣族。」

「對！」賈霸又重重拍了威默斯的背一下。「我們說話還真是一點也不能馬虎啊！」

克拉奇漁船到了離港口兩、三公里處，船長覺得航行忽然順多了。也許藤壺脫落了，他想。

當他的船消失在夜晚的霧中，一條彎管慢慢從水中升起，咿呀轉向海岸。

遙遠的小聲音說：「喔，不……」

另一個小聲音說：「怎麼了，中士？」

「透過這個來看！」

「好。」聲音暫時停頓。

然後第二個小聲音說：「喔，完了……」

停泊在阿爾卡里港口的不是艦隊。是艦隊中的艦隊，一張張帆有如浮動的森林。

底下，換維提納利從管子看了。

「有好多船。」他說。「而且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多麼有組織啊，太有組織了。這簡直

戰，現在則大多在對抗卡壯姆王子。歷史上，克拉奇並不完全是個統一的帝國。」

「他說，你們一定要受教育，一定要學著繳稅。我們可不想學繳稅的事。」賈霸說。

「所以你覺得你們是為自由奮戰？」威默斯說。

賈霸猶豫了一下，看著羅波。他們簡短說了幾句克拉奇語，然後羅波說：「長官，這個問題對敵渣族來說很難回答。你知道，他們描述『自由』和『戰鬥』用的是同一個字。」

「他們的語言確實很『多功能』啊，是不是……？」

威默斯在涼爽的空氣中感覺好多了。他拿出一盒被壓扁的潮濕雪茄，從火堆取來一根木炭點菸，深深吸了一口。

「所以……這位白馬王子在家裡遇到不少麻煩是吧？維提納利知道這件事嗎？」

「駱駝在沙漠拉屎嗎，長官？這不必問。」羅波說。

「你真的很懂克拉奇這一套啊，是不是？」威默斯說。

賈霸低聲說了些什麼。眾人又大笑。

「呃……賈霸說駱駝確實會在沙漠裡拉屎，長官，不然你就沒有燃料可以點菸了。」

威默斯再度感覺到大家正仔細觀察他，給他打分數，於是想起維提納利曾叮囑他：要有外交手腕，圓融一點。

他又深深抽了一口。「抽起來更添風味了。」他說。「記得提醒我帶一些回去。」

在賈霸眼中，裁判至少勉強了舉起兩、三個八分牌。

「有個人騎著馬過來，說我們一定要打外國狗——」

「外國狗指的是我們，長官。」羅波熱心解說。

「——因為你們偷了一座在海底的島。但那又干我們什麼事？我們知道你們這些外國鬼子沒



「他們在克拉奇抓到間諜會怎麼處置，大人？」

「呃……我想想……」李奧納說。「喔，對……我相信他們會把你們交給女人。」諾比高興起來。「喔，真的，聽起來不算太糟——」

「呃，不，諾比——」科隆開口。

「——因為我看過安谷娃下士在讀的《芳香園地》那本書中的圖片，而且——」

「——不，聽好，諾比，你搞錯——」

「——我是說，哎呀，我不知道你可以用——」

「——諾比，聽好——」

「——然後有一段是寫她——」

「諾比下士！」科隆大吼。

「是的，中士？」

科隆傾身向諾比耳語。下士的神情漸漸一變。

「她們真的——」

「對，諾比。」

「她們真的——」

「對，諾比。」

「她們在家鄉不會這麼做。」

「我們不在家鄉啊，諾比。我多希望我們在家鄉。」

「不過你聽說過『惡女姑婆』的事<sup>4</sup>，中士。」

「兩位。」維提納利爵爺說。「李奧納的想像力恐怕有點太豐富了。在一些山區部落可能是

是……驚人的組織力。正如他們所說：『欲求戰爭必先備戰。』」

「大人，我想那句話應該是：『欲求和平必先備戰。』」李奧納大膽說。

維提納利頭一側，嘴唇動了動，自己複誦一次。最後他說：「不對、不對。我從來沒讀過那樣的活。」語畢，他坐回位子上。

「我們繼續小心前進。」他說。「可以靠黑暗的掩護上岸。」

「呃……我們可以靠掩護的掩護上岸嗎？」科隆中士問。

「其實，這些多出來的船會讓我們計畫更容易執行。」貴族老大不理他說。

「我們的計畫？」科隆問。

「克拉奇大陸上的人啊，長相和膚色個個不同。」維提納利望向諾比。「確實是各種樣貌和膚色都有。」他補了一句。「所以我們的外表在街上應該不會引起過度揣測。」他又望了諾比一眼。「至少不會太過度。」

「但我們穿著制服，大人。」科隆中士說。「難不成要說我們是去參加化妝舞會嗎？」

「說到這個，我才不要脫掉盔甲。」諾比堅定地說。「我不要穿著內褲到處跑，在港口更是不行。水手在海上待久了就會……你聽過傳聞吧？」

「那就更慘了。」中士說。他沒有浪費時間去計算水手究竟得花多少時間在海上，才會把諾比的身影從攻擊目標看成別的東西。「要是我們不穿制服，那豈不成了間諜？——你知道間諜會有什麼下場。」

「你要告訴我嗎，中士？」

「不好意思，大人？」科隆中士提高聲音。貴族老大正和李奧納說話，這會兒抬起頭。

「是的，中士？」

地的低溫讓你連呼吸都清脆作響。

他刻意朝帳篷附近休息的敵渣族人揮舞自己的雪茄盒。那人聳聳肩。

火堆只剩一堆灰燼，但威默斯仍撥動餘燼，妄想找到發光的餘火。

他對自己的怒火感到不可思議。關鍵就在阿魅身上，他知道。現在他們卡在沙漠之中，阿魅走了，而他們落入……一群寧靜、討人喜歡的人手中，還不錯。強盜，也許吧，乾燥之地的海賊，但羅波可能會說他們很好相處。你讓他們盡地主之誼，他們的人就會像派餅（或是綿羊眼珠和糖蜜）一樣甜美，總之就是你吃得到的任何——

月光下有東西在動。影子滑下沙丘側邊。

野生的沙漠之夜，有東西在嗥叫。

寒毛順著威默斯的背脊一一豎立，就如他古老原始的祖先一般。

夜晚總是原始。他太常在杳無人煙的時刻行走在黑暗的街道，感受夜一點一滴消逝，他打從血液中知道，白天國王和帝國循時更迭，夜晚卻始終是同一個時代，永遠遺世而深遠。鵝絨的陰影揭開恐懼，爪牙的本質也許會變，但獸性的本質是不變的。

他靜靜站起，手伸向劍。

劍不在身上。他們把劍拿走了。他們甚至沒有——

「美好的夜晚。」他身旁有人說。

編譯註

4 惡女姑婆早在縫紉女公會和警衛隊崛起前就已組成，由兩名姑婆達琪與沙蒂搭檔，默默守護縫紉女（衣服越織越少的那種），懲罰壞心的客戶。

這樣沒錯，但克拉奇確實是個歷史悠久的文明，那種事正常來說不會出現。我想像中，他們逮到間諜的話，應該會給你一支菸。」

「一支菸？」科隆納問道。

「是的，中士。還有一面陽光明亮的牆，可以靠著站。」

科隆中士開始思索這會不會帶來任何壞處。「好好一支菸，還有面牆可以靠著站？」他問。

「我想他們會希望你好好站直，中士。」

「那還好。俘虜不一定要邋邋遢遢的。喔，好吧。既然如此，我不怕冒這風險。」

「非常好。」貴族老大冷靜地說。「告訴我，中士……在你漫長的軍旅生涯中，有沒有任何人會想提拔你為軍官？」

「沒有，大人！」

「我還真想不出為什麼。」

黑夜注入沙漠。紫色暗幕突如其來地降臨。空氣清和，星星鑽出天空，在這一時刻，任何思想深刻的觀者都會想起，沙漠和高山是宗教起源之地。當人一眼望去全是頭上無垠無涯的景致，總會有一股動力和絕望的渴求，亟欲在面前找個人擋在中間。

生命從洞穴和裂縫中出現。不久，沙漠便充滿生物發出的嗡嗡、喀啦和噠噠聲，牠們少了人類高等的腦力，不會替自己找人來怪罪，而是想找個人來吃。

凌晨三點鐘左右，威默斯走出帳篷抽菸。冷空氣像道門一樣，害他一頭撞上，凍得要命。沙漠不該發生這種事吧？沙漠全是熱騰騰的沙和駱駝和……和……他用力想了一會兒，他這個人一離開鋪石路，地理知識就會嚴重出問題……駱駝，沒錯，還有野棗，可能還有香蕉和椰子。但此

「他們對火光射擊！」

「毋嗚？」

威默斯謹慎地抬頭，吐出沙和碎菸。

「威默斯先生？」

只有羅波能像這樣悄聲說話。他悄聲說話意在隱蔽，卻又很虛偽，妥協的結果就是很大聲的氣音。威默斯驚恐萬分地看著羅波手持一盞小燈籠，從帳篷邊走來。

「把那該死的——」

但他來不及說完，因為在黑夜的某處有人尖叫了。尖銳的聲音戛然而止。

「啊。」羅波說。他蹲臥在威默斯身旁吹熄燈籠。「那是安谷娃。」

「聽起來一點也不像——喔。對，我想我懂你的意思了。」威默斯心慌慌地說。「她在那裡？」

「我稍早就聽到她的聲音。她可能玩得很開心，在安卡·摩波畢竟沒什麼機會恣意放縱。」

「呃……沒有……」威默斯腦中出現狼人放縱的畫面。但安谷娃當然不會——

「你們兩個，呃……你們處得還不錯吧？」他說，同時努力在黑暗中辨認四周人影的輪廓。

「喔，很好，長官。很好。」

所以你不介意她偶爾變身為狼？這問題威默斯問不出口。

「那……沒有……問題？」

「喔，沒什麼，長官。她自己會買狗餅乾，門上也有獨立的小門可以出入。滿月時我其實不會去干涉。」

黑夜中傳出叫聲，一道身影從黑暗中竄出，疾奔過威默斯身旁，消失在帳篷之中。牠已經沒

賈霸站到 he 身旁。

「誰在那裡？」威默斯悄聲說。

「敵人。」

「哪一個？」

黑暗中，牙齒閃耀。

「我們待會兒就知道了，閣下。」

「他們爲何在刻攻擊你們？」

「也許是覺得我們有他們想要的東西，閣下。」

更多影子滑過沙漠。

一道人影從賈霸正後方升起，伸手把他抓了起來。一隻巨大灰手把他的劍抽出腰帶。

「我要怎麼處置他，威默斯先生？」

「巨石屑？」

山怪用仍抓著敵渣族人的手敬禮道：「中士完好如初，長官！」

「可是——」威默斯恍然大悟。「氣溫冰冷！你的腦袋又正常運轉了？」

「效率大幅提升了，長官。」

「這是神燈精靈嗎？」賈霸說。

「我不知道，但我還滿需要神燈精靈的。」威默斯說。終於，他好不容易摸到口袋裡的火柴，點了一根。「把他放下，中士。」他說完抽了幾口雪茄，「賈霸，這位是巨石屑中士，他可以打碎你身上每一根骨頭，手指上那些細小的骨頭也一樣，雖然相當不容易——」

黑暗中傳出「唰」一聲，某個東西咻地飛過威默斯後頸，賈霸立即撲向他，將他撲倒在地。

羅波向威默斯敬禮。「我一直在讀你的書，長官。趁你在……睡覺的時候。戰略將軍說了不  
少勝算懸殊時的應變之道，長官。」

「像什麼？」

「他說要把握機會，縮小勝算差距，長官。我們可以現在攻擊。」

「但現在一片漆黑啊！」

「對敵人來說也一樣黑，長官。」

「我說的漆黑是伸手不見五指啊！你不會知道到底在跟誰打仗，大半只會射傷自己人！」

「我們不會的，長官，因為我們只有幾個人而已。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爬到那邊製造一點  
騷動，好讓他們自亂陣腳。戰略將軍說到了夜裡，所有軍隊的規模都是一樣的，長官。」

「這可能有點道理。」安谷娃說。「他們三三兩兩潛伏在附近，而且裝扮差不多都像——」  
她手朝賈霸一揮。

「這位是賈霸。」羅波說。「他有點不算是首領。」

賈霸緊張地咧嘴笑。「你們國家常常有狗變成裸女嗎？」

「日子有時只會平平淡淡地消逝，完全不會發生這種事。」安谷娃嗤道。「拜託請給我幾件  
衣服，還有一把劍，如果要去打的話。」

「嗯，我想克拉奇人看待女生打鬥的觀點相當特別——」羅波開口。

「對！」賈霸說。「我們會預期她們很擅長打鬥，你這藍眼人。我們可是敵渣族！」

「船」從防波堤底下一池滿是浮渣的死水中浮起。船頂的蓋子緩緩打開。

「聞起來像家的味道。」諾比說。

空找扇門了，只能全速衝進一團布，直接讓帳篷垮下來蓋住牠。

「那是什麼？」賈霸說。

「說來話長。」威默斯起身說。

羅波和巨石屑已開始拉著塌下來的帳篷。

「我們是敵渣族，」賈霸責備道。「夜裡應該要靜靜折帳篷，不是——」

此刻的月光夠亮。安谷娃坐起，從羅波手中抓過一條帳篷布。

「還真是謝謝你。」她說著用布圍住自己。「先讓我說句話，我才剛咬了他的屁股，咬得很用力。我必須說，這招可不是輕鬆的選項。」

賈霸回頭望著沙漠，然後低頭看著沙，接著看向安谷娃。威默斯看得出來他在思考，便像兄弟般把手搭上他肩頭。

「我想我最好——」他開口。

「外面那裡有兩百名士兵！」安谷娃厲聲說。

「——之後再跟你解釋。」

「他們在你們四周布好了軍隊！看起來充滿敵意！誰有合身的衣服嗎？有沒有一些正常的食物？還有喝的！這地方根本沒有水！」

「日出之前他們不敢攻擊。」賈霸說。

「你會怎麼做，長官？」羅波說。

「我們會在日出時進攻！」

「啊……呃。我在想，不知道我能不能提供一個替代方式？」

「替代方式？進攻就是對的！日出就是為了進攻而存在的。」



了一些依稀被忽視的東西。

城市的燈火在遠方閃耀，似乎完全沒注意到敵方的入侵。

「『去找些衣服來，好讓我們混進去。』」科隆說。「一張嘴說得倒好聽啊。」

「不會啦，那很容易。」諾比說。「誰都知道怎麼搞定那種事。先潛入某一條巷子，等一、兩個人經過，就引他們走進巷子，懂嗎，幾聲悶響之後，你就穿著他們的衣服走出來了。」

「會成功，對吧？」

「從來不會失敗，中士。」諾比自信滿滿地說。

月光下沙塵如雪。

遵從戰略將軍的戰鬥之道，讓威默斯感到相當自在，因為警衛隊向來都是如此戰鬥的。正常警員可不會和其他警員排成一列衝向敵人。警員都是在黑暗中潛行，靜靜走著，等待時機。坦白說，他等的當然是罪犯已經犯了罪、身懷贓物之後的時機。不然又有什麼意義？人必須現實一點。「我們抓到犯了罪的人」比起「我們抓到好像打算犯罪的人」要來得莊重正式多了，尤其一般人會嗆警察：「證據咧？」

遠方，靠左邊，有人尖叫。

不過，威默斯穿著這一身袍子卻有點不安。就像穿睡衣上戰場。

因為，他根本不確定自己能不能殺一個並不積極致他於死的人。當然，嚴格說來這陣子所有持武的克拉奇人都積極地想殺他。戰爭就是這麼回事。但是——

他從沙丘頂抬起頭。一名克拉奇戰士望向另一個方向。威默斯爬——

「嗶哩嗶哩嗶！這是早上七點的鬧鐘，請輸入姓名先生！至少我希望——」

「你不能相信這裡的水。」科隆中士說。

「但家鄉的水我也不信啊，中士。」

佛瑞德·科隆設法在油膩的樹林中找到立足之處。這在理論上來說是英雄般的創舉。他和諾比兩名英勇的戰士冒險挺進敵國領土。可惜的是，他知道他們之所以願意這麼做，是因為維提納利爵爺坐在「船」上，若他們拒絕上岸，他肯定會皺眉頭。

科隆一直覺得英雄具有某種特殊的發條，驅使他們去為神、為國家、為蘋果派或是媽媽做的什麼特殊點心，為那些東西一死成名。他從未想過英雄會犧牲只是因為不犧牲就會被長官吼。

他往下伸出手。

「上來吧，諾比。」他說。「記得我們做這件事是爲了眾神，爲了安卡·摩波，還有——」對科隆來說，爲食物而戰似乎莫名地合乎情理。「還有我媽的豬指節三明治！」

「我媽從來沒做過豬指節三明治給我們吃。」諾比說著自己爬上船頂。「但你要是知道她用一小塊起司能做出什麼食物，一定會很驚訝……」

「話是沒錯，但這樣聽起來不太像戰吼，對不對？」爲了眾神、爲了安卡·摩波，還有諾比媽媽用起司做出來的驚人食物？戰吼的用意是讓敵人心生恐懼！」科隆中士說話時，他們繼續向前爬。

「喔，好吧，既然你想要那樣，也可以改說我媽做的廉價布丁和奶黃凍。」諾比說。

「吃了會嚇死人嗎？」

「他們不會想知道的，中士。」

阿爾卡里港和各地的港口沒兩樣，因爲世界各地的港口都是相連的。大家必須把東西從船搬上搬下，搬的方法只有幾種，因此每個港口看起來都一樣。有些比較熱，有些比較潮濕，總是堆

「好，好，我不會傷你。」

威默斯放下拳頭，站起身，把那孩子拉起來。「晚點再說。來吧！」

「不行！大家都知道敵渣族會怎麼處置俘虜！」

「嗯，我正是他們的俘虜，若是遭到處置，我們兩人都會受害，好嗎？只要避開嚇人的食物，大概就能平安無事了。」

有人在黑暗中吹口哨。

「快跟上，小子！」威默斯悄聲說。「你跟著我不會受到什麼傷害的！嗯……跟我來總比待在這裡好。好嗎？」

這次他沒有給男孩時間爭辯，直接拽著他走了。他走向敵渣族帳篷時，其他人影滑下沙丘。其中一個人手臂不見了，身上還插了一把刀。

「你還好嗎，休伊？」威默斯問。

「有點奇怪，長官。第一個人砍下我手臂、刺了我一刀之後，其他人似乎就離我遠遠的。說真的，我還以為他們從來沒看過人被刺的樣子。」

「你找到你的手臂了嗎？」

休伊在空中揮著一個東西說：「還有一件事。我拿手打了他們幾個人，結果他們尖叫著跑走了。」

「那是你獨門的徒手戰鬥。」威默斯說。「他們可能還需要習慣一下。」

「這是你抓的俘虜嗎？」

「算是。」威默斯四處張望。「他似乎昏倒了。我不懂爲什麼。」

休伊彎身靠近，說：「這些外國人有點怪。」

「誰？」

「靠！」

威默斯搶先一步，一拳揍在克拉奇人的鼻子上。這一拳效果如何並不重要，他只管直接撲向前，兩人滾下冰冷沙丘的另一側，掙扎扭打。

「——但我的即時功能目前似乎不穩定——」小惡魔繼續說。

克拉奇人塊頭比威默斯小，也比較年輕。不幸的正是他似乎太年輕，沒有體驗過安卡·摩波的后巷生存之道，來不及學到各式陰招。反觀威默斯，他隨時能出手用任何東西打任何地方。重點是要讓對方再也爬不起來。其他都是後話。

他們滑到沙丘底停了下來，威默斯壓在上方，克拉奇人呻吟著。

「待辦事項。」只管不理小惡魔尖叫：「疼痛。」

此時……可能是割喉時刻。在安卡·摩波，威默斯可能會把他拖到牢裡，心知到了早上一切都會好多了，但沙漠中沒有這個選項。

不，他不能這麼做。只能把這傢伙打到不醒人事。這才是仁慈的作法。

「批塔口袋餅！批塔口袋餅！」

威默斯的拳頭仍舉在空中。

「什麼？」

「是你，對不對？威默斯先生？批塔口袋餅！」

威默斯拉開對方臉上的布。

「你是葛里夫的孩子？」

「我來這裡是情非得已，威默斯先生！」絕望的話語連珠炮吐出。

「安谷娃總說裸體是國際通行的裝扮，中士。」

「她說的是她自己，諾比。」科隆側身走在陰影中說道。「對你來說不一樣。」他四下窺探巷子另一頭。其中一面建築物的牆內傳出聲音和話語。幾隻驢子身上背著行囊，耐心等在外面。

「溜過去偷走其中一個包包，可以嗎？」

「爲什麼是我，中士？」

「因爲你是下士，我是中士。而且你穿得比我多。」

諾比無聲地抱怨，但仍緩緩走進窄街，盡快解開栓繩。驢子順從地跟著他。

科隆拉開袋子說：「如果情勢不妙，我們可以穿布袋。那就——這是什麼？」他拿起某樣紅色的東西。

「花盆？」諾比熱心地說。

「這是氈帽！有些克拉奇人會戴這個。看來我們走運了。嗚呼，又一頂。試戴一下，諾比。還有……看起來像他們穿的那種睡衣……又一件衣服。我們達成目標了，諾比。」

「有點短，中士。」

「沒什麼好挑的。」科隆使勁穿上衣服說。「來，戴上氈帽。」

「這害我看起來像白癡，中士。」

「聽好，我也會戴上我的，好嗎？」

「那我們就會氈氈自喜了，中士。」

科隆中士嚴肅地看了他一眼。「這笑點你想好很久了嗎，諾比？」

「沒有，中士，我是剛剛才想到的。」

「休伊？」

「什麼事？」

「你的耳朵快掉了。」

「是嗎？真麻煩。原本以為用釘子可以釘得很牢，你說對不對？」

科隆中士望著天上的星星，星星回望著他。至少佛瑞德·科隆有得選擇。

諾比下士在他身旁發出呻吟，但施暴的人放過了他的褲子。有些地方，就連最大膽的人也不敢觸碰，諾比膝蓋以上、肚子以下那一帶就是其中之一。

嗯，科隆覺得他們是施暴。但嚴格說來，又覺得他們是自衛。相當粗暴的自衛者。

「麻煩你再把過程跟我解釋一次好嗎？」他說。

「我們找來兩個跟我們身高體重差不多的傢伙——」

「對，我們有。」

「我們引誘他們走進這條巷子——」

「對，我們有。」

「我拿一根木頭揮打他們，在黑暗中意外打到你，他們一生起氣來就變成賊，偷走我們所有的衣服。」

「我們不該這麼做的。」

「嗯，這次行動基本上算成功。」諾比設法站起來說。「我們可以再試一次。」

「諾比，你在一外國城市的港口，穿著一件……我說的是真心話，諾比，穿著我難以啓齒的東西。這時候不該說什麼要把人引到巷子裡。這種事傳出去不好聽。」

科隆當場驚慌失措。他萬念俱灰地思索任何聽起來像克拉奇語的名字，而且絕對是道地的克拉奇語。

「阿爾兒。」他雙膝發顫著說。

「你們立刻回去，不然麻煩就大了！」

兩人拔腿就跑，身後拖著驢子，跑到碼頭才敢停下來。油膩的碼頭感覺莫名地像家。

「那是怎麼一回事，中——阿爾兒？」諾比說。「他們只是想欺負我們一下！典型的警衛作風。」他又說。「我們可不會這樣，當然。」

「我想我們穿對衣服……」

「你甚至沒說我們是從哪裡來的！然後他們就說了我們的語言！」

「嗯，他們……我是說……誰都應該會說安卡·摩波語。」科隆慢慢回復了心神。「就連嬰兒都學過。我猜一旦學過克拉奇語那麼複雜的語言，安卡·摩波語就簡單多了。」

「我們要拿驢子怎麼辦，阿爾兒？」

「你覺得牠能踩踏板嗎？」

「我想不能。」

「那就把牠留在這裡。」

「牠會被抓走的，阿爾兒。」

「喔，那些克拉奇人什麼都抓。」

「我們可不會這樣，是吧，阿爾兒？」

諾比看著海灣裡如森林密布的帆。

「從這裡看起來船好像更多了。」他說。「踏在船板上，一艘接一艘前進，都可以走個一、兩

「好了，聽好，別叫我中士，中士聽起來不像克拉奇人。」

「諾比也不像，中——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可以叫……肯諾比或若比，或納比……我覺得聽起來都滿克拉奇的。」

「那你適合什麼克拉奇名字？克拉奇名字我不識幾個。」諾阿比說。

科隆中士不答腔。他又窺探了一下街角。

「大人確實說過我們不能游蕩。」諾比喃喃說。

「對，但在那艘錫罐一般的『船』上，哼，裡面聞起來像是有人住了太久，你懂我意思嗎？

我可不會犧牲——」

身後傳來一聲咆哮。他們轉身。

眼前是三名克拉奇士兵，也可能是警衛。諾比和科隆中士眼睛直盯著對方的刀。

首領朝他們吼了一句問題。

「他說什麼？」諾比顫抖道。

「不知道！」

「你們從哪來的？」首領用安卡·摩波語說。

「什麼？喔……呢……」科隆遲疑著，正等待光榮赴死。

「哈，我知道了。」警衛放下刀，朝港口用力一比。「馬上回到你們的分隊！」

「好！」諾比說。

「你叫什麼名字？」其中一名警衛問。

「諾阿比。」諾比說。這名字似乎過關了。

「你呢，胖子？」



「啊，對。好，這相當重要。」

「然後去找克拉奇最高指揮官。多虧李奧納，我有一個……小包裏要送。我希望很快就能結束這場戰爭。」

科隆中士一臉茫然。這幾秒鐘之間，他一時恍神了。

「不好意思，大人……你說最高指揮官，大人。」

「是的，中士。」

「像……高等軍官，身上別著星星、頭巾什麼的……身邊圍繞精銳部隊嗎，大人？最精銳的部隊永遠安排在那裡，在高等軍官旁邊。」

「我想會是如此，沒錯。其實，我滿希望是這樣的。」

「啊，對。所以我們會去找他們，對不對，大人？」科隆中士又一次想確認清楚。

「我大概不能請他們來找我們，中士。」

「對，大人。我懂這點，可能會太擠。」

終於，維提納利抬起頭，「有什麼問題嗎，中士？」

科隆中士再次明白了「勇氣」的秘密。由此得證，勇氣正是懦弱的極致——知道自己若是向前進，在前方等待的可能是死亡，但若是退縮，絕對會踏進半死不活的地獄，兩相比較之下，孰輕孰重顯而易見。

「呃……沒有什麼大問題，大人。」他說。

「非常好。」維提納利把文件推到一旁。「如果袋子裡還有其他合適的衣服，我會換上，然後我們就可以到阿爾卡里巡禮一番。」

「喔，這下好了……」

公里了。船全聚在這裡幹嘛？」

「別笨了，諾比。很明顯啊。他們要把所有人都載去安卡·摩波！」

「爲什麼？我們又不吃那麼多咖——」

「是侵略，諾比！現在在打仗，記得嗎？」

他們回頭望著船。水波映著錨燈的光。他們正下方冒了一會兒泡泡，然後「船」的外殼浮上海面幾公分。蓋子轉開，出現了李奧納擔心的臉。

「啊，你們在這裡。」他說。「我們有點擔心……」

他們下到了臭氣熏天的船裡。

維提納利爵爺坐著，膝上放了一疊紙，謹慎地寫著字。他抬了一下頭說：「回報。」

諾比坐立不安，科隆中士多多少少一五一十報告了過程，但其中有些和克拉奇警衛巧妙的應答，諾比此刻並不記得曾發生過。

維提納利沒有抬頭。他仍寫著字，說：「中士，烏爾是個老鄉村，位於迪耶里貝比王國邊陲地區，那裡的居民就是『鄉下愚民』的代名詞。不知何故，我也不明白爲什麼，克拉奇警衛肯定以爲你們是從那裡來的。安卡·摩波語就連在克拉奇帝國都算得上是通用語。好時巴國的人需要和伊斯坦利亞人交易時，無疑會用安卡·摩波語討價還價。當然，對我們來說很方便。聚集在這裡的兵力代表每個人其實都是來自遠方的陌生人，作風各異。只要我們別表現得太像外地人，應該就不會有問題。這表示我們不能問咖哩有沒有加甘藍菜和醋栗，也禁止點溫可斯特釀老啤酒，我說得夠清楚了嗎？」

「呃……我們到底要做什麼，大人？」

「我們要去初步偵察。」

射倒敵渣族，但……他們總是忽然出現，彷彿連沙漠都不得不將他們吐出來。稍有差池或動作太慢，就會被砍、被踢、被踹、被啄、被凶惡地吐口水。

他的軍隊嚴陣準備。嗯，這也叫軍隊的話。他確實說過他們太不自量力……：好吧，他其實並未真的說出口，因為那種事一說出口，就會在軍隊惹上麻煩，但他無時無刻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他們一半是血氣方剛的孩子，以為上戰場大吼一番、在空中揮一揮刀，敵人就會跑走。他們從未見識過敵渣族的雞迎面撲來的畫面。

至於其他人……：大家在夜裡彼此碰撞、誤襲，現在每一個都緊張地抖個不停，就像被放在鼓上敲打的豆子。有人掉了刀，發誓看到某人身上插著他的刀卻活著走掉了。還有某種岩石爬起來到處攻擊人。拿人攻擊人。

此刻太陽已完全升起。

「等待的感覺最糟了。」克拉奇司令身旁的中士說。

「等待可能是最糟的。」司令說。「或者，回想起來，他們忽然從沙漠中冒出來，把你砍成兩半，那才是最糟的一刻。」他悲傷地凝望危險的空曠沙漠。「或是有隻發瘋的綿羊想咬掉你的鼻子，那才是最糟的。其實，當你被一群吼叫的敵渣族包圍，我相信你會發現，在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當中，只有他們根本還沒出現的那一段才是最美好的。」

中士沒有為這種事受過訓練，於是他說：「他們晚了。」

「很好。只要不是我們晚了就好。」

「太陽已經升起了，長官。」

司令看著自己的影子。天已全亮，萬幸，沙上仍未沾上他的鮮血。司令曾在克拉奇不少頑強的區域維持和平，維持了太久，他不禁懷疑自己既然在維持和平，為何卻又一直戰鬥呢？依他經

「什麼，中士？」

「喔，這太好了，大人。」

「很好。」維提納利從解開的袋中拿出其他東西。裡面有一組雜耍棒、一袋彩球，最後是一張海報，就像藝人表演時會貼在舞台邊的那種。

「『古里、古里與貝蒂』。」他唸道，「『異國雜耍舞蹈團』，嗯。袋子的主人當中似乎有一個是女生。」接下來他從袋中拿出一件輕薄的衣物，兩名警衛望著它。諾比雙眼一突。

「那是什麼？」

「我相信這叫飛鼠褲，下士。」

「這褲子非常——」

「令人好奇的是，舞女或異國舞者的衣著重點向來不在於暴露，反而是暗示若隱若現的挑逗。」貴族老大說。

諾比望著自己的服裝，又望著阿爾兒·科隆的服裝，愉快地說：「嗯，我不確定那件褲子適合你，大人。」

話一出口他馬上後悔了。

「我從不覺得裡面的衣服會適合我。」貴族老大冷靜地說。「麻煩給我你的氈帽，貝蒂下士。」

日出前的黎明掃過沙漠，隱晦而迷濛。克拉奇部隊司令並不開心。

敵渣族總在日出時進攻。所有人。不論他們有多少人，或你們有多少人。總之，敵渣族會全軍進攻，不只女人和小孩，還包括駱駝、山羊、綿羊與雞。當然，只要你準備就緒，用弓箭就能

「早安，各位！我能說服你們投降嗎？」

「你是誰？」

「我是羅波隊長，大人。如果您願意的話，請放下武器，這樣沒有人會受傷。」

司令抬起頭。一團黑鴉鴉的影子沿著沙丘頂端出現。他們站起身，原來是一個個人影。

「他們是……敵渣族，長官！」中士說。

「不。敵渣族會直接進攻，中士。」

「喔，不好意思。我該叫他們進攻嗎？」羅波說。「那樣你比較喜歡？」

敵渣族現在全數沿沙丘站好。高踞空中的太陽光芒閃耀在金屬之上。

「你是在告訴我，」司令緩緩開口。「你說服敵渣族不進攻？」

「過程很棘手，但我想他們懂了。」羅波說。

司令考慮自己的立場。敵渣族包圍了兩旁，他的部隊實際上是擠成一團。眼前這個紅頭藍眼的人朝他微笑。他決定先探問：「他們覺得『仁慈對待俘虜』這件事怎麼樣？」

「我想他們會懂的。若我堅持的話。」

司令又望了沉默的敵渣族一眼，問道：「爲什麼？他們爲什麼不跟我們戰鬥？」

「我的司令說，他不希望有不必要的死傷，大人。」羅波說。「是威默斯司令，大人。他坐在那個沙丘上。」

「你們能說服持武的敵渣族不進攻，而且你們有一名司令？」

「是的，大人。他說這是警察行動。」

司令嚥了口口水，說：「我們投降。」

「什麼，就這樣嗎，長官？」他的中士說。「連打都不打？」

驗，永遠別說「我不喜歡這樣，太安靜了」。沒有什麼情況可稱作「太安靜」。

「他們可能在晚上撤營了，長官。」中士說。

「這舉動聽起來不像敵渣族，敵渣族永遠不會逃跑。總之，我看得到他們的帳篷。」

「我們何不衝向他們，長官？」

「你以前沒有打過敵渣族嗎，中士？」

「沒有，長官。但我一直在烏席斯坦平定瘋狂的薩馬塔人，他們——」

「中士啊，敵渣族更糟，他們會直接來平定你。」

「我還沒說薩馬塔人有多瘋，長官。」

「跟敵渣族一比，他們只是有點生氣的人而已。」

中士覺得自己的名聲受到抨擊。

「長官，不如我帶幾個人去調查？」

司令又看了太陽一眼。空氣已經熱得令人難以呼吸。

「喔，好吧。我們走。」

克拉奇人前進到營地。那裡有帳篷和火堆的灰燼，但沒有駱駝和馬，只有一道不清楚的足跡走向沙丘。士氣逐漸回升了一點。攻擊一群不在場的危險敵人是比較吸引人的戰爭模式，大家眾口紛云，堅稱敵渣族能及時逃走有多幸運，有些人臨時起意，述說若是士兵抓到敵渣族，將會對他們如何如何……

「那是誰？」中士說。

一道人影出現在沙丘間，騎著一隻駱駝。他的白袍在微風中舞動。

他來到克拉奇人面前，滑下駱駝，朝他們招手。

「那不一樣。我愛他，因為他心地好，又不自覺。他不會像其他人會檢視自己的思想。他做好事，只是因為他決定去做，不是因為費心思量了什麼。他真的好單純。總之我是一隻和人一起生活的狼，和人活在一起的狼是有名字的。他一吹口哨，我就會跑過去。」

威默斯努力掩飾自己的尷尬。

安谷娃一笑。「別擔心，威默斯先生。你自己也說過啊，我們遲早都會成爲某人的狗。」

「就像催眠。」威默斯急忙說。「大家跟著他去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他們告訴自己，只是跟過去一會兒，隨時想停下來都可以，但他們永遠不會想停下來。真他媽神奇。」

「不。你會真的好好看過他嗎？我敢打賭他和賈霸聊了十分鐘之後，就會了解他的一切。我敢打賭他知道每一隻駱駝的名字，而且全都記在心裡。一般人不會對別人有那麼大的興趣，通常來說。」她的手指隨意摸過沙，留下痕跡。「於是，他讓你覺得自己受到重視。」

「政客都會這麼做——」威默斯開口。

「政客和他的方式不同，相信我。我猜維提納利爵爺記得每個人的身家背景——」

「喔，這點妳真的最好放在心上！」

「但羅波是真心對大家感興趣。他甚至不會多想，就只是在腦中爲大家空出位置。他感興趣，大家就不禁覺得自己很有趣。他們覺得……在他身邊，自己變得更好了。」

威默斯向下看。她的手指又在沙上漫無目的地畫。我們在沙漠中全都變了，他心想。沙漠不若城市會限制思緒，在這裡，你會感覺自己的思想擴張到地平線，難怪這是宗教的起源地。我忽然就這樣置身沙漠，所做的一切可能還不合法，但我只是想善盡職責。爲什麼？因爲我他媽的太蠢了，追敵之前絲毫不會停下來想一想。就連羅波都知道不能貿然做這種事。我想也不想就追著阿魅的船，但他仍保持機靈，率先向我稟報情勢。他做了一名盡責的警官該做的事，而我……

「是的，中士。打都不打。這人可以讓水往高處流，而且他有一名司令。我喜歡『不戰而降』這個想法。我已經打了十年，不戰而降一直是我想做的事。」

水從「船」的金屬天花板滴下，在昆姆公國的李奧納面前的紙上暈開。他把水擦掉。待在無可名狀的防波堤下的小金屬罐中等待，可能會很無聊，但李奧納心中沒有「無聊」這個概念。

他心不在焉地畫下一個簡圖，改良船艙的通風系統。

他開始看自己的手。那隻手幾乎是自動從腦袋別處接受了指令，畫出一幅加大版本的「船」剖面圖。這裡、這裡還有這裡……這裡可以設置一百支槳，無須踏板（此時鉛筆拂過紙張），分別由身強體健、衣著合宜的年輕戰士負責划動。船會不知不覺地通過其他船下方，帶你到任何目的地。這裡要有巨大的鋸子加在船頂上，如此一來，鋸子就能在高速航行時切開敵船船體。然後這裡和這裡有管子……

他停了下來，望著他的簡圖一會兒。然後他嘆了口氣，開始把圖撕毀。

威默斯從沙丘俯瞰。他在上面聽不到什麼，但其實也不必聽。

安谷娃走到他身旁問道：「成功了，對不對？」

「對。」

「他要怎麼辦？」

「喔，我想他會扣住他們的武器，然後放他們走。」

「爲什麼大家會跟著他？」安谷娃問。

「嗯，妳是他女朋友，妳應該——」



「不好意思，長官。我想我有點太融入克拉奇文化了。」

「你爲何叫他們脫下衣服？」

「長官，這是爲了讓他們回去之後被當成笑柄，藉此打擊士氣。」他靠近悄聲說。「不過，我讓他們的司令穿著衣服。讓軍官也受罪的話就沒用了。」

「這樣啊？」威默斯說。

「還有些人想加入我們，長官。像是葛里夫的孩子，還有其他一些人。他們是昨天才被迫入伍的，甚至連爲什麼要打仗都不曉得。所以我允許他們加入。」

威默斯把隊長拉到一旁，小聲說：「呃……我不記得曾指示任何俘虜加入我們。」

「可是，長官……我以爲，既然我們安卡·摩波的軍隊正在接近，而且其中有不少人是從帝國各地來的，不比我們喜歡克拉奇人，我想組一支游擊突襲隊——」

「我們不是軍人！」

「呃，我以爲我們是軍人——」

「好，好，好吧。某方面來說算是……但我們其實是警察，一直是如此。我們不會殺人，除非——」

阿魅？每個人在他身旁總是有點緊張，他令人擔心，他從四處得到消息，他似乎隨心所欲，來去自如，有麻煩時他總會出現——靠、靠、靠……

他穿過人群，來到賈霸身旁。賈霸臉上掛著疑惑的微笑望著羅波，正如圍在羅波身旁看熱鬧的無辜群眾常有的反應。

「你說三填兒。」威默斯說。「三天，也就是七十二小時！」

「是的，閣下？」賈霸說。從那聲音聽起來，賈霸這個人知道世上有日出、正午和日落，但

「維提納利的獵犬。」他大聲說。「先追，別的事之後再說——」

他的目光望向遠方的戈布拉要塞。那頭有著克拉奇軍，那頭再過去某處有安卡·摩波軍，而他只有手邊這一小群人，一籌莫展，因為他先追了——

「但我必須如此。」他說。「任何警衛都不會讓阿魅這種嫌疑犯逃——」

又一次，他覺得他面對的問題其實根本不是問題。事情相當顯而易見。他自己才是問題。他想錯了。

回頭來想，他其實根本不會好好思考。

他又往下看著受困的軍團。他們全身脫光，只剩一條腰巾，看起來相當羞怯不安，正如身上只穿著內褲的男人一樣。

羅波的白袍仍在微風中飄動。他從未到過這裡，威默斯心想，現在他卻彷彿已將沙漠披在身上，如穿拖鞋一樣容易。

「……呢……嗶哩嗶哩嗶？」

「那是你的小惡魔行事曆嗎？」安谷娃問。

威默斯翻白眼。「對。雖然牠似乎一直在說別人的事。」

「呃……下午三點。」小惡魔慢慢吐出一句話。「日期不明……檢查城牆防禦……」

「看？牠覺得我在安卡·摩波！這玩意花了西碧兒三百元，結果牠竟然連我在哪裡都不知道。」

他彈開手上的雪茄屁股，站起身說：「我最好下去那裡。畢竟，我是老大。」

他以之字形路線滑下沙丘，走向羅波。羅波向他行額手禮。

「舉手禮就好了，隊長，但總之，謝謝。」

「喔，你想要留下來戰鬥？」威默斯說。「對抗克拉奇人？」

「對抗壞克拉奇人，長官。」

「啊，好，但這樣豈不是很弔詭嗎？有人揮舞刀子，吼著衝向你的瞬間，該怎麼判斷他的人格？好吧，你想留的話可以留下來，以安卡·摩波之名展開光榮戰鬥。這場仗應該很快就會打完，但我要先走了。珍金斯可能還沒開船。可以嗎，賈霸？」

這個敵渣族人盯著自己雙腿間的沙。

「你知道他現在在哪裡，對不對？」威默斯探問。

「對。」

「告訴我。」

「不行。我答應他了。」

「但敵渣族經常背叛誓言。每個人都知道這點。」

賈霸朝威默斯一笑。「喔，誓言是愚蠢的事。對他，我說話算話。」

「他不會背叛自己說過的話，長官。」羅波說。「敵渣族特別注重這種事。他們只會打破向天或什麼東西立下的那種誓言。」

「我不會告訴你他在哪裡。」賈霸說。「不過……」他又咧嘴一笑，卻絲毫不帶幽默感。「你有多勇敢呢，威默斯先生？」

「不要再抱怨了，諾比。」

「我沒有抱怨。我只是說這褲子有點太通風了，我只是說一下而已。」

「不過穿在你身上很好看。」

中間一切都隨便了。

「那他爲什麼叫作71小時·阿魅？那多出的一小時有什麼特別的？」

賈霸緊張地咧嘴微笑。

「他在71小時之後會做什麼嗎？」威默斯問。

賈霸雙臂交叉。「我不會說。」

「他叫你把我們留在這裡？」

「對。」

「但不要殺我們。」

「喔，我不會殺我的好朋友山姆兒·威默斯爵士——」

「別跟我說那些屁話。」威默斯說。「他需要時間到某個地方做某件事，對吧？」

「我不會說。」

「你不必說。」威默斯說。「因爲我們要離開了。你如果殺了我們……哼，你或許殺得了吧。但我想71小時·阿魅可不會高興。」

賈霸看起來彷彿陷入兩難。「他會回來！」他說。「明天！沒問題！」

「我不想等！我不覺得他要殺死我，賈霸。他想要我活下來。羅波？」

羅波急步過來。「是的，長官？」

威默斯注意到賈霸驚恐地望著他。

「我們追丟阿魅了。」他說。「在這片風吹沙之中，就連安谷娃也找不出他的行蹤。我們在這裡沒意義，我們不需要待在這裡。」

「可是我們必須待下來，長官！」羅波大叫。「我們可以幫助沙漠部落——」

「我叔叔就是這麼說的。更何況那還是安卡·摩波的明信片。想亂賣我們自己出產的下流明信片？坦白說，這才叫噁心。」

「早安，大爺！」有個莫名熟悉的愉快聲音說。「新來這裡，是嗎？」他們三人轉過頭，看到一個神奇地出現在巷口的人。

「是，沒錯。」貴族老大說。

「我看得出來！這陣子大家都是新來的。你們今天運氣真好，啊哈！我是來幫忙的，懂嗎？你要什麼，我就幫你拿到手！」

科隆中士盯著新出現的傢伙，心不在焉地說：「你的名字是……阿爾·割我咽之類的嗎？」

「聽說過我的事，是嗎？」商人高興地說。

「算是，對。」科隆緩緩說。「你令人感到……熟悉。」

維提納利爵爺把他推到一旁。「我們是街頭藝人。」他說。「我們想爭取機會到王子的宮殿表演……也許你幫得上忙？」

商人略有所思地摸了摸鬍子，紛亂的碎屑落入他托盤上的小碗。

「我跟宮殿不熟。」他說。「你們會什麼表演？」

「我們會拋球、吞火之類的。」維提納利說。

「我們會嗎？」科隆說。

阿爾·割我咽朝諾比點點頭。「那這……」

「……這女的……」維提納利幫他了一把。

「……這女的會什麼？」

「異國舞蹈。」維提納利說完，諾比面露怒容。

「那這些錫碗是拿來幹嘛的？」

「應該是用來遮你沒有的部位，諾比。」

「風吹得這麼狂，我可以拿一些來遮我有的部位。」

「總之盡量表現像女生一點，好嗎，諾比？」

很難，科隆中士不得不承認。這件衣服是做給一個高挑、有些豐腴的女生穿的，但諾比的身材若沒穿盔甲，只要在一根短棒高三分之二處掛個吐司架，他就能完全隱身在其後。他身上的薄紗形成手風琴風箱般的皺褶，上面還掛了很多珠寶。照理來說，諾比下士若有什麼好看的話，這件衣服應該滿露的，但在眼前一坨坨翻捲皺褶的布料中，頂多只能確定他被埋在衣服的某處。他拉著驢子，牠似乎滿喜歡他的。動物總是喜歡諾比，因為他聞起來沒問題，就像同類。

「你這靴子不妥。」科隆中士繼續說。

「爲什麼？你就穿著你原本的。」

「但我可不是沙漠裡的一支花呀。恣意扭動的舞女走路時不該腳濺火星，我說的對不對？」

「靴子是我奶奶的，我才不會把靴子留下，讓別人偷走，我也不會扭動身體取悅別人。」諾比悶悶不樂地說。

維提納利爵爺大步走在前頭。街上已經都是人。阿爾卡里城的人喜歡在涼爽的清晨開始做生意，避開大白天火烤的天氣。沒有人注意到這群生面孔，但有幾個人確實回頭多看了諾比下士一眼。他們經過時，山羊和雞緩緩走到一旁。

「小心有人想賣下流的明信片給你，諾比。」科隆說。「我叔叔來過這裡一次，他說有個傢伙拿一盒下流明信片想賣他五塊錢。他覺得噁心死了。」

「對啊，因爲在影子區花兩塊錢就能買到了。」諾比說。

「您太好心了，大人，那太簡單了\*。」維提納利爺說。「我只是一個謙卑的雜耍藝人。請讓我磨練我的技藝。」

「貝蒂？」面紗下的諾比怒目橫眉地說。

三顆水果輕巧地劃出弧形，飛離了維提納利手中拋動的綠圈，咚咚咚落在阿爾·割我咽的托盤上。科隆緊張地看著克拉奇警衛仔細端詳男扮女裝、立眉噴目的下士。

「她不會跳什麼舞，對吧？」其中一人探問。

「不會！」貝蒂斥道。

「說好了喔？」<sup>†</sup>

諾比抓住三柄刀，從警衛的腰帶抽出來。

「我來把刀給爵——給他，好嗎，貝蒂？」科隆忽然心知肚明，讓貴族老大活下來絕對是唯一的出路，以免淪落到「在陽光下靠牆站著抽菸」。他也注意到，其他人都晃過來看表演了。

「給我，麻煩了……阿爾兒。」貴族老大點點頭說。

科隆把刀拋給他，動作緩慢慎重。他暗自心想，爵爺一定會拿刀捅警衛。這是一個詭計。然

\* 拋球雜耍的藝人都知道，拋一樣的東西絕對比同時拋形狀、尺寸各異的東西容易。電鋸尤其容易，不過當然，雜耍的人沒接到第一把電鋸時，他的問題才正要開始而已。其他電鋸很快就會接連而來。

† 以下幾句話可以簡單形容諾比下士的外貌：在敘事宇宙中有個微小的法則，任何長相平凡的人不論何故，只要偽裝成女人，顯然都會吸引到一些應該完全正常的人，而且據古老的書卷記載，必然會引發令人噴飯的結果。這次，此項敘事法則和諾比產生衝突，最後它放棄了。

「肯定相當有異國風情，我想。」阿爾·割我咽說。

「你看了肯定會驚艷。」

兩個手持武器的人緩步經過他們身旁。科隆中士心一沉。在這兩個大鬍子的身影中，他看到了自己和諾比的模樣，在安卡·摩波，他們也總是會這樣上街閒晃，找有趣的事情看熱鬧。

「你們是雜耍的嗎？」其中一個說。「那我們來看看你們變得出什麼戲法。」

維提納利面無表情，然後低頭望向阿爾·割我咽脖子上的托盤，盤裡比較認得出來的食物當中，有幾顆綠色的瓜。

「非常好。」語畢，他拿起其中三顆。

科隆中士閉上眼。

幾秒鐘之後，他又睜開眼，因為克拉奇警衛說：「好，但三顆的話誰都會拋。」

「既然如此，也許阿爾·割我咽先生能再丟幾顆給我？」貴族老大說完，一顆顆瓜開始在他手中飛舞。

科隆中士又閉上眼。

一會兒之後，警衛說：「七顆算滿厲害的，但也不過就只是瓜而已。」

科隆睜開眼。

克拉奇警衛把袍子一拉。六柄飛刀閃現。他的牙齒也隨之一閃。

維提納利點點頭。科隆越瞧越訝異，爵爺似乎完全沒有在看上下飛動的瓜。

「四顆瓜和三柄刀。」他說。「你可以把刀交給我迷人的助手貝蒂……」

「誰？」諾比說。

「喔？那何不拋七柄刀呢？」



阿爾·割我咽露出一抹邪笑說：「是左邊的那個。向來都是如此。」維提納利爵爺掀起瓜殼。下方的板子不見蛋蹤。

「您猜呢，尊貴的警衛大人？」

「一定是中間的那個。」克拉奇警衛說。

「是了，當然是了……喔天啊，居然不是……」

眾人望著最後的瓜殼。他們是街頭出身的人，自然知道這套戲法。東西藏在三個瓜殼下，其中兩個瓜殼已確定沒有，那第三個瓜殼底下更是絕對不會有。只有好騙的傢伙才會相信這種事。當然會有個戲法，這種表演一定會有戲法，但你還是想看，就爲了瞧瞧他變得好不好。

維提納利仍舉起最後一個瓜殼，群眾滿意地點點頭。蛋當然不在那裡。一場好好的街頭娛樂表演，要是東西都出現在該在的地方，那就太掃興了。

科隆中士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他知道，因爲剛才這一分鐘左右，有個東西一直啄他的頭。他注意到這可能就是他的時機，於是舉起氈帽，底下出現了一隻非常小的毛茸小雞。

「先生，你有毛巾嗎？牠剛才恐怕在我頭頂上了個廁所呢。」

笑聲響起，還有一些掌聲。科隆驚訝地看到不少銅板叮鈴叮鈴落到他腳邊。

「最後，」貴族老大說。「美麗的貝蒂將帶來異國舞蹈表演。」

全場一片靜寂。

接著後面有人說：「我們要付多少錢她才不會跳？」

「好啊！我受夠了！」面紗甩到後頭，手鐲叮鈴作響，手肘惡狠狠地揮舞，靴子踢出火星，可人的貝蒂大步走入人群中。「剛剛是誰說的？」

眾人自「她」身旁退開，就連軍隊遇上她都會撤退。此時，一個嬌小的人有如被忽然退去的

後克拉奇人就會把我們撕成碎片。

此刻他快速拋動的一圈東西反射著陽光。群眾中傳出喃喃讚嘆聲。

「可是有些無趣。」貴族老大說。

他的手複雜地移動，看來手腕至少交錯了兩次。水果和刀如一團糾結的大球在空中飛梭。

三顆瓜落在地上，俐落地被切成兩半。三柄刀篤篤篤射進沙中，離主人的涼鞋只有幾公分。

科隆中士抬頭看，看到逐漸變大、擴張的綠色——

瓜爆開，觀眾也爆出歡笑，但笑聲和幽默在科隆挖出耳中過熟的果肉時稍斂。

生存直覺再次主導。它告訴科隆：請搖晃著腳步向後退。於是他跌跌撞撞地向後，在空中晃動著雙腳。它又說：請重重倒下。於是他坐了下來，差點壓扁一隻雞。最後它說：放棄你的面子吧，在你所擁有的事物中，放棄這一項最沒損失。

維提納利扶他起來。「唯有靠你裝作一個愚蠢的胖子，我們才能保全珍貴的生命。」他悄聲說，並把氈帽戴回科隆的頭上。

「我不擅長演戲，大人——」

「太好了！」

「遵命，大人。」

貴族老大抄起三個半瓜，蹦蹦跳跳朝一名女子剛架好的攤子跑過去，半路還從籃子裡偷了一顆蛋。科隆中士眨眨眼。這不是……真的。貴族老大不會做這種事……

「各位女士先生！你們瞧瞧——這是一顆蛋！我們還有——瓜殼！蛋、瓜！瓜、蛋！我們把瓜殼蓋到蛋上！」他雙手疾速移動三個瓜殼，以眼花撩亂的速度交錯。「換了又換，如你所見！好了……蛋在哪一個瓜殼中呢？你猜猜，啊哈？」

「中士。」貴族老大輕聲說。「有件事相當重要，我們一定得知道卡壯姆王子目前的下落，你懂嗎？酒館裡的風聲特別多，我們耳朵要機靈點。」

酒館和科隆想的不一樣。首先，裡頭幾乎沒有屋頂，只有拱牆圍住的一塊空地，葡萄藤從裂開的巨壺中生長而出，順著棚架在頭頂上延展。酒館裡傳出流水嘩啦啦的輕響，但不像補破鼓酒館的水聲是來自後方直接相連的廁所，而是裡頭鋪的鵝卵石中間有個小噴水池。即使葡萄藤葉幾乎沒遮住多少天空，酒館裡依然涼爽，比街上涼爽不少。

「以前都不知道你會拋球雜耍，大人。」科隆悄聲對維提納利說。

「你是說你不會嗎，中士？」

「不會啊大人！」

「好奇怪。這說不上是什麼技藝，不是嗎？知道東西在哪，也知道它會落到哪裡，接下來，就只是讓它在正確的時間維持在正確的位置而已。」

「你真是厲害得沒話說，大人。常練習吧？」

「今天第一次，我以前從來沒試過。」維提納利望著科隆瞠目結舌的臉。「中士啊，有了治理安卡·摩波的經驗之後，一手飛來飛去的瓜真的只是極小的問題。」

「我感到不可思議，大人。」

「中士，在政治上，關鍵總是在於『知道雞在哪裡』。」  
科隆舉起他的氈帽。「這隻還在我頭上嗎？」

「看來牠好像睡著了。換作是我，肯定不會想吵醒牠的。」

「嘿，你們，雜耍的……她不能進來這裡！」

他們抬起頭。那個人的那張臉和那件圍裙在七百種語言中都通用，一看就知道是「酒保」。

潮水遺留下的水母，準備遭受諾比勢如破竹的怒火轟炸。

「我沒有惡意，喔，這位眼神善良——」

「喔？你說的『面糊臉』是在叫我嗎？」諾比手臂一揮，那人在手鐲碰撞聲中被打倒在地。  
「年輕人，關於女人的事你還有得學！」然後，因為諾比從來無法不恃強欺弱，小貝蒂抬起包鐵的皮靴——

「貝蒂！」貴族老大厲聲道。

「喔，好吧，是，好啦。」諾比的話隱約帶著輕蔑。「大家都可以來指使我是吧？就因為我剛好是個女人，就該逆來順受，是不是？」

「不是這樣的，你本來就不該踢他胯下。」科隆把他拉開，小聲說道。「那不好看。」不過他注意到群眾中的女人似乎很失望，因為表演忽然中斷了。

「我們能為大家帶來許多奇異的表演！」貴族老大喊道。

「貝蒂絕對——啊！」科隆咕噥著說，但腳踝隨即被狠狠踹了一下。

「為大家帶來奇異的視覺饗宴！」

「貝蒂——啊！」

「但現在，我們要先去那邊的酒館稍事休息……」

「我們要幹嘛？」

「我們要去喝酒。」

群眾漸漸散去，但偶爾會帶著笑意回頭看這三人。其中一名克拉奇警衛朝科隆點點頭。「很不錯的表演。」他說。「尤其你們的女士沒有揭開任何面紗，這部分特別好——」他說到一半便躲到另一名警衛身後，因為諾比像復仇天使一般追著他打轉。

「傳說常會誇大其實，但我相信另一件事是有歷史證據的。蘇門達利的蘇娃汪卓女王統治時，處死了逾三萬人。據說她很容易動怒。」

「要是我沒把盤子收好，你馬上就會聽到我妻子找上門來了。」科隆中士憂鬱地說。

「我們現在混入了當地人之中，中士。」貴族老大說。「一定要查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雖然他們顯然已策畫好這場侵略，但我確定卡壯姆王子仍保留了一些軍力，以防陸戰。最好能知道軍力在哪裡，因為他也會在那裡。」

「好。」

「你覺得你可以嗎？」

「可以，大人。我懂克拉奇人，大人。別擔心。」

「這裡有一些錢，拿去請人家喝酒，伺機混入其中。」

「好。」

「別買太多酒，但盡可能混入其中。」

「我最會混了，大人。」

「那就去吧。」

「大人？」

「什麼事？」

「我有點擔心……貝蒂，大人。他就那樣走了，任何不幸的事都可能發生在他……她身上。」但他語帶遲疑。關於諾比下士會遇上的事，其實也沒有太多種可能性。

「我相信若遇上了任何問題，我們一定會聽說。」貴族老大說。

「你說得對，大人。」

他站在他們身前，一手拿一壺酒，繼續說道：「女人不能進來。」

「爲什麼？」諾比問。

「女人也不准問問題。」

「爲什麼？」

「因爲天注定的，就這樣。」

「那我要去哪？」

酒保聳聳肩。「誰知道女人都去哪？」

「去吧，貝蒂。」貴族老大說。「然後……多聽消息！」

諾比從科隆手中抓來一杯酒，一口喝下。

「我不知道啦。」他抱怨道。「我才當女人十分鐘，就開始討厭你們這群混蛋男人了。」

「我不知道他怎麼了，大人。」諾比踩步離開後，科隆輕聲說。「他平常不是這個樣子的。」

我以爲克拉奇女人都很聽話！」

「你老婆會照你的吩咐做事嗎，中士？」

「嗯，會啊，這個自然，男人一定要做一家之主，這話我常說——」

「那我爲什麼聽說你總是乖乖組裝廚房家具？」

「嗯，這個自然，你一定要聽——」

「其實克拉奇史上有許多著名案子，女人甚至會跟她們的男人一起上戰場。」貴族老大說。

「什麼？在同一國嗎？」

「阿克凡王子之妻蒂斯姐常和丈夫騎入戰場，據傳說所言，她殺了一千萬個男人。」

「還真是多啊。」

「我們在安慰妮多。」女孩說。「她的未婚夫明天不娶她了。」  
「豬頭。」諾比說。

其中一個女孩哭紅了眼，目光犀利地抬起頭，啜泣道：「他明明想娶我的。可是他被帶去戈布拉打仗了！全爲了一座沒有人聽過的島！我全家人都在這裡！」

「誰帶他走了？」諾比問。

「他自己帶自己走的。」一名年長的女人嗤道。除了服裝造型不同，她有一種令人難忘的熟悉感，諾比忽然明瞭，若把她砍成兩半，「岳母」兩字會掉得滿地都是。

「喔，阿特芭太太。」妮多說。「他說那是他的責任。總之，所有男人都得去。」

「男人哪！」諾比翻白眼說。

「那我猜妳懂得不少關於男人歡愉的事。」岳母大人酸溜溜地說。

「媽！」女孩叫出聲。

「誰，我嗎？」諾比一時忘我。「喔，對。我懂得可多了。」

「真的嗎？」

「怎麼不知道？男人最喜歡啤酒了。」諾比說。「但說什麼都比不上一根好雪茄，只要免費的話。」

「哈！」岳母拿起一籃衣物，大步走開，年長的女人大多跟在她身後離去。其他人則是大笑起來。就連沮喪的妮多也笑了。

「我想她問的不是那個意思。」芭娜說。在一陣咯咯顫笑聲中，她彎身和諾比耳語。

他的表情不變，但似乎凝固住了。「喔，那個啊。」

有些領域的經驗，諾比從前只有紙上談兵，但他知道她在說什麼。當然，他曾在影子區的

科隆溜到一群人身旁，他們坐在地上，大致圍了個圈，靜靜聊著天，從大盤子拿食物吃。他坐下。兩旁的人和順地移了個位子給他。

好了，要怎麼……啊，對了……大家都知道克拉奇人是怎麼說話的……

「諸位安好，沙漠中的好兄弟。」他說。「我不認識你們，但我可以分一點盤中的綿羊眼珠嗎？我敢說你們等不及要上駱駝背了，我知道自己不行。我唾棄安卡·摩波那群髒狗。有誰最近收到賄賂金嗎？你們可以叫我阿爾兒。」

「不好意思，妳是跟小丑在一起的女士嗎？」

諾比下士消沉地邁步走著，此時抬起頭，看見一位面容和善的年輕女人叫住他。真的有女人主動來找他說話，這可奇了。說話時還面帶微笑，這更是一絕。

「呃，對。是的，是我。」他吞了口口水……「貝蒂。」

「我叫芭娜。妳想過來跟我們聊天嗎？」

諾比望向她後方，有一群不同年齡的女生圍坐在巨大的井邊，其中一人害羞地朝他揮揮手。他眨眨眼。這是未知的領域。他低頭看自己的衣服，發現早已穿到破舊不成形了。什麼衣服被他穿了五分鐘之後，都會變成這樣。

「喔，別擔心。」那女孩說。「我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妳看起來好孤單，也許妳可以來幫我們……」

諾比跟著她走進那群女人之中。她們的身形個個不同，但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人說「噫」，這可是諾比個人史上絕無僅有的紀錄。諾比一時恍然又昏沉，覺得自己來到了天堂，儘管進來時走錯了門，那也只是不幸的小細節罷了。



諾比耳朵一燙，希望沒燒著面紗。忽然，他想到了他的未來。價值整整十便士的未來砸在他臉上。「不好意思。」他說。「妳們有誰是蘇匈亞人嗎？」

「什麼是蘇匈亞人？」芭娜問。

「這裡的某個國家。」諾比說完又心存希望地補了一句，「有嗎？」  
沒有一張臉表示有這件事。

諾比嘆氣。他手伸到耳朵上想拿菸屁股，卻摸了個空。

「女孩們，我跟妳們說，」他說。「我真希望自己當時選擇看十元的版本。妳們有時候會不會想坐下來好好哭一場？」

「妳看起來比妮多還難過。」芭娜說。「我們該怎麼幫妳打起精神呢？」  
諾比望著她一會兒，然後開始啜泣。

每個人都盯著科隆猛瞧，手上的食物全懸在嘴巴前。

「他剛才真的那麼說嗎，法弗？我幹嘛想騎上駱駝背？我可是水管工啊！」

「我猜他是雜耍傢伙旁邊的小丑，這可憐人腦子可能少了幾棵棕櫚樹，稱不上是塊綠洲。」

「該死的駱駝一個不爽就吐口水，背著我的維修工具也他媽爬不上樓梯——」

\* 委員會成員還包括「藍貓俱樂部」的哈里斯先生，此俱樂部為男性專屬，女性禁止進入。他的委員身分在公會引起一陣爭論，眾人對競爭很敏感，但守銀太太以堅定立場駁回了反對派的意見，她說，凡是不自然的行為，到頭來都是自然的。

某些區域巡邏（那裡常有年輕女生無所事事地閒晃，可能經常著涼）。該區的警察工作在其他地方可能屬刑事大隊管轄，但目前由縫紉女公會自行管理……不，與其說她們的依據是法律，不如稱之為不成文的規矩……規矩由公會頭子守銀太太和委員會中相當資深的女人\*所訂立，當時也引起「惡女姑婆」創辦人達琪和沙蒂的注意，一般人若是不遵守，往後就不一定會有人再見到你了。就連威默斯也贊成這樣的安排，至少此事沒增加他的文書活兒。

「喔，對。」諾比說，仍盯著心中所幻想的某個畫面。

當然，他最懂這……

「喔，那個啊。」他喃喃說。「嗯哼，我略知一二。」他補了一句。但他不得不承認，大半是透過下流的明信片得知的。

「能夠那麼自由，感覺一定很棒吧。」芭娜說。

「呃……」

妮多又大哭起來，朋友們紛紛圍到她身旁。

「我不懂男人為何要這樣離去。」芭娜說。「我的未婚夫也去了。」

坐在井邊的一個老女人咯咯笑了。「我可以告訴妳爲什麼，親愛的。因爲那比成天種瓜好多了。甚至比女人還好。」

「男人覺得戰爭比女人好？」

「戰爭永遠新鮮，戰爭永遠年輕，而且一場好仗可以打個一整天。」

「可是他們會被殺！」

「死在戰場上總比死在床上好，他們是這麼說的。」她咧嘴一笑，嘴裡沒半顆牙。「但男人在床上也有好的死法，是吧，貝蒂？」

「啊，我就知道。所以他是間諜，只不過是誰的呢？」

「真的？誰會笨到用這種白癡當間諜？」

「安卡、摩波？」

「拜託！也許他假裝自己是安卡、摩波的間諜，但真正的安卡、摩波人其實很狡猾——」

「你這麼覺得？他們用那種叫『咖哩粉』的東西煮咖哩，你還覺得他們聰明？」

「我猜他是蒙他那裡派來的。他們一直在監視我們。」

「再假裝是從安卡、摩波來的？」

「嗯，如果想扮成一個假裝成克拉奇人的安卡、摩波白癡，看起來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但為什麼他要假裝是從那裡來的？」

「啊……這就是政治問題了。」

「那我們叫警衛來吧。」

「你瘋了嗎？我們一直在跟他說話！他們會……多問。」

「有道理。我知道了……」

法弗朝科隆燦笑著說：「我聽說所有軍隊都行軍至恩艾山姆拉賴薩。但是別告訴任何人。」

「是嗎？」科隆看向其他人。他們全都面無表情，好奇地望著他。

「叫這種名字啊，聽起來像是很大的地方。」他說。

「噢，真的非常大。」他旁邊的人說。其他人發出了一些聲音，聽起來有點像是憋笑。

「那裡很遠嗎？」

「不，非常近。你其實就在上面。」法弗說著頂了頂同伴，對方的肩膀不住顫抖。

「喔，是喔。軍隊陣容想必很大吧？」

「好了啦，別這樣，這不是他的錯。我們憐憫他一下。」這人清了清喉嚨。「早安啊，朋友。」他說。「願意和我們一起享用庫斯庫斯米嗎？」

科隆中士盯著碗，把手指伸進去沾一口，嘗了一下。

「嘿，這是粗麥粉！你們有粗麥粉！這可是正常的粗麥——」他停下來咳了咳。「對，沒錯。謝謝。有草莓果醬嗎？」

請客的人看了看他的朋友。他們聳聳肩。

「我不知道你說的這個『草莓果醬兒』。」他刻意加重語氣，小心地回應。「我們喜歡吃小米配羊肉。」語畢他給了科隆一把長木叉。

「草莓果醬是必備的。」科隆一時說得忘形了。「小時候我們會把果醬拌進去……然後、然後……」他望著他們的臉說，「當然，那是在我們故鄉迪耶里貝比王國的烏爾發生的事。」

那群人點點頭望向彼此，忽然一切都清楚了。

科隆大聲打了個嗝。

從其他人的表情看來，在場唯有他一個人聽過克拉奇大陸上有這種習俗。

「所以，」他說。「這陣子軍隊在哪？大致來說？」

「你爲什麼要問呢，滿肚子氣的朋友？」

「喔，我覺得我們去勞軍也許能賺點錢。」科隆說。看來他對自己想出的點子相當驕傲。「就是……充滿笑容和歌聲，而且絕對不會出現異國舞蹈。但要勞軍就得先知道軍隊在哪裡，是吧？」

「不好意思，胖子，但你聽得懂我在說什麼嗎？」

「對，這非常好吃。」科隆鋌而走險回答。

男人不算，他糾正自己。

有好幾個女人臉紅了，可是她們之前都沒有臉紅呀。

「爲什麼？」貝蒂厭惡地說。

「你會冒犯別人。」科隆含糊地說。

「呃，我們沒有被冒犯，先生。」芭娜保守地小聲說。「我們覺得貝蒂的故事相當……有教育意義。尤其是那個帶著很小很小的音樂家走進酒館的人的故事。」

「那個笑點很難翻譯。」諾比說。「因爲克拉奇不太知道鋼琴是什麼。但我後來發現有一種弦樂器——」

「還有手臂和腳打石膏的男人，他的故事也非常有趣。」妮多說。

「對啊，雖然這裡沒有同一種門把，她們還是笑了。」諾比說。「嘿，妳們不用走啊——」但井邊的女人都已散去，拿起水壺快步離開。女人似乎忽然都有了未完成的工作。

芭娜對貝蒂點點頭。「呃……謝謝妳。這真是非常……有趣。但我們必須走了。謝謝妳找我們聊天。」

「呃，不，別走……」

空氣中微微飄散著香水的餘味。

貝蒂瞪著科隆。「有時我真想狠狠彈一下你的耳朵。」她咆哮道。「我這麼多年來他媽的第一個機會，你就——」

\* 通常是因為他們疑心女人在開他們玩笑。

「恐怕相當大，是的。」

「好、好。」科隆說。「呃……有人有鉛筆嗎？我敢打包票我原本有——」

酒館外傳來聲響。是許多女人的笑聲，對男人來說向來很吵\*。酒館客人疑心地透過葡萄藤望過去。

科隆和其他人擠在酒甕旁，望向井邊的一群人。有個老太太在地上大笑著打滾，好幾個年輕女生笑到東倒西歪地靠在彼此身上。

他聽到有人說：「再說一次他說了什麼？」

他說：『真有趣，我試的時候就從來不會這樣！』」

「對，那倒是真的！」老太太咯咯笑個不停。「從來就不會！」

「『真有趣，我試的時候就從來不會這樣。』」諾比複述。

科隆無力地唉了一聲。那正是諾比下士進入「說故事模式」的聲音和語調，就連十公尺外的樹聽了都會枯萎。

「不好意思。」他說著擠開眾人，來到門口。

「你有聽過那個國王……有個蘇丹王怕他老婆……怕他其中一個老婆……趁他離開時出軌的故事嗎？」

「這種故事我們一個都沒聽過，貝蒂！」芭娜倒抽了一口氣。

「真的？喔，我可是有一千零一個故事。好吧，總之，有一天他去找充滿智慧的老鐵匠，對，然後他說——」

「你不能到處跟別人說這種故事，下尸——貝蒂。」科隆氣喘吁吁，笨重地停了下來。

諾比發現這群人氣氛一變。他身邊的女人變成了在男人面前會表現出的樣子。偽裝成女人的

「誰都不准把維樂莉從任何地方推下來。」貝蒂怒喊。「誰敢動手，老天在上，你們馬上會倒大楣——」他停了下來，面紗後出現可怕的咧笑。「我是說，我會好好給你們一個大大濕濕的熱吻。」

群眾後方有好幾個人拔腿就跑。

「事情不用搞得這麼嚴重。」警衛說。

「我說到做到。」貝蒂說著，腳步持續逼向前。

膽小的警衛縮了一下。「你們能幫幫忙嗎，先生？」

「我們？」維提納利說。「恐怕不行。喔天啊……這又像是在我們故鄉迪耶里貝比發生的事件了，阿爾兒。」

「喔，天啊。」科隆始終如一，表現出一副傻樣。眾人（至少是自認距離貝蒂夠遠的人）開始發笑。這是街頭劇場。

「我不知道他們後來有沒有把那個人從旗杆上救下來。」維提納利繼續說。

「喔，他們有啊，至少大部分身體都救下來了。」科隆說。

「不如這樣、不如這樣。」警衛急忙說。「假設我們用繩子圈住那畜牲——」

「維樂莉是『她』——」貝蒂瞪他。

「圈住她，對，然後——」

「你至少得派三個人上去，可是上面空間不夠！」

「長官，我有個主意。」一名警衛悄聲說。

「我得快點解決這件事。」科隆說。「因為貝蒂一發瘋就一發不可收拾。」

警衛悄聲爭論。

她住口。科隆身後出現一群表情疑惑，但滿臉責難的人。

要不是驢子在上面叫出聲，原本事情的下場可能截然不同。

諾比雖然不擅長拉韁繩，但仍輕易地偷偷牽走了一頭驢子，「她」剛才正到處亂找食物，想到吃的，就依稀聯想到馬廄門口，一想到門口，她就隨便走進了最近一扇敞開的門。

裡面有一道狹窄的螺旋梯，但她原本住的驢舍就很窄，加上走慣了阿爾卡里的路，樓梯不成問題。

只是樓梯走到盡頭，仍舊沒有看到乾草，驢子沮喪極了。

「喔，不。」科隆身後有人說。「又一隻驢子走上尖塔了。」  
怨聲此起彼落。

「那有什麼問題？上得去就下得來。」科隆說。

「你不知道？」一起用餐的某個同伴說。「你們在烏爾沒有尖塔？」

「呃——」科隆說。

「笨驢倒是有不少。」維提納利爵爺說。眾人聞言大笑，大部分是在笑科隆。

有人指著昏暗的尖塔內部說：「瞧……：：：懂了嗎？」

「是一條相當狹窄、彎曲的樓梯。」貴族老大說。「所以……：：：？」

「最上面沒有地方可以轉身，對吧？喔，再傻的人都能把驢子帶上尖塔。但你試過讓動物在黑暗、狹窄的樓梯間後退嗎？那是不可能的。」

「往上的階梯總是有種特質。對驢子特別有吸引力。牠們想知道上面有什麼。」有人說。

「我們不得不把上次那一隻推下來，對不對？」一名警衛說。

「對。牠濺得到處都是。」他的同伴拿著武器說。



「麻煩的是，地毯全都鎖起來了。戰爭資源調度的關係。」他們身後有人說。附近一塊泥磚落地粉碎。

「驢子在那上面蹬來蹬去，遲早會摔下來。」

「也許我應該去說服她下來。」貴族老大說。

「不可能的事，閣下。你過不了樓梯，無法叫她轉過身，她也不會倒退下來。」

「這我會謹記在心。」貴族老大說。

他從容回到酒館一會兒，然後回來。他們看著他走進門，聽到他爬上樓梯。

「這場戲不賴。」科隆身後有人說。

過了一會兒，驢叫停了。

「不能轉身啊，好吧。太窄了。」爬上樓梯的驢子專家說。「不能轉身，也不能後退。這點眾所皆知。」

「到哪兒都會遇上萬事通，對吧，貝蒂？」科隆說。

「對，到哪兒都會。」

塔上沉默無聲。好幾個群眾專注地看著上面。

「我是說，你能讓三、四個人上樓的話，雖然當然不可能，但你也許就能一次拉動一隻腳，只要你不怕被驢子狼踹之後咬到死……」

「好了、好了，向後退離尖塔，好嗎？」

警衛回來了。其中一個帶著一席捲起的地毯。「好了、好了，讓我們過——」

「我聽到蹄聲。」有人說。

「喔，說得跟真的一樣，好像我們戴氈帽的朋友這會兒牽著驢子下樓啦？」

「那會害我們惹上麻煩！沒聽過戰爭資源調度的事嗎？所以那些東西才會全部被徵收！」  
「才五分鐘，不會有人發現的！」

「對，但你想跟王子報告我們不小心弄丟一條嗎？」

「好吧，但你想去跟她解釋嗎？」

他們兩人看向貝蒂。「反正那東西很容易控制。」其中一人悄聲說。

「維樂莉？」科隆中士說。

「有問題嗎？」貝蒂逼問。

「沒有！沒有。驢子叫這名字正好，諾——貝蒂。」

「誰也不准動作。」其中一名警衛說。「我們一會兒就回來。」

「那又是在幹什麼？」科隆看著他們離去時說。

「喔，他們可能要去拿地毯。」有人說。

「非常好，可是我不懂地毯有什麼幫助。」貝蒂說。

「會飛的。」

「喔，對呀。」科隆說。「像是他們在大學裡就有一條——」

「烏爾有大學？」

「喔，確實有的。」貴族老大說。「不然你覺得阿爾兒怎麼有學過驢子長什麼樣子？」  
笑聲又一次化解了疑心。科隆遲疑地呆笑。

「我對裝笨裝白癡這套真的越來越擅長了，對不對？」他說。「簡直渾然天成！」  
「了不起。」維提納利爵爺說。

高處又傳來另一聲憤怒的驢叫。



「等一下，我也聽到了。」科隆說。

此時，每一隻眼睛都盯著門。

維提納利手上拉著一截繩索現身。

科隆身後有人說。「好了，那只是一截繩索。蹄聲可能是他敲擊兩個椰殼假裝出來的。」

「你是說他從尖塔裡找來椰殼？」

「他帶在身上的，一定是這樣。」

「你是說他隨身帶著椰殼？」

「你不可能讓驢子轉身，尤其是在——好，那是一顆假驢頭……」

「牠耳朵在動！」

「拉線，是拉線的效果——好吧，那是一頭驢，沒問題，但不是同一頭驢子。那是他藏在口袋裡的驢子……嗯，不必用這種眼神看我吧？我看過他們憑空變出鴿子……」

接著，就連不相信的人也噤聲了。

「驢子、尖塔。」維提納利說。「尖塔、驢子。」

「就這樣？」警衛說。「你怎麼辦到的？這是個戲法吧？」

「當然是個戲法。」維提納利爵爺說。

「我就知道只是個戲法。」

「沒錯，只是個戲法。」維提納利爵爺說。

「那麼……你是怎麼辦到的？」

「你是說你們看不出來？」

群眾引頸去瞧。「呃……你有一頭充氣驢子——」

「我爲什麼會知道？」

「是你們的人建的。這座城叫『戰略』，以你們的一位戰士命名的。」

威默斯看著殘破的牆和崩落的柱子，自言自語：「他有一座以他爲名的城市……」

賈霸頂了頂他。「阿魅在看你。」他說。

「我到處都看不到他。」

「當然了。身子放低，我希望不管你的天堂在哪兒，我們都能在那裡再次相見。」

「好、好……」

賈霸把駱駝一轉。駱駝離開的腳步比來時快得多了。

威默斯在一塊石頭上坐了一會兒。四周沒有別的聲音，只有岩石間咻咻作響的風聲和某種鳥嘯，距離遙遠。他覺得簡直聽得見自己的心跳聲了。

「嗶哩……嗶哩……嗶……」只管不理小惡魔聽起來焦慮又遲疑。

威默斯嘆氣。「什麼事？跟71小時·阿魅有約，是嗎？」

「呃……不是……」小惡魔說。「呃……發現克拉奇艦隊……呃……」

「沙漠之舟，是吧？」

「呃……嗶……錯誤代碼七四六，分歧暫時不穩定……」

威默斯搖搖盒子，追問：「你出了什麼毛病？竟然還在跟我報告別人的約？白癡盒子！」

「呃……這確實是山姆·威默斯司令的約……」

「是我沒錯！」

「哪個你？」小惡魔問。

「什麼？」

「喔，我懂了。這絕對不符合待客之道。對方做了什麼該死的事嗎？」

「沒有！不過……」

「什麼？」

「那人確實殺了艾歐伊莎。」從賈霸的語氣聽來，阿魅待客不周的罪行不會因此減輕，但爲了說清楚來龍去脈，還是應該提一下。

「她是誰？」

「艾歐伊莎是一個村，他在村裡的井中下毒。當時有一場宗教紛爭，」他又補上一句。「一件事牽連到另一件事……但即使如此，打破待客之道的傳統……」

「對，我明白那是很可怕的事。簡直是……不禮貌。」

「幾個小時很重要。有些事情不該做就不能做。」

「至少這點你說對了。」

下午過半，賈霸讓他解下蒙布。風蝕的黑石堆踞立於沙中，威默斯覺得這是他所見過最荒蕪的地方。

「他們說這裡曾是一片青綠。」賈霸說。「水源豐足之地。」

「發生了什麼事？」

「風向變了。」

日暮，他們來到一座乾谷，兩邊的大岩塊風蝕更嚴重，唯獨影子拉長，岩石上長年風化抹去的刻痕變得明顯，這才看得出岩塊古老的形狀。

「這些是建築物，對吧？」威默斯說。

「這裡曾有一座城市，很久很久以前。你不知道嗎？」

字弓瞄準著你。」

「但你不會射出箭的。我們兩人的處境都岌岌可危。」

「喔，盜賊也有榮譽心，是嗎？」

「我不知道。」威默斯說。喔，好吧……他究竟會說出正確的話或是就地陣亡，就看現在了。「警察有榮譽嗎？」

科隆中士睜大了眼睛。

「把我的重量晃到一邊？」他說。

「這樣才能控制魔毯的方向。」維提納利爵爺冷靜地說。

「對，但假如我不小心晃下去怎麼辦？」

「那我們的空間就更寬敞了。」貝蒂很無情地說。「好了，中士，你明明知道該怎麼移動重心。」

「我哪兒都不要移。」科隆堅決地說。他呈大字型躺在毯子上，雙手用盡全力緊抓。「這太不自然了，只差一小塊波斯花紋的距離，我就會濺得到處都是！」

貴族老大向下看。「我們底下並不是水面，中士。」

「我知道我在說什麼，大人！」

「我們可以慢下來一點嗎？」貝蒂說。「微風一直揭露著我的隱私，你聽得懂的話。」維提納利嘆了一口氣。「我們飛得已經不算快了，我想這是一條相當老的地毯。」

「這裡有一點磨損。」貝蒂說。

「閉嘴。」科隆說。

「……嗶……」

牠不願再多說。威默斯考慮要把牠丟掉，但又想到西碧兒發現了一定會很受傷。他只好把盒子塞進口袋，再次專注在四周的景色。

他坐的石塊可能曾是柱子的一部分。威默斯看到另一處的其他碎塊，發覺有堆碎石其實是一面倒下的牆。他跟著牆石走，腳步聲迴盪在崖邊，發覺自己正穿過兩旁古老的建築，或說是建築曾佇立的地方。這裡是某段樓梯的殘骸，那裡是一根柱子的殘墩。

遺址有一處比其他地方高了一些。他爬了上去，發現平台上有雙巨足。以前一定有座雕像立在此處。就威默斯對雕像的印象，這雕像可能站在那裡，表現出某種高貴的態度。如今雕像不在，自腳踝斷去，只剩一雙腳。看起來並未顯得特別高貴。

他再次低下身去看，因為這一側向來無風，某些深深刻在基座的古文字得以遺留下來。在漸暗的天光中，他用心辨識：

AB HOC POSSUM VIDERE DOMUM TUUM

嗯……「domum tuum」是「你的房子」，是嗎？……然後「videre」是「我看到」……

「什麼？」他大聲說。「『我從這裡看得到你的房子？』這算什麼高貴的刻文？」

「我想這句話代表狂妄和威脅，威默斯爵士。」71小時·阿魅說。「我總覺得，這就是典型的安卡·摩波人。」

威默斯一動也不動地站著。聲音就在他身後。

那的確是阿魅的聲音。但不若在安卡·摩波時說話的特色，話音中沒有一絲駱駝口沫或碎石的味道。如今，這聲音聽起來純粹是一位說話慢條斯理的紳士。

「你聽到的是這裡的回音。」阿魅繼續說。「我可以在任何地方。此時此刻，我可能正用十



「有，貝——下士。有這地方。」

「他們去那裡了。當然，這只是區區一介小女之言而已。」

「幹得好，下士。我們這就朝海岸前進。」

維提納利放鬆了下來。在繁忙複雜的生活中，他從未遇過像諾比和科隆這樣的人。他們嘴巴說個不停，但總能散發出一種……平靜的氛圍。老舊的地毯曲折前行，他謹慎地望向灰濛的地平線，手臂下挾著李奧納替他做的金屬圓柱物。

既然事態激烈，就需要激烈的處理方式。

「大人？」科隆的聲音埋在地毯中。

「什麼事，中士？」

「我一定得知道……你剛才怎麼……你知道……讓驢子下來的？」

「說服的，中士。」

「什麼？光用說的嗎？」

「是的，中士。說服。坦白說，靠的是一根尖棍。」

「啊！我就知道——」

「讓驢子從尖塔下來的秘訣就是，」隨著沙漠在他們腳下展開，貴族老大說道，「隨時找出牠身上哪一個部分其實巴不得想趕快下來。」

風止。崖上的鳥隨夜晚而停歇。威默斯耳中只聽到沙漠小生物的窸窣聲響。

然後阿魅的聲音說：「我真的很佩服，威默斯爵士。」

威默斯深吸一口氣說：「你知道，你真的把我弄糊塗了。『祝你胯下果實豐碩』。那句話真

「嘿，你瞧瞧，底下那些棕櫚樹看起來真的很小。」

「諾比，你怕高。」科隆說。「我知道你一定怕高。」

「那是性別刻板印象！」

「不，那不是！」

「是，就是！接下來你就會期待我一直扭傷腳踝，有事沒事就尖叫一聲！我在這裡就是要向你證明，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樣厲害！」

「你的反應完全就是這樣啊，諾比。你只是一時被太陽曬昏頭了。你不是女人，諾比！」貝蒂嗤之以鼻。「我早就料到你會說出這種性別歧視的言論。」

「可是，你明明不是女的啊！」

「這是原則問題。」

「好了，至少我們有交通工具了。」維提納利的語氣代表這場鬧劇就此結束。「不幸的是，我沒時間去問出軍隊在哪裡。」

「啊！這點我幫得上忙，大人！」科隆想敬禮，但馬上又抓住了地毯。「憑我的聰明才智問出來的，大人！」

「真的？」

「是的，大人！那地方叫做……呃……恩艾山姆拉賴薩，大人。」地毯就這麼向前飄了一會兒，一陣沉默。

「那在克拉奇語中是指『太陽照不到的地方』。」貴族老大說。又一陣沉默。科隆不敢和他們眼神相對。

「是不是有個地方叫戈布拉？」諾比快快地說。

「你？」威默斯努力咬出那個字。然後又想：又有何不可能呢？小孩子被送到幾千公里外的刺客公會受訓……

「喔，是的。他們說那是我一生中最棒的幾年。我讀的是毒蛇學院。上學校！上學校！大家一起上學校！」他如王子般嘆息，如騎駱駝的人那樣啐沫。「我一閉上眼睛，依然能想起從前星期一都會吃到的特殊奶黃味道。天啊，回憶全都回來了……我記得每一條又濕又悶的街道。割我喉·迪布勒先生仍在蜜礦路賣著他可怕的辣香腸嗎？」

「對。」

「仍是一樣的割喉兄，是吧？」

「仍是一樣的香腸。」

「嘗過一次，永生難忘。」

「沒錯。」

「不，別太快動作，威默斯爵士。否則我恐怕會割開你的喉嚨。你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

「你爲何要把我綁到這裡？」

「綁你？我還得破壞自己的船以免你追丟我咧！」阿魅說。

「對，可是……你……知道我會有什麼反應。」威默斯心一沉。每個人都知道山姆·威默斯會有什麼反應……

「對。你想來根菸嗎，威默斯爵士？」

「我以爲你會吸那些臭死人的丁香。」

「我在安卡·摩波會吸，因爲大家都知道外國人有點傻。不過，這些菸可不能錯過。」

的編得挺好的。我真的以為你只是——」他不說，但阿魅接了下去：

「——只是另一個騎駱駝、包頭巾的傢伙？喔，天啊。你目前為止始終表現得如此稱職，威默斯爵士。王子殿下相當佩服。」

「喔，拜託。你們只顧著拿瓜果開玩笑，我又能怎麼想？」

「別動怒，威默斯爵士。我就當這一切是稱讚好了。你可以轉過身了。我絲毫不想傷你，除非你做出……愚蠢的舉動。」

威默斯轉身。他在黃昏餘光中只能認出隱約的身影。

「你剛才在欣賞這個地方。」阿魅說。「這是當年戰略將軍想征服克拉奇的時候所建，照今日的標準看來，當然不算是一座真正的大城市，只是傳達出：『我們來了，我們在此停留。』就這樣。但後來風向變了。」

「你殺了雪花·陶調，對不對？」

「該說『處決』才對。我可以給你看他死前簽下的自白書。」

「根據他的自由意志所寫下？」

「或多或少。」

「什麼？」

「不如這麼說吧，我向他說明了不簽自白書的其餘選擇。我留下他的筆記本當線索算是很好心了，畢竟我想讓你保持興趣。別繃著一張臉，威默斯爵士。我需要你。」

「你怎麼看得到我的臉色？」

「我猜得到。無論如何，刺客公會也簽了一筆要殺他的契約。無巧不巧，我正是公會的成員。」

「不，威默斯爵士。重點是，有人希望你這麼想。」

「真的？嗯哼，你全都搞錯了。那些玻璃和地上的沙，我一眼就……看得……一清……二楚……」他的話音漸歇。

過了一會兒，阿魅感同身受地說：「是的，確實如此。」

「靠。」

「喔，某方面來說，你是對的。歐西原本拿到的是安卡·摩波幣。後來有人闖進去，確認他們把大部分的玻璃都清到外面，把錢換成克拉奇幣，再灑上沙。不得不說，我也覺得灑沙有點太誇張了。誰會這麼笨呢？但他們想確定犯案手法看起來很拙劣。」

「誰幹的？」威默斯問。

「喔，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賊，叫巴巴·哈哨哨。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何要做那些事，只知道有人願意付錢。我十分讚賞你的城市，司令，只要錢夠多，這裡任何事都有人願意做。」

「一定有人付錢給他。」

「是他在酒吧遇到的一個男子。」

威默斯悶悶不樂地點頭。怎會有這麼多人願意和酒吧遇見的陌生人做生意？真是太神奇了。

「這我相信。」他說。

「你知道，就連一些高階克拉奇政客都有所耳聞，令人敬畏的威默斯司令是個剛正不阿、老實且貫徹始終的男人，要不是缺少了智慧……嗯，要是連他也堅持此事是自己的人民幹的——嗯，世界都在看。世界很快就會發現。為一個大岩塊開戰？嗯……這種事會令各國不安，畢竟每個國家的海邊都有岩塊。然而，若是因為某個外國狗殺了以和平為使命來訪的人……我想世界會諒解的。」

「沙漠新鮮出產的？」

「哈！對，人人都知道克拉奇菸是駱駝糞做的。」火柴燃起，阿魅替他點菸時，威默斯一時間瞥見了他的鷹鉤鼻。「這點啊，我必須遺憾地說，種族偏見由此便可見一斑。不，菸是從蘇門達利一路運過來的。那是一座島，據說那裡的女人沒有靈魂。我個人不怎麼相信。」

朦朧中，威默斯看見了一隻拿著菸盒的手。頃刻之間，他心想自己不知能不能抓住——

「你運氣怎麼樣？」阿魅說。

「快用完了，我想。」

「對。一個人該知道自己的運氣能維持多久。我該告訴你我怎麼知道你是好人的嗎，威默斯爵士？」高升的月亮投下月光，威默斯看到阿魅拿出菸嘴，把菸插入，相當講究地點燃。

「請說。」

「王子遭人意圖謀殺之後，我認爲每個人都有嫌疑。但你只懷疑你們國內的人。你無法設想克拉奇人可能會犯案，因爲你覺得一旦那樣想，自己就會跟科隆中士和其他人毫無差別，一味相信『克拉奇菸是駱駝屎做的』。」

「你是效命於誰的警察？」

「不如這麼說吧，我收了錢，來當卡壯姆王子的郡爺。」

「那麼，我不認爲他現在會滿意你的表現。你應該保護好他的兄弟，不是嗎？」其實我也是，威默斯心想。但管他的……

「對。我們想的是一樣的方向，威默斯爵士。你覺得是你的人做的，我覺得是我的人做的。差別在於，我對了。謀殺卡夫拉一案是在克拉奇策畫的。」

「喔，真的嗎？那是他們希望警衛隊誤以——」

克拉奇人也有資格成爲謀畫詭計的王八蛋，好嗎？其實大使只是個華而不實的白癡，世上出產白癡的國家可不只安卡·摩波啊。但他的副大使先看到那封信。他是個……有野心的年輕人……」

威默斯鬆開手。「他？我就知道，我一眼就看出他這個人很狡猾！」

「我以爲你第一眼只會先想到他是克拉奇人，但我懂你的意思。」

「你看得懂密碼，是嗎？」

「喔，你自己說。你站在維提納利桌前聽他說話時，難道不會從反方向讀他桌上的公文嗎？」

更何況我是卡壯姆王子的警察……」

「所以他是你老闆，是嗎？」

「誰又是你的老闆，威默斯爵士？在事態危急的關頭？」

兩人面對面對立。阿魅的呼吸聲吁吁作響。

威默斯後退。「這些信……你有嗎？」

「喔，有。上面還有他的封印。」阿魅揉揉脖子。

「天啊，是原稿嗎？我以爲原稿會被鎖住，非得有鑰匙才能開。」

「原本是鎖上的，就放在大使館。但大火中有許多人幫忙把重要文件帶到安全之處。這場火

非常……有用。」

「親生弟弟的死刑執行令……嗯，這點在法庭上罪證確鑿……」

「什麼法庭？國王就是法律。」阿魅坐下。「我們跟你們不一樣。你們殺國王。」

「正確的詞是『處決』。而且我們只做過一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威默斯說。「那就是你帶我來這裡的原因嗎？何必如此大費周章？你可以直接到安卡·摩波來找我！」

「你是個疑心很重的人，司令。你會相信我嗎？再者，我必須把卡夫拉王子帶離那裡，在

「缺少了智慧？」威默斯說。

「喔，別太難過，司令。當時面對大使館的大火，你的行爲除了英勇還是英勇。」

「那簡直恐怖到不行！」

「嗯，英勇和恐怖只有一線之隔。那件事出乎我意料之外。」

威默斯的思緒有如一張撞球桌，球滾動、啣啣互碰，黑球入袋。

「所以那場火在你預料之中？」

「大使館原本應該空無一人——」

威默斯展開動作。阿魅雙腳被抬離地面，整個人被摔在柱子上，威默斯雙手揪著他的脖子。

「那女的被困在裡面！」

「那是……不得已的！」阿魅粗啞地說。「……定……要轉移……注意力！他的……生

命……危急，我必須把他帶走！我不知道……有那女人……最後來不及了……我跟你保證……」

威默斯氣到雙眼發紅，他這時才發現腹部有刺痛感，向下一看，發現一柄刀神奇地出現在阿魅手中。

「聽我說……」阿魅嘶聲說。「卡壯姆王子下令要致他兄弟於死地……要突顯吃香腸的傢伙有多卑鄙……殺和平使者……不外乎是最好的方法……」

「殺他自己的弟弟？你覺得我會相信這種事嗎？」

「有加密訊息寄到……大使館……」

「寄給之前的大使？我才不信。」

阿魅靜靜站著一會兒。

「對，你真的不信，是嗎？」他說。「行行好，威默斯爵士，請真心將所有人視爲平等，讓



找到一個值得信賴的目擊者，對方看到他在事發當晚靠近井邊。我當下也從他僕人口中證實了。何必再多等一個小時？」

「我們有時會審判。」威默斯朗聲說。

「對。結果由你們維提納利爵爺裁定。但，八百公里內無一城鎮，我就是法律。」阿魅擺擺手。「喔，凶手當然會提出減刑條件，說他童年創傷，或罹患了不得不下毒的失調症。但我得了一種要把懦弱的殺人犯砍頭的病。」

威默斯投降了。阿魅說得有道理，何況他手中還有一把完整的刀。

「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刀。」威默斯說。

「我覺得一般來說，刀和肩膀同高就夠用了。」阿魅說。「別皺眉頭，我說笑的。我知道王子有陰謀，我便想：這不對勁。若他殺了某位安卡·摩波貴族，那就只是政治考量。但這件事……我想，我都已經涉入重大犯罪，爲什麼還要追著笨賊跑進山裡？王子想一統克拉奇大陸，我個人喜歡小村和小國，就連他們之間的小小紛爭也喜歡。但我不在乎他們要不要打安卡·摩波，不管是他們單純想打，或是看不慣你們的惡習而打、因爲你們不經大腦的傲慢而打……攻打安卡·摩波有許多理由。但絕不能是因爲一個謊言。」

「我懂你的意思。」威默斯說。

「但我一個人能做什麼？逮捕我的王子？我是他的警察，就像你是維提納利的警察。」

「不。我是執行法律的警官。」

「我只知道警察是不可或缺的，就算是國王也需要警察。」

威默斯略有所思地望著月光照亮的沙漠。

安卡·摩波軍隊就在沙漠中的某處，暫且不論人數稱不稱得上軍隊。而克拉奇軍隊就在另

他……哈哈，『傷重不治』之前。」

「王子現在在哪裡？」

「附近。而且很安全。他在沙漠中比在安卡·摩波安全，我向你保證。」

「好了嗎？」

「好了一點。他現在由我信任的一名老婦人照顧。」

「你的母親？」

「天啊，才不是！我母親可是敵渣族人！我要是相信她，她還會覺得深受冒犯呢。她會說她沒把我教好。」

他這次看到威默斯的表情了。「你覺得我是有教養的野蠻人？」

「不如說我會給雪花·陶調一個逃掉的機會。」

「真的嗎？看看四周，威默斯爵士。你的……轄區……是一座城，半小時就能穿越，我的則是五百萬平方公里的沙漠和山丘。我的伙伴是一把刀和一隻駱駝，坦白說，兩者話都不多，相信我。喔，城鎮和城市是有警衛，算是有，而且他們頭腦簡單。但我的工作是要深入荒野，追殺盜賊和殺人犯，會站在我這一方的人都在八百公里之外，所以我一定要令人心生恐懼，先下手為強，因為我不會有第二次出手的機會。我想我也算是個老實人，我存活下來了，在安卡·摩波紳士出資設立的公立學校活過了七個年頭。和那種生活相比，與敵渣族一同生活一點也不恐怖，我向你保證。我執行正義迅速且不貴。」

「我聽說過你名字的由來……」

阿魅聳肩。「那個人在水中下毒。那是方圓三十公里內唯一的井。毒殺了五個男人、七個女人、十三個小孩和三十一隻駱駝，尤其有幾隻可是價值高昂呢。我從賣毒給他的人取得證詞，還

些大到看不清的罪行，他根本無能爲力，形同活在罪裡。所以啊，山姆·威默斯……專心處理小罪比較安全。

「好了，孩子們！讓他們在這個地方腐爛吧！」

人影從斷柱上躍出。阿魅抽出他的刀，發出嗡嗡的金屬聲響。

威默斯看見面前有一把戟朝他刺來（是安卡·摩波的戟！），街頭直覺下意識做出反應。他沒浪費時間竊笑居然有人笨到拿戟來對付步兵，直接躲開刀刃，抓住戟桿，用力一拉，對方一股腦跌到他上踢的靴子上。

然後他把身子抽離，掙扎著想從不熟悉的克拉奇袍子解下自己的劍。他躲掉另一道黑影瘋狂的一劍，情急下手肘一頂，只感到一陣痛楚。

他起身，正好面對一個高舉著劍的人——

——「唰」的一聲——

——對方蹣跚向後退，他的頭帶著驚訝的表情從身體落下。

威默斯扯下他的面紗說：「我是安卡·摩波來的，你們這群笨草包！」

一個巨大身影來到他前方，雙手各執一把劍。

「你這死娘炮，看我剝掉你那……你那油膩的——喔，是您嗎，威默斯先生？」

「嗯？威利金？」

「就是我，先生。」管家挺直身子。

「威利金？」

「稍待我一下。別打了你們這群該死的他媽狗雜種我絲毫未料到會在這裡見到您，先生。」

「這個人還在反抗，中士！」

一處等待。若在社交場合相遇，這上千人馬可能會互相產生好感，但如今卻要氣勢萬鈞地衝向彼此，展開殺戮，砍下第一刀之後，你就會擁有充足的理由一次又一次殺下去……

他記得小時候聽過街上的老人聊戰爭的事。那個時代戰事不多。史多平原的城邦大多想讓彼此破產，刺客公會採用各個擊破的方式解決一切。多數時候大家只是出一張嘴，雖然這樣有點惱人，但總比被劍刺中肝臟好太多了。

除了淹滿血的水窪和肢體四飛的故事，他印象最深的是有個老人說過：「當你的腳被東西絆住，最好不要看，也別想弄清楚那是什麼，否則肚裡的晚餐恐怕留不住。」他從來不曾解釋這段話的意思，但另一個老人似乎懂。總之，說什麼都不會比威默斯的想像更糟了。他記得大部分的日子裡，三個老人就坐在陽光下的長凳度日，他們總共有五隻手、五隻眼、四條半的腿、二又四分之三張臉，以及十七隻耳朵（老瘋子溫斯頓看到好嚇的乖巧男孩就會拿出他的收藏品）。

「他想開戰……」威默斯必須開口，因為他腦袋容不下這麼瘋狂的想法。這位大家口中正直、高貴、善良的人想要開戰。

「喔，當然了。」阿魅說。「好好打一場仗最能一統天下。」

有這種想法的人該怎麼對付？威默斯自問。換作是一名殺人犯，那就有全方位的選擇，對付單純的殺人犯他沒問題。罪犯一邊，警察一邊，維持著平衡，好比莫名的翹翹板。但若一邊是深思熟慮後決定開戰的人，幹他媽下七層地獄的，你又該如何與他抗衡？簡直需要跟國家一樣大的警察了。

你不能怪士兵。他們參戰只是爲了聽命走到正確的方向。

有東西喀啦撞到斷柱上。威默斯低頭，從口袋拿出警棍。警棍在月光下映著光。

這種東西他媽有什麼用？警棍只代表他有權追捕小罪犯，犯的只是雞毛蒜皮的小罪。至於那

「你是說你們把他們全殺死了？」

「是的，大人。」威利金冷靜地說。「但我們也損失了五個人，另外還有占佈穩和若基，大人，很遺憾，他們似乎因這起不幸的誤解而過世了。如您允許，大人，請容我將他們移走。」

「可憐的傢伙。」威默斯說，他知道一切只能將就，但也無可奈何。

「這就是戰爭中的機遇，大人。朋友稱爲『小金』的占佈穩大兵今年十九歲，住在愛德蓋街，最近才開始做靴帶。」威利金抓起死人的手臂拖著走。「他在追一個叫葛蕾斯的年輕小姐，昨晚他心血來潮給我看她的照片。我後來得知她是文圖瑞夫人的女僕。勞煩您把他的頭拿過來，大人，我會處理史麥格誰叫你坐下的馬上站起來把鏟子拿出來脫掉頭盔放尊重點挖洞啊！」

威默斯耳邊飄過裊裊的煙。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但這就是戰爭，威默斯爵士。醒醒吧，聞聞血腥味。」阿魅說。

「但……前一分鐘他們還活著——」

「你朋友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你不知道。」

「他是管家！」

「所以呢？你不殺人，人家就殺你，即使是管家也一樣。你不是天生的戰士，威默斯爵士。」

威默斯把警棍猛力舉到他面前說：「我不是天生的殺手！看到這個了嗎？看到上面寫什麼嗎？我的職責是維持和平，對不對！若我必須殺人才能維持和平，那就用錯方法了！」

威利金沉默不語地抬起另一具屍體。「我未能有機會認識這位年輕人。」他說著把死者抬到石頭後方。「我們叫他蜘蛛。」他站起身繼續說。「他口琴吹得不太好，相當想念家鄉。您要喝

「阿魅！這些人是站在我們這邊的！」威默斯大喊。

「喔，真的嗎？不好意思，請見諒。」

阿魅把刀放下，取下嘴上的菸，朝著想攻擊他的一名士兵點點頭說：「早上好。」

「嘿，你也是我軍的嗎？」

「不，我是——」

「他是跟我的。」威默斯厲聲打斷。「你怎麼會在這裡，威利金？還是該稱你威利金中士？」

「我們原本在巡邏，先生，並遭到一些克拉奇人攻擊。後來有一些不愉快——」

「——你應該當場看看，大人，他把一個王八蛋的鼻子直接咬下來。」一名士兵補充。

「我確實很努力不讓安卡·摩波之名蒙羞，威默斯先生。總之，後來我們——」

「——還有一個，中士，你直接刺進他的——」

「麻煩你，波克大兵，我正向威默斯爵士報告事情經過。」威利金說。

「中士該拿榮譽獎章，大人！」

「我們存活下來的幾個人想回去，先生，但必須先躲藏起來，以免被其他巡邏隊的人發現。我們正打算今晚在這棟建築落腳，就看到您和這位先生在此。」

阿魅張大嘴巴望著他。

「克拉奇巡邏隊有多少人，中士？」他問。

「十九人，大人。」

「天這麼暗，難得人數算得這麼精確。」

「我是後來找到機會慢慢算的，大人。」

熱風吹動旗幟。矛尖閃耀著陽光。羅斯特爵爺檢視他的軍隊，覺得狀態很好。但人數很少。他彎身向副官說話。「但我們可別忘了，戰略將軍在人數僅有敵方十分之一的情況下，仍拿下了阿爾伊比隘口。」

「是的，大人。不過我相信他的人全都騎在大象上，大人。」黃蜂中尉說。「而且準備充分。」他意有所指地補了一句。

「也許吧、也許吧。話說釘苦爵爺騎士團有次面對偽城大軍全部戰力，不也勇敢進攻，如今在歌謠中爲人傳頌，千古流芳？」

「可是他們全犧牲了，大人！」

「是啦、是啦，但那次進攻相當有名。而且每個孩子不是都聽過艾菲比壯士的故事嗎？憑一百人戰勝了一整支特洛德軍隊，大獲全勝，可不是嗎？嘿？」

「是的，大人。」副官悶悶不樂地說。

「喔，你承認啦？」

「是的，大人。當然了，雖然有些史評家相信地震幫了不少忙。」

「至少你不得不承認，何貞國的七英雄打敗了巨足人，還是在一比一百的懸殊人數之下？」

「是的，大人。那是幼兒園的故事，大人。那不會真的發生過。」

「小子，你是說我幼兒園老師說謊嗎？」

「不是，大人。」黃蜂中尉趕緊說。

「那你就不得不承認敏步尊男爵單手打敗梅子布丁國，還吃了他們的葡萄乾？」

「我羨慕他，大人。」中尉又看了隊伍一眼。大伙非常餓，雖然羅斯特可能會稱之爲身強體

茶嗎，先生？史密斯大兵在煮茶。呃……」管家有禮地清了清喉嚨。

「什麼事，威利金？」

「我實在難以啓齒，先生……」

「快說吧，老天啊！」

「您身上有餅乾什麼的嗎，先生？沒餅乾我也不敢上茶，但我們已經餓兩天了。」

「可是你們在巡邏！」

「這是搜食隊，先生。」威利金看起來很尷尬。

威默斯一臉迷惑。「你是說羅斯特爵爺連食物也沒帶就出兵了？」

「喔，有的，先生。但後來發現——」

「羊肉桶開始爆炸時，我們就知道有問題了。」波克大兵咕噥。「餅乾也挺生猛的，結果那天殺的羅斯特買了一堆連毛巾頭都不會吃——」

「我們已經是什麼都吃了。」71小時·阿魅面色凝重地說。

「波克大兵你這沒教養的傢伙居然跟上級這樣講話小心把你軍法處置不好意思，先生，我們只是頭有點昏。」

「所謂貴人多忘食？」71小時·阿魅說。

「啊哈哈，先生真風趣。」威利金乾笑著說。

威默斯嘆氣。「威利金……你處理好死者之後，我希望你和手下的人馬都跟我走。」

「沒問題，先生。」

威默斯向阿魅點點頭。

「你也是。」他說。「事態危急了。」



「我會牢記在心，大人。」副官說。他一直在觀察克拉奇軍隊，關於此事他自己心裡有數。他的想法如下：近年，克拉奇的主要軍力持續和所有國家開戰。用他簡單的頭腦一想，就知道迄今存活下來的士兵，全是在戰爭中一貫會存活到最後的人，面對各種敵人的經驗相當豐富。畢竟笨的人都死光了。

反觀安卡·摩波目前的軍隊從未對抗過任何敵人。每天在這座城市討生活的經驗可能有些幫助（至少在比較亂的區域過日子是種磨練），但也僅此而已。他和戰略將軍一樣，相信勇氣、膽量和頑強的人性精神都很美，可是一旦遇上勇氣、膽量、頑強的人性精神加上六倍軍力的綜合體，仍要甘拜下風。

他心想在安卡·摩波時，他們的策略聽起來很直截了當：我們要航向克拉奇，在下午茶時間抵達阿爾卡里，在羅克西兒酒吧和乖順的女人喝果子露；克拉奇人一瞄到我們的武器就會逃跑。

嗯，克拉奇人今早好好看了我們一下，但至今尚未逃跑。他們似乎只是不斷竊笑。

威默斯翻了個白眼。這麼做確實有用……但究竟是怎麼辦到的？

他聽過很多話語動人的講者，羅波隊長絕對不在其列。羅波說話會猶豫，內容不連貫且重複，總而言之，他會把一切說得亂七八糟。

可是……

可是……

他看向望著羅波的一張張臉。有敵渣族、一些待在後方的克拉奇人，還有威利金和他剩下的連隊。他們都在聽。

就像某種魔法。羅波跟大家說他們是好人，他們雖然心知自己不是，但羅波說話的方式能



現場傳出不情願的一聲「……起」。

「我們要說對不起什麼？」羅波引導他。

「……對不起我叫他油膩的毛巾頭……」

「很好。還有你，漢薛，向波克大兵說對不起。」

敵渣族人漢薛的眼睛在眼顱中梭巡，想替自己的身體找個地方脫身。後來他放棄了。

「……起。」

「爲什麼……？」

「……起我罵他豬的兄弟……」

羅波把兩人放下。「很好！我相信你們會相處融洽，只要好好了解彼此——」

「我剛才看到的不是真的吧？」阿魅說。「我該不會是看到他像『小老師』似的跟那個漢薛說話吧？關於漢薛這人我剛好略知一二，有一次他揍人鼻子，力道大到把對方的鼻子送進了耳朵裡。剛才那不是真的吧？」

「不，你看到的是真的。」安谷娃說。「現在你再看看。」

其餘的人重新把注意力轉回羅波身上，扭打的兩人彼此對望，彷彿一起遭受無比尷尬的處境洗禮，同病相憐。波克大兵小心翼翼遞了一支菸給漢薛。

「只有羅波在場才會成功。」安谷娃說。「但確實有效。」  
就讓這方法繼續奏效吧，威默斯祈禱。

羅波走向一匹跪在地上的駱駝，爬上駝鞍。

「那是『豺狼的邪惡表親』。」阿魅說。「是賈霸的駱駝！誰騎上去都會被牠咬！」  
「對，但這回騎的人是羅波。」

讓他們短暫相信一陣子。這裡有人覺得你很高尚、很有價值，不知何故，你感到絕不能讓他們失望。話語像是一面鏡子，反映你最想聽到的話。而且，他是認真的。

即使如此，大家偶爾仍會抬頭望向威默斯和阿魅。威默斯看得出來他們在思考，各自在心中思量：「只要這兩個人也在場，一切一定沒問題。」大家都指望能聽命於人，他發覺這是軍隊的優點之一。關於這點，他不得不感到慚愧。

「這是某種技巧嗎？」阿魅說。

「不。他可不懂什麼談話技巧。」安谷娃說。「他真的不知道。喔噢……」

隊伍中有人扭打起來。

羅波大步走過去，伸手抓起波克大兵和一個敵渣族人，兩人各被巨大的拳頭從領口舉起。

「你們兩個是怎麼回事？」

「他罵我是豬的兄弟，長官！」

「說謊！是你叫我油膩的抹布頭！」

羅波搖搖頭。「你們兩人原本都表現得這麼好，」他難過地說。「真的沒有必要起衝突。現在我希望你，漢薛，還有你，文生，兩人握手言和，好嗎？然後道歉，可以嗎？大家最近都很辛苦，但我知道你們在心底都是很好的人——」

威默斯聽到阿魅喃喃道：「喔，好吧，這下子一切都完了……」

「——你們要是能握手言和，我們就不再過問這件事。」

威默斯瞄了阿魅一眼，看見他露出白森森的笑容。

扭打的兩人相當謹慎地碰了一下手，彷彿雙手間會迸出火花似的。

「好了，文生，你向漢薛說對不起。」

勁用棍子打牠一下，大喊『喝喝喝』！」

「用棍子打牠叫牠停？」

「不然呢？」71小時·阿魅說。

威默斯的駱駝看了他一眼，然後朝他的眼睛吐了一口口水。

卡壯姆王子和眾將軍在馬背上觀察遠方的敵軍。克拉奇的各式軍隊聚集在戈布拉城前方。相較之下，安卡·摩波軍隊就像一群錯過馬車的旅客。

「整支軍隊都在這裡了？」王子問。

「是的，殿下。」亞修將軍說。「但是你曉得，他們相信天佑勇者。」

「仗著有老天保佑，就讓這種丟人現眼的小軍隊上戰場？」

「啊，殿下，但他們相信我們一旦嘗到鐵器冰冷無情的滋味，就會轉身逃走。」

王子轉頭望向遠方的旗幟。「爲什麼？」

「我也說不上來，殿下。這似乎是他們的某種信念。」

「好奇怪。」王子朝一名守衛點點頭。「替我拿冰冷的鐵器過來。」

一陣急忙討論之後，一柄刀小心翼翼遞了過來，刀柄朝上。王子盯著刀，然後專注、誇張地舔了一下。旁觀的士兵大笑。

「沒有。」他最後說。「沒有，我必須說我感覺不到任何一絲恐懼。這鐵不夠冰冷嗎？」

「羅斯特爵爺可能是在比喻，殿下。」

「啊，他這種人就是這樣。好吧，讓我們過去會會他。畢竟，我們一定要文明一點。」

王子駕馬向前，眾將軍跟在他身後。

「牠連賈霸都敢咬！」

「而且你有注意到羅波爬上駱駝的方式嗎？」威默斯說。「他身上那件袍子的穿法？他根本已經入境隨俗了。那孩子在矮人礦坑長大，差不多一個月就比我更熟悉我自己他媽的城市。」

駱駝站起。威默斯心想，接下來就是旗幟了。給他一面旗幟吧，上戰場一定要有旗幟。

果不其然，休伊警員正好傳來一支矛，上面緊裹著一塊捲起的布。警員一臉驕傲，因為他半小時前在極機密中縫好了這面旗。殭屍就是這樣，他們總是知道誰有針線。

但可千萬別攤開那面旗啊，威默斯心想。別讓他們看到。讓他們知道自己在旗幟下行軍就夠了。

羅波揮舞著矛大叫：「而且我向你們保證。沒有人會記得我們的成功，但是人人都會牢記我們的失敗！」

威默斯心想，這大概是繼屁德里將軍的「讓我們被割喉吧，大伙兒！」之後，最不激勵人心的一句戰吼，不過羅波仍受到眾人熱烈應和。他再次判定這是由於眾人骨子裡有某種魔法在作祟。大家跟著羅波全是因為好奇。

「好了，我想你有一支軍隊了。」阿魅說。「現在呢？」

「我是警察，你也是。犯罪就在眼前。上駱駝吧，阿魅。」

阿魅行額手禮。「很高興受白人警官帶領，閣下。」

「我沒有那個意思——」

「你騎過駱駝嗎，威默斯爵士？」

「沒有！」

「啊？」阿魅若有似無地笑了笑。「那麼你戳牠一下，就可以向前了。要是想停下來，就使

他嘆氣。對於認真建立帝國的人來說，沒有所謂邊疆，只有一個接一個的麻煩。真希望大家能明白……

戰爭絕非一場遊戲，戰略將軍深知這點。沒錯，要探察敵軍軍力，若對方戰力不差，當然要予以尊重。但千萬別假裝你們打完仗會碰面喝一杯，重新一步步討論戰局。

「他可能瘋得差不多了，殿下。」將軍又說。

「喔，好極了。」

「不過，我聽說他最近曾將克拉奇人捧為世界上最好的士兵，殿下。」

「真的嗎？」

「他還補充了一句『在白人軍官的帶領之下』，殿下。」

「噢？」

「而且我們要提供他早餐，殿下。他若拒絕可是會相當失禮的。」

「這主意太好了。我們的綿羊眼珠庫存夠嗎？」

「我私下已經冒味向廚師吩咐，要為此事預留一些下來，殿下。」

「那我們一定得讓他品嚐，畢竟他是我們的貴賓。好了，我們好好完成這件事吧。請努力表現出討厭冰冷鐵器的感覺。」

克拉奇人在兩軍之間的沙漠架起了半開放的帳篷。宜人的陰影下放了一張矮桌。羅斯特爵爺一群人已在等待，等了超過半小時了。

王子走進帳篷時，他們尷尬地起身行禮。在帳篷周圍，克拉奇人和安卡·摩波的榮譽守衛狐疑地緊盯對方，每個人都想先下手為強。

「告訴我……你們有誰會說克拉奇語嗎？」在冗長的介紹過後，卡壯姆王子開了口。

王子又彎身朝亞修將軍說話。「爲什麼我們在開戰前要去見他？」

「這是……這是表示友好，殿下。戰士互表敬意。」

「但那個人根本徹底無能！」

「確實如此，殿下。」

「而且我們差不多要出動成千上萬名士兵交戰，是不是？」

「確實，殿下。」

「所以那個瘋子到底想幹嘛？要我別太在意輸贏嗎？」

「大致上來說……沒錯。據我所知，他母校的校訓是『重點不在輸贏，而是參與』。」

王子動了動嘴唇，喃喃唸了一、兩次。最後他說：「大家聽了這句話還依然聽命於他？」

「似乎是如此，殿下。」

卡壯姆王子搖搖頭。他父親曾說過安卡·摩波是值得學習的對象，有時候學到的是「什麼事情不要做」。於是，他便啓程去學習。

起初，他學到安卡·摩波曾統治了一小塊克拉奇。他參觀了殖民地遺址，因此認識了膽敢遠征至此的人的名字，並派專人到安卡·摩波努力查出他的事蹟。

眾人都叫他「戰略將軍」。卡壯姆王子讀了不少書，記下所有知識，得知「戰略」在擴張帝國時極爲受用。但當然也有其缺點。國有邊疆，邊疆外有土匪，你派兵鎮壓土匪，最後爲了平定他們，你必須征服他們的國家，征服之後，等於有了另一個不安定的附屬國要統治。接著無獨有偶，正如太陽天天升起，附屬國有個邊疆，邊疆外又來了一群土匪。於是繳了稅的新附屬國便要求母國保護他們不受同族土匪侵擾，土匪不繳稅，又另行犯些小罪。結果，你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再次派兵遠征……



「這個裝置叫作『讓東西更大』，對不對？」羅斯特爵爺說。「我的天啊，你真是走在時代尖端。這可是去年才發明的。」

「這不是我買的，大人。是我從曾祖父那裡繼承而來的——」將軍從管子一端再次望出去。「對方大概有四十人，我想。」

「唉呀。」卡壯姆王子喃喃道。「是援軍嗎，羅斯特爵爺？」

「他們……帶頭的騎士拿著……一面旗幟，我想，仍捲在旗杆上——」

「當然不是，殿下！」羅斯特說。沙拉奇爵爺在他身後翻白眼。

「——啊，現在他把旗子展開了……是……一面白旗，殿下。」

「有人想投降？」

將軍放下望遠鏡。「那不……我不……他們似乎心急如焚，非常想投降啊，殿下。」

「派個小隊去了解一下。」卡壯姆王子說。

「我們也派人去看看。」羅斯特爵爺趕緊說，同時朝中尉點點頭。

「啊，是聯合軍啊。」王子說。

幾秒鐘後，雙方人馬脫離了軍隊，騎向前去攔截。

人人都看到了接近的人馬中忽然閃現的陽光。武器已就手。

「在投降旗幟下戰鬥？那……太不道德了！」羅斯特爵爺說。

「這點當然頗具新意。」王子說。

三隊人馬原本會相遇的，但就連專家都難以判斷一匹奔走的駱駝時速多快。等到雙方司令發現他們得掉頭時，早已錯過了本該掉頭的時機。

「看來你的人錯估了情勢，陛下。」羅斯特爵爺說。

羅斯特爵爺臉上仍掛著笑容。「黃蜂？」他用氣音叫他。

「我不太確定他說什麼，大人。」中尉緊張地說。

「我以爲你懂克拉奇語！」

「我會讀，大人。說又是另一回事……」

「別擔心。」王子說。「就如我們克拉奇語所說：『這小丑居然能帶領一支軍隊？』」帳篷周圍，克拉奇將軍的表情忽然開始放空。

「黃蜂？」

「呃……是關於……擁有、控制……呃……」

卡壯姆王子微笑著問羅斯特：「我不太熟悉這個習俗。你們常在戰鬥前和敵人見面嗎？」

「此舉是代表尊重。」羅斯特說。「例如，我相信知名的偽城之戰前夕，雙方將官都參加了沙拉奇夫人的晚宴。」

王子一臉疑惑地望了亞修將軍一眼，亞修點點頭。

「真的？看來我們要學的還真不少。如大詩人莫釋達所說：『這傢伙真的太扯了』。」

「啊，對。」羅斯特爵爺說。「克拉奇語相當有詩意。」

「不好意思，大人。」黃蜂中尉說。

「什麼事，說？」

「有……呃……有怪事發生了……」

遠方出現了一列沙塵。有東西快速接近。

「等我一下。」亞修將軍語畢從鞍上拿了一個華麗的金屬管，上面全是彎扭的克拉奇文字。

他把眼睛湊到一端，另一端朝向雲塵。「是騎旅。」他說。「駱駝和馬都有。」

駱駝脖子，半摔半落到沙地上。另一隻駱駝咿咿停在他身旁。羅波抓住他的手臂。

「你還好嗎，長官？你真是太厲害了，那麼義無反顧地大吼，簡直讓敵渣族另眼相看！駱駝都已經拔腿疾奔，你還是吼個不停，叫牠再跑快一些！」

「格噠格噠？」

帳篷周圍的守衛一時猶豫了，但應該不會猶豫多久。

風吹動羅波矛上的白旗，旗子啪啪作響。

「長官，這樣確實沒問題吧，是吧？我是說，通常白旗是——」

「白旗或許也能代表我們為何而戰，對吧？」

「我想正是如此，長官。」

敵渣族包圍了帳篷。空中充滿沙塵和吼聲。

「後面那裡發生什麼事了？」

「有些紛擾，長官。我們——」羅波遲疑了一下，糾正自己。「也就是安卡·摩波士兵和克拉奇人開戰了，長官。敵渣族則是在對抗雙方的軍隊。」

「什麼？不是連正式宣戰都還沒有嗎？這樣不是會失去戰鬥資格嗎？」

威默斯回頭望向守衛，指著旗子說：「你知道這是什麼旗幟嗎？嗯，我希望你——」

「你不是威默斯先生嗎？」一個安卡·摩波人說。「那是羅波隊長，不是嗎？」

「喔，哈囉，小板先生。」羅波說。「他們有讓你吃飽吧？」

「有，長官！」

威默斯翻白眼。又是羅波，認識所有人的羅波。那個人還叫他「長官」……

「我們只是要過去而已。」羅波說。「不會太久。」

「我就知道該讓白人軍官來帶領他們。」王子說。「但是……唉呀，看來你的人馬運氣也同樣不太好——」

他的話語戛然而止。戰場上一陣困惑，因為突襲隊總是聽命行事，但沒有人告訴他們遇上另一支突襲隊時該如何是好。畢竟，雙方突襲隊是由原本正要開戰的人所組成，每個人都知道對方隊伍中有奸詐的毛巾頭或言而無信、吃香腸的瘋子。何況這是戰場。每個人都很害怕，因此，也很憤怒。再說每個人手上都有武器。

威默斯聽到身後傳來的喊叫，但此時他腦中想的是另一件事。騎駱駝時不可能不特別注意肝和腎，只盼兩個器官不會從身上跳出來。

他很肯定這玩意兒的四隻腳動得不太對勁。正常的腳不可能害他搖晃得那麼厲害，連地平線都開始往四面八方扭動了。

阿魅之前說過什麼？

威默斯用力打了一下駱駝，大吼：「喝喝喝！」

駱駝加速前進，搖晃隨之加劇。他的身體再也不是被扯向四面八方，而是進入永無止境的搖晃狀態。威默斯又鞭打了牠一下，想大喊「喝喝喝！」，但嘴巴吐出的倒像「喝噁格噁格噁噁！」。不論如何，從駱駝抖動的幅度看來，牠似乎又從某處找來了一條腿。

他身後傳來更多叫聲。他鼓起勇氣轉頭去看，見到好幾個原本跑在一旁的敵渣族落在後頭。他很確定聽見了羅波大喊的聲音，但又不是那麼確定，因為他自己也在尖叫。

「停，王八蛋！」他大吼。

前方的帳篷迅速接近。威默斯又甩了駱駝一記棍子，扯住韁繩。對駱駝獨有的纖細心思而言，此時停下來顯然非常不堪，但牠還是停下了。威默斯向前一滑，雙臂抱住蓋著老舊擦鞋墊的

羅斯特爵爺站到陽光下，瞪著威默斯說：「威默斯？你來幹嘛？」

「我只是不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爵爺。」

威默斯擠到帳篷的陰影之下。卡壯姆王子就在那裡，仍坐在原地。四周有許多持武的守衛。他隨意瞄了一眼，注意到這些人不像平常的士兵。他們強悍多了，是忠心耿耿的貼身護衛。

「所以，」王子說。「你手持武器來到這裡，卻舉著一面和平之旗？」

「你是卡壯姆王子嗎？」威默斯問。

「你也是嗎，阿魅？」王子說，絲毫不理威默斯。

阿魅點點頭，不發一語。

喔，現在可別來這套，威默斯心想。這個郡爺悍如皮革，毒如黃蜂，但現在他來到自己的國  
王面前……

「你被逮捕了。」他說。

王子發出了介於咳嗽和笑聲之間的小小聲音。「我什麼？」

「我以謀殺親兄弟未遂的罪名逮捕你。可能還會有其他控訴。」

王子用手掩著臉一會兒，然後雙手捧著下巴，彷彿一個疲倦的男人想認真應付危機。

「先生是——？」他開口。

「安卡·摩波城市警衛隊的山姆·威默斯爵士。」威默斯說。

「好，威默斯先生，我只要舉起手，我身後的人就會砍下你——」

「我會殺了第一個動的人。」阿魅說。

「那第二個動的人就會殺了你，叛徒！」王子大吼。

「那他們必須動得非常快才行。」羅波拔劍說。

「嗯，長官，這些毛丫——」小板遲疑了。當對方站在離你相當近的地方，看起來身形壯碩，而且手持武器，有些話確實不太容易說出口。「這些克拉奇人也在守衛，你曉得——」一縷藍煙吹過威默斯耳際。

「早安，諸位。」左右手各持一把敵渣族十字弓的阿魅說。「你們可注意到我身後的士兵也都持有兵器？很好。我叫71小時·阿魅。我會射殺最後一個放下武器的人。我向你們保證。」

安卡·摩波人一臉迷糊。克拉奇人急忙交頭接耳。

「放下武器，各位。」威默斯說。

安卡·摩波人迅速把劍扔下。克拉奇人不久也放下自己的武器。

「左邊的先生和鬥雞眼的高個子難分快慢。」阿魅舉起雙手的十字弓。

「嘿。」威默斯說。「你不能——」

弓弦響起「蹦」一聲。兩人倒下，放聲大叫。

「不過，」阿魅一面說，一面把十字弓遞給身後的敵渣族人，對方又給了他另一把上了箭的弓。「看在威默斯司令這麼細膩善感的份上，我決定一支射大腿、一支射腳趾。畢竟我們可是和平的使者。」

他轉向威默斯。「不好意思，威默斯爵士，但要緊的是讓人民知道他們在我面前的分寸。」

「這兩個人不知道。」威默斯說。

「他們不會死的。」

威默斯靠近「郡爺」阿魅，嘶聲道：「喝喝喝？你告訴我那代表——」

「我覺得有你在前方帶領，能夠樹立表率。」阿魅悄聲說。「敵渣族永遠會跟隨急著去打架的人。」

尖。這嚇唬不了敵渣族，但你……我認爲你的想法和他們不一樣。叫你的人退兵吧，我現在就要聽到你下令。」

「就算是阿魅也不會冷血殺害自己的王子。」卡壯姆王子說。

威默斯一把搶過十字弓。「我不會叫他這麼做！」他瞄準。「快下令！」王子瞪著他。

「數到三！」威默斯大叫。

亞修將軍彎身向王子耳語了幾句。王子面色一僵，又回頭看著威默斯。

「沒錯。」威默斯說。「家族傳統血脈相承。」

「那是謀殺！」

「是嗎？在戰時？我是安卡·摩波來的，不是正在跟你們打仗嗎？在戰爭中殺人就不是謀殺，哪本書上一定有明文註明。」

將軍彎身悄聲說話。

「一。」威默斯說。

現在雙方一陣急辯。

「二。」

「我們昂子希望偶表示——」將軍急忙吐出一串話。

「好了，慢慢說。」威默斯說。

「隨你高興，我會下令，」將軍說。「讓傳令兵離開。」

威默斯點點頭，放下弓。王子不安地動了動。

「安卡·摩波的軍隊也會退兵。」威默斯說。

「有人自願要當第三個人嗎？」威默斯說。「有嗎？」

亞修將軍動了，他舉起手，但動作相當緩慢。護衛稍微放鬆了一點。

「那個……謊言是怎麼回事，你剛才說謀殺？」將軍問道。

「你瘋了嗎，亞修？」王子說。

「喔，殿下，在我『不相信』這些惡毒的謊言之前，還得先弄明白謊言說的是什麼。」

「威默斯，你真的瘋了。」羅斯特說。「你不能逮捕軍隊司令！」

「威默斯先生，其實我想我們可以。」羅波說。「也可以逮捕軍隊。我找不到不能的理由。」

我們可以控告他們的行為『可能違反和平原則』，長官。我是說，戰爭的本質就是如此。」

威默斯臉一咧，露出瘋狂的笑容說：「我喜歡。」

「但爲了公平起見，對我們——我是說，對安卡·摩波軍隊來說——也必須……」

「那你最好也逮捕他們。」威默斯說。「逮捕這一大群人。圖謀滋事……」他舉起手指開始

數。「意圖犯罪、妨害公務、恐嚇、在帳篷裡蓄意亂丟垃圾、長途跋涉到異國犯罪、惡意滯留和

攜帶不明武器。」

「我不覺得最後一項——」羅波開口。

「至少我沒看到武器在哪裡。」威默斯說。

「威默斯，我命令你馬上恢復理智！」羅斯特爵爺怒吼。「你太陽曬太久了嗎？」

「爵爺罪行再添一筆，這算是言語暴力。」威默斯說。

王子仍瞪著威默斯。

「你真以爲你能逮捕一支軍隊？」他說。「也許你自認擁有一支更大的軍隊？」

「不需要。」威默斯說。「戰略將軍曰：力量只需集中在一點之上。此刻，力量在阿魅的箭



「我只在乎我做的是不是對的事。」威默斯朝阿魅點點頭。

「那你就在此地爲你犯下的罪行負責吧。」他說。

「以哪個法庭之名？」王子說。

阿魅繼續往威默斯靠近，悄聲說：「你接下來的計畫是什麼？」

「我從沒想過我們會進展到這個地步！」

「啊。好吧……在這之前一切都很有趣，威默斯爵士。」

卡壯姆王子朝威默斯微笑。「要不要喝點咖啡，一邊考慮下一步該怎麼做？」他比著桌上的

圓銀壺說道。

「我們有證據。」威默斯嘴上這麼說，卻感覺得到世界正開始崩毀。燒船的關鍵就在於，丟火柴時你不該站在船上。

「真的？太棒了。那證據要給誰看呢，威默斯爵士？」

「我們會去找個法庭。」

「有趣極了。也許是安卡·摩波的法庭？還是這裡的法庭？」

「有人告訴我，世界在看。」威默斯說。

除了外頭羅波含糊的聲音和偶有的飛蠅嗡嗡聲之外，一片寂靜。

「嘩哩嘩哩……」只管不理小惡魔的聲音不再活潑尖銳，聽起來困惑又昏昏欲睡。

「早上七點鐘……河畔城門組織防線……七點二十五分……桃子派街肉搏戰……七點四十八分……倖存者於創始人廣場集合……今日待辦事項：建建建造路障……」

他注意到身後鬼鬼祟祟的動作，然後有人輕輕靠了上來。阿魅背靠背站在他身後。

「那東西在說什麼？」

「但是，威默斯，你站在我們這邊——」羅斯特開口。

「去你的，我今天橫豎要找個人來射，射你也沒差，羅斯特。」威默斯咆哮。

「長官？」黃蜂中尉拉拉他司令的外套。「我可以跟你說句話嗎？」

威默斯聽到他們小聲對談，然後那個年輕人離開了。

「好，我們全都繳械了。」羅斯特說。「我們全都『被逮捕』了。然後呢，司令？」

「我應該宣讀他們的權利，長官。」羅波說。

「你在說什麼？」威默斯說。

「向外面的宣讀，長官。」

「喔，對。好。那去吧。」

喔天啊，我逮捕了整座戰場，威默斯心想。你不能這麼做。

但我已經做了。偽城廣場只有六間牢房，其中一間還是用來放木炭的。

你不能這麼做。

這是侵略你國家的軍隊嗎，女士？不，警官，他們比較高……

這位呢？我不確定。叫他們行軍走一下我看看……

外面傳來羅波含糊不清的聲音：「好了……你們聽得到嗎？後面的人聽得到嗎？聽不到我說

話的，麻煩舉……好，誰有大聲公嗎？有什麼紙板可以捲起來用嗎？好吧，我只好大喊……」

「現在呢？」王子說。

「我會把你帶回安卡·摩波——」

「我覺得不行。那是開戰之舉。」

「這一切被你弄得可笑極了，威默斯！」羅斯特爵爺說。

一隻手伸了下來，抓起弓上的箭。威默斯一眨眼。手指自動扣下扳機。弓弦「蹦」地向後一彈。他知道往後若回想起這一刻，王子臉上的表情肯定會讓他在寒冷的夜裡感到溫暖。前提是他還能活著體會往後寒冷的夜晚。

他聽到警員們全死了。但他們其實沒有死。可是那鬼東西聽起來如此……肯定……維提納利裝腔作勢地把箭一扔，像是一個不得不處理髒東西的上流貴婦。

「幹得好，威默斯。我看得出來你把驢子帶上尖塔了。早安，各位。」他快樂地朝眾人微笑。「看來我沒遲到太久。」

「維提納利？」羅斯特說，他似乎醒了過來。「你在這裡幹什麼？這是戰場——」

「我懷疑。」貴族老大露出他特有的簡短微笑。「外面似乎有很多人都坐下來了，我相信以軍方用語來說，大家似乎是在『燒茶』，而羅波隊長則是在安排一場足球賽。」

「他在什麼？」威默斯放下弓說。忽然，世界又必須回到現實。羅波既然能做出那麼蠢的事，代表一切必定都恢復正常了。

「恐怕已經犯了不少規啊。但我不會稱此地為戰場。」

「誰占上風？」

「我想是安卡·摩波。以兩人遭砍傷、一人斷鼻暫時領先。」

這麼久以來，威默斯初次感受到一點點愛國情操。生命中其他事情都是私人恩怨，但說到拉扯、扭打、腳踢，他知道自己是站在哪一邊。

「而且，」維提納利繼續說。「我相信嚴格說來，數量相當龐大的一群人已被逮捕。實際上，戰爭狀態顯然已不存在，此刻只有足球比賽。因此，我相信我啊，不如說……回到崗位上了。不好意思啊，王子殿下，這不會花太多時間。」

「我也不懂。聽起來像是另一個世界，不是嗎……？」

他感覺到事情一件件急速飛向遠方的牆，汗水流入眼中。他不記得自己上一次好好睡覺是什麼時候了。他雙腿刺痛，手臂發疼，被沉重的弓拖著往下。

「嗶哩……早上八點零二分，小霹靂下士陣亡……早上八點零三分，巨石屑中士陣亡……八點零三三分零七秒，維繫警員陣亡……早上八點零三分零九九秒，陣亡陣亡陣亡……」

「據說在安卡·摩波，你們有個祖先殺了國王。」王子說。「而他也不得善終。」威默斯沒有在聽。

「刹夫警員陣亡……早上八點零三分十四四秒……」

一個戴著王冠的人影似乎占據了整個世界。

「羅波·鐵根生隊長陣亡……嗶……」

威默斯心想：我差一點就不來了。我差一點就留在安卡·摩波城。

他一直在想老石臉的感受，霜冷的早晨，完全無法律蔽護，他拿起了斧頭，因為即使找得到陪審團，國王也不承認法庭，在那霜冷的早晨，他準備砍斷人民心目中人類和神祇之間的連結——

「嗶……今日待辦事項事項：死亡……」

一波洶湧的情緒如溫暖的鮮血注入他的血脈。那是你在法律派不上用場時會有的感受，你望向彼方充滿輕蔑的臉，你下定決心，若無法跨越界限、消弭一切罪惡，你也無法苟活——

外頭傳來大吼聲。他眨眨眼，清掉眼睫上的汗水。

「啊……威默斯司令……」帳篷邊有個人開口。

他目光刺痛，視線不離弓。「什麼事？」

「嗯，殿下，此人看來確實是維提納利爵爺，上面也似乎確實是安卡·摩波的官印。」將軍說。「有鑑於……藉以……不損害……四天內許可……貿易方式……對，我不得不說，這文件看來是真的。」

「我不接受！」王子吼道。

「我懂，殿下。不過，文件似乎包含你上週演說時指出的所有重點——」

「我絕絕對對不會接受！」羅斯特大叫。他手一揮，指著維提納利的鼻子。「你這麼做會被放逐！」

可是我們拿不出那筆錢，威默斯複述，但這次是對自己。我們是一座相當富有的城市，卻沒有任何實際的資金。據我們所知，安卡·摩波藏富於民，財富用巨鉗也移不動。

他感到風向變了。

維提納利看著他。

亞修將軍好像有些什麼。似乎是某種渴望……

「我同意羅斯特。」他說。「這件事會把安卡·摩波美好的名聲拖到爛泥巴裡。」他居然能笑也不笑地說出這段反話，連他自己也略感驚訝。

「我們沒有損失，殿下。」亞修將軍堅持。「他們從克拉奇和雷斯普撤軍——」

「他媽的最好還是會撤！」羅斯特爵爺尖叫。

「對！然後讓所有人都知道我們被擊敗？」威默斯說。「束手無策？」

他看向王子，王子的目光獵捕著一個又一個人，偶爾望向空無，彷彿在注視某種內心的畫面。

「二十五萬不夠。」王子說。

他舉起一個金屬圓柱，動手轉開末端。

不知何故，威默斯下意識想要遠離那個東西幾步。「那是什麼？」

「我覺得這可能會是必要的東西。」維提納利說。「費心準備了一下，但我確定會有效，希望還能讀。我們已經盡力不讓它受潮了。」

一捲厚厚的文件落到地上。

「司令，你沒有別的事情要做嗎？」他補了一句。「可以當個仲裁之類的？」

威默斯拿起文件，讀了前幾行：「有鑑於迄今什麼什麼什麼……安卡·摩波……投降？」

「什麼？」羅斯特和王子異口同聲說。

「是的，投降。」維提納利愉快地說。「一小張紙，一切就結束了。我想你們會發現一切都處理妥當了。」

「你不能——」羅斯特開口。

「你不能——」王子說。

「無條件？」亞修將軍犀利地說。

「對，我想是如此。」維提納利說。「我們放棄雷斯普的所有權，同意克拉奇擁有該土地，我們將從克拉奇撤回所有軍隊，人民也從島上撤回，至於賠款的話……不如就訂為二十五萬？再附上各式有利的貿易措施、最惠國待遇等等。上面都寫了，有空再看就好。」

他把文件拿到王子頭頂上，交到將軍手中。將軍快速翻過文件。

「但我們沒有——」威默斯開口。也許我真的被殺死了，他心想，我已經來到另一個世界，或是被人往頭上重重打了一記，這一切都是幻覺。

「那是假的！」王子厲聲說。「是伎倆！」

威默斯再次覺得自己耳中聽到的並不是人家真正說出口的話。

「我不會——」他開口。

「這裡有更大的事情。」

「可是——」

「而且，極為重要。」

「犯罪有分大小，是不是這樣？」威默斯說。

「威默斯爵士，你辛苦那麼久，何不好好讓自己休息？你啊，」維提納利秀出他快如閃雷的微笑。「是行動派的人，負責排解武力糾紛、追捕和查證。現在，唉，遇上承諾、不信任和各方意見不合，是時候讓處理文字的人出場了。對你來說戰爭已經結束了。享受陽光吧，我相信我們很快就會啓程回家。羅斯特爵爺，我希望你留下來……」

威默斯知道自己像開關一樣被關掉了。他轉身，大步走出帳篷。

阿魅跟著他。「那是你主子，是嗎？」

「不是！他只是付我薪水的人！」

「通常很難分辨兩者的差別。」阿魅感同身受地說。

威默斯跌坐在沙上，不確定該怎麼站起來。現在眼前出現了某一種未來。未來會如何他幾乎不知道，但確實有個未來。五分鐘前還沒有的未來。現在他想開口說話，這麼一來，心思就不會想到只管不理小惡魔的死亡名單。那一切聽起來好……篤定……

「你接下來會怎麼樣？」爲了把那些念頭趕出腦海，他這麼說。「我的意思是，這件事結束之後，你的主子對你可不會滿意。」

「喔，沙漠會把我吞噬。」阿魅說。

維提納利聳聳肩。「我們可以討論。」

「我需要買的東西很多。」

「金屬製的尖銳產品，無庸置疑。」維提納利說。「當然，我們說的是商品，只要不是錢，都還有討論空間……有些彈性……」

這下我們也要讓他持有武器了，威默斯心想。

「你一週內就要滾出城！」羅斯特尖叫。

威默斯覺得將軍稍微笑了一下。少了維提納利的安卡·摩波……由羅斯特這種人來統治。看樣子將軍的未來確實一片光明。

「不過，投降書仍必須經過簽署，並正式找人作證。」亞修將軍說。

「容我建議，辦在安卡·摩波如何？」維提納利爵爺說。

「不。當然要在中立領土。」將軍說。

「但又能在哪裡呢？在安卡·摩波和克拉奇之間，有這樣的地方嗎？」維提納利說。

「我想……有雷斯普。」將軍略有所思地說。

「這主意太好了。」貴族老大說。「我都沒想到。」

「總之，那個地方是我們的！」王子厲聲說。

「將會是我們的，殿下。將會。」將軍平撫他的情緒說。「我們將取得一塊領地。合法取得，在全世界的見證之下。」

「就這樣？那我剛才打算逮捕的人呢？」威默斯說。「我不要——」

「這是國家大事。」維提納利說。「而且有……外交考量。恐怕需以國際事務的良好秩序爲重，你所關切的個人行爲無足輕重。」



「真的？那我就是蘇門達利的彭吉卓女王了。」

「羅波是警察，跟我一樣。」

「像他那樣的人可以激勵一群散兵去征服一個國家。」

「很好。只要他別在警員執勤時間做，我就不管。」

「連他也聽命於你？你是個很了不起的人，威默斯爵士。但我想，你不會殺王子。」

「不。但我殺他的話，你就會殺了我。」

「喔，對。在眾多目擊者面前公然謀殺。我畢竟是個警察。」

他們走到駱駝旁。阿魅準備騎上去時，一隻駱駝轉過了頭，心想還是別吐他口水了，於是改吐威默斯。正中紅心。

阿魅回頭看足球員。「在克拉奇斯坦，游牧民族會玩一種類似的遊戲。但會騎在馬背上。目標是把東西弄進球門。」

「東西？」

「就當作那是一個『東西』就好，威默斯爵士。好了，我想，我該往那裡去了。山裡有盜賊出沒，空氣也清新。你曉得，警察永遠都有做不完的工作。」

「你有空會想回安卡·摩波嗎？」

「你想在那裡見到我嗎，威默斯爵士？」

「城市是開放的。但你到的時候，麻煩到偽城廣場報到一下。」

「啊，我們可以緬懷往日時光。」

「不。我是要你到偽城把刀交出來。我們會提供一張收據，你離城時可以再來領取。」

「要說服我可不容易，威默斯爵士。」

「他會派人追殺你。他看起來是那種人。」

「沙漠會吞噬他們。」

「嚼都不嚼？」

「請相信沙漠的能耐。」

「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威默斯仰天大喊。「你知道嗎？有時我會夢見我們能處理巨大的犯罪，能為國家訂立法規，而不只是立法規定人民，像他那樣的人就會——」

阿魅拉起威默斯，拍拍他的肩膀說：「我知道這種感覺。我也會作夢。」

「你也會？」

「對。通常是夢到魚。」

群眾傳來一陣吼聲。

「一定是有人扎實拿下了犯規分，聽起來是如此。」威默斯說。

他們半滑半走，來到沙丘的一側觀看。

有人從混亂中脫身而出，邊揍邊踢，蹣跚跑向克拉奇球門。

「他不是你的管家嗎？」阿魅問。

「對。」

「你的士兵說他咬掉了某人的鼻子。」

威默斯聳聳肩。「我在家要是沒用夾子夾糖塊，他就會面露凶相，我知道他的性子。」

一道白色身影以權威的姿態大步穿梭在移動的球員中，吹著哨子。

「我想那個人是你們的國王？」

「不是。」

「要烤肉串嗎，長官？」諾比說。「滿多的。」

「你確實不知從哪裡拿了不少食物。」威默斯說。

「從克拉奇軍需官那裡拿的，長官。」諾比說著在面紗下咧嘴一笑。「在他身上善用了色誘之計，長官。」

威默斯的烤肉串停在半空中，羊脂滴到他腿上。他看到安谷娃的眼睛「唰」一聲打開，驚恐地望向天空。

「我跟軍需官說，要是不給我一些食物，我就會脫掉衣服開始尖叫，長官。」

「那會嚇得我昏天黑地，絕對會。」威默斯說。他看到安谷娃呼出一口氣。

「對，要是好好善用我的優勢，我搞不好會成爲蛇蠍美人呢。」諾比說。「我只要朝男人一眨眼，他就會逃到三公里之外。這招可能很有用。」

「我早就跟他說過可以換回制服了，但他覺得這樣比較自在。」科隆悄悄向威默斯說。「我開始有點擔心了，說老實話。」

這我處理不來，威默斯心想。這不在常理之中。「呃……我該怎麼解釋……？」他開口。

「我不指望任何人背書或支持什麼的。」諾比說。「能穿上別人的鞋子走個幾公里路，倒也不錯。我只是這個意思而已。」

「嗯，只要你別穿鞋子以外的——」

「我只是挖掘出溫柔的自我，好嗎？從另一個男人的角度看看啊，什麼的，即使他其實是個女人。」諾比看著他們的表情，微微擺了擺手。「好啦、好啦，我把營地周圍整理好就會換上制服。這樣你們高興了嗎？」

「什麼東西？味道聞起來真不錯！」

「喔，我想我只會問一次。」

阿魅大笑，朝威默斯點點頭，騎走了。幾分鐘後，高捲的沙塵底下仍可見他的身影，接著他成爲熱霾中移動的黑點，最後，沙漠吞噬了他。

日子一天天過去。幾個克拉奇官員和一些安卡·摩波人民被召到營帳中。威默斯數度漫步靠近，只聽到高昂的聲音爭論不休。同時，軍隊認真作業。有人豎起了臨時路標，指向各地士兵的家。因爲家全都在安卡·摩波，路標全指著同一個方向。

他發現警衛隊的人大多坐在風中，有個老朽的克拉奇女人在小火堆旁煮著複雜的食物。他們似乎全員存活了下來，唯有休伊的狀況有點複雜，一如往常。

「你去哪了，科隆中士？」威默斯說。

「我發誓過要保密，長官。是爵爺大人的吩咐。」

「好。」威默斯不逼問。要套科隆的話就跟把水擰出抹布一樣容易。不急。「諾比呢？」  
「在這裡，長官！」那個老朽的女人手鐲叮叮噹噹行個禮。

「是你？」

「是的長官！我扮演著每個女人生命中的角色，做些下賤的活兒，雖說在場明明還有個位階比我低的警員，長官。」

「好了，諾比。」科隆說。「小霹屁不會煮飯，我們又不能讓休伊煮，因爲他的身體會掉到鍋裡，然後安谷娃——」

「——不煮飯。」安谷娃說。她躺在石頭上，雙眼閉起。石頭其實是沉睡的巨石屑。

「總之你主動煮起了飯，好像你本來就想煮一樣。」科隆說。

「威默斯！」

威默斯抬頭，原本要拿雪茄的手舉到一半。

「我們原本會贏的，你知道。」羅斯特咆哮。「我們原本會贏，卻在勝券在握之際遭到背叛！」

威默斯盯著他。

「都是你的錯，威默斯！我們會成爲克拉奇的笑柄！你知道這些人現在多有面子，我們多沒面子！維提納利完了！你也是！還有你愚蠢懦弱的雜種警衛隊！你覺得怎麼樣，威默斯？說啊？」

警衛隊員像雕像般坐著，等威默斯答腔。或是等他動個一下都好。

「嗯？威默斯？」

羅斯特聞了聞。「那是什麼味道？」

威默斯慢慢把目光移到手指上。煙升起，稍微滋滋作響。

他站起身，把手指移到羅斯特爵爺面前。「拿去。」

「那是……那只是某種把戲……」

「拿去。」威默斯說。

羅斯特像被催眠似的舔了舔手指，小心地接過燃塊。「不會痛——」

「不，會痛。」威默斯說。

「其實——噢啊！」羅斯特向後跳，燃塊一扔，吸著他燙傷的手指。

「要領就是別去注意痛不痛。」威默斯說。「好了，走吧。」

「你不會高興太久。」羅斯特冷笑。「你等我們回到城裡。你慢慢等。」他握著受傷的手大

羅波跑上前，一邊拍著足球。他打著赤膊，掛在頸間的哨子隨腳步彈跳。

「我宣布中場休息了。」他坐下來說。「還派了一些人進戈布拉城拿四千顆柳橙。等一下安卡·摩波軍樂隊會加入，我們會搭配一連串軍樂經典選曲，表演反向行軍。」

「他們練習過反向行軍嗎？」安谷娃說。

「我覺得沒有。」

「那應該很好看。」

「羅波。」威默斯說。「我不是要多問什麼，但你在沙漠中是怎麼找到足球的？」而他腦後的声音仍不斷堅持：你聽到他死了，你聽到他們全都死了……在另一個地方。

「喔，這幾天我背包都帶著一顆洩了氣的足球，足球很能夠安撫人心。你還好嗎，長官？」

「嗯？什麼？喔。沒事。只是有點……累了。所以是哪一隊領先？」威默斯摸了摸口袋，找到他最後一根雪茄。

「整體來說是平手，長官。但我不得不判四百七十三人離場。克拉奇的犯規次數已經遠遠超越我們，很可惜。」

「運動代替戰爭，是吧？」威默斯說。他從諾比的火堆中挖起燒了一半的……嗯，就當作是沙漠中的木炭好了。

羅波對他擺出嚴肅的表情。「是的，長官。沒有人使用武器，而且你注意到克拉奇軍變少了嗎？有些遙遠地區的首領把麾下士兵帶走了。他們說不打仗的話，留下來也沒有意義。不論如何，坦白說，我不覺得他們真的想來這裡。而且我覺得，要他們再回來肯定不容易——」

他們身後傳來吼聲。帳篷裡的人走了出來，爭論不休。羅斯特爵爺也在其中，一邊朝四處望，一邊和身旁的人說話，接著看到了威默斯，便怒氣沖沖地衝向他。

「你願意等我們真是太好了，船長！」羅波說。「非常非常感謝！其他人一分鐘後就會下來了。」

珍金斯望向沙丘頂，上面出現了其他黑色人影。「那是敵渣族！」他大叫。

「喔，對。敵渣族人很可愛，你見過他們嗎？」

珍金斯盯著羅波。「你們贏了嗎？」他說。

「喔，是的。最後靠罰球贏了。」

藍綠色的光透過小窗照進「船」裡。維提納利爵爺拉著操縱桿，直到確定他們正駛向適合的船，這才開口：「我聞到的是什麼味道，科隆中士？」

「是貝——諾比，大人。」科隆一邊說，腳一邊勤奮地踏著。

「諾比下士？」

諾比簡直要臉紅了。「我買了一瓶香水，大人。買給我女朋友。」

維提納利咳了一聲。「你說『女朋友』到底是什麼意思？」他說。

「就是，等我有女朋友的時候就可以給她。」諾比說。

「啊。」看來連維提納利也鬆了一口氣。

「因為我想我現在應該交得到了，我已經完整探索了我的性別本質，現在覺得做自己相當自在。」諾比說。

「你覺得做自己相當自在？」

「是的大人！」諾比快樂地說。

「等你找到這個幸運的女孩，就會送她這瓶——」

步離開。

威默斯退回來，坐在火堆旁。過了一會兒，他說：「他現在走到哪了？」

「回到軍隊中了，長官。我想他正在命令士兵回家。」

「他看得到我們嗎？」

「看不到。」

「你確定？」

「中間隔了太多人，長官。」

「你非常確定？」

「除非他還能看穿駱駝，長官。」

「好。」威默斯把手指伸進嘴巴，臉上流下滴滴汗水。「靠、靠、靠！誰有冷水嗎？」

珍金斯船長讓船再次浮起。他挖了很久，還細心完成了不少木工，最後，有個克拉奇船長決定別讓愛國心和利益過不去，也終於給予了協助。

他和船員在岸邊休息，這時傳來了一聲招呼。

他眯著眼望向太陽。「那……那不可能！是威默斯，是他嗎？」

船員盯著看。

「我們現在馬上上船！」

一個人影奔下沙丘，動作相當快，大幅超越人在流動的沙中能跑的速度，而且還是呈鋸齒狀移動。人影靠近時，眾人才發現他是站在盾牌上。

他滑到瞠目結舌的珍金斯面前幾公尺處，停了下來。



「太厲害了。」

科隆咳了咳，頭朝一個弓著身的人影歪了一下。李奧納坐在船尾，臉埋在雙手中。

「他有點安靜，大人。」他輕聲說。「似乎一個字也不想說。」

「他現在腦中有很多想法。」貴族老大說。

警衛隊員踩著踏板，默默前進了好一會兒，但只要待在「船」這樣的密閉空間，人都不免想開始聊些機密的事，這種地方在陸地上絕對找不著。

「大人，聽說你被解雇了，真是遺憾。」科隆說。

「真的。」維提納利爵爺說。

「要是舉辦投票，我絕對投你一票。」

「哇。」

「我覺得大家想要一個妥當、穩定的政府，我自己覺得啦。」

「很好啊。」

「你的前任瘋頭爵爺啊，那傢伙就是個神經病。但我常說，有維提納利爵爺在，大家就會知道自己該站在社會上的什麼位置……」

「說得好。」

「他們可能不喜歡自己站的位置，這個自然……」

維提納利抬頭。他們來到一艘船的下方，船似乎開往正確的方向。他操控著「船」駛過去，聽到兩艘船體相碰的一聲「咚噏」，並把螺旋頭轉了幾圈。

「我被解雇了嗎，中士？」他向後一坐說。

「嗯，那個，我聽羅斯特爵爺的人說你批……批……批……」

「這瓶香水叫『舊城之夜』，大人。」

「當然了。充滿……花香，是嗎？」

「是的，大人。那是因為內含茉莉花和『稀有蹄香』，大人。」

「但同時又莫名……沁心。」

諾比咧嘴一笑。「錢花得值得，大人。一點點可以走很久。」

「可能還走得不夠久？」

但諾比對這句話沒有反應，他就連對諷刺的敏感度也鈍了。「我在中士買駝峰的同一家店買的，大人。」

「啊……原來。」

「船」上沒有太多空間，大部分都塞滿了科隆中士的紀念品。他獲准上街血拚一小段時間，「我得帶一些東西回家給老婆，大人，不然我永遠都不會有家了。」

「科隆太太會喜歡駝峰造型的填充玩具嗎，中士？」貴族老大懷疑道。

「是的，大人。她可以放東西在上面，大人。」

「那這組嵌入式銅桌呢？」

「也是放東西用的，大人。」

「那……」一陣啞啞。「一組山羊鈴、咖啡圓壺、迷你駝駱鞍，還有這個……奇怪的玻璃試管，裡面有一環一環不同顏色的沙……這些是做什麼用的？」

「聊天用的，大人。」

「你是說，大家會問『這些是做什麼用的？』之類的嗎？」

「看吧，大人？我們已經在聊這些東西了。」看樣子科隆中士對自己感到相當滿意。

「對安卡·摩波而言，泥巴算是上層。」安谷娃說。

「但是換個角度想，大家都還在呼吸啊。」這是巨石屑的聲音。

「那是生機論者的言論——」

「對不起，休伊。你在抓什麼？」

「我覺得我染上了骯髒的外國疾病。」

「不好意思，什麼？」安谷娃說。「殭屍能染上什麼病？」

「我不想說……」

「休伊，現在跟你說話的人知道安卡·摩波市面上所有除跳蚤粉的品牌。」

「喔，妳想知道的話……是老鼠，小姐。真丟臉。我很愛乾淨的，誰知道牠們還是能——」

「你什麼都試過了嗎？」

「除了找雪貂來趕老鼠，其他都試過了。」

「爵爺大人下台的話，誰會接手？」這次開口的是小霹靂。「羅斯特爵爺？」

「他最多撐五分鐘。」

「也許各公會將團結一心——」

「他們會打得像——」

「——雪貂。」休伊說。「解藥比疾病本身更糟。」

「開心點，警衛隊還是會在。」這是羅波。

「對，但威默斯先生會被打發走。政治因素。」

威默斯決定繼續閉著眼。



「批准。」維提納利爵爺說。

「對，你下星期要是批准投降，他們就會把你放逐，大人。」

「政治上來說，一週是很長的時間，中士。」

科隆的臉一展，露出他自以為心照不宣的笑容，並用手敲了敲鼻側。

「啊，政治。」他說。「啊，你早該說的。」

「對，他們到時候會自食惡果了，是吧？」諾比說。

「一定有秘密計畫，我敢肯定。」科隆說。「雞在哪裡你心裡有數。」

「看來是騙不過對人生這場嘉年華觀察敏銳的人。」維提納利說。「對，沒錯，我是有打算。」他調整屁股下的駝峰座墊，座墊其實散發羊味，而且開始漏沙了。他躺下來。

「我打算什麼都不做。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再叫我起來。」

海象變化萬千。風吹得狂，簡直可以給風向雞安上馬具去拉磨玉米了。中途還下了一場鯁魚雨。

威默斯司令想睡覺。珍金斯便帶他到吊床前，威默斯忽然發現這又是類似「綿羊眼珠」的詭計。沒有人能睡在那種東西上面。水手可能只是把吊床留著展示，真正的床可能塞在別的地方。

他想辦法讓自己在船艙中舒服一點，趁其他人在角落聊天時閉目養神。他們相當有禮，絲毫沒有打擾他。

「——爺大人不會放棄這一切，是吧？我們究竟為何而戰？」

「經此一役，他要保有一席之地恐怕不容易了。此事把安卡·摩波的聲音拖到泥巴裡了，如威默斯先生所說。」

「城裡不少主要公會的人都已经簽了名，長官。」羅波說。「其實除了乞丐和縫紉女公會之外，大家全都簽了。」

「真的？好啊，管他們去死！他們憑什麼命令我？」  
安谷娃看到羅波臉上閃過痛苦的神色。

「呃……這座城市必須有人發號施令，長官。一般來說是如此。我們不該自作主張，因為這就像是所有事情的……重點。」

「對……可是……不是像……」

「我想他們代表了民意——」

「那群人？別跟我說狗屁！要是開打，我們肯定慘遭痛宰！還會落入相同的處境——」

「這看起來是合法的，長官。」

「這……太荒謬了！」

「我們又不是在控告他，長官。我們只是必須確定他出席老鼠房的會議。聽好，長官，你這陣子已經很辛苦——」

「可是……逮捕維提納利？我不能——」

威默斯不說了，因為他的耳朵趕上進度，聽懂了剛才的話。那就是重點，不是嗎？若你有權逮捕任何人，就該好好去逮捕，可不能反悔說「可是不能抓他」。阿魅聽了會竊笑的，就連老石臉埋在五座墳裡的屍身聽了也會不得安寧。

「我可以逮捕他，對不對？」他難過地說。「喔，好吧。把公告貼出去吧，剝夫。」

「不需要，長官。」

群眾移開，維提納利沿著碼頭走來，諾比和科隆跟在他身後。那個人若不是科隆中士，看樣

沉默的群眾在碼頭周圍等待，船終於停泊。他們看到威默斯和手下走下舷梯。傳出一、兩聲咳嗽，然後有人大喊：「告訴我們那不是真的，威默斯先生！」

舷梯底，剝夫警員僵硬地敬禮，說道：「羅斯特爵爺的船今早到了，長官。」

「有人看到維提納利嗎？」

「沒有，長官。」

「不敢露面！」有人大叫。

「羅斯特爵爺說你必須執行公務，他媽的。」剝夫說。陶偶講話就是直言不諱。

他給威默斯一張紙。威默斯一把抓過來，讀了前幾行。

「這什麼？『緊急議會』？還有這個？……叛國？反對維提納利？我才不執行這種事！」

「我可以看看嗎？」羅波說。

注意到浪的是安谷娃，其他人則盯著授權令。狼人在人形狀態時耳朵依然敏銳。

她緩步走到碼頭邊，看向下游。

一道高達兩、三公尺，有如白牆的大浪沖上安卡河。浪過時，船隻隨之升起，船身搖搖晃晃。水濺上她身旁，朝碼頭席捲而來，珍金斯的船隨之起舞了一陣。船上傳來瓷器破碎聲。

然後浪就過了，浪頭繼續衝向下一座橋。一時間，空氣的味道不是安卡河的「歐德拉串」（也就是法語的「廁所水」），而是海風和鹽味。

珍金斯在船艙現身，從船側向下看。

「那是什麼？潮水變了嗎？」安谷娃向上喊。

「我們是乘著大潮來的。」珍金斯說。「考倒我了。我想一定是某種自然現象吧。」

安谷娃回到群眾之中。威默斯已滿臉通紅。

「沒有！」威默斯斥道。

「喔？好吧，我想席爾街有家運動用品店在賣球車。以防萬一啊，威默斯爵士。」

一個身影走過戈布拉城附近腳印雜亂的沙漠，此刻停了下來，因為在相當接近地平面之處，有個聲音殷殷傳來：「嗶哩嗶哩嗶？」

只管不理小惡魔感覺自己被拿了起來。

你是什麼東西？

「我是只管不理 Mk 二代，附有多項便利而難以使用的功能，請輸入名字！」  
例如？

就連只管不理小惡魔的小腦袋都稍感不安。那聲音聽起來不太對勁。

「我知道每個地方的時辰。」牠試探著說。

我也是。

「呃……我隨時都能快速更新聯絡人資料……」小惡魔從動作感覺到新主人騎上了馬。

真的？我有非常多的聯絡人。

「你看吧，這就方便了。」小惡魔說，同時努力保持正迅速消退的熱情。「所以我會把他們記起來，當你想聯絡——」

一般來說不需要這樣。多數時候，他們自會保持聯絡。

「嗯，那你有很多約嗎？」傳來一陣蹄聲，然後就沒聲音了，只剩呼呼作響的風。

多到遠遠超出你的想像。不……我覺得，你的才能在別處也許能發揮得更好……

風聲再次呼呼作響，然後是「撲通」一聲。

子起碼是一隻變形的詭異駱駝。

「我想我聽到不少消息了，司令。」維提納利爵爺說。「麻煩善盡你的職責。」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去宮殿，長官。我們——」

「你不把我銬住嗎？」

威默斯嘴巴張開。「我爲什麼要銬住你？」

「叛國幾乎算是最重的罪行，威默斯爵士。我想我應該要求被上手銬。」

「好吧，你堅持的話。」威默斯朝剃夫點點頭。「那就銬住他吧。」

「你有腳鐐嗎，也許剛好有？」剃夫拿出一對手銬時，維提納利說。「我們也許可以好好把

這件事辦妥——」

「不。我們沒有任何腳鐐。」

「我只是想幫忙，威默斯爵士。我們要走了嗎？」

群眾沒有嘲笑他。這還真是嚇人。他們只是在等待，彷彿一群觀眾，等著看接下來把戲要怎麼變。貴族老大前往城中心時，人群再次散去，他停下腳步，轉過身。

「那另一個東西是什麼……喔，對了，我不用在囚車裡被拖著走嗎？」

「除非你真的要被處刑了，大人。」羅波愉快地說。「依照傳統，叛國者會被囚車拖到行刑處，然後你會被吊死、掏空、就地肢解。」說到這裡，羅波一臉尷尬。「我知道吊死和肢解是什麼回事，但我不確定你要怎麼掏空，大人。」

「掏空啊……你擅長開收據嗎，隊長？」維提納利故作純真地說。

「不，他不擅長！」威默斯說。

「你是不是其實有囚車？」



「——根本沒有雷斯普這個地方。」

羅斯特爵爺停了一下。「你是瘋了嗎，大人？」

「投降條約要在雷斯普島簽署，羅斯特爵爺。根本沒有這個地方。」

「我們來這裡的路上明明有經過啊，什麼話！」

「有人最近確認過嗎？」

安谷娃敲敲威默斯的肩膀。「我們開上河岸，剛抵達碼頭時有一陣古怪的浪，長官——」

隱視大學的巫師們緊急交頭接耳，首席校長瑞迪庫利起身。

「似乎有點問題，爵爺大人。我們院長說雷斯普真的不在那裡。」

「那可是一座島啊。你是說有人偷走了雷斯普？你確定你知道島在那裡嗎，啊？」

「我們確實知道雷斯普在哪裡，但島就是不在那裡。現場只剩下許多海藻和船骸。」大學的

院長冷冷說完，手上拿著一顆小水晶球站起身。「最近，我們幾乎每晚都在監看那座島。看著島上的打鬥，你曉得。當然，距離這麼遠畫質滿差的——」

羅斯特瞪著他。但院長個子太大隻，無法從現場抹除。

「但整座島不可能就這樣消失。」羅斯特說。

「理論上來說，島也不可能就這樣出現，爵爺，但這座島就是如此。」

「也許島又沉了。」羅波說。

\* 不過巫師當然不能，因為他們不可能有孫子。（編按：在碟形世界，家族裡第八個兒子生的第八個兒子注定會成為巫師，而巫師的第八個兒子則天生擁有危險的強大法力，將使得世界動盪不安，甚至導致毀滅，因此巫師被禁止結婚生子。）

老鼠房很擁擠。公會頭子都出席了，但其他人也來了不少，他們自認有權來欣賞此事的精采大結局。在場甚至有幾名高階巫師，人人都想在未來告訴孫子「我當時就在那裡」\*。

「我心裡很確定我應該多戴些鐵鍊。」警衛隊在門口停了一下，看著聚集的群眾時，維提納利這麼說。

「你有認真看待此事嗎，長官？」威默斯說。

「認真至極，司令，我向你保證。但假使我活過這一關，我允許你去買一些腳鐐。我們一定得學著好好處理這種事。」

「我會把腳鐐放在隨手可得之處，我向你保證。」

「很好。」

貴族老大朝羅斯特爵爺點點頭，盜賊公會的無聲腳和刺客公會的道尼爵爺站在他兩側。

「早安。」他說。「我們可以快點結束嗎？今天會很忙碌。」

「繼續讓安卡·摩波成爲笑柄，你很高興嘛。」羅斯特開口。他的目光向威默斯閃了一下，把他從這個宇宙中抹除。「維提納利爵爺，這不是正式審判。這是傳訊，好讓你知道自己的罪名爲何。司藍律師告訴我，完整審判還需要幾星期的準備時間。」

「這段時間肯定費用高昂。我們開始吧？」維提納利說。

「司藍會讀出控訴罪名。」羅斯特說。「但概括來說，你也明白，海夫拉克，你被判處叛國罪。最下流的行徑就是你投降——」

「——可是我沒有——」

「——且非法放棄我們對雷斯普這塊國土的統治權——」

「沒有，長官？」

「有一種發酵花的味道。」

「喔，只是我在外國買的紀念品，長官。有點餘韻留香，你懂我意思的話。」  
威默斯聳聳肩，走回老鼠房。

「——而且我強烈不苟同你暗示我和王子協議時就已知道……啊，威默斯爵士。手銬的鑰匙，麻煩你。」維提納利把剛才的話說完。

「你早就知道了！你一直都知道！」羅斯特大吼。

司藍律師又翻閱另一部大書。以殭屍的臉而言，他看起來相當驚慌失措，原本灰綠的面色更爲鐵青。「沒有這類……」他說。

「但他最後一定會被定罪！」羅斯特爵爺說。

「好吧，等你找到罪名是什麼，請務必記得通知我，我會以該罪名去逮捕他歸案。」威默斯說著幫貴族老大解開手銬。

他注意到外頭的喝采聲。在安卡·摩波，事情無法保密多久。那座去他媽的島已經不在了。而且，事情莫名地順利解決了。

他和維提納利四目相交。「你運氣很好——是吧？」他說。

「喔，雞一直都在，威默斯爵士。只是你要看得夠仔細。」

那一天鬧到後來，簡直和戰爭一樣煎熬。至少有一條地毯從克拉奇逃跑，宮殿和大使館來來回回傳了一連串的訊息。不少群眾在宮殿外徘徊。事情正在發生，他們不曉得是什麼事，但就是不想錯過。若有歷史大事即將上演，他們鐵定想親眼目睹。

現在羅斯特惡狠狠地瞪著維提納利。「你知道這件事嗎？」他逼問。

「我怎麼可能知道這種事？」

威默斯看著老鼠房中眾人的臉。

「你對此事一定心知肚明！」羅斯特說著望向司藍，律師趕忙翻過一頁頁法律大書。

「我只知道啊，爵爺，卡壯姆王子正面臨政治生涯的危機。他放棄極大軍力優勢，換來一座似乎再次沉回海底的島。」維提納利說。「克拉奇可是個驕傲的民族，真不知他們會怎麼想？」

威默斯想到亞修將軍，想著他站在卡壯姆王座旁的樣子。克拉奇人喜歡成功的領導者，他心想。那麼不成功的領導者又會如何呢？我是說，看看我們的例子，我們自己覺得——有人頂了頂他。

「是我們，長官。」諾比說。「對方說他們沒有囚車，但是有賣乒乓球桌，一張十元，還附一張小彈簧床，我們可以把他放在上面拖，但中士覺得那樣太荒謬了。」

「你們跟維提納利去哪裡了，下士？請記得，你說謊我都看得出來，你嘴唇會有個動作。」

「我們……我們……我們……只是小小冒險了一下，長官。他說我不能透露我們到了島底下的事，長官！」

「所以你們——到雷斯普底下？」

「沒有長官！我們沒有到那下面！也沒有到什麼臭洞。整個該死的洞穴都是臭蛋味，洞大得像一座城市，相信我！」

「好吧，我猜你很高興你沒去。」

諾比看來鬆了一口氣。「沒錯，長官。」

威默斯一嗅。「你用了某種鬍後——」他糾正自己。「難道是某種不梳鬍水嗎，諾比？」

「當然是了。他耍了所有人。」

「那真是大快人心，先生。西碧兒女士在淡粉紅會客廳，先生。」

她笨手笨腳地打著毛線，威默斯走入時，她起身親了他一下。

「我聽說了。」她說。「幹得好。」她上下打量丈夫，就她看來，他全身完整地回來了。

「我不確定我們贏了沒有……」

「你活著回來就算贏了，山姆。不過，我當然不會在沙拉奇夫人面前說這句話。」西碧兒朝他揮了揮毛線。「她組織了一個委員會，替我們前線的勇敢戰士織襪子，結果你就回來了。我連織到腳踝怎麼轉彎都還沒學會呢。聽到你們回來了，她可能會很困擾。」

「嗯……妳以為我的腿有多長？」

「嗯……」她看著織好的毛線。「你需要圍巾嗎？」

他又親了她一下。「我要去洗個澡，然後吃點東西。」

水只有微溫。威默斯依稀記得，西碧兒認為洗真的熱水澡在戰時可能會害他們處於劣勢。他躺下來，僅留鼻子露出水面。他的耳朵除了聽見泡在水中時獨有的咕隆咕隆聲，遠方還有人在說話。然後門打開了。

「科隆來了。是維提納利找你。」西碧兒說。

「這麼快？我們連晚餐都還沒開動呢。」

「我跟你去，山姆。他不能老是這樣隨時召見你，你知道。」

山姆·威默斯努力擺出拿著海綿的男人所能擺出最認真的模樣。「西碧兒，我是警衛隊司令，他是城市的統治者。這種情況可不像我地理一考不好，就去找老師抱怨……」

「我說我跟你去，山姆。」

威默斯回到家，十分訝異地發現開門的居然是管家威利金。他捲起袖子，穿著一件綠色的長圍裙。

「你？你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威默斯說。「對不起。我不是要冒犯你——」

「我趁亂設法混上了羅斯特爵爺的船，先生。我不想讓這個家裡的東西變得破破爛爛的。老實說，現在餐具恐怕變得非常噁心了，因為園丁完全不懂得處理家務。請容我事先為嚇人的餐具道歉。」

「幾天前你還在戰場咬下一堆人的鼻子！」

「啊，您別信波克大兵說的話，先生。」管家在威默斯踏進門時說。「只有一個人的鼻子而已。」

「這會兒你又馬上趕回來擦餐具？」

「再怎麼樣也不能壞了水準，先生。」他停了一下。「先生？」

「怎麼了？」

「我們贏了嗎？」

威默斯望著管家圓圓的粉紅大臉。

「嗯……我們沒有輸，威利金。」他說。

「我們不能讓外國暴君將魔爪伸入安卡·摩波，對不對，先生？」管家的聲音微微顫抖。

「我想是不能……」

「所以那是對的吧，我們所做的事情。」

「我想是的……」

「園丁說維提納利爵爺擺了克拉奇人一道，先生……」

「隊長啊，戰爭從未發生過。那是一場……誤會。」

「從未發生？」威默斯說。「明明有人被殺死了！」

「的確如此。」維提納利說。「這代表我們應該努力試著去了解彼此，不是嗎？」

「那王子怎麼辦？」

「喔，相信我們可以跟他保持來往，威默斯。」

「我不認爲！」

「你是說卡夫拉王子？我以爲你滿喜歡他的。」

「什麼？那另一個王子怎麼了？」

「他似乎去鄉下長期參訪。」貴族老大說。「動作很快。」

「你是說連行李都來不及收拾的那種參訪？」

「是，正是那一種。他似乎令人民失望了。」

「我們知道是哪個國家嗎？」威默斯說。

「克拉奇斯坦，我想——不好意思，我說了什麼好笑的話嗎？」

「喔，沒有、沒有。只是腦中剛好閃過一個想法，僅此而已。」

維提納利向後靠。「這下子，和平再度鋪展了她寧靜的地毯。」

「不過，我想克拉奇人可不會太高興。」

「領導者運氣不好，人民自然會怪罪到他頭上。」維提納利表情不變，繼續說道。「喔，這樣當然會出現問題。而我們就必須……討論一下。卡夫拉王子是個親切的人，非常像他的祖先，生平只願與一壺濁酒、一條麵包與一名佳人相伴，或者說，起碼是一群挑選過的女人。他對政治不太感興趣。」

「船」滑下軌道，進入水中。一串泡泡浮了上來。

李奧納嘆氣。他相當謹慎地刻意不放上栓塞。海流可能會把塞子沖到任何地方，他希望能沖到海底最深的坑裡，甚至直接沖下碟形世界盡頭的碟子邊緣更好。

他低調穿越人群，來到宮殿。他鑽進秘密通道，想都沒想就避開好幾處陷阱，因為是他自己設計的。他來到自己通風的房間，伸手打開門鎖，進去之後又將門鎖上，從門下把鑰匙滑出去。然後他嘆了一口氣。

所以說，那就是世界的模樣嗎？世界顯然是個瘋狂的地方，裡頭住滿了瘋子。好吧，從現在起他要小心點。世界上顯然有些人會想把任何東西改造成武器。

他替自己泡了杯茶，過程稍微延遲了一下，因為他設計了更好的湯匙，還有增進沸水循環的小裝置。然後他坐倒在他特製的椅子上，拉下桿子。平衡錘落下，水從一個水槽注入下一個水槽。椅子格格作響，滑入舒適的位置。

李奧納鬱鬱盯著天光。海鳥在天藍的方框中慵懶地轉彎，迴旋，幾乎沒有振翅……  
過了一會兒，茶涼了，李奧納開始著手畫圖。

「西碧兒女士？這真是意外的驚喜。」維提納利爵爺說。「晚上好，威默斯爵士，我覺得你戴的圍巾真好看。羅波隊長，請坐。我們有很多事情要解決。」  
他們坐下。

「首先，」維提納利說。「我剛才草擬了一份布告給城市呼喊員。是好消息。」  
「戰爭確實正式結束了，是嗎？」羅波說。



「『司令』有點拗口。所以有人提醒我，歷史上最初代表司令的字是『公』。」

「威默斯公？」威默斯說。他聽到西碧兒倒抽一口氣。

他注意到身邊圍繞著一股爆發前的寧靜，如同導火線和砰然巨響中間的拉鋸戰。他在腦中一次又一次地重複這個字。「公爵？」他說。「喔，不——西碧兒，妳可以到外面等一下嗎？」

「爲什麼，山姆？」

「我必須私下和爵爺討論此事。」

「舉杯慶祝。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討論。」

西碧兒嘆氣。「喔，好吧。你自己決定，山姆。你知道的。」

「有一些……相關的事。」她一關上門，維提納利爵爺便說。

「不要！」

「也許你應該聽一下。」

「不要！你以前就曾經這樣對待我！我們把警衛隊建立好，經費幾乎都打平了，寡婦和孤兒基金多到丈夫和爸爸都開始排隊做危險的事情，辦公室的飛鏢靶幾乎是全新的！這次你賄賂不了我！我們什麼都不要！」

「老石臉·威默斯生前飽受惡意中傷，我一直這麼覺得。」維提納利說。

「我不接受——什麼？」威默斯在盛怒之下一愣。

「我也一直這麼覺得。」羅波忠心地說。

維提納利起身走到窗邊，望向寬道，手背在後。

「我想，該是時候……重新深思某些特定的古老觀念。」維提納利說。

「他們和我們一樣聰明。」威默斯說。

「那我們只需保持領先就行了。」維提納利說。

「這算是腦力競賽吧。」威默斯說。

「比軍備競賽好多了，又省錢些。」貴族老大說著翻了翻面前的文件。「好，那剛才——  
喔，對了。交通的事？」

「交通？」威默斯的腦袋努力迴轉。

「對。我們古老的街道這陣子變得相當塞。我聽說有個馬車夫在國王大道被堵住，在車水馬龍中娶妻，連孩子都生了。其實，維持街道通暢是警衛隊最古老的職責之一。」

「也許吧，長官，但這陣子——」

「所以你必须設立個部門管理此事，威默斯。去解決馬車竊案等問題，維持主要十字路口淨空。停太久、阻擋車流的馬車夫也許可以罰款。以及諸多情事。我想，科隆中士和諾比下士在這方面會相當稱職，而且我想，這件事經費自主應當不難。你覺得呢？」

能在不被射殺的情況下擁有「經費自主」的機會，威默斯心想。這下警衛隊的大伙會覺得他們早已喪命，來到了天堂。

「這算是某種給他們的獎賞嗎，長官？」

「我們這麼說吧，威默斯，有了一根方釘，就應該去找出合適的方洞。」

「我想那沒關係，長官。當然，那代表我必須升某個人的——」

「相信我可以把細節交給你決定。給他們每個人一點小獎勵不為過。不如就一人十元。喔，還有一件事，我尤其高興西碧兒女士在此聽到這個好消息。有人說服我來更動你的頭銜。」  
「換成？」

就立在桃子街某個地方——」

他們緊盯著彼此，既像貓，又像撲克牌玩家。

「設在寬道頭。」威默斯粗啞地說。「宮殿正前方。」  
貴族老大望向窗外。「沒問題。我正好能好好欣賞。」

「要靠近牆邊，才不會受風吹雨打。」

「這個自然。」

威默斯不知所措了一會兒。「我們有人喪生——」

「十七人，在小型戰鬥中喪命。」維提納利爵爺說。

「我要——」

「寡婦和家眷會有經濟援助。」

威默斯放棄了。

「太好了，長官！」羅波說。

新任公爵摸摸下巴。「但那代表我娶的必須是公爵夫人。」他說。「這詞真拗口，公爵夫人。西碧兒對這種事從來就沒什麼興趣。」

「我由衷敬佩你對女性心理的了解。」維提納利說。「我剛才看到她的表情了。當然，她下次和昆姆公爵夫人和沙拉奇夫人等朋友喝茶時，態度絕對不會改變，也絲毫不會自鳴得意。」

威默斯遲疑了。西碧兒處事出奇地冷靜穩健，當然了，這種事……她讓他全權決定，不是嗎？……這種事不會……嗯，她當然不會，她……她當然會，會嗎？她不會炫耀，只會一派輕鬆自在，當她知道他們知道她知道他們知道……

「好吧。」他說。「可是，聽好，我以為只有國王可以冊封公爵。不是像一般的騎士和男

話中之意如寒霧包裹住威默斯。

「你是說改變歷史的機會？」他說。「是嗎？改寫——」

「喔，我親愛的威默斯，歷史經常在變。歷史不斷被重新檢視、重新評估，不然我們怎麼能讓歷史學家有事做呢？我們不可能讓擁有歷史思維的人將時間操之在手，到處來去。你的祖先在這座城市歷史中的關鍵角色已然成熟，我知道歷史學家公會頭子也完全同意我的想法，如今是時候重新……分析。」

「你跟他討論過了，是嗎？」威默斯說。

「還沒。」

威默斯的嘴巴張開又閉起幾次，欲言又止。貴族老大走回書桌，拿起一張紙。

「當然，還有其他細節必須處理……」他說。

「像是？」威默斯沙啞道。

「威默斯家族紋章會重新恢復使用，這是當然。定要如此。我知道西碧兒女士若發現你並未被授予家族紋章，一定會極爲沮喪。還有冠冕，我想，上面有圓飾——」

「你可以拿上面有圓飾的冠冕去——」

「——冠冕我希望你能在正式場合戴上，像是舉例來說，有一尊這座城市長年以來未曾有幸鑄造的雕像，鑄造好之後，會有一場揭紗啓用典禮。」

「又是老石臉嗎？你說的是他嗎？老石臉的雕像？」威默斯難得搶先抓到對話中的含義。

「猜得對。」維提納利說。「總不會是你的吧。爲努力阻止戰爭的人鑄造銅像並不是很，嗯，恰當。當然，若你在戰時因傲慢魯莽而屠殺了麾下五百個士兵，我們現在早已在熔銅汁準備爲你立銅像了。不。我想的是第一位想創造未來，到頭來卻只創造了歷史的威默斯。我想，或許

「好啊！我們就一起分！你可以擁有船的那一半！」

「啊哈！啊哈！想談判，嗯，靠一桶水就讓你妥協啦？」

「我們可以說好就好了嗎，爸？我已經受夠交易水這件事了！」

「那你必須分擔划船的責任。」

「當然好。」

鳥兒滑翔迴轉，白色雜點散落在美麗的藍色天空。

「敬安卡·摩波！」

「敬克拉奇！」

下方，沉下的雷斯普之山深深座落於海床之上，好奇烏賊彈射回到令人好奇的雷斯普街道。牠們完全不知道爲什麼，有一段好長的時間，牠們的城市朝著空中向上消失，但這座城從來不會消失太久。事情不過就是這樣，有時會發生，有時不會發生。好奇烏賊只是覺得，一切都會解決的，或遲或早。

一條鯊魚游過。若有人冒險把耳朵貼到牠身上，就會聽見：「嘩哩嘩哩嘩！下午三點……吃、餓、游。今日待辦事項：游、餓、吃。下午三點五分：瘋狂捕食……」

這行程並不算特別有趣，但確實相當容易管理。

一反常態，科隆中士把自己放上了巡邏名冊。涼爽的天氣出門滿好的。而且有個消息莫名傳了開來，據說警衛隊不知何故，以某種無法明確解釋的方式，和目前貌似勝利的戰事結果牽扯上了關係，這代表身穿警衛制服臨時來到酒吧後門，就有機會討到免費的飲料喝。

他和諾比下士一起巡邏，兩人踏著自信的步伐，一如出過遠門、見過世面的男人。

爵，那些只是，嗯，政治上的事，但公爵的事必須——」

他望向維提納利，然後望向羅波。維提納利說有人提醒他……

「我確定，即使安卡·摩波有一位國王，他也會批准我的決定。」維提納利順理成章地說。「何況若從來就沒有國王，嗯，我不覺得會有什麼實質的問題。」

「我完全受人擺布了，是不是？」威默斯搖著頭說。「全受人擺布。」

「完全沒有。」維提納利說。

「有，我有。我們都是。就連羅斯特也是。還有每一個喪命的可憐人，他們去那裡只是要被殺死。我們不在大局之中，是嗎？我們只能受人擺布。」

維提納利猛地起身來到威默斯面前，剛才坐的椅子撞上了桌後的地板。

「真的嗎？眾人行軍出發，威默斯。然後眾人又行軍回來。若他們本來就不必戰鬥，這場戰爭又會有多光榮！」他遲疑了一下，然後聳聳肩。「你說受人擺布？好吧。但我覺得這一切並未白費。」貴族老大露出了他獨有的微小笑容，尖銳而稍縱即逝，代表他正為了一件其實並不好笑的事而竊喜。「維臨之……維睹之……維提納利。」

海草在海流中漫無目的地漂動。除了漂流木，完全沒有雷斯普曾存在的跡象。

海鳥盤旋。但牠們的叫聲多多少少被海平面上的爭執蓋過了。

「這根本是我們的木頭，你這狗畜生的點頭之交！」

「喔？真的嗎？在你們那一側的島嗎？我才不覺得咧！」

「它浮過來的！」

「你怎麼知道我們這一側的島不會有些漂流木？總之我們還有一桶清水，駱駝臭嘴！」

「對。所以她看到了，就是，內在的我，去除……」諾比的嘴唇動了動，仔細思考。「去除表面的物質。這是安谷娃說的。總之，後來我想，她的男朋友會回來，所以我想我要莊重一點，我決定放棄她了。」

「也因為他可能是個高大刁蠻的傢伙吧。」科隆中士說。

「我從來沒那麼想，中士。」

他們走了一會兒。

「我現在真的真的過得比從前好多了，我從來不曾過得這麼好。」諾比說。

「是。」科隆中士說。他們又沉默走了一會兒，他補了一句：「當然，這倒也不難。」

「我還留著她給我的手帕，看。」

「非常好，諾比。」

「是真正的克拉奇絲做的，真的。」

「對，看起來很漂亮。」

「我永遠不會洗了，中士。」

「你這多愁善感的傢伙，諾比。」科隆說。

他看著諾比下士擤鼻子。

「所以……你以後不打算用這條手帕了，是嗎？」他懷疑地問。

「手帕還好好的啊，中士。你看。」諾比揉了幾下手帕做示範。

「對，對喔。我在問什麼，真是的。」

兩人上方，風向儀咿呀轉向。

「有了這次的經驗，我更了解女人了。」諾比說。

憑著真正的警察直覺，他們的雙腳帶著主人經過平凡料理。老闆葛里夫在擦窗戶。他看到他們便停了下來，跑進店裡。

「這就叫作感謝？」科隆說。

老闆再次出現，手上提著兩大袋東西。

「我妻子特別為你們做的。」他說完又補了一句。「她說她知道你一定會來。」科隆把蠟紙打開。「哎呀。」他說。

「是安卡·摩波特製咖喱。」葛里夫說。「有黃咖喱粉、大塊甘藍菜、四季豆和浸水葡萄乾，大——」

「——大得像顆蛋！」諾比說。

「由衷感謝你。」科隆說。「那你的孩子好嗎，葛里夫先生？」

「他說你是他的借鏡，他已經立志長大要成為警衛隊員。」

「啊，好。」科隆高興地說。「威默斯對此一定相當高興。你只要跟他說——」

「是阿爾卡里警衛隊。」葛里夫說。「他現在住我兄弟家。」

「喔。好……那也好。嗯……總之，謝謝你的咖喱。」

「你覺得他說借鏡是什麼意思？」他們離開後，諾比說。

「好的借鏡，當然了。」科隆一邊說，滿嘴都是以香料調味的甘藍菜。

「喔，好吧。」

他們嚼得慢，走得更慢，就這樣緩緩走向碼頭。

「我要寫信給芭娜。」諾比過了一會兒說。

「對，可是……她以為你是個女的，諾比。」



然後她小心地清乾淨他頰上的污跡。「來。現在你看起來就非常有一——」

「——公爵樣。」威默斯悶悶不樂地說。「我以為這件事我已經做過了……」

「後來鬧成那樣，大家一直沒有好好慶祝巫師的『分道揚鑣日』。」西碧兒從他的緊身上衣撥掉微小的棉絮。「這一定要辦。」

「妳不覺得我既然是公爵，就不必穿他媽的這些蠢衣服了嗎？」

「嗯哼，親愛的，我確實跟你說過，你可以穿正式的公爵服。」

「對，我看過了。白絲襪不適合我。」

「不過，你的小腿肚很適合穿白絲襪——」

「我想我穿司令的服裝就好了。」威默斯馬上說。

首席校長瑞迪庫利快步走來。「啊，我們準備好了，就等你來，威默斯爵一廿——」

「叫我威默斯爵士。」威默斯說。「這樣就行了。」

「好，我們在閣樓找到了出納主任，所以我想我們可以開始了。麻煩你就位……」

威默斯走到隊伍前方，感受到所有人的目光，聽到陣陣私語。也許可以想辦法開除自己的貴族地位？他必須去查清楚。但是，從過去貴族所做過的事情看來，要想被開除，他所幹下的勾當恐怕得真的、真的很糟糕。

不過雕像的草圖看起來不錯。他也先看過接下來會寫在史書中的記載了。結果證明創造歷史滿容易的。只是寫下來的東西而已，就那麼簡單。

「非常好。」瑞迪庫利的大吼蓋過嗡嗡的人聲。「好了，我們全都好好跟著爵爺——司力——威默斯爵士，午餐之前應該就能回到這裡，最晚頂多是一點半。合唱團準備好了嗎？沒有踩到別人的袍子吧？那我們出發！」

身為結婚已久的男子，科隆一言不語。

「我今天下午遇到維樂蒂·推兒車。」諾比繼續說。「我說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約會，我完全不在意鬥雞眼，而且我有這瓶昂貴的異國香水，可以完全蓋住妳的味道，結果她叫我滾開，還用鰻魚丟我。」

「那，不太順利吶。」科隆說。

「喔，順利的咧，中士，因為她以前每次看到我都只會咒罵。再說我還得到了鰻魚，可以飽餐一頓，所以我認為是相當正面的一步。」

「可能吧、可能吧。只要你趕快把香水送人就好，行嗎？連對街的人都開始抱怨了。」他們的雙腳如蜜蜂飛向花似的展開動作，來到了碼頭區，抬頭看著插在杆上的克拉奇人頭。

「只是木頭製的。」科隆說。

諾比一言不語。

「而且這就像我們某部分的傳統遺產之類的。」科隆繼續說，但有些遲疑，彷彿不敢相信自己說的話。

諾比又擤了一下鼻子，琶音微顫、鑼鼓齊響，維持了好一會兒。

中士放棄了。他不得不承認有些事情再不一樣了。「我從來就不是真心喜歡這裡。那我們去一串葡萄酒館，好嗎？」

諾比點頭。

「反正，這裡的啤酒老實說難喝得要命。」科隆說。

西碧兒把手帕舉到丈夫面前。「吐！」她吩咐。

不時聽到一些抱怨聲從心臟、肺和腿不適合跑動的人口中傳出來，還有首席校長的吼聲，他原本想堅定地站穩面對蜂擁而至的瘋狂人群，卻落得一顆頭不斷被踏去撞鵝卵石地。

盜賊學徒席尼·偷肯在跑，因為他只回頭看了身後一眼，便看到整個安卡·摩波社會朝他撲來，這件事對一個成長中的年輕人造成了嚴重的心靈創傷。

山姆·威默斯跑著。他扯開他的披風、拋開他插有羽飾的帽子，他跑啊又跑。

往後還會惹上麻煩。大家會有各種疑惑。但那是之後的事——至於現在，一切如此光榮、單純、美好純淨，多希望這一刻永無止盡，在這澄澈的天空下，在這完美無瑕的世界……一切只剩下追逐。

## 編譯註

5 這個傳統節日原本訂於週四，後來因故調整。

威默斯強迫自己踏著沉緩的腳步。他聽到隊伍跟到他身後。公眾活動總是這樣，參與者一定有些老的、聾的、年輕的、笨的，如此一來，問題肯定是有。此時可能已經有好幾個人走錯了方向。

他走到創始人廣場，現場傳出嘲笑聲、各種誇張的聲響和喃喃低語：「他是誰？啊以為啊是誰啊？」這些都是傳統群眾在這種場合會有的反應。但也有一、兩陣歡呼聲。

他努力直直向前看。

絲襪。還有吊帶。哼，絕對不行。爲了西碧兒，他願意做很多事情，但就算吊帶在他倆的關係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也絕對不會是在他身上。人人都說他必須穿鼠皮滾邊的紫色長袍。這個他們同樣想都別想。

他在圖書館度過絕望的一小時，什麼金圓釦與絲襪差不多都是狗屁。傳統？傳統由他說了算。就他看來，最早期的公爵穿的不過是件合宜的鎖子甲，上面沾著血跡，最好是別人的血——群眾中傳出一聲尖叫。他使勁一轉頭，看到一個胖女人坐在地上，揮舞著手。

「他偷了我的包包！他沒有出示盜賊公會徽章！」

隊伍擠成一團停了下來，威默斯盯著那個人影跑過創始人廣場。

「你不准跑，席尼·偷肯！」他大叫著向前一躍。

當然，鮮少人真的懂得傳統作法。「傳統」這件事本質上就有著神秘、荒謬的成分——曾幾何時，在靈魂餅週二<sup>5</sup>帶一束報春花是有特殊意義的，但是到了後來你帶花就只是因爲……長年都是這樣做的。更何況，「群眾」這種生物的智商就等於總人數的平方根而已。

威默斯跑了起來，於是大學合唱團急忙跟在他身後。合唱團身後的人看到隊伍出現空隙，便急忙去填補。後來每個人都在跑，因爲每個人都在跑。

碟形世界特警隊 4：放馬過來 / 泰瑞·普萊契 (Terry Pratchett) 作；  
章晉唯 譯；-- 初版.-- 臺北市：寂寞，2013.09  
398 面；14.8×20.8公分 -- (Discworld；4)

譯自：Jingo

ISBN 978-986-89002-6-4 (平裝)

873.57

102012403

The Eurasian Publishing Group  
**圓神出版事業機構**  
用心與你對話 · 視野無限寬廣

 **寂寞出版社**  
Solo Press

<http://www.booklife.com.tw>

[inquiries@mail.eurasian.com.tw](mailto:inquiries@mail.eurasian.com.tw)

**DISCWORLD** 04

## 碟形世界特警隊 4 放馬過來

作者 / 泰瑞·普萊契爵士 (Sir Terry Pratchett)

譯者 / 章晉唯

發行人 / 簡志忠

出版者 / 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樓之1

電話 / (02) 2579-6600 · 2579-8800 · 2570-3939

傳真 / (02) 2579-0338 · 2577-3220 · 2570-3636

總編輯 / 陳秋月

主編 / 林慈敏

責任編輯 / 李宛蓁

美術編輯 / 劉鳳剛

行銷企畫 / 吳幸芳 · 施伊姿

印務統籌 / 林永潔

監印 / 高榮祥

校對 / 周婉菁 · 李宛蓁

排版 / 陳采淇

經銷商 / 叩應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 圓神出版事業機構法律顧問 蕭雄淋律師

印刷 / 祥峯印刷廠

2013年9月 初版

JINGO by TERRY PRATCHETT

Copyright © Terry and Lyn Pratchett 199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VICTOR GOLLANCZ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olo Press, an imprint of  
the Eurasian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 350 元

ISBN 978-986-89002-6-4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 「天啊，真不知道這是怎麼寫出來的！」

所有讀者、作家和書評讀了泰瑞·普萊契的書，都會如此同聲讚嘆。

有人說，他是繼莎士比亞之後，400年來僅此一位的奇才，人稱「幽默版托爾金」英國人票選公認，他是與狄更斯平起平坐的故事大師

《迷霧之子》作者山德森說：500年後，世人研究的不會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而是他！作品正由BBC影集製作團隊迫不及待改拍中，將打造英倫魔法版「CSI犯罪現場」

- 生涯代表作「碟形世界」全球銷售突破75,000,000冊
- 英國書商協會「書籍銷售終生貢獻獎」
- 「BBC大閱讀」全英讀者票選之冠
- 美國票選史上百大奇幻小說
- 世界奇幻文學獎終生成就獎
- 美國圖書館協會終生成就獎
- 英國奇幻文學獎年度作家

「碟形世界」每一本續集都徹底展現了作者源源不絕的創造力！

——布克獎得主、重量級女作家A.S.拜雅特

無月之夜，獵捕「好奇烏賊」的漁民目睹了一塊新大陸從碟形世界的海底浮現……

根據碟形世界的邏輯，領土所有權並不屬於先踏上新大陸的人，而是——先活著回家的人。為了爭奪新大陸，一場腥風血雨的海上大戰即將爆發！

當鄰國派出的外交大使在安卡·摩波城中箭倒下，戰事隨即開打，但城裡卻派不出半支軍隊，更因眾公會欠繳稅款，連傭兵也請不起，而貴族老大竟宣告「暫時退位」……面對看似未戰先敗的一役，身負重任的威默斯拋開警衛隊司令一職，帶領隊員自組私人兵團征戰。在碟形世界諸神所操弄的遊戲中，這群小卒會遭遇什麼樣的命運？

傳奇作家泰瑞·普萊契再次突破小說類型界線，繼「奇幻×推理×犯罪」之後，在這一集巧妙融合了政治與冒險元素，系列故事越寫越豐富，難怪創作30多年來，能讓全球讀者從少年到為人父母，一生瘋狂追讀！

ISBN 978-986-89002-6-4

【873】



00350



9 789868 900264

圓神書活網 BOOKLIFE